名著名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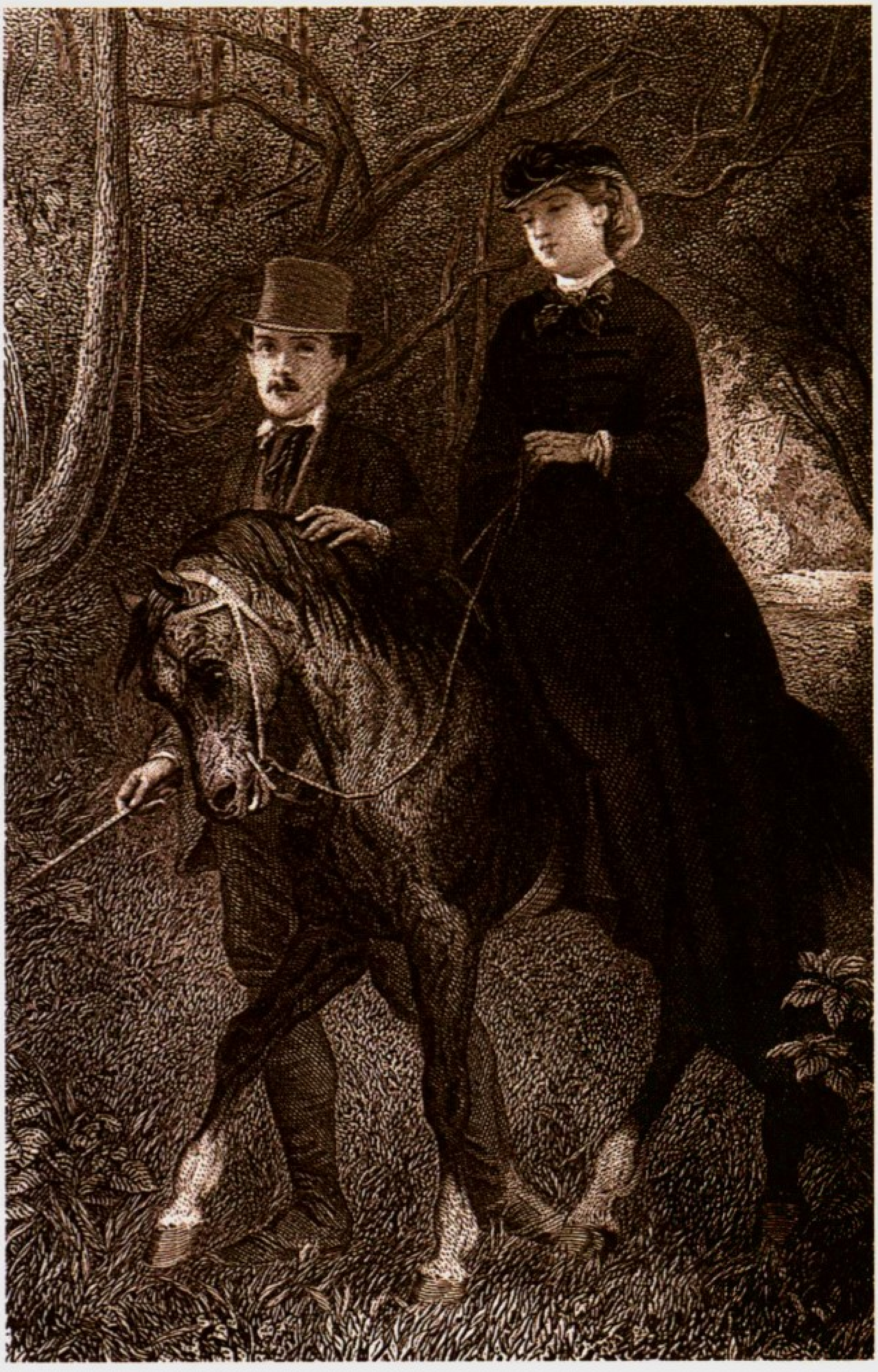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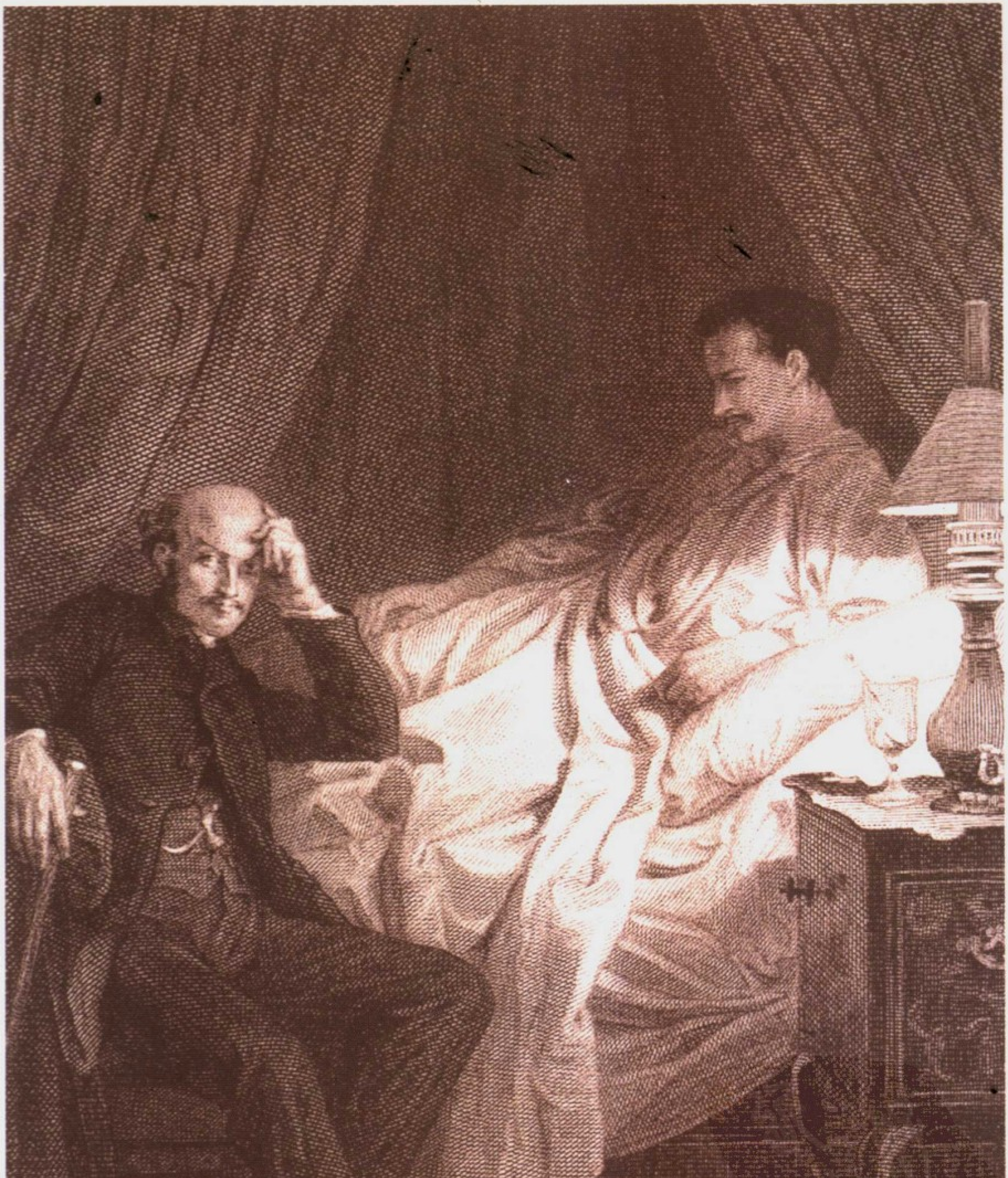
〔法〕阿·德·缪塞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7-02-005419-6　　定价 15.00元

名著名译 插图本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法〕阿·德·缪塞 著
梁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Alfred de Musset
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Librairie Garnier Frères, Paris, 19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法)缪塞著;梁均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5419-6

Ⅰ.一… Ⅱ.①缪…②梁… Ⅲ.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903 号

责任编辑:黄凌霞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张文芳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Yi Ge Shi Ji Er De Chan Hui
[法]阿·德·缪塞　著
梁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1
198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419-6
定价　15.00 元

出 版 说 明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6月

译者前记

一

阿尔弗莱·德·缪塞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一八一〇年十二月十一日诞生于巴黎的一个旧贵族家庭，一八五七年五月一日在巴黎逝世。缪塞在他短短的一生中，除了诗篇外，还写过不少成功的戏剧和小说，发表过一些引人注意的有关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的论文。

缪塞生活的时代，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第一的第一帝国的兴起和崩溃(1804—1815)，路易十八两次复辟(1814, 1815)，查理第十登位(1824)，七月王朝(1830—1848)，以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2)，而他的最后几年则是拿破仑第三的第二帝国时代。法国历史上这短短的几十年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充满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斗争，政局变化异常迅速，这一切不能不给敏感的诗人留下深刻的影响。

缪塞的文学活动，是从参加以雨果为首的进步浪漫主义团体“文社”开始的，而后来他在文学方面的活动则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浪漫主义派中富有才能的诗人，他的戏剧对促进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和运用散文写戏剧，对扩大戏剧的领域，都有不少的贡献；他的小说，在创建法国浪漫主义心理小说和为法国近代小说开辟道路上所起的作用，也是值得重视的。

缪塞的诗歌有着深刻动人的抒情风味和对内心生活的精确分析。他的戏剧和小说，尽管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不够全面，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也只提出了批评和讽刺，而没有触动到它的基础，但是通过个人情感的抒发，以及对法国社会某些阶层人物的生活和遭遇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貌，具有浓厚的时代

色彩。特别是他所刻意描绘的所谓“世纪病”，在今天来看，还可以令人感觉到当时社会的某些人物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的彷徨和痛苦。

从创作过程来看，缪塞很早就接受了浪漫主义的美学观点，勇敢地打破了古典主义诗歌的陈规旧律，成为诗歌的革新者。他和雨果、戈蒂耶等著名诗人一起，给予当时的贵族思想和在文学上表现贵族观点的古典模仿者以猛烈的打击。一般说来，他初期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倾向和讽刺资产阶级现实的精神。但是，三十年代末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胜利和人民运动的衰落，对他起了消极的影响，使他的精神日益空虚，生活也越发不正常，他的创作也就越来越陷于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并且开始趋向于对现实妥协。到了四十年代末期，他的健康越来越坏，精神日见衰退，几乎再也写不出任何重要的作品。一八四八年及以后的事件，都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一八四七年，缪塞以前写的剧本突然流行起来，一八五二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但这时候已经接近他生命的黄昏了。

从缪塞的生活和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两者都是充满深刻的矛盾的。在生活上，他一方面谴责资产阶级的堕落腐化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自己又沉溺在这种生活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他曾经企图在其中找到所谓自由的爱情和个人的幸福，结果得到的却是无情的欺骗和冷酷的讥嘲。在思想上，他一方面反对旧的贵族社会道德，一方面又与当时已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现实格格不入。他既看不惯资产阶级社会充满庸俗、丑恶、自私和卑劣的风气，却又摆不脱这个现实。结果，便往往事与愿违，无法给自己找到光明的前途，徒然发出生不逢时的哀叹。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从反抗开始，其中免不了也有尖锐的个人矛盾和自我斗争，终于逐渐走上了和现实妥协的道路。他初期诗歌中明显的反封建思想和乐观精神，以及他后来作品中所表现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正是这种矛盾发展的真实反映。

二

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1836)，由五个部分构成。据说，作者当初原打算只写前三部，其余两部是在作者的哥哥

保尔·德·缪塞[①] 的坚持下，才续写成的(事实上前三部可以独立成书，浪漫主义批评家圣伯夫也认为小说到此为止要好得多)。在小说的第一部，作为序幕的第一、二两章中，作者概括和分析了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波旁王朝复辟、封建反动势力重获胜利时法国的政治形势、思想动态和社会风习，指出了在这一时期内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现实。他们觉得过去光荣的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目前的社会充满庸俗、自私和黑暗，令人无法忍受，却又看不到未来的光明前途。因此在他们心中便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忧郁情绪。他们彷徨无主，怀疑一切，最后陷于悲观失望的深渊，只好染上当时社会的恶习，以颓废纵欲的荒唐行为来打发他们的青春。这便是作者所谓染上了“世纪病”的“世纪儿”所遭到的悲惨命运。作者在这里企图揭露“世纪病”的实质。所谓“世纪病”，它之所以产生，实际上是由于理想的丧失，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已成为对启蒙思想和大革命在人民心目中所引起的希望的辛辣讽刺，这就是造成这一代资产阶级有知识的青年悲观失望的根本原因。作者并企图说明所谓“世纪儿”是怎样一种人物，以及他们在人生中所遭受的是怎样一种痛苦。小说主人公沃达夫(一般认为他就是作者本人)便是作者要通过他来描写出自己的时代和所属阶级的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人物。这位青年主人公原是巴黎的一位花花公子，借父母的余荫过着悠闲的寄生生活，他在一次宴会上无意中发现他所热爱的情妇对他并不忠实，精神受到莫大打击，于是对一切都采取了怀疑的态度。为了摆脱失恋的痛苦，他投身于放荡生活的漩涡中，这便是他所谓染上“世纪病”的开始。

书中主要人物除沃达夫外，还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寡妇比莉斯·比埃松太太。一般认为她就是乔治·桑的化身。大家知道缪塞和乔治·桑的恋爱是一场悲剧，但是它对缪塞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比莉斯性情温柔，心地纯良，是一个具有宗教情操和稍微带有宗法思想的知识妇女。她爱好音乐、歌唱，喜欢花儿、鸟儿，和她的老姑母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在僻静的乡间，遇到了这样温静文雅的人

---

① 保尔·德·缪塞(1804—1880)，法国文学家。

物，曾经在热闹的欢乐场中遭到失恋痛苦的沃达夫，不久便对她发生了爱情。最初她装作不知道他的心事，后来却有意回避他，也许是借此来考验他的真诚。最后在一次林中散步时，她终于对他泄露了自己的爱情。

在第三部的末尾一章，作者以无上的热情和最大的欢乐心情，歌颂了爱情的胜利，表现爱情的无比威力，它使得一对相爱的恋人“对一切不相干的事物第一次予以关怀”，使他们从此“只以快乐的心情去看待一切”。在这部小说的第一、二两部里还有若干生活插曲，作者对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荒淫无耻和醉生梦死的生活，作了无情的揭露，例如戴尚奈和他的朋友们终日寻欢取乐，狂饮纵欲，并把自己的情妇当作物品般拿来任意赠送朋友。同时作者对当时下层社会的可怜人物的悲惨生活和不幸遭遇则寄与同情，例如作者描写了沃达夫对一个沦为娼妓的裁缝姑娘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至于小说主人公沃达夫和他的亲密朋友戴尚奈的两次长篇对话，更充分显示了在当时社会矛盾影响下所形成的犬儒主义人生观、怀疑主义以及悲观主义思想。这些人物在那时候的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确是具有典型性的。

三

从本书序幕部分，我们还可以看出缪塞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感觉非常敏锐，对于事物的观察也十分深刻，他能够看出那时代的某些特征，而且具有概括和分析历史事件的才能。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也能作出冷静而正确的评价。例如他对拿破仑本人有时很向往，把他比做恺撒，但对他的穷兵黩武政策却加以谴责，他指出这位皇帝为了要做“全世界的主人，或只是半个世界的主人”，竟让欧洲七个民族互相厮杀，使千百万人民遭受浩劫。他还指出拿破仑“为了能够横行世界”，要“法国每年……贡献三十万青年”，“而最后他本人也不免在一个荒凉的孤岛上，在一个小山谷中的一株垂柳下，走到了自己的末路”。

缪塞指出法国王朝的复辟是欧洲反动势力最猖獗的时期，当时

所有欧洲最反动的势力都集合起来,组成了"神圣同盟"以镇压和奴役欧洲人民:"听到他跌倒的声音,那些垂死的国家便从它们的病床上再度站起来,并且伸出了它们的钩形的巨爪,所有的大蜘蛛都一起走来宰割欧洲,把恺撒的红袍给自己改成小丑的戏装"。他还指出王政复辟不但未给人民带来自由,而是适得其反。当人民在听一个"手里拿着一张国王同人民双方签订的契约"的人在讲台上高呼自由的时候,竟然"感动得发抖;但在回家的途中,他们看见有人带着三只装有人头的筐子到克拉马墓场去:那是把自由这两个字说得太响亮了的三个青年人的脑袋"。

缪塞还察觉到人民是怎样痛恨和蔑视当时的统治阶级:"在这以前,人们已经看见不少人在憎恨贵族,痛斥教士,密谋反对国王;人们大声疾呼反对恶习和偏见;但是,看见人民对这一切予以嘲笑,却是件大新闻。如果有人看见一个贵族,或者一个教士,或者一个国王,从路上走过,那些从前曾参加过战争的农民,就会轻蔑地摇摇头说:'啊! 这个家伙吗,我们曾在某时某处看见过他,他从前是另一副嘴脸的。'当有人谈起王座和祭坛的时候,他们就答道:'那不过是四块木板做成的东西;是我们把它钉起来,也是我们把它拆掉了的。'"

缪塞也深知人民对复辟政权的反动统治只是暂时忍耐,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并未收效;而且随时有爆发为反抗行动的可能。当有人对他们说:"人民,忘记过去吧,紧要的是耕种和服从,他们就会立即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接着人们就会听到一种钝重的响声。那是一把生了锈和缺了口的军刀,在一间茅屋的角落里被挪动时发出的声音。"

缪塞还预感到反动的专制统治终将被人民所推翻,人民必将获得解放和自由。但这是要付出重大的代价的,因此他向生活在未来的幸福社会的人民呼吁,要他们不忘记并同情曾经为他们幸福的未来而付出代价的人们。他说:"未来世纪的人民呵! 当夏季炎热的日子,在祖国的绿色的田野上,你们扶着耕犁在劳动;……当你们揩拭你们安详的前额,用汗水举行神圣的洗礼的时候,你们将会举目远瞩你们那广阔的地平线,在那里,在人类的庄稼中,你们将不会看到有一茎比其它一茎更高的麦穗(着重点是笔者加的),而只看见在黄熟

的麦穗中的车矢菊和雏菊。啊，自由的人们！……请回忆回忆我们这些将不在人世了的人吧；你们会说你们将要享受的安息，是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请你们比之哀怜你们的父辈，更多一点地哀怜我们吧”。

这是缪塞思想具有积极因素的一面，但是，我们知道缪塞的思想是充满矛盾的，他虽然预感到人民不会永远甘受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自由幸福的社会必将到来，但是，面临着王政复辟的现实他却感到迷惘，他说：“当时的局面是如此混乱，究竟何去何从？这就是那些充满活力和胆量的帝国的儿子、大革命的孙子们所面临的难题。”他又说：“过去的一切已不值得留恋，因为信心已经丧尽了；未来嘛，他们是喜爱的，但是，怎样的未来呢！就像毕马利翁·加拉特那样：对他们来说，未来像是一个大理石雕的情妇，他们在等候它的苏醒，盼望热血在它的血管里奔流。”未来既杳不可期，“最后，给他们留下的就只有现在了，而所谓世纪精神，黄昏的天使，它既不是黑夜也不是白天；他们看见它坐在一只装满骸骨的石灰囊上，把自己紧紧裹在利己主义者的大衣里，在可怕的严寒中发抖。”面对着如此阴森的现实，他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本世纪的一切毛病都来自两个原因，人民经过一七九三年和一八一四年，在心头上留下了两个创伤。过去所曾经存在的已不复存在，将来总要到来的尚未到来。”

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他感到彷徨无主，既看不惯资产阶级的丑恶现实，又不愿进一步像乔治·桑那样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这是缪塞在思想上发生无法克服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思想上消极性的一面。

从小说的第三部起，作者开始描写沃达夫和比莉斯的恋爱生活，特别是在最后两部更集中描写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细节；书中主人公沃达夫一方面热爱他的情人比莉斯，同时又怀疑她对自己不忠实；他一方面向她要求纯洁的爱情，但又不满足于这种爱情，反而责备比莉斯不能像他过去接触过的放荡女人那样来爱他，这都是他无力摆脱过去从放纵生活中受到的不良影响的结果，终于在他身上发展为一种变态的恋爱心理，从而使两人的爱情生活充满风波，他折磨了情人，也折磨了自己，使彼此都陷于痛苦的深渊，他既不能正常地爱她，

又不愿意失掉她，因此企图以杀死爱人来摆脱痛苦，但是他终于在现实面前退却了。

四

缪塞的文学活动是多方面的，并且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成就，他不但在法国文学史上发生影响，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当他的戏剧《任性》在法国首次上演获得成功时，戈蒂耶曾著文加以颂扬。巴尔扎克在他的《论文学、戏剧和艺术的信》中评论缪塞的小说时，也曾指出缪塞作品的优点，承认他是确有才的作家，尽管他同时也指出了缪塞反映社会的面貌不够全面。左拉在谈到缪塞的文学活动时，则指出缪塞是法国伟大作家的继承人，认为他继承了拉伯雷、蒙田、拉封丹的遗产。在俄国，普希金曾经对他的初期诗歌集《西班牙与意大利故事》表示欣赏。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书中曾引《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的段落作为说明法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最生动的文献。

缪塞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处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的生活和思想都有矛盾，那是不足为怪的。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冲突的结果，产生了缪塞的恋爱悲剧和人生悲剧。就他和乔治·桑的恋爱悲剧来说，其首要原因，无疑是由于思想分歧，两人性格的不同还是其次。事实上，尽管在反对资产阶级现实方面，尤其是在反对资产阶级婚姻制度上，他和乔治·桑有着共通之点，但乔治·桑却由于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进步力量的必然胜利具有信心，而缪塞则由于他的怀疑主义、悲观主义日益严重，不但对于改革社会的理想缺乏热情，甚至在现实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此两人爱情的破裂，乃是无可避免的。至于缪塞的人生悲剧，主要是由于他面对资产阶级的丑恶现实时，无力迈步前进，这是他对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现实发生幻灭的结果。他没有看出，变革社会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任务已落在当时业已登上历史舞台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肩上，相反，他对劳动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行动却显得畏惧。他甚至对劳动人民反抗暴政的正义行为有错误的看法。因此，这就阻塞了他通向新生活的道路，从而注定了他那悲

剧性的一生。

缪塞的这部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名著的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除了思想方面的价值以外,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也是应该肯定的。与他同时代的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圣伯夫曾在《两世界杂志》上著文说:“这本相当富有戏剧性的小说,结构很艺术,笔调轻盈,色彩鲜明,并且充满了激情”。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极其深刻的心理描写,尤其是对主人公在当时社会矛盾影响下形成的变态心理刻画人微,忠实地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痛苦和激情,因此能够深入地表现沃达夫和比莉斯这类人物的悲剧关系,使作品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但是,沃达夫的恋爱心理,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变态的恋爱心理,他的多疑善妒、忧伤痛苦,又是与他的资产阶级个人占有欲分不开的。尽管他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中的虚伪和欺骗,但他把恋爱生活当作人生惟一的目的,实际上和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沃达夫无疑地是一个典型,但也只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没落的贵族子弟和放荡的资产阶级青年中的一个典型。历史证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当时法国先进阶级的青年,是走着不同的道路的。沃达夫感到生活没有前途,那是很自然的。他的从叛逆到妥协的发展过程,正是作者本人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影子。

欧洲十九世纪作家中有不少人的思想和作品是颇为复杂的,而缪塞也正是其中的一个。高尔基在论述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进步浪漫主义作家的时候,曾经指出:“他们都是自己阶级的叛逆者,自己阶级的‘浪子’,被资产阶级毁灭了的贵族,或者是从自己阶级窒人的氛围里突破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子弟,这一派欧洲文学家的著作对于我们有着双重的、无可争辩的价值。第一,是技术上的模范的文学作品;第二,是说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瓦解的过程的文献,是这个阶级的叛逆者所创造的然而又批判地阐明它的生活、传统和行为的文献。”这一段话对于我们正确地了解缪塞和他的作品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梁　均

一九六二年八月于北京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要写自己的生活史，首先需要有生活经验；所以我现在所写的并不是我自己的生活史。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便感染了一种可憎的精神上的病毒，现在我把那三年中我所遭遇过的一切叙述出来。假如只是我个人害过这种病，我就不用再来饶舌了；但是，正因为有许多别的人，也同我一样吃过这种病的亏，那么，我就算是为这些人来写这本书吧，但是，我却还不大知道他们是否将会注意它；万一谁也不去关心的话，那我也还是能够从我这个工作成果中得到好处，从而更好地把我自己的疾病治好，就像一只踩了猎夹的狐狸，为了能够脱险，只有自己细细地啃断那只被夹住了的脚。

第　二　章

正当帝国战争① 的时候，丈夫和兄弟们都在德国打仗，忧郁的母亲们生下了神经质的、苍白的、激动的一代儿女。这些在两次战斗的间歇中怀孕的、在战鼓声中长大、在中学里受着教育的千万个孩子，彼此以阴沉的眼光你望我、我望你并在检验他们瘦弱的臂部肌肉。有时候，他们的父亲身上沾着血污突然出现了，把他们高举到穿着军服的金饰粲然的胸前，然后放下来，又骑上马儿走了。

当时在欧洲只有一个人是真正活着的；其余的人都是为了苟延残喘，只好拼命用这个人呼吸过的空气来充塞自己的肺。法国每年

① 指拿破仑一世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对德国的战争。

要向这个人贡献三十万青年；这是给恺撒[1] 缴纳的捐税，如果没有这一群绵羊跟着他，他就不可能延续他的幸运。为了能够横行世界，他就需要有这么一群追随他的人，而最后他自己也不免在一个荒凉的孤岛上，在一个小山谷中的一株垂柳下，走到了自己的末路。

从没有比在这个人统治的时候，有更多的令人睡不着觉的漫漫长夜；从没有人看见过有那么多绝望的母亲俯身在各城砦上；也从没有像人们在谈论死亡的时候，周围有那么大的沉寂。可是在人们的心中却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胜利者的喜悦，这么丰富的生活和令人振奋的军乐声。而且从来也没有过像这晒干了那遍地鲜血的灿烂的阳光。人们说这是上帝特意为这个人放射的阳光，人们把这种好阳光叫做他的奥斯特里兹[2] 的阳光。事实上他本人也用他那始终轰鸣着的大炮来制造更多的阳光，可是在他的大战后的次日，却只留下了云雾。

当时的男孩子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万里无云、空气中闪耀着无数的光荣、辉映着无数的钢铁的晴空底下生活的。他们很知道他们是注定要给屠杀的；但是，他们却相信缪拉[3] 是不能被伤害的，而且人们曾经目击皇帝在枪林弹雨中通过一座大桥[4]，人们更相信他不会被打死。而且，就是必须死掉，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死本身是那么美丽、那么伟大，死神穿着冒烟的红袍是多么辉煌！它和希望多么相似呵！它收割的是那么幼嫩的麦穗，因此，它也好似变得年轻了，以致人们再也不相信自己会老。所有法国的摇篮都成了盾牌，所有的棺材也成了盾牌，真的，再没有老人了，剩下的只有死尸和半神人。

然而不朽的皇帝，有一天正站在一座山岗上，观看七个民族在互相厮杀；当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将会成为全世界的主人，或只是半个

---

① 尤利乌斯·恺撒，古罗马执政官。这里是指拿破仑一世。他未做皇帝时是法国执政官。

② 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大败奥俄联军的地方(今属捷克共和国)。

③ 缪拉(1767—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手下的猛将。

④ 指达哥尔桥，一七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拿破仑在此作战，当时他还是波拿巴将军。

世界的主人时，死神[①] 从大路上走过，只用它的翅膀末端轻轻地碰了他一下，就把他推到海洋里去了。听到他跌倒的声音，那些垂死的国家便从它们的病床上再度站起来，并且伸出了它们的钩形的巨爪，所有的大蜘蛛[②] 都一起走来宰割欧洲，把恺撒的红袍给自己改成小丑的戏装。

正如一个旅行家，当他走上征途之后，就要日以继夜，冒着雨淋日晒去赶路，既不觉得疲劳也忘了危险；但是，当他一旦回到了家里，在火炉前面坐下，他就会感觉到无限的疲乏，仅能拖着倦腿走向他的卧床：正如法兰西一旦失去了恺撒，就突然感觉到了它的创伤。它晕倒下去了，而且陷入那么深沉的睡眠里，以致它的古老的国王们以为它已经死去，就用雪白的尸布把它收殓起来。而那支头发灰白的老弱残军也精疲力竭地被撤回来，于是那些荒凉的城堡里的炉灶又重新凄凉地生起火来。

这时候，那些饱经征战、杀人如麻的帝国时代的人们，又开始来抱吻他们瘦弱的妻子，并和她们重叙当年的爱情；但当他们在故乡牧场的水泉边照视自己的脸孔时，才看到自己已是那么老弱、那么残废了，因而不禁想起他们的孩子来，他们希望在自己去世时，能有亲人来给自己合上眼睛。他们就询问自己的儿子们在哪里？孩子们从中学出来后，既看不见军刀，也看不见甲胄，既看不见步兵，也看不见骑兵，于是轮到他们来询问他们的父亲到哪里去了。人们回答他们说战争已经结束，恺撒已经死去，而威灵顿[③] 和布吕歇尔[④] 的肖像则悬挂在各领事馆和大使馆的客厅里，肖像下面用拉丁文写着这么一行字：*世界的救星*。

当时生活在这个破碎了的世界上的，是忧愁的一代青年。所有这些孩子，都是那些曾经以他们的热血洒遍大地的人们所遗留下的

---

① 这里说的死神是穆斯林的死神。指滑铁卢之役。

② 这里指的是被拿破仑征服的欧洲各国，在他失败后又重新复国，恢复过去的分裂局面。

③ 威灵顿(1769—1852)，英国将军，滑铁卢之战打败拿破仑。

④ 布吕歇尔(1742—1819)，普鲁士将军，滑铁卢之战他率领德军及时赶到战场，协助威灵顿击败拿破仑。

后裔；他们都是在战争中诞生，并且也是为了战争而诞生的。他们曾经盼望了十五年莫斯科的白雪和金字塔那边的阳光。他们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城市；但是，人们对他们说，通过这些城市的每一道关卡，都可以到达一个欧洲的首都。他们在脑子里藏着整个世界；他们望着大地、天空、街道和大路；却只见一片空虚，惟有他们教区里教堂的钟声在远方发出回响。

成群披着黑袍的苍白的幽灵慢慢地穿过田野；有些幽灵却去敲人家的门，当人家给它们开了门时，它们便从衣袋里抽出一些破烂不堪的大幅羊皮纸，并凭着这些羊皮纸证件来驱逐居民。① 许多在二十年前仓皇出走的人们，都心有余悸地从四面八方走回来了，他们都在要求物归原主、争吵和叫嚷；人们不禁惊异为什么仅仅一具死尸，就招来了这许多乌鸦。

法国国王② 坐在他的王座上，左顾右盼地看看在他的挂毯上有没有一只蜜蜂③。有些人把帽子脱下反转来伸向他的面前求乞，他便给他们一些钱；有些人递给他一个耶稣圣像，他便在上面吻一下以示祝福；又有一些人只满足于向他的耳边叫嚷一些响亮的大人物的名字④，他的回答是叫这些人尽管到他的大厅里去叫嚷，那儿将能发出更大的回声；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的破旧大衣摊给他看，看见大衣上绣的蜜蜂都已无影无踪，他便给这些人每人一件新大衣。

孩子们目睹着这一切，始终期望恺撒的影子会在戛纳⑤ 登陆，并且给这些幼虫打打气，可是，始终毫无声息，而人们所看见的，只是在空中招展的王旗上绣着的惨白的百合花。当孩子们谈到人生的光荣的时候，人家便对他们说："你们去当神父吧"；当他们说到志愿的时候，人们也说："你们去当神父吧"；当他们说到希望、爱情、势力和生活的时候，人们还是说："你们去当神父吧！"

---

① 拿破仑帝国时代财产被没收的人，在帝国覆没后又回来向人民反攻倒算。

② 指法王路易十八，拿破仑失败后他于一八一四年即王位。

③ 蜜蜂是拿破仑帝国的国徽，宫廷服装上，挂毯上绣有蜜蜂作为装饰。

④ 这是指拿破仑失败后各种政客都来讨好路易十八以求赏赐。

⑤ 戛纳，法国南方地中海岸的一个城市，一八一五年拿破仑从他被放逐的厄尔巴岛逃回法国时曾在此登陆。

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国王同人民双方签订的契约走上了讲台；他开始说光荣是一件美事，而军事野心也同样的美；但是，还有一件更美的事情，那就是自由。

孩子们抬起头来，想起了他们的祖父，他们也曾经这样说过。他们还回想起在他们家中阴暗的角落里，曾经看到过一些神秘的披着长发的大理石半身像①，下面刻着拉丁文的说明；他们还想起在夜里更深时分，看见过他们的曾祖父摇着头，说有一条血河比那位皇帝的血河还要可怕得多②。对他们来说，在自由这个字上，有着某种使他们心跳的东西，它既像是一个遥远的和可怕的回忆，又像是一个更加遥远的可爱的希望。

他们在听他讲演时感动得发抖；但在回家的途中，他们看见有人带着三只装有人头的筐子到克拉马墓场去：那是把自由这两个字说得太响亮了的三个③ 青年人的脑袋。

在看到这个悲惨的场面的时候，他们的嘴唇上露出了一种奇怪的微笑；但是别的演说者又跳上了讲台，开始公开计算野心到底应付出多少代价，而光荣则需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描绘出了战争的残酷，而且把牺牲叫做屠杀。他们话说得那么多、时间那么长，以致人类的一切幻想就像秋天的树木一样，树叶纷纷掉落在他们的周围，而听他们讲演的人们不禁用手来摸摸自己的前额，就像患热病的人们睡醒了那样。

有些人说："使得皇帝垮台的原因是人民再也不愿意要他了"；另一些人说："人民要国王；不，要自由；不，要理性；不，要宗教；不，要英国式的宪法；不，要专制政体"；最后一个人说："不，这一切都不要，人民需要的是休息。"

当时青年人的生活中包含有三个因素：在他们的后面是一个永远摧毁了的过去，可是许多世纪以来专制政体的一切陈腐的东西，还

---

① 指大革命时代的领袖们：例如丹东、罗伯斯比尔等人的雕像。

② 指大革命时代的严厉镇压和各党派之间的相互残杀。

③ 这里说的三个青年人，实际上是四个：即罗塞尔地方的四个下级军官，一八二二年五月二十日在格列夫广场被处决。

在它的废墟上蠢动；在他们的前面是黎明中的一个广大的前景，未来的最初的光明；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有一种好像是海洋一样的东西，把旧大陆同年轻的美洲分隔开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波浪和什么东西在漂流，一个激动的和充满惊涛骇浪的大海，时而在远方有几片白帆或几只吐着浓厚蒸汽的汽船经过；总之，目前的世纪，它使过去和现在分离，它既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可是，同时两个都很像，而人们不知道在那里自己每行一步，究竟将会有怎样的结果，不知道是走在一颗种子上，还是在一粒残饭上。

当时的局面是如此混乱，究竟何去何从？这就是那些充满活力和胆量的帝国的儿子、大革命的孙子们所面临的难题。

可是，过去的一切已不值得留恋，因为信心已经丧尽了；未来嘛，他们是喜爱的，但是，怎样的未来呢？就像毕马利翁·加拉特① 那样：对他们来说，未来像是一个大理石雕的情妇，他们在等候它的苏醒，盼望热血在它的血管里奔流。

最后，给他们留下的就只有现在了，而所谓世纪精神，黄昏的天使，它既不是黑夜也不是白天；他们看见它坐在一只装满骸骨的石灰囊上，把自己紧紧裹在利己主义者的大衣里，在可怕的严寒中发抖。当他们看见了这只半像干尸半像胎儿的鬼怪之后，死的恐惧便侵入了他们的心中；他们不由自主地向它走近，好似一个旅行者，在斯特拉斯堡②，人家指给他看一个沙旺登地方的老伯爵的已死的女儿那样，她是穿戴着新娘子的服装收殓起来的：这具孩子身材的骷髅真使人发抖，因为在它青灰色的纤细的手指上，还戴着新娘的戒指，而头颅却已经在新娘子戴的橙花冠下化作灰尘了。

好像暴风雨将要来临，森林中刮起了一阵可怕的狂风，所有树木都在抖动，接着便是一阵极大的沉寂；这情形正好像拿破仑之在世上出现，他震撼了一切；国王们感到自己的王冠在摇摇欲坠，便用手去

---

① 毕马利翁是古代塞浦路斯著名的雕刻家，热爱他自己雕刻的女像加拉特，他获得女神维纳斯答应使石像赋有生命，后来他终于娶了那变成活人的石像做妻子，因此叫做毕马利翁·加拉特。

② 斯特拉斯堡，法国阿尔萨斯省的首府。

摸摸自己的头颅，但却只摸到了因恐怖而竖起来的头发。教皇跑了三百里[①]路，以上帝的名义去替拿破仑祝福，并给他举行加冕礼；但拿破仑却从教皇手中接过王冠，自己戴到头上。因此在这座阴森森的古老的欧洲森林里，一切都在发抖，最后又归于沉寂。

有人说，当你遇到一只狂怒的狗时，如果你有勇气昂首向前走去，态度正常，而不回过头来东张西望，那只狗就只好满足于自己嘴里发出的狺狺之声，陪你走完一段路程；不然的话，如果你不慎而做出一个害怕的姿势，或者你走快了一步时，它就会猛然扑到你的身上，来吞噬你；因为，一旦给它咬了第一口，你就休想再能逃出它的毒口。

在欧洲的历史上，就曾常常发生过这类事情：一个国王不慎做出了这种害怕的姿势，他的人民就把他吞噬了。但是，如果有一位国王做了这样的事，其余的国王并没有同时这样做；这就是说，一位国王虽然消逝了，但并不是整个王权本身也消灭了。在拿破仑面前，王权曾经露出这种姿势，结果丧失了一切，不但是王权、宗教、贵族，而且连一切神的、人的权力都丧失了。

拿破仑死后，神和人的权威事实上又恢复了，但人对它们的信仰却不再存在。而最大的危险，就是人们想要知道什么东西是可能的，因为人的智慧永远是在向前发展。此外，人们在心里盘算的是："这件事可能存在"，或是："这件事曾经存在"；这便是狗咬的第一个伤口。

拿破仑的专制，是专制政治的回光返照；他模仿国王来摧毁国王，正如伏尔泰模仿圣书来摧毁圣书一样。在他失败之后，人们听到了一声巨响：那是圣赫勒拿[②]岛的石头掉到旧世界上的声音。于是天空中立即出现了一颗冰冷的理性之星，它的光辉，像冷酷的夜之女神的光辉一样，把没有热的亮光倾泻到大地，像一块灰白的尸布把世界包裹起来。

---

① 这儿说的里是法国古里，每里约合四公里，以下同。

② 圣赫勒拿，大西洋中的一个英属小岛，因拿破仑第二次失败后被英国人囚禁于该岛而著称于世。

在这以前，人们已经看见不少人在憎恨贵族，痛斥教士，密谋反对国王；人们大声疾呼反对恶习和偏见；但是，看见人民对这一切予以嘲笑，却是件大新闻。如果有人看见一个贵族，或者一个教士，或者一个国王，从路上走过，那些从前曾参加过战争的农民，就会轻蔑地摇摇头说："啊！这个家伙吗，我们曾在某时某处看见过他，他从前是另一副嘴脸的。"当有人谈起王座和祭坛的时候，他们就答道："那不过是四块木板做成的东西；是我们把它钉起来，也是我们把它拆掉了的。"当有人对他们说："人民，你是从使你迷失正途的错误中改正过来的；是你把国王和教士请回来的。"他们回答说："那不是我们，是那批饶舌家伙[①]干的事。"当有人对他们说："人民，忘记过去吧，紧要的是耕种和服从。"他们就会立即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接着人们就会听到一种钝重的响声。那是一把生了锈和缺了口的军刀，在一间茅屋的角落里被挪动时发出的声音。这时候便有人立即接着说："至少应该安静下来；如果别人不伤害你，你也不必去伤害别人啦。"可惜的是，他们竟然对这种劝告感到满足。

但是，青年们对此却并不表示满意。毫无疑问，在人的心中存在着两种潜势力在作殊死战：其中一种是有远见的和冷静的，从实际出发，对现实加以估计、衡量，并且批判过去；另一种则渴望未来，并且不顾一切，向前挺进。当热情在人的心中占了上风，理性便哭着跟踪他，并且在危急的时候向他提出警告；可是，当人们听从理性的忠告而止步的时候，当人们对自己说道："真的，我疯了；我要到哪里去呀？"这时候，热情就会向他们嚷道："我呢，难道我就该去死么？"

一种无法形容的忧郁情绪，开始在所有青年的心中作怪。他们被人世的主宰者们强制休息，被交给各色各样的村学究，被投给闲暇和厌倦，青年们眼看泛着泡沫的巨浪从他们面前倒退了。为了抵抗这些浪潮，他们曾准备一显身手。所有这些身上抹了油准备战斗的格斗士，从心底里感受到一种不能忍受的痛苦。他们之中最富裕的人便去过放荡的生活；资产平常的人便选择一种职业，当教士或者当军人；最贫穷的人则冷静地投身于热情的兴奋中，投身于壮言豪语

① 这里说的饶舌家伙，指当时的政客。

中，投身于盲目行动的可怖的人海中。正如人类因为自身软弱而需要团结一样，并且人类本性又喜欢群居，政治便把这些特点加以利用。人们去到议会门前的石级上和卫兵们打架，人们争看一出戏，戏里面演员达尔马[1] 戴上假发，把自己装扮得很像恺撒。在一个自由党议员[2] 出殡时，人们竟至互相残杀起来。但是，在这两个敌对党派的党员中，在殴斗过后，回到家中时，没有一个不痛感到自己生活的空虚和手头的拮据。

在生活的外表十分平淡、十分无聊的同时，社会的内部生活却显出了一种阴森和沉默的情景；最大的虚伪成为社会的风尚；英国式的思想和宗教信心混在一起，快乐本身亦已消失了。或许是造物主已经在准备着新的道路，或者是预告新社会来临的天使，已经在妇女们的心中种下了人类独立的种子，而这也是她们日后将要要求的东西。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突然之间，前所未闻的事情发生了，在所有巴黎的客厅里，男人从这一边走过，女人则从另一边走过；这样，女子穿着白色衣裳，好似新娘一般打扮，男人穿着黑色服装，好似孤儿一样，彼此开始怒目而视。[3]

但愿人们对此不要发生误会：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所穿的这套黑服装，是一个可怕的象征；要穿上这套衣服，就要等到甲胄一副副烂掉，绣袍一件件破裂了才成。这是人类的理性推翻了一切幻想；但它是在给自己挂孝，目的是为了要有人来安慰它。

至于大学生和艺术家的风习，这些风习如此自由，如此美好，如此充满青春的活力，现在已令人感到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男人在同女人分手时，男人便会互相耳语，说出他们的致命思想：蔑视一切。他们陶醉于醇酒与妇人的享乐中。大学生和艺术家们也同样投身在里面：爱情被当做光荣和宗教来看待；这已是一个古老的幻想。于是人们便到能够寻欢取乐的地方去；那些娇艳的女店员，这一阶层的人

---

① 达尔马，法国的戏剧演员，很受拿破仑的赏识。这里说的恺撒即指拿破仑。

② 这个自由党议员是福阿将军，他出殡的日期是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③ 这里指的是当时社会上有些人感到前途渺茫，便纷纷穿上黑袍去当神父，而教会规定神父不能结婚，这便是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

物是那么富于幻想，那么风流，有着那么热烈和温柔的爱情，眼见得被人遗弃在店铺的柜台后面了。因为她们穷，人家便不再爱她们了；她们为要得到衣服和帽子，她们便只好出卖肉体。啊！多么可怜！那个原来爱她、而她本人也喜爱的青年；那个过去曾带她到维利埃和罗曼维的树林里玩，在草地上跳舞，在树阴下晚餐；那个在晚上来到店子里，在灯光下找她聊天，在冬天往往流连到深夜的青年；还有那个曾和她分享过她用汗水赚来的面包，和她崇高的和可怜的爱情的青年；这个人，同是一个人，他在遗弃了她之后，在某次花天酒地的晚上，在一家娼寮的深院里，又再遇到了她，她已是形容憔悴，面有菜色，心头埋藏着卖淫的悲哀，她已经是永远沉沦了！

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两个大诗人，那是本世纪内除了拿破仑之外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毕生的精力来搜集散布在世界上的各种忧虑和痛苦的因素。其中一个是歌德，他是一种新型的文学之父，他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里，描绘出了那种引向自杀的绝望的热恋之后，又在他的《浮士德》诗剧里，刻画出了一个人类从来没有那么深刻地表现罪恶和不幸的最阴暗的形象。那时候，他的著作开始从德国流传到法国来。富有、快乐和宁静的歌德，在他的摆满绘画和雕刻的书斋中，他以慈父般的微笑，望着他的恶魔的著作落到我们的手中。拜伦以使希腊为之战栗的一声痛苦的惨叫① 来回答他，而且把曼弗雷特② 悬在深渊之上，好似空虚就是那个丑恶的谜语本身所包含的意义。

请原谅我呀，啊，伟大的诗人！你们现在已变成灰尘，长眠在地下了。请原谅我呀！你们是半人半神，而我不过是一个受痛苦的孩子。但在我写这一切的时候，我却情不自禁地咒骂你们。为什么你们不歌唱花香与天籁、希望与爱情、葡萄和阳光、蓝天和美丽？无疑你们是熟悉生活的，而且无疑你们曾经受过苦，世界在你们的周围塌

---

① 拜伦曾参加希腊反对土耳其统治的独立战争，死于希腊。

② 曼弗雷特是拜伦的同名叙事诗的主人公，他因亲手杀死自己的爱人而极度伤心失望，隐居在阿尔卑斯深山中，过着孤独而痛苦的生活，有一天他跳崖自杀未遂，终于痛苦到老而死。他非常骄傲，反抗上帝，连来索取他的命的鬼卒都对他无可奈何。

下来了，你们便在废墟上痛哭，你们失望；你们的情人欺骗了你们，你们的朋友诽谤了你们，你们的同胞不赏识你们；而你们的内心空虚，死神在你们的眼前，而你们是痛苦的巨人。但请你告诉我，高贵的歌德，难道在你们德国的古老森林中，宗教的低声祷告里，再没有慰藉的声音了吗？你，对你说来，美丽的诗词是科学的姊妹，难道她们俩靠她们自己在不朽的大自然里，不能找到一种有益的草药来救治她们所钟爱的人么？你，你是一位泛神论者，一位向往古希腊的诗人，一位神圣的美的形态的情人，你难道不能在你所创造的那些美丽的瓷瓶上放上一些蜂蜜么？你，难道不是只要你愿意和微笑一下，蜜蜂就会飞在你的唇上么？而你，你呵，拜伦，你不是曾在拉韦纳① 附近，在你的意大利橙子树林下，在威尼斯的美丽的天空底下，在你所喜爱的亚得里亚海附近，不是有你的爱人② 做伴么？啊，上帝在上，和你说话的我，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孩子，我所尝过的痛苦或许你没有受过，但是，我相信希望，我感谢上帝。

当英国和德国的思想这样传播到我们的脑子里时，就像一种忧郁的和沉默的厌恶，伴着一种可怕的痉挛。因为把一般的概念具体化，就等于把硝石变成火药，而伟大的歌德的荷马式的脑子就好似一具蒸馏器吸尽了禁果的一切精华。当时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就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可怜的家伙！轰然的爆炸会把他们像尘埃的微粒一般带到无所不怀疑的深渊。

这就像对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否认，人们可以把这叫做幻灭，或者假如你愿意也可以叫做绝望；就像人类正在昏睡状态中，而摸它脉搏的人却以为它是已经死去；正如从前有一位士兵，当人们问他："你相信什么？"他的第一个回答就是："相信我"；同样，法国的青年，在听到这一问题时，他的第一个回答就是："什么都不信。"

从那时候起，就像形成了两个阵营：一方面是精神激昂的人，他们痛苦；所有这类感情外泄的人，他们所需要的是"无限"，他们一遇

---

① 拉韦纳，意大利的一个富于名胜古迹的城市，但丁墓所在地。

② 你的爱人，指黛莉莎·季丘拉伯爵夫人，她是拜伦最著名的情妇。缪塞曾有诗篇提到她。

到障碍，就哭泣，垂头丧气；他们沉湎在病态的幻梦里，而在茫茫的苦海中他们所看到的就只有一片脆弱的芦苇。另一方面是身体壮健的人，他们昂然地生活着，享受人生实际的乐趣，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盘算他们拥有多少金钱。到头来这也不过是一场痛哭或一场大笑，前者发自灵魂，后者源自肉体。

请看灵魂是怎样说的：

"可惜！可惜！宗教滚蛋了，天上的乌云化成了雨水；我们再没有希望，也没有期待，并且没有了可以向之伸手求援的那用两条小黑木头钉成的十字形的东西。希望的明星刚升起一点点，但它仍然给云雾包裹着，不能脱出地平线。正如冬天的太阳，它的圆浑在地平线上露出血红的颜色，那是它所保存下来的九三年[①]的颜色。世上再没有爱情，也没有光荣了。多么阴沉的黑夜呵！而在阳光初露的时候我们却将要死去。"

请看肉体又是怎样说的：

"人生在世是为了享用他的官能；他拥有多少金银，他就享有多少受人尊敬的权利。吃、喝、睡，这就是生活。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友谊的存在都是为了借钱；但是很少有一个朋友使人能够为此而热爱他。亲属关系只是为了用来继承遗产；爱情是肉体的一种运动；惟一的精神享乐便是虚荣。"

就像由恒河的水蒸汽酿成的亚洲的瘟疫一样，可怕的"绝望"在大地上大步前进。诗坛的骄子夏多布里昂[②]已经用他的朝圣者的外套把这可怕的偶像包裹起来了，把它供在一个大理石的祭坛上，在神圣的香炉散发出的香气中间。那些徒然有力气而今后却已无处使用的世纪儿，他们伸出无所事事的手，在他们的杯中啜饮着那不但无补而且有毒的饮料。当豺狼从大地上出现的时候，一切全都已经毁坏了。一种仅有形式、但也是丑恶的形式，像死尸般发出恶臭的文学，开始在自然界的一切怪物的身上洒遍腥臭的血。

---

① 九三年，指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时的流血斗争。

②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诗人，他的作品特点是想像力丰富，色彩绚烂，加上才气纵横，对浪漫主义运动有相当的影响。

有谁敢于叙述当时在学校里所发生的事情吗？人们怀疑一切；青年人否认一切。诗人歌咏失望；少年人从中学出来，眉宇之间充满朝气，脸色清新红润，满嘴亵渎神明的话语。此外，从法国人的性格来说，天性原是快乐和开朗的，头脑毕竟是优秀的，因此，很容易装进英国和德国人的思想；但是，心性太过轻佻，既不宜于斗争也不宜于吃苦，好似撕碎的花朵一般自行凋谢。因此，对死的降临是被冷酷地接受的。在应该对恶有所激动的时候，我们却只有对善表示忠悫；在应该失望的时候，我们却麻木不仁。一群十五岁的孩子没精打采地坐在开着花的树下，为了打发时间而胡扯的闲话，可能都会使凡尔赛宫的平静的小森林因恐怖而战栗起来。基督圣体、圣饼，这种天国的爱的永恒的象征，被用来作信件的封印；孩子们唾弃上帝的面包。

那些能够逃避这一时代的人们有福了！那些眼睛望着天空从深渊上面走过去的人们有福了！无疑会有这样的人，而这些人将会哀怜我们。

在渎神行为中，有很大的力量损耗，但这却能减轻心头太多的积愤，不幸这也是真的事实。当一个无神论者拿出表来准备以一刻钟的时间来痛骂上帝时，无疑地他知道这是自己可能得到的一刻钟的泄愤和逞凶的享受。这是失望的顶点，对天上一切神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呼吁；这是一个凄惨和可怜的人物辗转在正要踩死他的那只巨脚底下；这是一种痛苦的大声叫喊。但是谁知道？这在那个洞见一切的神明的眼中，也许就是一种祈祷呢。

就这样，青年人便在对付失望中找到了利用他们无处使用的力量的办法。讥笑光荣，讥笑宗教，嘲笑爱情，嘲笑世上的一切，这便是那些不知要做什么好的青年们的最大安慰；他们在嘲笑这一切当中也嘲笑了自己，并且一方面在教训自己，同时也在为自己辩护。而且当自己仅仅觉得有一点空虚和无聊，却又以为自己是不幸时，那是多么轻快呵。此外，荒淫是致死的因素，首先得到了证实，要是自己想用它来戕贼身体，那真是一具可怕的压榨机。

因此，富有的人们这样说："只有财富是真的，其余一切都是一场春梦；让我们享乐然后死去吧。"至于那些财产平常的人则说道："只有忘却是真的，其余一切都是梦；让我们忘却和死去吧。"穷苦的人们

则说:“只有不幸是真的,其余一切皆空;让我们咒骂和死去吧。”

这些是否太阴郁了?是否夸大了?你对此有何想法?我是不是一个愤世者呢?希望人们让我来好好想一想。

在阅读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候,不可能不看到基督教徒一旦掌权之后所给予国家的祸害。但当初他们在沙漠里时是多么令人敬佩。孟德斯鸠曾说:“当我想到希腊教会把非教会的民众投到无知的深渊里时,不禁联想到希罗多德① 所说的斯特② 蛮族把他们的奴隶的眼睛弄瞎,以便他们不致有所分心,专心致志为他们工作。——一切国家大事,和平,战争,停战,贸易,婚姻,没有不是由僧侣来包办的。人们很难设想到底在这上面会造成多少恶果。”

孟德斯鸠本来还可以补充说:“基督教使皇帝毁灭了,但它却挽救了人民。它给入侵的蛮族打开了君士坦丁堡王宫的大门,但它也给基督的安慰天使打开了穷苦人茅屋的小门。”这当然与世上的大人物很有关系!请看,有趣的是一个腐朽到了骨髓的帝国还有最后的残喘,专制政权的骷髅由于阴森的磁性感应作用,还在埃拉加巴卢斯③ 和卡拉卡拉④ 的坟墓上蠕动!而作为美妙东西要加以保存的便是用尼禄⑤ 的防腐香剂制调过的、和用提比略⑥ 的尸布包扎起来的“罗马帝国”的僵尸!政客先生们,问题在于去找到穷苦的人们并和他们说要他们安分守己;问题在于让寄生虫和鼹鼠去啮掉一切耻辱的纪念碑,但是必须从那僵尸的胁内取出一位像救世主的母亲那么美丽的圣女——“希望”,她是被压迫的人们的朋友。

请看,这就是基督教过去所做的;而现在,许多年以来,那些摧毁了基督教的人们到底又做了些什么?他们目睹穷人任由富人压迫,弱者甘受强者鱼肉,却无动于衷,理由是穷人和弱者自己就这样说:“富人和强者在地上压迫我,但当他们将来要进天国的时候,我将把

---

① 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
② 斯特,古代野蛮游牧民族。
③ 埃拉加巴卢斯,古罗马皇帝,以荒淫无道著名。
④ 卡拉卡拉,古罗马皇帝,以残暴著名。
⑤ 尼禄,古罗马皇帝,是一个灭绝人性的暴君。
⑥ 提比略,古罗马皇帝,以猜疑、残暴著名。

住大门，而且要在上帝的法庭控告他们。”令人叹惜的是他们竟然因此就耐心地忍受着现世所给予的痛苦！

基督的反对者则对穷人说：“就算你一直忍耐到正义裁判的一天，可是根本没有正义；你希望永生之日到来，以便那时候要求报复你的仇恨，可是根本没有什么永生的生活；你把你的眼泪和你的家庭的眼泪，以及把你的孩子的哭叫声和你妻子的呜咽声都积贮起来，当你死的时候一起带到上帝跟前吧，可是根本没有上帝。”

那时候穷人一定会擦干眼泪，叫老婆不要再哭，叫孩子们来和他一起，而且以公牛般的力气重新挺立在耕地上。于是他对富人说：“你呀，你压迫我，而你也不过是一个人呀！”并对教士说：“你呀，你曾经安慰过我，可是你在撒谎啦。”这正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们所要求的事情。在打发穷人去争取自由的时候，或许他们真相信这样就可以为人类谋得幸福。

但是，如果穷人一旦懂得了教士在欺骗他，富人在剥夺他，而且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权利，而一切财富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的不幸并不是因为不信宗教；如果穷人完全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双手，总有一天他会说：“对富人作战！既然没有另外一个世界，那我也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享享福！既然天国是空的，给我地上的乐园吧！既然人类是平等的，给我和大家一样的权利吧！”啊！高明的理论家呀，是谁把他带引到这个地步的，如果他失败了，你们还有什么话对他说呢？

不错，你们都是些慈善家，不错，你们对未来的看法是对的，有一天好日子到来的时候，你们将受到祝福；但还未到时候，事实上，我们不能够感谢你们。因为在从前，当压迫者说：“大地是我的！”被压迫者回答说：“天国是我的！”而现在，他将如何回答呢？

本世纪的一切弊病都来自两个原因：人民经过一七九三年和一八一四年①，在心头上留下了两个创伤。过去所曾经存在的已不复存在，将来总要到来的尚未到来。你们真用不着向别处找寻我们的病根。

请看，有这么一个人，家里房屋倒塌了，他索性拆掉以便另盖一

---

① 拿破仑失败，路易十八上台的年代。

座新屋。拆下的旧材料堆满了他的田地，他等待新的石料以建筑新居。可是当他卷起袖子，手里拿着锄头，正准备修削他的石块和调匀他的水泥的时候，人家来对他说现在正欠缺石料，并且劝他把旧的石块弄弄干净凑合着用。他，这个人绝不想用旧的石块来盖新房子，你叫他怎么办呢？石矿既然很深，采石能力又太弱，不足以把石块掘出来。于是人家便劝他道："你等等吧，人家会一点一点把石头掘出来的；希望吧，工作吧，前进吧，后退吧。"什么话人家没对他说过？而在这期间，这个人既没有得到新屋，他的旧屋又已经没有了，既无法抵御风雨，又无从准备晚餐，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工作，到哪里去休息，生死都不得其所，而且他的儿女们又都是很小的孩子。

要就是我大错特错了，要就是我们的处境和这个人一样。未来世纪的人民啊！当夏季炎热的日子，在祖国的绿色的田野上，你们扶着耕犁在劳动；当你们在明朗无翳的太阳底下，看见你们丰饶的母亲——大地，穿着晨装向着这个劳动者——她的亲爱的儿子微笑的时候；当你们揩拭你们安详的前额，用汗水举行神圣的洗礼的时候，你们将会举目远瞩你们那广阔的地平线，在那里，在人类的庄稼中，你们将不会看到有一茎比其它一茎更高的麦穗，而只看见在黄熟的麦穗中的车矢菊和雏菊。啊，自由的人们！当你们将来为庆幸你们为这次收获而诞生并感谢上帝的时候，请回忆回忆我们这些将不在人世了的人吧；你们会说你们将要享受的安息，是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请你们比之哀怜你们的父辈，更多一点地哀怜我们吧；因为，使你们的父辈值得人同情的那种苦难，我们也遭逢过不少；何况我们却连安慰你们父辈的一切都失去了。

第　三　章

现在，我要来叙述我当初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感染到世纪病的了。

在一个化装舞会之后，我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夜宴，在我周围的都是一些穿着盛装的朋友，四处看见的都是些青年男女，大家都喜意洋洋，容光焕发；桌上摆满了精致的肴馔，以及酒瓶、烛台和鲜花；在我的头顶上方是一队喧闹的乐队，在我对面坐着的是我的情妇，我所崇



缪塞在化装舞会上穿着年轻伺从的衣服

拜的美貌绝伦的尤物。

当时我是十九岁,我没有遭逢过任何不幸和得过任何疾病;我的性格既高傲同时又开朗,抱着一切希望和有一颗热情洋溢的心。酒气在我血管里起了作用;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瞬间,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所看到、所听到的无非是自己的恋人。整个大自然变成了一块璀璨陆离的宝石,在这上面刻着那神秘的名字。人们会衷心情愿地去拥抱他所看见的所有正在微笑着的人,而且会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我的情妇约我和她一起过夜,于是我一面从容地举杯酣饮,一面目不转睛地欣赏着她的美貌。

当我转过身来拿一只碟子的时候,我的叉子掉到地上了。我弯下腰想把叉子拾起,可是一下子找不着,我便掀开桌布想看看它到底掉到哪儿去了。这时候,我却瞥见了我的情妇的脚正踩在坐在她旁边的一位青年的脚上;他们的腿彼此交叠在一起,而且他们还不时把腿轻轻地靠紧。

我十分安静地重新挺起身子,另要了一把叉子,继续吃东西。我的情妇和她的邻座青年,他们也十分安详,彼此很少说话,而且彼此互不看对方。那青年把双肘支在餐桌上,和另一位拿着她的项链和手镯递给他看的妇人说笑。我的情妇动也不动地坐着,眼睛凝视着一个地方并且陷在沉思中。在夜宴未结束前整段时间内,我都在观察他们,但无论在他们的举动和面容上,我都看不出有任何足以暴露他们的秘密的地方。后来,当大家用水果、点心的时候,我让我的餐巾掉到地上,我又再次弯下腰去,我便再次看见他们仍保持原来的姿势,彼此还在紧紧地靠拢。

我曾答应今天夜里把她送回她家里。她是寡妇,因此很自由。为了装正经,她利用一位年老的亲戚给她做伴。当我正好走过一道走廊的时候,她招呼我说:“喂,沃达夫,我在这儿,我们走吧。”我不禁笑起来,并且一声不响地就走开了。出门走不几步,我便坐在一块路碑上。我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因为这个妇人的负心使我像发了呆,甚至变成了傻瓜。对这个妇人我从来未曾有过妒意,而且也从来未对她有过猜疑。但刚才所看到的一切已使我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我好似当头吃了一下闷棍,脑子还在发昏,我完全想不起我坐在这块

路碑上的一段时间内，我到底想了些什么，而只记得我曾机械地望着天空，并曾看见一颗流星飞过；诗人们从这种倏忽的光芒中，看到了一个毁灭了的世界。我不禁庄严地对这刹那即逝的流光脱帽致敬。

我很安静地回到我的家里，心中无任何牵挂，也没有任何感觉，好似失去了思考能力。我开始脱衣就寝；但当我的头刚枕到枕上，一股十分强烈的复仇思想忽然向我袭来，使我猛然站起扑向墙上，我周身的肌肉好似都变成了木头。我张开两臂，叫喊着从床上下来，由于我的脚趾神经不断抽搐而只能用脚跟走路。几乎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我就这样完全像发了疯和僵硬得像一具骷髅。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的极度的愤怒。

被我意外发现和我的情妇在一起的那位男子，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第二天我请一位青年律师戴尚奈陪我到他家里去；我们各自拿了手枪，另外还找了一位证人，然后我们一同到温仙纳树林去。在路上我有意避免和我的情敌说话，甚至避免挨近他；我极力忍住想打他和想辱骂他的念头，因为这种粗暴行为始终是丑恶和无济于事的，既然法律允许合法的决斗。但我不能阻止我不用眼光死盯住他。他是我小时候的同学，而且许多年以来我们彼此之间都是经常互相帮忙的。他原来就很清楚我是爱我的情妇的，甚至曾多次向我明白表示这种关系对一位朋友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算他也同时爱着同一个女人，他也不能设想会从我手中取而代之的。总之，我对他是完全信任的，而且，或许我从来没有像握他的手那样恳切地握过任何人的手。

我好奇地、贪婪地望着这位曾经好似一位古代英雄一样向我谈说友情、而就在不久前却又偷偷地摩抚我的情妇的男子。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见的一个怪物；我用忿怒的目光狠狠地望着他，察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这个我十岁时便认识了的人，过去我和他天天生活在最完善最密切的友谊中，现在我却似乎从来没有见过他。在这儿我将要引用一个比喻：

那是一出大家都知道的西班牙戏①，戏中叙述一尊石像受上帝

① 这里指的是蒂尔索·德·莫利纳(1584—1648)的《塞维利亚的嘲弄者》。

的差遣到一位浪荡儿家里赴夜宴。这位浪荡儿尽量做出安详和若无其事的样子；石像要求和他握手，但当他把手给它的时候，这位男子就立即感觉到一阵致命的寒冷并且随即陷入一种痉挛状态中。

事情是这样，在我一生中每次我都对我的朋友或情妇长期加以信任，而当我突然发现我是被骗了的时候，这种发现在我心中所产生的印象，我就只能把它拿来和那尊石像的握手相比拟。那真是一种和大理石接触的感觉，好似现实以它全部致命的寒冷的一吻来把我冻僵；这真正是和石人的接触。可悲的是，这样可怕的宾客曾经多次叩过我的门，我们也曾不止一次地在一起夜宴过。

这时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我们站成一行，于是我和我的情敌面对面彼此慢慢地走近来。他第一个开枪击伤了我的右臂。我立即用另一只手拿过手枪，但我气力不支，举不起枪，并且一只膝头已经跪在地上了。

这时候，我看见我的情敌带着不安的神情迅速向我跑来，并且脸色十分苍白。我的证人们看见我受了伤也同时跑到，但他把他们挡开，并且握住我受伤的右臂的手掌。他牙关紧闭，说不出话来；我看出了他的焦急不安。他正受到人类所能感受到的最惨痛的痛苦。“滚开！”我向他大叫起来，“滚你的！你去用她的被单揩干你的手吧！”这一下把他气坏了，我也很生气。

人家把我抬到一辆小马车上，在里面我发现有一位医生。我的伤势并不危险，枪弹并没有触到骨头，但是我当时情绪非常激动，以致无法马上替我把伤口包裹起来。当马车走开的时候，我看见在车门上有一只发抖的手，那是我的情敌，他还在跟着我。我只能摇摇头作为一切的回答；当时我正处在极度的愤怒中，尽管我心里很明白他的追悔是诚意的，但要我努力作出宽恕他的表示，我怕也办不到。

我回到家里，因为臂伤流了很多血，这反而使我的心情缓和了许多。肉体上的衰弱，把我从愤怒中解救出来了，因为愤怒所给我的痛苦，比伤口的痛苦要大得多。我睡得很酣，我认为从来没有喝过比人家在我受伤后，给我喝的第一杯开水更好喝的东西了。

当我卧倒在床上之后，全身就发起烧来。也是那时候，我才开始流眼泪。我所想不通的并不是我的情妇为什么不爱我了，而是她竟

然欺骗了我。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一个妇人既不是迫于义务也不是由于利益,当她爱上另一个男人的时候,竟会欺骗原来的情人。我每天要向戴尚奈问上二十来次,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我说:"假如我是她的丈夫,或者假如我出钱买她的肉体,我倒能理解她为什么要骗我;但是,奇怪的是,假如她已经不爱我了,为什么不对我说明白? 为什么要骗我?"我不懂人为什么能够对爱情说谎。这事发生的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承认现在我还是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每次当我爱上一个女人,我便对她说明我爱她,而每次当我停止爱一个女人,我也同样对她说清楚,而且出于同样的真诚。因为我始终认为对这类事情,既然人们完全不能自主,那么就只有撒谎才算是罪过。

戴尚奈对我向他诉说的一切,只用这样一句话来回答:"这是一个糟透了的女人,请你答应我再不要见她了。"我向他庄严地发誓不再看她。此外,他还劝我千万不要给她写信,甚至连责备她的信也不必写,就是她给我来信,也不用复她。这一切我都答应了,我几乎觉得奇怪他竟会劝我这个,而且为他猜想到了相反的方面去而生气。

可是,当我刚能够起床走出我的房间,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的情妇家里去。我发现她一个人在家,坐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神情颓丧,装束十分凌乱。我以最凶暴的话来责备她;失望使我如醉如狂。我大叫大嚷使得整座房子都听到了,热泪滚流得那么厉害,竟使我说不出话来,我索性倒在床上哭个痛快。我哭着对她说:"啊! 不贞的女人! 啊! 不祥的女人! 你明白我会因此而死去,难道这能使你快乐吗? 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她扑到我身上搂住我的脖子,对我说她是被诱惑,被勾引的,说我的情敌在这次致命的夜宴上曾经使她沉醉,但是她却从未失身于他;说她自己是一时的忘乎所以;说她犯了一次错误,但不是犯了罪;最后说她已经明白她使我受到的一切不幸;可是,假如我不原谅她,她也将因此而死去。她用尽一切真诚的懊悔所流的眼泪,一切痛苦所带来的感动力来安慰我。她面容苍白,神色昏乱,长袍半遮半掩,头发披散在肩膀上,跪倒在房子的中间。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美丽,当我的一切官能都为这种情景而激动起来的时候,我不禁惊骇得

发抖了。

我精疲力竭地走了出来，眼前一片漆黑，仅能勉强支持住不致倒下去。我打算永远不再见她了；但是，过了一刻钟之后，我又回她那里去了。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无法抵抗的力量在推动我；我好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想要再占有她一次，在她美丽的肉体上饮尽一切的苦泪，然后我们两人一同死去。总之，我憎恨她，我又迷恋她；我深知道她的爱情就是我的末日，但是活着没有她却又不可能。我飞跑着上她家里去，因为和她家很熟识，我未告诉任何仆人，就直接走了进去，并且推开了她卧室的房门。

我发现她正坐在梳妆台前面，动也不动，身上戴着珠宝。她的女仆在旁替她梳妆；她手上拿着一块红丝手绢在轻轻地揩抹她的两颊。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似乎觉得坐在这里的这位妇人不大可能就是一刻钟之前所看见的那个沉在痛苦中和躺倒在地板上的女人。我呆呆地像一尊石像般地站在房门口。她听到开门的声音，微笑着转过头来，说道："是你吗？"原来她要去参加舞会，正在等候我的情敌来陪她一块儿去。当她看见进来的人却是我时，就紧闭起嘴唇，皱起眉来。

我转身要走出去，但却不由自主地回过头来望着她的颈窝，那滑腻馨香的颈窝，上面是辫子结成的发髻；髻上别着一把闪闪发光的钻石梳子；这只颈窝呀！生命力的中心，却比地狱还要黑暗；两条发光的辫子盘在头上，一些轻巧的银质穗子在上面摇晃着。她的肩膀和脖子比牛乳还要洁白，这使得她的又浓又粗的汗毛更为明显。我不知道这一堆向上挽的长发有着怎样的一种不正派的美，它似乎在向我嘲笑一刻钟之前我所看见的她的狼狈情形。我再也按捺不住了，突然向她走去，用我紧握的拳头给这个颈窝以狠狠的一击。我的情妇一声不响地向前扑去，幸好让两手给支住了身体。打了她以后，我才匆匆地跑了出来。

回到家里，我又再发高烧，烧得十分厉害，不得不躺到床上去。我的创伤再度破裂了，这使我非常痛楚。戴尚奈来看我，我向他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默默地倾听着我的说话，然后像一个没有决断的人那样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最后，他在我面前站住了，并且发出

一阵大笑，问我道："她是不是你的第一个情妇？"我对他说："不！这是最后的一个。"到了半夜，因为睡得很不安稳，我似乎在梦中听到一声深沉的叹息，睁开眼睛时看见我的情妇两臂交叉站在我的床边，就像一个幽灵那样。我不禁毛骨悚然，发出一声惊叫，以为是自己神智不清，看见了什么鬼怪，急忙从床上跳下来，逃到房间的另一端去；但是她追到我身旁，拦腰把我抱住，说道："是我呀！"她把我拉了回来。我嚷道："你要把我怎么样？放开我！不然过一会儿我可要把你杀掉！"

"好，杀我吧！"她说，"我背弃了你，我对你撒了谎，我是无廉耻的卑贱的女人；但我爱你，没有你我活不了。"

我望着她，她是多么美呵！她周身颤动；她的眼睛充满着爱情，洋溢着肉欲的洪流；她的胸部裸露，她的嘴唇被情焰烧得鲜红。我用两臂把她搂抱起来，对她说："就算是这样吧，但是我要对着全能的上帝，对着我父亲在天之灵向你发誓，我等一等就要杀死你，然后杀掉我自己。"我拿起壁炉上的一把餐刀来放在枕头底下。

"算了吧，沃达夫，"她一面吻着我，一面微笑着对我说，"不要发疯了，来吧，我的孩子；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只会使你痛苦，你在发烧哩。给我这把刀子吧。"

我看见她想把刀子拿走，便对她说："请听着，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演的是什么滑稽戏；但是，我呢，可不是在做戏。我曾经像世上的男子所能够热爱一个女人那样热爱过你，你要知道我甚至因此而遭到不幸和死亡也在所不惜，现在我还是疯狂地爱你。你刚才对我说你也很爱我，我但愿如此；但是，我要凭世上一切最神圣的东西发誓，假如今晚我做了你的情人，明天就不会有另外的男子能做你的情人了。上帝在上，上帝在上，"我重复地说，"我不再要你做我的情妇了，因为我恨你也像我爱你一样深。上帝在上，假如你要我做你的情人，明天早上我就要把你杀掉。"这样说过后，我就在完全的疯狂状态中仰倒下来。她把外套扔到肩上，便匆匆地跑出去了。

当戴尚奈知道这件事情后，便对我说："为什么你不要她？你觉得太腻了吧，她倒是一个美丽的妇人哩。"

"你在开玩笑？"我对他说，"你以为这样的女人配做我的情妇吗？

你以为我会同意和别人分享她吗？请想想，是她自己承认另一个男子在占有她，你要我忘掉我爱她，以便我也去占有她吗？如果你的爱情就是这种样子，我不禁要可怜你了。”

戴尚奈回答我说他只爱妓女，而且他对这类事情不那么讲究。他接着说：“我亲爱的沃达夫，你太年轻了，你想要占有许多东西，而且全是漂亮的东西，可是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你相信有一种特别的爱情，我相信你或许有这样的本领，但是我不希望你有这样的爱情。我的朋友，你也许会有别的情妇，可是你会有一天后悔你今夜所遇到的事情。既然这位妇人来找你，可以肯定她是爱你的，此刻或许她已不爱你了，或许她正在别人的怀抱里；但是那天晚上，就在这间房间里，她却是爱你的；至于其余一切，对你又有什么关系？那天晚上你本该有一个美妙的良宵，你会后悔失掉了这样一个良宵的。请你相信吧，因为她将不会再来了。一个女人可以原谅一切，除了不能原谅人家不要她。她对你的爱一定是种非常强烈的爱，所以尽管自己知道、并且自己承认有罪，或许还怀疑她会遭到拒绝，却终于上门来找你了。请相信我吧，你将要懊悔失去这样一个美妙良宵，我最后再对你说，像这样的良宵你以后很少会有了。”

在戴尚奈所说的话里，包含着一种如此单纯和深刻的信念，一种如此冷静的和令人不能不信的经验，使我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不禁身上起了一阵寒战。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受到一种想再去我情妇家里，或写信叫她来的强烈的诱惑。可是，我简直无力起床，这却使我免于受到重新看见她在等候我的情敌，或和我的情敌关住门在一起的耻辱。但是，我始终有给她写信的方便；我不禁要自问，万一我真的给她写信，她到底会不会来呢？

戴尚奈走后，我感到一阵非常难受的激动，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决心要让这种情形告一段落。经过一场可怕的内心斗争后，毕竟嫌恶战胜了爱情。我写信给我的情妇说我永远不再见她了，并请求她再也不要来看我，假如她不想吃闭门羹的话。我狠狠地按铃，叫仆人以最快的速度把我的信送出去。可是仆人刚转身出去，我又叫他回来，但他没有听到我的叫唤；我也没有勇气再叫第二次。临了，只好两手掩住脸孔，让自己深深地陷在最大的绝望中。

第　四　章

第二天，太阳初升的时候，我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我自己："现在我打算做什么呢?"

我没有职业，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曾学过医学和法律，却不能决定到底在这两种职业中选择哪一种；我曾在一位银行家那里工作了六个月，工作做得那么糟糕，以致我不得不及早辞职，以免人家把我开除。我过去学习还算用功，但所学却很肤浅，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强，容易学得来，也容易忘记掉。

除了爱情之外，我认为最宝贵的就是独立精神。从青春期起，我就对它非常崇拜，也就是说我把它供奉在我的心里。有一天，我父亲想起了我的前途，便对我谈了好几种职业，让我在这些职业中加以选择。我一只胳膊支在窗口上，眼睛望着花园里那株迎风摇摆、疏疏落落、孤孤零零的白杨。我在对这几种不同的职业加以考虑，以便选择其中的一种。我把这几种职业从头到尾，一种种在脑子里衡量，但却没有对任何一种发生兴趣，我让我的思想漫无边际地驰骋。我觉得似乎大地突然在我的脚下浮动起来，而且，在空间牵引住它的那种隐约的看不见的力量，也仿佛被我的官能察觉到了；我看见它升上天空，我似乎觉得我自己像在一只船上；我眼前的那株白杨像是一根桅杆；我站起来张开两臂嚷道："作为一位搭乘在这只飘浮于太空中的船上的一天的乘客是多么微不足道呵；作为一个人又是多么渺小，不过是这只船上的一个黑点；我将长大成人，但不会是什么特殊的人！"

这便是我十四岁时面对大自然所发出的第一个誓愿。从此以后，我就只是为了服从我的父亲才试做一些事，但我对做事的厌恶心理却始终无法克服。

因此，我是自由自在的，但并非出于懒惰，而是出于志愿。此外我爱上帝所做的一切，却很少喜欢人所做的一切。对生活我所认识的只是爱情，对世界我所认识的只是我的情妇，除此以外我也不想认识其它事物。所以从中学出来开始恋爱之后，我衷心地相信这便是我的全部生活，而其他一切思想都烟消云散了。

我的生活是安定的。白天我在我情妇家里消磨时间;我的最大快乐,就是在夏季天气晴朗的时候带我的情妇到乡下去,在树林中,我睡在她的身旁;有时躺在草地上或是苔藓上,壮丽的大自然景象,对我来说始终是最强有力的情欲兴奋剂。在冬天,因为她喜欢社交生活,我们就跑遍所有的舞会和化装舞会。这种闲荡生活是永无止境的,只要她忠心于我,我脑子里就只想着她一个人,可是后来当她背叛了我,以致我脑子里就连思想也都没有了。

为了使人们对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有一个概念,我以为最适当的比喻,无过于把它比做今天大家所见到的那种集古今中外家具之大成的套房了。我们的世纪并没有它自己的形式。我们既没有把我们时代的印鉴印在我们的住宅上,又没有印在我们的花园里,甚至没有印在任何东西上。人们在街上会遇到一些把胡子剪成亨利三世[①]时代的式样的人,但也会遇到另一些把胡子完全剃光的人;有一些人把头发梳成拉斐尔[②]的画中人的发式,但也有另一些人则梳着耶稣基督时代的发式。富人们的套房往往是一些珍奇什物的陈列室:里面有古代的、哥特式的、"文艺复兴"趣味的、路易十三[③]时代的东西,它们都混杂在一起。总之,我们有各个世纪的东西,除了我们本世纪的之外。这是别的时代所从来没有的现象:折衷主义是我们的嗜好。我们需要我们所能找到的一切,这个是为了它的美,那个是为了它的方便,而某些别的东西则是为了它的古老,甚至另一些别的东西又是为了它的丑陋。我们只是靠破烂东西过活,好像世界末日已经接近。

这便是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读了很多书,此外我还学习绘画。我脑子里记了很多东西,但没有一样是有次序的,因此我的脑子同时是既空虚又膨胀,像一块海绵一样。一个接着一个的我爱过所有的诗人,但是,由于我生来感受性很强,最后爱上的一个诗人总有本领使我厌弃其他的诗人。我自己成了一个破旧什物的大铺子,终于因

① 亨利三世,亨利二世之子,法国国王,一五七四年至一五八九年在位。

② 拉斐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刻家、建筑家。

③ 路易十三,亨利四世之子,法国国王,一六一〇年至一六四三年在位。

为多喝了新的和未知的东西，竟不再觉得口渴了，我发现我本人就是一座废墟。

可是，在这座废墟上，还有某种很年轻的东西，这就是我心中的希望，它还不过是一个孩子。

这个希望，过去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它萎缩，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它腐化，而爱情又把它激发到了过火的程度，现在却突然遭到了一个致命的创伤。我的情妇的背信弃义，使它在飞得最高的时候受到了打击，当我想到这上面时，我感觉到在我的灵魂中有某种东西在起着痉挛，在慢慢地消灭，好像一只受伤的鸟儿在咽最后一口气。

这个给人类造成无数不幸的社会，活像印度的一种毒蛇，这种蛇所居住的地方，就是能治愈它所咬伤的生物的一种植物的叶子；这个社会几乎始终是把医治那些由它所造成的痛苦的药物安排在旁边的。例如，一个生活有规律的男子，事业有起色，他规定时候拜会朋友，规定时候工作，规定时候谈恋爱，那他即使失掉他的情妇也没危险。因为他的业务和他的思想都同那些在一条战线上排成战斗行列的镇静的士兵一样，一声枪响，打死了他们中的一个，而旁边的士兵便立刻靠拢来填补上他的空隙，就像没有事一样。

我可没有这套办法，自从我孤零零地独自一个人之后，大自然，我亲爱的母亲，相反地使我感觉到它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辽阔更空虚了。假使我能够完全忘掉我的情妇，我也许会得救。有不少人却并不需要忘记得那么干净而就可以治愈自己。可是这样的人是无法爱一个不贞的妇人的，而处在这样的境地，他们的处置，在决心方面来说是值得赞赏的。但是，难道在十九岁的时候，人们就能够这样恋爱吗？在那样年龄的青年，对世事一窍不通，却什么都想占有，难道他不感觉到同时在他身上还有一切欲望的萌芽吗？在这样的年龄他还会怀疑什么呢？在他的周围，在地平线那边，到处都有声音在召唤他。一切都是欲望，一切都是幻想。当人们的心还是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现实能够束缚它的；没有一株又多节又坚硬的老橡树不出现森林女神的；而且，假如有人有一百只胳膊，他就不怕在空虚中张开它们，他只要紧紧抱着他的情妇，空虚就会被填满了。

至于我，我不能设想人们除了谈恋爱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事可

做。当有人向我谈到另一种事业的时候，我简直就是置之不理。我对我的情妇的爱情可说是一种狂恋，也许我的一生都会感觉到那种我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一种修士式的和狂虐的情调。对这种情形我只想举出一个例子。我的情妇把她的一个带有链子和装有肖像的小金盒给了我，像许多男人们所做的那样，我把它佩在胸前。但是，有一天我在一家古董店找到一条铁鞭子，在鞭子的尖端有一小块有钉子竖起的铁片，我就把小金盒系在这块铁片上，佩在胸前。在我的每个动作中这些钉子都刺着我的胸膛，给我引起了一种很奇怪的肉欲感觉，有时为了得到更深刻的感受，我甚至用手将它紧按在我的胸膛上。当然我知道这是种疯狂的行为，可是为爱情所做出的疯狂事儿真还不知有多少哩！

自从这个女人背叛了我，我便把那令人痛苦的小盒子摘下来。当我从心上解下这条铁链的时候，我的心情真有说不出的悲哀，可是当我知道自己已从束缚中获得了解脱时，却又不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对自己说："啊！可怜的创伤呵，你就要消灭了么？啊！我的伤痕呵！我可爱的伤痕，我将要用什么样的香膏来调理你呢？"

尽管我痛恨这个妇人，可是她已经进入我的血管，进到我的血液里了。我诅咒她，但是就连做梦都见到她。对这种情形我该怎么办呢？对这种梦又该如何来应付呢？对这种血肉的记忆又该怎样去理解呢？麦克白杀死邓肯之后说，海水也将洗不干净他的血手了①。是的，也许海水也洗不去我的疤痕哩？我把这种情形告诉戴尚奈之后说道："当我一睡着，我就看见她的头枕在这里，枕在这个枕头上。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只有同这个妇人恋爱的生活经验；怀疑她，就等于怀疑一切；诅咒她，就等于全都否认；失掉她，等于一切都毁了。我再不愿出门了，在我看来，似乎住在世上的全是些怪物、野兽和鳄鱼。对人们给我的一切宽慰，我总是这么回答："是的，你们都说得很对，请放心吧！

---

① 故事见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麦克白曾遇数女巫预言他将做国王。某夜为其妻所怂恿把作客在他家的苏格兰王邓肯在沉睡中杀死，自己做了国王，后来他本人也被忠于邓肯的麦克杜夫所暗杀。

我绝不会胡干什么的。”

我靠在窗口上，心里在想：“她就要来了，我敢担保；她来啦，她转过弯来了；我感觉到她走近来了。她没有我不能生活，犹如我没有她不能生活一样。我要对她说什么呢？我要以什么面目对她呢？”想到这上面，我又想起了她的负心。我不禁叫道：“啊！但愿她不要来！但愿她不要挨近我！我真能够把她杀掉哩！”

自从我最后的一封信送去后，我就再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我对我自己说：“到底她怎么办了？她爱了另外一个男人！那么我也去爱另外一个女人吧。可是爱谁呢？”正当我在找寻一个对象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好似来自远处的声音向我嚷道：“你！不爱我，爱别人！两人相爱，两人亲吻，而这两人却不是你和我！难道这是可能的吗？难道你疯了吗？”

戴尚奈对我说道：“懦夫！你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这个女人？丢掉她难道真是那么了不起的损失么？被她爱上难道真有那么大的快乐？去爱你所遇到的随便什么女人吧。”

我回答他说：“不，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损失。难道我不是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吗？我不是已把她从我这里赶出去了吗？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其余的事请你不必管我；在斗牛场上受了伤的公牛尚有它的自由，带着斗牛壮士给它插在肩上的利剑去找寻一个角落在那儿躺下来安静地死去。你要我去做什么呢？请你告诉我，到哪里去？你的所谓遇到的随便什么女人又是怎么回事？你向我展示了一个明朗的天空、树木和房屋，那儿有男人在谈话、喝酒、唱歌，有女人在跳舞，有马儿在奔驰。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生活，只不过是生活的杂音。去你的，去你的！请让我安息吧。”

第　五　章

当戴尚奈看到我的绝望心情已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我既不愿听任何人的劝告，也不愿走出我的房门一步，他就把事情认真地看待起来。一天晚上他来看我，面上带着严肃的表情；他对我谈起我的情妇，并继续以嘲笑的口吻把他所想到的一切坏事都说到女人身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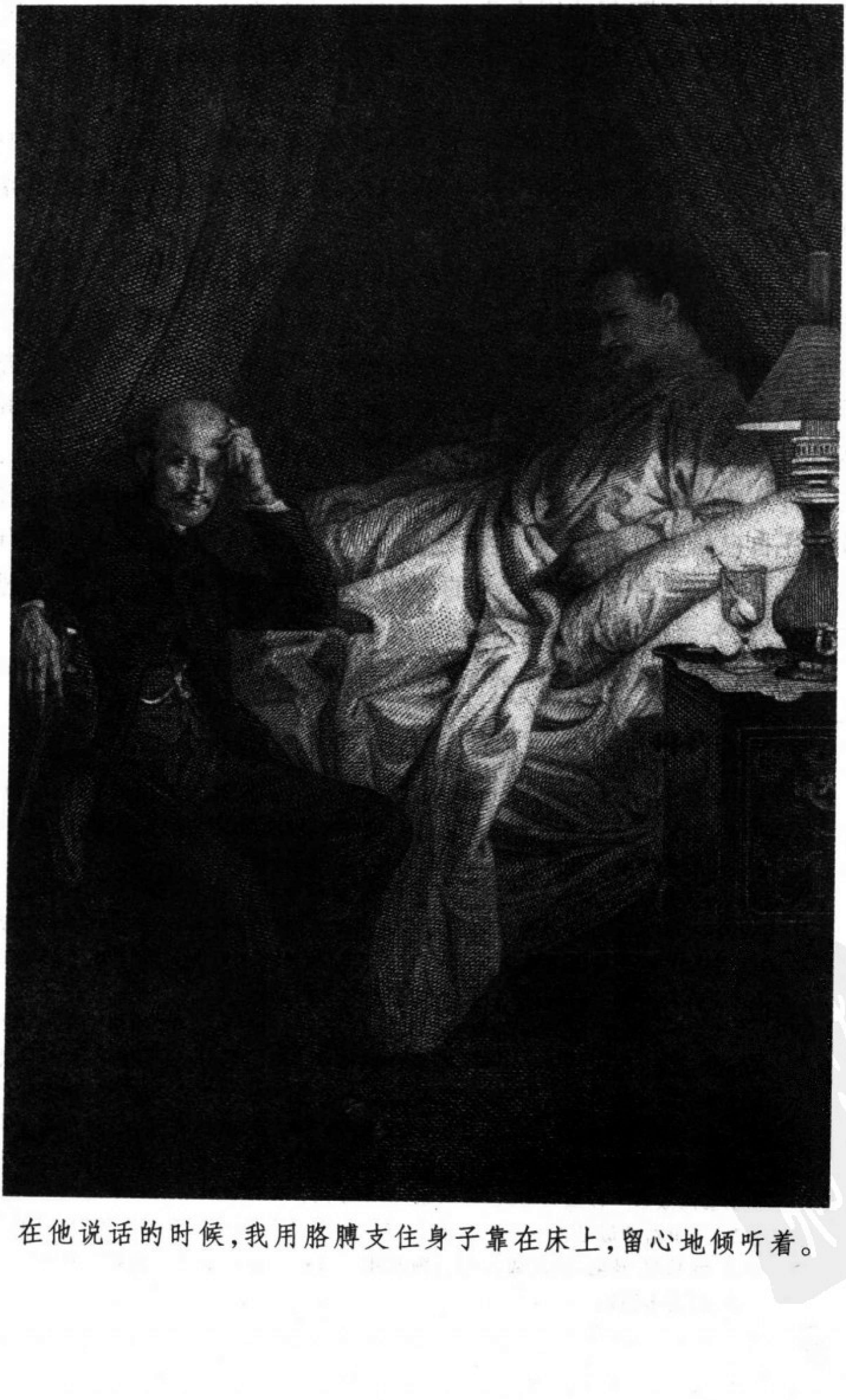
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用胳膊支住身子靠在床上，留心地倾听着。

那是一个阴沉的晚上，外面刮着风，风声像一个临死的人在呻吟；一阵骤雨鞭打着玻璃窗，时而间隔着一段死一般沉寂的时刻。这样的天气使整个大自然都在受苦；树木痛苦地摇摆着或者悲伤地低着头；田野里的鸟儿在荆棘丛中互相紧紧挤在一起；城市的街道上也空无人迹。我的伤口使我很痛苦。前一晚上我还有一位情妇和一位朋友；想不到我的情妇竟背叛了我，我的朋友却使我躺在床上吃苦。我对于从我脑子里掠过的事情还不大搞得清楚，我似乎觉得我有时在做一个很可怕的噩梦，我觉得只要我闭上眼睛睡一觉，明天我又会幸福地醒过来；有时我又觉得我整个人生都像是一个可笑的和幼稚的梦，而这个梦的虚伪性正在揭露。戴尚奈靠近灯旁坐在我的对面；他神情坚定而严肃，永远带着微笑。他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但是却像轻石一般干巴巴的。早熟的人生经验使他未老就先秃了头；他懂得人生，过去曾经流过不少眼泪；但是痛苦却使他坚强起来；他是讲求实利的人，并且乐天安命。

他对我说："沃达夫，从你的内心经历看来，我看出你相信的爱情恰如小说家和诗人们所表现的爱情一样；总的说来，你相信的是世人所说的东西，而不是世上存在的东西。这由于你不是正确地看问题，而这就很可能会给你带来莫大的不幸。

"诗人表现爱情，有如雕刻家给我们雕琢美丽的形象，有如音乐家创造悦耳的乐曲；就是说，由于禀赋有一种敏感的和优美的机能，他们有鉴别地和热情地搜集起人生最纯洁的因素，物体的最美丽的线条和大自然的最和谐的声音。据说，从前雅典有很多漂亮的姑娘，普拉克西特利斯[①] 统统把她们描绘下来之后，在这些各有缺点的美女中，他综合了她们一切的美，创造了一个惟一没有缺点的美女，那就是他所雕刻的维纳斯。第一个创制乐器并赋予这种艺术以它的规律和法则的人就曾经长期地观察过芦苇的低吟和白鸫鸟的清啭。同样，懂得人生的诗人们，在见过无数或多或少暂时性的爱情，在深刻

① 普拉克西特利斯，古希腊著名雕刻家，约生于公元前三九〇年，约卒于公元前三三五年。他所雕刻的维纳斯像在古代很出名。



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用胳膊支住身子靠在床上，留心地倾听着。

地感受到情欲有时候究竟能够激发到怎样的高度，并在人性中抽除了一切足以使它堕落的因素之后，就创造了这些从人类的口中世代相传下来的神秘的名字：达芬尼和克罗埃①，海洛和莱安特②，比兰和蒂贝③。

“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寻像这样一些不朽的和绝对的爱情，无异于到广场上去找寻和维纳斯一样美的妇人，或者是要夜莺唱出贝多芬的交响乐。

“完美是不存在的，能了解它便是人类智慧的胜利；为占有它而去想念它，乃是最危险的妄想。沃达夫，打开你的窗子吧；难道你看不见无限吗？你没有感觉到天空的无边无际？你的理性没有把这告诉你吗？你到底能否领会无限？你是朝生暮死的人，你能够设想事物的无终无极吗？这个无极的景象在世界各国产生了最大的狂乱。宗教是从那儿来的；为了占有无限，卡东④ 割断了自己的咽喉，基督教徒让自己给狮子吞掉，新教徒让自己给天主教徒杀死；地球上所有的人民都把双臂伸向这个广大的空间，并且想跳进里面去。狂人想占有天堂；智者欣赏它，向它礼拜而却不渴望它。

“朋友，完美也和无极一样并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不该在任何

---

① 达芬尼和克罗埃，古希腊田园小说（相传为隆古斯所著）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书中描写两个被遗失的男女小孩为牧人抚养，在一起长大，他们之间发生了天真纯洁的爱情，后来另外一牧童也爱上了克罗埃，经过许多波折后，达芬尼和克罗埃终为原来的父母找到，领回家中并成就了美满的姻缘。

② 海洛和莱安特，古希腊叙事诗（相传为文法家缪舍所著）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希腊阿比多斯地方的青年莱安特与阿波罗的女祭司海洛恋爱，经常于夜间游渡赫里斯邦海峡去与海洛幽会，某夜因海洛为他预置的火炬为大风吹灭，莱安特迷失方向淹死海中，海洛悲痛之余亦自高塔上蹈海而死。

③ 比兰和蒂贝，希腊神话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以他们的悲惨恋爱故事和坚贞的爱情流传于世。巴比伦青年比兰和少女蒂贝相爱，某日蒂贝候比兰于桑树之下，忽有一身上尚染血渍的母狮突至，蒂贝惊怖逃去，遗下一纱巾为母狮撕碎于地上，比兰至，不见爱人只见其遗物，误认她已为母狮吞噬，悲极自杀，后蒂贝复至树下，见比兰已为己而死，乃亦自杀于其身旁。奥维德曾述说过他们的故事，其后和①②两故事一样屡为诗人、音乐家、艺术家用为创作题材。

④ 卡东，这里指的似是古罗马大法官老卡东的曾孙小卡东。他是军人，也是政治家，性情暴烈、狭隘，因战败用剑自刺而死。临死之前还重读一遍柏拉图的哲学对话录《斐多篇》。

东西上找寻完美，不该向任何东西要求完美，既不该向爱情、美丽和幸福要求，也不该向德性去要求；但是，应该热爱完美才能成为有德之人，以便达到人类所能到达的美丽和幸福的境界。

"假如说在你的书斋里有一幅你认为完美的拉斐尔的名画；又假如说昨天晚上你就近细看这幅名画之后，在画中的某一人物身上发现一处素描的大缺点，一个肢体损坏，或是一块肌肉异乎寻常，就如人们所说的，在一个古罗马角斗士的臂上所曾发现的那样；你一定会感到非常扫兴，但你到底不会把你这幅名画投到火堆里去；你会说这幅画并不是完美的，但是却有许多值得欣赏的地方。

"有一些女人由于她们的本性善良和心地诚实，防止了她们同时有两个情人。你曾经相信你的情妇正是这样的女人；事实上假如她真是这样，那会更好些。但你却发现她欺骗了你；这情形就迫使你鄙视她，虐待她，最后相信她活该受到你的憎恨，对吗？

"就算你的情妇从来没有欺骗过你，而且就算她现在只爱你一个人吧，沃达夫，请你想想看，她的爱情还是距离完美多么远，多么人间性的，多么渺小，多么受到世间虚伪的法则的限制；请想想看，曾经有另外一个男人，甚至不止一个男人占有过她；而且在你之后还将有别的男人会占有她。

"请你这样反省一下：此刻把你推向失望的是因为你过去对你的情妇抱有一种完美的看法，而你现在却看到她并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当你一旦了解到这个最初的想法本身就是人间性的，渺小和局限的，你就会明白在这充满人类缺陷的腐朽的梯子上，多一级或少一级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如果说你的情妇曾有过别的男人，而且她将来还会有其他的男人，你会同意吧？你一定会对我说，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对你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她爱你，而当她还在爱你的时候，她并不去私通别的男人也就够好了。但是我要问你：既然她除你之外曾有过别的男人，那么，这事情发生在昨天或在两年前，又有什么关系？既然她将来还会有别的男人，那么，事情发生在明天或在两年后，又有什么不可以？既然她只能够爱你一个时期，而且既然她爱你，那么，她爱你两年或是爱你一夜又有什么关系？沃达夫，你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你看

见过树叶从树上掉下来，太阳升起来又沉下去吗？当你的心脏每次跳动的时候，你听到过生命的时钟的震颤吗？对我们来说，一个一年的爱情和一个一点钟的爱情，难道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有那么样的蠢材，竟以为从这个像手一般大的窗口也能窥见无限吗？

"一个忠实地爱你两年的女人，你就叫她贞洁的女人；你多半是备有一个特别的记事本，专门用来记载男人的亲吻在女人的嘴唇上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干掉的。你把为金钱而委身给男人的女人，和为快乐而委身给男人的女人，把为骄傲而委身给男人的女人，和为忠诚而委身给男人的女人，作出很大差别的看待。在你出钱购买她们的那些女人中，你给这个的价钱多过给那个的价钱；在这些你为了满足官能的快乐而找她们来的女人中，你在投身于享乐中的时候，给予这个比给予那个以更多的信任；在那些你为了虚荣而占有她们的女人中，你自己表示出对于得到这个女人，比对于得到那个女人有更大的光荣；而从那些你自己愿对她们忠诚的女人中，有一个你把你三分之一的心给她，另一个你把四分之一的心给她，而对另一个你却把一半的心给她，这都是按照她的教育，她的品行，她的名气，她的出身，她的美貌，她的性情，以及按照机会，按照别人对她的看法，按照时间，按照你在晚餐时喝的是什么酒所起的作用来决定的。

"沃达夫，你有的是女人，原因是你年轻、热情，你有端正的椭圆形的脸孔，你的头发梳理得很讲究；但是，我的朋友，就因为同一理由，你不懂得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自然的目的首先是繁殖生物；从山巅到海底，生命到处都害怕死亡。上帝为了保存它的创造物，因此定下这条法则，那就是：一切生物的最大快乐就是生殖行为。雄性棕榈树把繁殖的花粉送给雌性棕榈树的时候，就会在热风中为爱情而战栗；牡鹿在春情发动的时候，会用利角触穿抗拒它的牝鹿的肚子；雌鸽子在雄鸽子的翅膀下面浑身震动得好似一株多情的含羞草；而当男人在全能的大自然中拥抱着他的女伴的时候，会感觉到在他的心中闪动着那创造他的神圣的火花。

"啊！我的朋友，当你用赤裸的胳膊紧抱着一个漂亮而又壮健的女人的时候，如果肉欲的快感使你快乐得淌泪，如果你感觉到另外一

张嘴贴在你的嘴唇上以呜咽的声音发出永恒的爱的盟誓，如果你感觉到无限降临到你的心中，那么，就算你的对手是一个妓女，请你也不必害怕把你自己交给她。

“请你不要把酒和酒醉混淆；不要认为你用来喝那神圣的饮料的杯子也是神圣的；当你晚上发现它空了和破了，请你也不必惊奇。这是一个女人，是一只易碎的瓶子，是一个陶器工人用粘土制成的东西。

“你感谢上帝给你指示天国的道路吧，不要以为你在鼓翼就认为自己是一只鸟。而且就是鸟儿也不能飞越云层；在另一个星球上，即使鸟儿在那里也会感到缺乏空气，百灵鸟在晨雾中边唱边飞，但有时也会跌下来死在田野里。

“请你享受爱情吧，有如一个有节制的人喝酒一样，只要自己不致成为醉鬼就行。假如你的情妇是诚恳和忠实的，你就为这一点爱她吧；但是，如果她不是这样，只要她年轻、漂亮，你也就请为她的年轻貌美而爱她吧；如果她可爱和聪明，你也该爱她；如果她完全不是这样，只因为她爱你，请你也爱她吧。因为一个人不是每晚都有人爱的。

“请你不要焦急得乱抓你的头发，也不要再说你要自杀。你说你的情妇为了另一个男人而欺骗了你，因此你的自尊心仅仅因为你有一位情敌而受苦。但是，你只要把字眼变换一下，说是她为了你而欺骗他，那么，你不就光荣了吗？

“你不必订什么行为准则，也不必说你要成为众人中惟一被爱的一个；倘若你这么说了，而因为你是男人，你本身又用情不专，到时候你将被迫默认：‘那种事同样是可能的’。

“不管遇到的是什么天时，吹来的是什么风，碰到的是什么女人，你请顺其自然地享受吧。西班牙女人，是女人中的尤物，她们贞洁地爱人，心地诚实，感情激烈，但是她们怀中藏着短剑。意大利女人生性淫荡，她们专找宽肩膀的汉子，并且以裁缝师的尺来量度她们的情人。英国女人激动而多愁，但是她们既冷淡又矫饰。德国女人热情而温柔，但她们既无味又单调。法国女人聪明伶俐，既娴雅又风骚，但她们却像魔鬼一样撒谎。

“首先，请你不要责备女人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是我们男人把她们弄成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在破坏大自然的作品。

“大自然设想得很周到，它创造了处女，为的是使她成为情人；但是当她生了第一胎，她的头发掉了，她的乳房瘪了，她的肉体留有疤痕了；女人生来是为了做母亲的。那时候，男人厌恶她丧失了美貌，也许会因此而舍弃她；但是他的孩子却哭着要跟她。这便是家庭，人类的法则；所有背离这个法则的人都是不近人情的。乡下人之所以有品德，那是因为他们的女人都是生孩子和哺乳的机器，正如他们自己是劳动的机器一样。他们既不戴假发也不用乳清①；但是他们的爱情却没染上麻风；当他们自己在做天真的交配时，并没有去管别人已经发现了美洲大陆。除了缺乏性感外，他们的女人却是健康的；她们的手长着硬茧，但她们的心却很光滑。

“文明所做的和自然的意旨背道而驰。处女生来原是为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为了像在拉赛德门② 和大家一样去欣赏裸体的格斗士，为了选择，为了恋爱的；但在我们的城市里，按照我们的风俗，人们却把她关起来，锁起来；可是她却在她的耶稣受难像底下藏着一本小说；她面容苍白，无所事事，只好对着镜子消磨青春，让这需要野外空气的如花美貌在静寂的长夜中凋谢。后来突然间，人家把她从深闺中拉出来，她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喜爱，却什么都想要；一位老妇人来教导她，在她的耳边低声嘀咕了一些猥亵的话，然后把她推到那将要强奸她的陌生男子的床上去。你看，这就是婚姻，也就是所谓文明家庭。现在这位可怜的少女生了一个孩子；看，她的头发，她的美丽的乳房，她的肉体逐渐衰萎了；看，她已经失掉了少女的美艳，而却丝毫未尝到恋爱的滋味！看，她怀过孕，她生过孩子，却在自问这是为的什么？人家把孩子给她抱来了，向她说：‘你做了母亲啦。’她回答道：‘我不是母亲；把这孩子送给一个有奶的女人吧，在我的乳房里没有奶；女人的奶可不是这样容易来的。’她的丈夫回答她，说她说得很对，说他的孩子将会使她讨厌。有人来给她装扮起来，在她血污

① 当时人用来保持皮肤色泽鲜艳的化妆品。

② 拉赛德门，古代斯巴达共和国的首都。

了的床上换上了马连纳[1]出产的花纱床单；人们细心调理她，给她治好产妇的病痛。一个月之后，看，她去杜勒里公园玩了，到跳舞会，到歌剧院去了。她的孩子送到夏洛或奥舍尔地方去抚养了；她的丈夫到下流的地方去鬼混了。十个青年向她谈恋爱，献殷勤，表同情，愿永远相爱，说出了她心里所有的愿望。她从其中选了一个做情人，把他搂在怀里；他破坏了她的贞操，于是掉转头便跑到股票市场赌博去了。现在她时髦起来了，有一天晚上她伤心痛哭了，但发现眼泪会使她眼睛发红，于是她找来了一个安慰者，丢掉一个，又有另一个来安慰她；这样继续到了三十岁或者更大一些。到了那时候，她麻痹了，腐化了，再没有丝毫人的气味，甚至连厌恶感都没有了；一天晚上她遇到了一位黑头发，眼睛充满热情，心房因充满希望而跳动的漂亮青年，她重新认出了她的青春，她想起了她所受过的痛苦，她给他表白自己一生中的经验教训，教导他永远不要谈恋爱。

"看，这便是我们所造就的女人；这便是我们的情妇。但是，这又算什么！都是女人呀，和她们在一起也有愉快的时刻哩！

"假如你生得结实，自己有把握，真正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就要这样劝告你：请你毫无顾虑地投身到热闹的交际场中去；不管她是妓女，舞女，上流妇女，侯爵夫人，把她们都占有吧。既要钟情又要负心，要悲哀又要快乐，受欺骗或受尊敬，可以不管；但是要知道你是否被爱，因为，既然你被人爱，其他一切对你又有什么关系？

"假如你是个体格平凡的普通男子，我同意你在决定选择一个情妇之前，不妨先花一些时间来物色恰当的对象，但是请你千万不要相信你认为在你的情妇身上找到了的任何东西。

"假如你是一个体质衰弱的男子，又容易让人摆布，而你一看见什么地方有点土壤你就想扎根，那么，请你披上一副能抵抗一切的甲胄吧；因为，假如你竟对你脆弱的个性让了步，随便在什么地方扎了根，你就不会长大；既不开花也不结果，你将像一株无用的植物一样干枯掉。你的生命的树液将流注在一块不相干的树皮上；你的一切活动的结果将和柳叶一般苍白；你只好用你自己的眼泪来灌溉自己，

---

[1] 马连纳，比利时北部的一个城市，以出产名贵花纱著称。

用你自己的心来滋养自己。

“但是，假如你是一个狂热性的人，相信幻梦，并且要使幻梦实现的人，那么我干脆回答你：爱情并不存在。

“因为我同意你的意见，我对你说：恋爱，就是把肉体和灵魂都贡献出来，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把两个人合成一个人，变成一个有四条胳膊，两个头和两颗心的人；在太阳底下，在大风中，在草场上，在麦田中间散步。爱情就是信仰，是地上幸福的宗教；这是悬在被称为世界的这座神殿的拱门上的一个发光的三角形的东西[①]。恋爱，就是自由地在这个神殿里走动和有一个知心人在他的身旁，这个人能够了解为什么一个思想，一句话，一朵花能够使你自己停下来，并且使你抬起头来观望那神圣的三角形的东西。运用男子的各种高贵的机能是一件大好事，这就是为什么天才是一件美好的东西；但是使他的机能的作用增加一倍，把另一颗心和另一种智慧加到他的智慧和他的心上来，这就是最高的幸福。上帝没有给人类作出比这更多的好事了；这就是为什么爱情比天才更可贵。那么，请你告诉我，是不是我们的女人的爱情就是这样的呢？不，不，应该承认不是这样。恋爱，对她们来说，是另一回事：那就是戴着面纱出去，秘密写情书，用脚尖颤巍巍地走路，要手腕和嘲弄人，用多愁善感的眼光看人，穿着上过浆的长袍神气十足，先发出几声装腔作势的贞洁的叹息，等到一关上房门就把衣服从头上脱下来扔在一边，凌辱一位情敌，欺骗一个丈夫，使她的情人们神魂颠倒；恋爱，对我们的女人来说是在玩撒谎的把戏，就像孩子们玩捉迷藏一样；丑恶的放纵的爱情，更甚于古罗马人在毕里亚普[②] 神的无禁节日[③] 的一切淫荡行为：那就是一首淫邪和贞操杂糅一起的滑稽体诗歌；一出暧昧和下流的喜剧，其中一切都以耳语和斜视来进行，一切都是下流的，优雅而又畸形，好像从中

---

① 这里指的是原始社会生殖器崇拜时代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② 毕里亚普，是希腊神话里花园、葡萄、航海与生殖之神，古罗马人专奉为生殖之神。

③ 无禁节日，是古罗马人原来用以纪念天神萨图纳的节日，在每年十二月十六、十七、十八三天举行，这期间人们可以纵情享乐，不受任何约束，后来逐渐演变为各种狂欢节。

国带来的奇形怪状的瓷质玩偶；这是对世界上一切最美的和最丑的，神圣的和邪魔的东西的可悲的嘲弄；这是没有实体的阴影，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东西的骷髅。”

这就是戴尚奈在午夜时候以讥刺的语调所说的一切。

第　六　章

第二天午餐之前，我去布洛涅树林游玩，天气有点阴沉沉的。出了马约门，我就让我的马儿随它的兴趣自由行动，并让我自己沉入深沉的幻想中，我在脑子里把戴尚奈所对我说的一切重新一一回忆起来。

当我经过一条小径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过头来，看见我的情妇的一位亲密女友正坐在一辆敞篷马车上。她叫车子停下，以友好的态度把手伸给我，并问我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就来同她一起午餐。

这位妇人叫做勒瓦梭太太，身材短小，肥胖胖的，生得一头漂亮的金发；我从来不喜欢她，我也不知为什么，但我们的关系却一向很好。这时候我控制不了我乐于接受她的邀请的欲望；我紧握着她的手表示感谢她的邀请：我心里在想，我们将要谈到我的情妇了。

她打发一个仆人把我的马给送回去；我登上了她的车子，车子上原来就只有她一个人，我们于是立即取道返回巴黎。天开始下起雨来了，车伕把车篷关上；这样我们便面对面的关在车厢里，最初我们保持着沉默。我以一种无法表达的悲哀望着她；她不但是我那不贞的情妇的朋友，而且是她的心腹之交。在那些快乐的日子里，在我们的晚会上，她常常以第三者的身份插在我们两人中间。那时候我不知道用了多大的耐性来忍受她！不知有多少次，我曾经一秒一秒钟地计算她和我们度过的时间。无疑地这是使我对她发生嫌恶的原因。尽管我很明白她在赞同我们的爱情，当我们吵嘴的时候，有时她甚至在我的情妇面前替我辩护，我不能够为了她对我的一切友情而原谅她的不通人情。尽管她有好心肠和她对我们有不少的帮忙，我总觉得她丑陋、令人生厌。啊！现在，我却觉得她多么美呵！我看她

的手，她的装束，她的每个姿态都使我喜欢；整个过去都铭记在心上了。她看着我，显然感觉到我在她身旁所感受到的一切，而且也感觉到多少过去的记忆压在我的心头，使我透不过气来。我在望着她，她在对我微笑，路途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完了。最后当我们回到巴黎的时候，她握着我的手说："你说怎么办？"我呜咽着回答她："怎么办？夫人，如果你愿意，就请把这情形告诉她吧。"我伤心得眼泪直往下滚。

但是，午餐后，当我们坐在火炉旁的时候，她说道："可是这件事情难道就完全无可挽救了么？再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

我回答她说："啊！夫人，只有这种将要我的命的痛苦才是无可挽救的。我的事情说起来很简单：我既不能再爱她，又不能去爱别的女人，更不能够活着没有恋爱。"

听到这些话她便仰面靠在她的椅子上，我从她的面上看出了怜悯的表情。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似乎在沉思，在回忆她自己的往事，好像在她的心中听到了一种回声。她的眼光模糊了，她似乎仍然深深地沉入在对一件往事的追忆中。她把手伸给我，我便向她靠拢来。她喁喁地向我说："我呢，我也一样呵！请看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切。"由于情绪激动，她说不出话了。

在爱情的姊妹当中，最漂亮的一位便是怜悯。我握着勒瓦棱夫人的手；她几乎已倒在我的怀中；她开始以她所能想象得到的一切来在我面前替我的情妇说好话，一方面为了可怜我，同时也是为了原谅我的情妇。我的悲哀因此更甚了；正不知该如何回答她，她却开始谈起自己的事情来了。

她对我说：不久以前一个曾经爱过她的男子离开她了。她曾经为他作了很大的牺牲，她的财产和她的名誉同样受到损失。她知道她的丈夫是喜欢报复的，因此她曾感到一些威胁。这是一个流着眼泪诉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使得我在倾听她的痛苦的时候竟忘记了我自己的痛苦。她的婚姻并非出于自愿，她为此曾经长期斗争过，但是她一点也不后悔，除了觉得自己不再被人爱之外。我甚至相信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在埋怨自己，因为她既不懂得收服情人的心，而对她情人的态度又太过轻率。

当她发泄过了她心中的痛苦之后，她就逐渐沉默起来，并且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我对她说："不，夫人，今天我之所以到布洛涅树林去，并非出于偶然。请你允许我相信人类的各种痛苦都是一些彼此走失了的姊妹们，但有时遇到一个好心肠的天使却会有计划地把这些伸向上帝的软弱的和战栗着的手结合在一起。既然我重新见到了你，而你又先向我打招呼，那么，请你不必懊悔已把你的经历说了出来；而且不管是谁在听你的倾诉，你也请千万不要懊悔你的眼泪。你向我说出的秘密只不过是从你眼中滴出来的一滴泪珠，可是它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请你允许我再来看你吧，有时候我们可以一同消受我们的痛苦哩。"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忽然起了一种如此强烈的同情心，我竟不假思索地就抱吻了她；我也没有去想想她是否会因此觉得受到了冒犯，而她本人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有这么回事。

一种深沉的静寂笼罩着勒瓦梭夫人居住的旅馆，因为住客中有人在生病，人们便把许多稻草撒在街上，以致车辆走过连一点声音都没有。我靠近她坐着，两臂拥抱着她，并把我自己投进了一种非常甜蜜的情绪中，那是一种分担了痛苦的感情。

我们的欢叙继续在一种友谊的最大扩张的情调下进行。她对我诉说她的痛苦，我也向她倾吐我的苦衷；而在这两种相互接触的痛苦中，我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甜蜜，一种说不出的慰藉，好似从两种抖颤的声音的协调中产生出的一种纯洁的天国的谐音。当勒瓦梭夫人在挥泪诉衷情的时候，我是俯向着她的，因此我只看见她的脸孔。在一个暂时沉默的瞬间，我站起来走了几步，因此我才瞥见了当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她把她的脚高高靠在壁炉的框饰上，以致她的长袍下滑，她的腿已全部显露出来。我觉得奇怪的是当她看到我的困惑情形时，却木然不动，我便转过头走了几步，好让她有时间来收拾收拾；她却仍然连动也不动一下。我再回到壁炉边，静静地靠在壁炉上，望着这种凌乱现象，觉得这种显然的做作未免太过于令人难堪了。最后我看到了她的眼睛，并且很清楚地看出了她本人也十分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像是受了雷电轰击一般；因为我清楚地看出我已陷入一个如此丑恶的无耻的骗局，成了别人的玩物；我明白了痛苦本身对

她来说，不过是一种官能的诱惑。我一句话不说，拿起帽子就走；她才慢慢地把她的长袍弄好，而我在走出客厅的时候，对她深深地行了一个敬礼。

第　七　章

回到我家里的时候，我看到在我的房间当中摆着一只大木箱。我的一个姑母去世了，我从她那里继承了一份不算大的财产。这只木箱里除了装着其他各种什物外，还有不少沾满尘埃的旧书。烦恼得难受，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我便决定拿几本书来看。其中大部分的书是路易十五时代的小说。我的姑母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这批书可能也是遗产，由她本人继承下来就一直保存着，却没有阅读过；因为这里面有教义书，同时也有荒唐的书。

我在心理上有一种奇怪的倾向，就是喜欢思索我所遭遇到的一切事情，哪怕是最微小的意外事件，以便给这些事情找出一种合理的和道德的根据；我把这些事情当做一颗颗的念珠，并且尽可能要把它们串连在一条线上。

我在这一点上也许显得很幼稚，这批书籍的到来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尤其是在我目前的处境中。我以万分苦楚和无限悲哀的心情来阅读这些书，心碎了，嘴唇上却含着微笑。我对这些书说："是的，你们都很对，只有你们懂得人生的秘密，只有你们敢于说没有比放荡、虚伪和腐化更真实的东西了。请做我的朋友吧，把你们有毒的腐蚀剂投在我灵魂的伤处吧！请教导我如何来信任你们吧。"

当我就这样把自己投进黑暗中的时候，我所钟爱的诗人的著作和我的课本都散乱在尘埃里。在我极度愤怒的时候，我把它们都扔到脚下，并对它们说："你们，疯狂的梦想者，你们只会叫人去受苦；你们，可怜的语言编造者，走江湖的卖药者，如果你们真是懂得真理，那就是假装糊涂；如果你们原是忠实的，那就是故意撒谎；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你们用人类的材料来编造神话；我将把你们全都烧掉，一本也不留！"

在这种绝望之中，眼泪来给我帮忙了，我发现只有我自己的痛苦

才是真实的。于是我在癫狂状态中嚷道："喂！不管你们是好的或坏的精灵，善或恶的顾问，你们请告诉我吧，我到底应该怎么办！你们，请在你们中间给我选择一位仲裁者吧。"

我抓起一本放在我桌子上的旧《圣经》，并且顺手掀开来。我对它说道："你，上帝的书，请回答我吧，让我们知道知道到底你的意见怎样。"我所看到的是圣书第九章，书上面说：

"我把所有这些事情在我心中反复推敲，我费尽心机想从其中找寻智慧。世上有正直的人，也有明智的人，他们的事业全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可是人类还不能够知道它究竟配得上爱抑是恨。

"但是，人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未来，未来却又始终靠不住，因为一切事情都会同样降临到公正或不公正、善良或凶恶、纯洁或肮脏的人的身上，也会降临到给神明贡献牺牲或不屑向神明贡献牺牲的人的身上。无辜的人被当成犯罪者，而背誓的人却被当成信誓的人。

"一切事情都会同样临到每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中最令人愤懑不过的了。从这便产生了在人们的一生中，小孩的心和大人的心同样充满狡诈和轻蔑，而最后都到死人中间去找寻归宿。"

我在读了这些话之后，不禁愣住了；我不相信《圣经》上会存在着这样一种感情。于是我对《圣经》说："那么，这样说来，希望的书啊，你自己也在怀疑了。"

当天文学家们预言天体中运行最不规则的彗星将于某时某点经过的时候，他们将作何感想？当自然科学家们通过显微镜向你指出在一滴水中的生物的时候，他们又将作何感想？他们会不会以为是他们创造了他们所看见的东西，相信他们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能给自然界定下规律呢？当人类的第一个立法者正在找寻究竟该用什么东西来做社会结构的第一块基石时，无疑地会因为受到某些讨厌的饶舌者的激怒，而拍着他的公案生气，并且在内心中强烈地感到需要"以牙还牙"，这时，他又将作何感想呢？难道他已经发明了正义吗？那第一个从地上攫取他的邻人所种的果实，拿来藏在自己的外衣下，东张西望匆忙逃遁的人，他有没有发明羞耻呢？而那位找到了偷去

他的劳动果实的小偷的人，却首先原谅了偷窃者的错误，不但不把他捉住，反而对他说："你歇一会吧，并请把这个也拿去"；他在这样以善报恶之后，昂首望天，感到自己的心儿在打战，他的眼睛被眼泪所湿润，他屈膝跪在地上了，难道他已发明了道德吗？上帝呀！上帝呀！这儿是一个口谈恋爱，而却欺骗了我的妇人；这儿是一个口谈友谊，而却劝我从放荡行为中找寻乐趣的朋友；这儿还有另一位在痛哭的妇人，而却要用她的玉腿来安慰我；这儿是一本谈上帝的《圣经》，而它却回答说："也许是吧，这一切都无所谓呀。"

我急忙奔向那开着的窗前仰对苍穹，不禁叫道："难道你真是空虚的吗？回答我，回答我呀！在我死之前，除了梦幻之外你还能不能把别的东西交给这一双向你伸出的手呢？"

无边的静寂笼罩在我窗子底下的广场上。我仍然向空伸着两臂，眼睛无目的地对着辽阔的空间，一只燕子发出一声悲鸣，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追踪着它，它像箭一般飞去，在远处消失了。这时候一个小女孩唱着歌走了过来。

第　八　章

我到底还不愿意让步。在实行认真地从生活的快乐方面去生活之前——生活呈现给我的总是凶恶的一面——我曾经立下决心要作一切尝试。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陷于许多莫名其妙的苦恼中，被无数可怕的噩梦所折磨。

阻碍我恢复健康的最大原因是我的青春。不管我在什么地方，不管我勉强做些什么事情，我所想念的却只有女人；看到一个女人就使我周身发抖。不知有多少回，在半夜里一身汗湿，我从床上起来，把嘴唇吻在墙壁上，自己感觉到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所遇到的最大的、或许也是最稀罕的幸福，就是把我的童贞献给了爱情。但是，它的后果却是使我在思想上对一切官能的快乐的看法都和对爱情的看法分不开；这就是我的致命伤。因为我既不能够阻止自己不常常去想女人，我也就不能够在做别的事情时不日以继夜地在脑子里回忆起所有的放荡行为，虚伪的爱情和女性的负心，

其中特别是女性的负心，我是领教够了的。对我来说，占有一个女人，就是恋爱；因此矛盾的是：我所想的虽只有女人，而我却再也不能相信会有真正的爱情。

所有这些痛苦使我好像害了癫狂病；一会儿我想和修道士一样用摧残自己的肉体来抑制官能；一会儿我又很想跑到街上去，到乡下去，到陌生的什么地方去，把我自己投到所遇到的第一个女人的脚下，并且向她宣誓永远爱她。

上帝是我的证人，证明我当时的确不惜想尽任何办法来宽慰自己和使我恢复健康。首先，有这样一种不由自主的思想始终盘据着我的脑子，那就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罪恶和伪善的渊薮，这里面的人物全都像我的情妇一样，我决心和这个社会分离，使自己完全置身世外。我重新继续我以前的学习；我把自己投到历史里、古代诗人群中和解剖学里。在我住的那幢房子的第四层楼上，有一位很有修养的德国老头子，他过着孤独的退隐生活。我费尽心机才使他决心教我学德文；一经开始教学工作之后，这位可怜的人就把工作非常认真地做起来。我经常不专心学习使他很失望。不知有多少回，在他的冒烟的油灯底下，他坐在我的对面，以一种令人惊异的耐心，两只手交叉着放在他的书本上，在那里默默地望着我，而我则沉湎在我的幻想中，我既看不见他在那里，也看不见他对我的怜悯！最后我对他说："我的好老师，你看这是没有办法的，但你却是最好的人。你所从事的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呵！让我听天由命吧；无论你我，我们在这上面都丝毫无能为力。"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听懂我这兜圈子的说法；总之他紧握住我的两手，没有说一句话，从此再也谈不上学德文了。

后来我忽然觉悟到孤独不但没有使我恢复健康，反而会要我的命，我便完全改变生活方式。我到乡下去，在树林里驰马，打猎，击剑，直累到气都透不过来；在一天的流汗和奔跑之后，弄得精疲力竭，晚上上床还闻到马厩味同火药味，我把头搁到枕头上，把身子卷在毯子里，便叫道："幻影呀，幻影呀！你是不是也会厌倦？你愿意离开我几晚吗？"

但是，这种徒然的努力又有什么用处？寂寞把我再送回大自然

的怀抱里，而大自然又把我打发到爱情那里去。当我在戒律路[1]的时候，在解剖室里，周围都是尸体，我面色苍白站在死人中间，在我那血污的工作服上拭干净我的手，腐臭的气味几乎使我窒息，我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于是在我眼前呈现了迎风起伏的一片青葱的庄稼，清香四散的牧场和沉静和谐的黄昏。于是我对自己说："不，不是科学能够安慰我的，尽管我拼命钻进这些死人堆里去，也许我本人也会死在里面，像一个淹死的人，颜色苍白得像一只剥了皮的羔羊。我是没办法治愈我的青春病了，我们到有生活的地方去生活吧，或者至少要在太阳光下死去。"我叫人给我备了一匹马，便向着塞夫和夏维尔的便道上疾驰而去；在某处人迹罕至的山谷里，在一片开着野花的草地上，我在那儿躺了下来。不幸的是，所有这些森林这些青草地都向我嚷道："你来这儿找什么？可怜的孩子呀，我们都是绿油油的，我们有的是象征希望的颜色。"

于是我便回到城市里来，迷失在黑暗的街道中。我望着所有窗子里透出的灯光，那里是家庭的神秘的巢穴，车子在街上穿过，行人熙来攘往。啊！我却觉得多么孤寂呵！这些屋顶上飘着的烟又是多么凄凉呵！在这些弯弯曲曲的街道上有着那么多的痛苦，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在奔波劳碌，在流汗，上千上万彼此不相识的人肩摩踵接，像一个大垃圾堆，在那里只有人的肉体在过着社会生活，却让灵魂陷在孤独之中，而且在这里，当你在过路时只有妓女向你伸手！"你堕落去吧，腐化你自己吧！你就不会再感到痛苦了！"这就是城市向人类发出的叫声，这就是用木炭写在墙壁上、用污泥写在马路上、用溢出的血写在人的脸孔上的话。

有时候，我去参加一个辉煌的晚会，我坐在大客厅的僻静地方，欣赏那些穿着粉红色、蓝色、白色的衣服，裸露着胳膊，肩上垂着一串串发卷的女人在跳舞，她们好像一群飞翔于美丽与和谐的天体中并沉醉在光辉里的可爱的天使。我对自己说："啊！多么美的花园！那么多可采摘可闻香的鲜花！啊！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对那些把你

---

① 戒律路在巴黎第六区，现名杜布伊特伦路，为医科学院所在地，缪塞曾在那里学过医。

的花朵一瓣一瓣撕下来占卜爱情吉凶的人，你那最后一瓣将预示些什么？'有点爱，有点爱，完全不爱①。'看，这就是人世间的道德，看，这就是你的微笑的结局。就是在这个可悲的深渊上面，你这么轻盈地披着缀饰着花朵的轻纱在散步；就是在这个丑恶的真实上，你像一只牝鹿一般踮着你的细小的脚尖在奔跑！"

戴尚奈对我说道："哎哟！我的天，你为什么对一切都那么认真！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你慨叹酒瓶会干么？可是在酒窖里有的是成桶的酒，在产葡萄的地方又有的是酒窖。请你用甜蜜的言词做成一个好钓钩吧，再挂上一只涂蜂蜜的苍蝇做钓饵；可是动作要敏捷些！你请到忘忧河里去钓取一位鲜艳的像鳗鱼一样滑腻的美丽的姑娘做伴吧；当她从你的手指缝滑走之后，那儿还有的是，你用不着惋惜，爱吧，爱吧，你拼命地去爱吧。应该让青春不致虚度；假如我处在你的地位，与其学解剖学，我宁愿拐走葡萄牙的王后哩。"

这些就是我时刻必须倾听的劝告；当时间已经不早，我便告辞回我的寓所，心里很难受，我把外套遮住脸孔，跪在我的床边，这样我那可怜的心儿便宽慰了一点。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发了多少誓愿！做了多少祷告！正像伽利略②当着法官面前在地上顿足大嚷道："它到底是在动啊！"我也在无可奈何地捶胸叹息。

第九章

在极度的忧愁中，由于我的失望、我的青春和偶然的机缘使我突然间犯了一个决定我一生命运的错误。

我曾经写过信给我的情妇说我再也不愿意见她；事实上我履行

① 这里作者用花来象征妇女。按西方风俗，少女们常以雏菊花（玛格丽特是花名，也是女性的名字）一朵，一面口中反复念着："他爱我，有点爱，十分爱，疯狂地爱，完全不爱，"每念一句撕去一瓣，到了最后一瓣，如果念到的恰是"完全不爱"，那就是凶兆，其余都是有希望的。

②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及数学家，他科学地证明了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地动学说，并加以宣扬，触怒教皇，被迫在法庭上跪下来当众认错，但当他一站起来时便顿足大嚷道："它到底是在动啊！"

了我的诺言，但是我却每夜跑去坐在她门前的一条长凳上，在她的窗子底下度过夜晚，我听到她弹钢琴的声音，有时我又瞥见她像一个影子一样出现在半遮半掩的窗幔后面。

某一个晚上，我坐在这条凳子上，正沉没在一种可怕的悲哀里，这时候，我看见一个步履蹒跚的晚归的工人从那里走过。他嘴里嘀咕着一些语无伦次的话，其中还混淆着一些欢乐的感叹词；后来他停止嘀咕，便唱起歌来。他显然是喝醉了酒，软绵绵的腿，使他一时走在街沟的这面，一时又走过街沟的那面去。后来他走到我对面的另一人家的长凳上就倒下来。在那里他用双肘支撑着身子摆动了一会儿，便沉沉入睡了。

街上寂然无人；一阵干风吹扫着尘土，月亮在无云的天空中照耀着那人酣睡的地方。因此我就和这位老粗面对面地待在那儿，他本人根本不会想到有我在这里，并且他睡在这一条石凳上或许比睡在家里的床上还要舒服。

这个人使我不由自主地暂时撇下了我的痛苦，我站起来离开那儿，让他一个人好睡觉，后来我又回来并且重又坐下。我不能够离开这个门，可是我却宁愿放弃一个帝国也不肯去敲它；终于我在前后左右都走遍了以后，才机械地在这位酣睡者的面前停下来。

我心里在想："睡得多么酣呀！可以断言这个人是不会做什么梦的；此刻他的老婆或许正在把他所住的顶楼旁门打开，偷偷迎接他的邻人。他的衣服褴褛不堪，他的两颌深陷，两手干皱；无疑这是一个不是天天有面包吃的穷鬼。无数戕身的忧愁，无数致命的担心正在等他醒来；可是今天晚上当他衣袋里有了一块钱，他就走进一间小酒馆，在那儿买来消愁之物；一周之内赚来的钱够他买得一夜的酣睡，这点钱说不定原是给他孩子们吃晚饭的钱。现在他的情妇尽可以欺骗他，他的朋友可以同小偷一样溜进他的破屋里去；我自己可以拍着他的肩头向他大声说有人暗杀他，说他家里着了火；他将会只翻一个身又重新睡去。"

而我呢，我在大踏步走过街道的时候继续说："我呀，我呀！我却不愿睡觉，今天晚上在我衣袋里的钱足够使他酣睡一年，我多么自豪，多么愚蠢，我竟不敢踏进一间小酒馆，我竟看不出所有不幸的人

之所以走进酒馆，那是因为他出来的时候会变成快乐的人。呵，谢谢上帝！一簇葡萄酿成的美酒便足以消除最大的忧愁，足以粉碎罪恶的精灵在我们的路上暗中布满的罗网。我们像女人一样哭哭啼啼，我们像殉道的使徒们一样受苦；在我们的失望中，我们好像觉得整个世界在我们头上塌下来了，我们痛哭流涕，就像亚当被逐出伊甸乐园的大门。为了治愈一个比世界还大的伤口，只须一举手之劳，用醇酒来滋润一下我们的嗓子。既然需要这样来安慰自己，可见我们的忧伤是多么悲惨呀！但我们觉得奇怪的是上帝既然看见这一切，却没派遣它的天使到人间来接受我们的祷告；它用不着那么操心；它看见我们的一切痛苦，我们的一切欲望；我们的颓废思想的自豪，和包围我们的罪恶的海洋，而它却只满足于在我们的路旁悬挂一颗罪恶之果。既然这个人能在这条石凳上睡得那么酣，为什么我不可以同样在我坐的凳上睡觉？我的情敌现在也许正在我的情妇家里过夜；他将在天刚发亮的时候从她家里出来；她半裸着身体把他送到门口，他们将看见我睡着在这里。他们的亲吻声将不会把我吵醒，他们将要在我肩上拍一下；可是我将会翻一个身，又重新入睡。”

这样，心里充满残酷的快乐，我便开始找寻一家小酒馆。因为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钟，差不多所有的小酒馆都关门了，这使我很生气。我在想：“怎么！难道连这样一种安慰都不给我吗？”于是我到处乱跑找酒喝，敲店铺的门，一面大叫：“买酒！买酒！”

最后我找到了一间还开着门的小酒馆；我要了一瓶酒，也没有看看它是好是坏，我就把它一口接着一口喝完；再要了第二瓶，后来又要第三瓶。我把自己当病人看待，强迫自己喝酒，就像它是医生开给我的药，不喝就会死去一样。

不久之后，刚才喝下的浓酒无疑已经在发挥作用，我感到被一层云雾围绕着。因我喝得太快，一下就把我醉倒了；我开始感到头脑混乱，后来清醒了一点，但还是迷迷糊糊。最后竟然神志不清，我抬起头用朦胧的醉眼仰望天空，好似是要和我自己诀别，然后我便张开两肘伏在桌子上了。

当时我只知道我不是单独一个人在厅子里。在小酒馆的尽头处，有一群形容丑陋的人，脸孔消瘦，声音粗哑。从他们的衣着可以

看出他们不是普通老百姓，却也不是一般市民，一句话，他们是属于来历不明的那类人，是最没出息的那种人，既无地位，也无财产，甚至也没有职业，要不就是干的下流的职业，他们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可是他们有富人的恶习和穷人的痛苦。

他们玩着肮脏的纸牌，并在低声地吵嘴；在他们中间有个很年轻、很美丽的妓女，穿得很干净，除了她的声音也像他们一样难听、一样沙哑外，可以说她和他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要不是她那副玫瑰花般娇艳的脸孔，你会以为她已做过六十年街头叫卖的小贩哩。她留神地望着我，一定是看见了我在这酒馆里而感到奇怪；因为我的衣着漂亮，而且几乎可说是很讲究。她逐渐走近来；在经过我的桌子前面时，她拿起桌上的酒瓶来看，当她发现三只瓶子都空了时，她微笑了。我看见她的牙齿很美，而且非常洁白；我拉住她的手，并请她靠近我身旁坐下来；她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并且叫人给她自己送一份宵夜来。

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望着她，眼里噙着眼泪；她看见我这个样子就问：这是为的什么。我却不能够回答她；我只摇摇头，好像是要使我的眼泪流得更畅快，因为我已感觉到泪珠在我面颊上直流。她晓得我是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苦恼，也就不想去猜透它的原因了；她拿出手绢来，一面在很愉快地吃宵夜，一面时不时便给我揩一揩脸上的眼泪。

我不知道在这个妓女的身上，到底有着怎样一种既如此可怕，又如此温柔的东西，并且奇怪的是她有一种无耻和怜悯混合在一起的表情，这使我怎么也想不通。假如她在街上拉住我的手，她将使我感到恐怖；但是，令我觉得十分奇怪的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也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不说一句话，就来坐在我的对面吃她的宵夜，而且用她的手绢来给我拭眼泪，我却默然不动，一面觉得有点生气，一面又觉得这很动人。我听到酒馆老板问她是不是认识我的，她回答说认识，并且叫人家不要来打扰我。不久玩纸牌的人们都走光了，酒馆老板关好了外面的百叶窗和店门，回到店铺的后面之后，厅里便只剩下我和这个妓女了。

所有我刚才做的事都是那么突如其来的，而且我是顺从一个十

分奇怪的绝望的举动的，这使我以为是在做梦，而且好像我的思想是在一个迷宫里挣扎。我似乎感觉到我自己要么就是疯了，不然就是屈服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我突然叫道："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你在哪儿认识我？谁叫你来揩我的眼泪？你所做的难道就是你的职业？难道你以为我会要你么？我连手指头也不愿意动你一动。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回答吧。难道你所需要的就是钱？你这种怜悯究竟要卖多少钱？"

我站起身来，本想走出门口；可是我已感到身子摇晃了，同时我的眼也已经昏花；一种致命的虚脱向我袭来，我终于倒在一只板凳上了。

这妓女挽着我的胳膊向我说道："你在受苦啦，你像一个孩子一样乱喝，你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些什么傻事。坐在这张椅子上吧，不许动，等着街上有马车经过，你就告诉我你母亲住在哪里，人家好把你送回家去，""既然你真的，"她又笑着说："既然你真的觉得我很丑。"

因她在说话，我便抬起头往上看她。或许是酒醉了使我上当，到此刻为止，我不知道是否我看错了，抑或是我现在眼睛昏花；可是我突然发现这不幸的女人的脸孔和我那情妇的相似得要命。这一瞥不禁使我感到身上发冷。人们有时也会感觉头发上起一阵寒战，老百姓说这是死神从你的头上经过了，但是从我头上经过的却不是死神。

这是世纪病，或者这个妓女本身就是世纪病。而且就是她，脸色苍白，声音沙哑，带着嘲弄的神气，走来坐在我的面前，在小酒馆的里边。

第　十　章

在我发现这个女人很像我的情妇时，一种丑恶的、不能抗拒的念头忽然占据了我的病态的脑子，于是我立即把它付诸行动。

在我们恋爱的最初的一些日子里，我的情妇有时不预先约好便出其不意地来看我。碰到这样的机会，我的小房间里，就像是过节日一样，花也送来了，壁炉里的火快活地燃烧着。我还准备了一顿好宵夜；床上也装饰得像结婚用的一样，就为了迎接我那心上的爱人。我

坐在镜子下面的长软椅上，常常好几个钟头，静悄悄地望着她，让我们的心儿作无声的谈话。我望着她，觉得她像仙女玛普① 一般美丽，以至把这我不知在里面哭过多少回的冷清清的小房间变成了天堂。她在房子里，在书堆中间，在凌乱的衣服中间，在弄得乱七八糟的家具中间，在无限凄凉的四壁中间，在这一切寒伧之中，可是她却慢慢地发出了光辉。

自从我失掉她以后，这些记忆便不断地缠绕着我，使我废寝忘餐。我的书，我的墙壁都在向我谈起她；这一切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再不忍看见我的床，当我不是伏在床上哭泣的时候，我简直害怕它。

我把这妓女带回家里；我叫她背向着我坐下来；我又叫她半裸着身体。然后我在她周围收拾我的房间，一如过去我给我的情妇布置的那样。我把靠背椅摆在我所能回忆起的爱人来访的某一晚上所摆过的地方。

照一般情况，在我们的一切幸福的记忆中，总有某种记忆居于首要地位；或者，倘若它不能算是一种典型的、不能磨灭的幸福的范例，那么，某一天，某一小时，这一天，这一小时，总比其他一切时刻都更幸福；在这中间，那么样的一瞬间总会到来的，那时候，人们会像在维加·卡尔皮奥② 的喜剧里的主人公戴奥多一样叫道："幸福的女神啊！请把一枚金钉放在你的车轮中阻止它再旋转吧。"

这样一切都布置好之后，我便在壁炉里生起一把好火，我盘着膝坐下来，开始沉醉于一种无限的失望中。我彻底打开心扉，以便更易于感觉到心儿在绞痛。这时候我在脑子里低唱着一支提罗里③ 人的短歌，那是我的情妇常常唱的歌：

从前我长得美丽，
粉红雪白花般媚；

---

① 仙女玛普，是英国童话里的仙女，空中的精灵之王奥贝隆的妻子。

② 维加·卡尔皮奥，西班牙作家(1562—1635)，这里指的是他的喜剧《园丁之犬》里的主人公。

③ 提罗里，阿尔卑斯山中部地区，分属瑞士、德国和意大利，其地风景优美，居民擅长歌舞。

但如今不比往昔，
只因为爱情憔悴，
致令我芳容尽毁。

我在我心中的沙漠里倾听着这支可怜的短歌的回声。我说道："看呵，这就是人类的幸福；这就是我的小天堂；这就是我的仙女玛普，她是街上的妓女。我的情妇不见得比她更有价值。这就是人们在喝过神仙的甘露后，在杯底中发现的东西；这就是爱情的尸骸。"

那可怜的女人在听到我唱之后，竟也唱起歌来了。我的脸孔顿时苍白得像死人一样；因为这个沙哑难听的声音竟会从一个和我的情妇模样相似的人的口中出来，我觉得这似乎是我所感受到的一切不幸的一个象征。那是淫荡本身在她的喉咙里作怪，尽管她是那么青春美貌。我似乎觉得我的情妇自从她对我爱情不专之后，也该有她这种声音。我想起了浮士德在布罗根山和一位裸体的年轻女巫跳舞的时候，忽然看见一只红老鼠从她的嘴里跳出来的情形。[①]

我向她叫道："你住嘴吧！"我站了起来便走近她身旁；她微笑着坐在我的床上，我躺在她身旁，就像一座放在我的坟墓上的我本人的雕像一般。

我要这样请求你们，你们，本世纪的人们，你们在目前这个时刻，都在追寻你们的欢乐，去跳舞会或者去歌剧院，而且，你们今天晚上，在你们睡觉的时候，为了催眠，你们也要看几段伏尔泰老头子的陈旧的渎神文章，保罗—路易·库里埃[②] 的入情入理的俏皮文章，或者我们议会委员会里的某些经济演说，总而言之，你们将呼吸到，你们的某些毛细孔会呼吸到这一朵被"理性"把它种在我们城市中心的硕大无朋的睡莲花的冷冰冰的香味；我请求你们，如果由于偶然的机会，这本卑微的书落到你们的手上，请不要来一个高贵的鄙视的微笑，不要把肩膀耸得太高；你们也不要用太过自信的语气，说我所诉说的病

---

① 故事见歌德的诗剧《浮士德》。

② 保罗—路易·库里埃(1772—1825)，法国王政复辟时期伟大的政论作家，他代表人民利益，对贵族、僧侣及王政复辟的整个政治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的文章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

痛是幻想出来的；说人类的理性到底是我们官能中最完美的一种，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交易所的投机事业，赌博场里的纸牌，餐桌上的波尔多[①] 美酒，身体的健康，对别人的漠不关心，和夜里在床上被馨香的皮肤覆盖着的淫荡的肌肉才是真实的。

因为在某一天，在你们稳定而平静的生活当中，可能突然来一个风暴。那些被你们用你们那“忘河”[②] 里的静水灌溉滋长起来的美好的树木，可能会遭上帝的飓风的吹袭；你们可能会失望的，无情的先生们；在你们的眼睛里有的是眼泪。我不说你们的情妇可能会背叛你们，这对你们来说并没有比你们丧失一匹马所受到的痛苦更大；但是，我要对你们说你们会在交易所投机失败，对你们说，你们在玩纸牌时，你们也可能会输掉；如果你们不赌博，想想你们的钱，你们的建筑在货币上的清闲，金银上的幸福，这一切都掌握在银行家手中，而银行可能会破产；又即或是在国家金库里，金库也可能不再把它交还给你们；最后我要对你们说，尽管你们冷酷无情，你们也还可能会爱上某些事物，在你们的脏腑深处，可能有一根神经纤维松弛下来，而你们就会发出一声类乎痛苦的叫喊。在某些日子里，你们会在泥泞的街上徘徊，因为供你们消闲的物质的享乐你们都已无法找到，甚至当每天实际生活之所需你们也都缺乏时，你们就会形容憔悴，并且可能会茫然地向你们的周围张望一下，而终于无可奈何，在午夜时候跑到杳无人迹的长凳上闲坐。

啊，冷酷的人们，你们是最自私的人，你们是无法模拟的议论家，你们从来既没有失望的行动也没有打错算盘，万一遇着这种事，在你们破产的时候，你们请回忆一下失掉埃罗伊兹[③] 的阿伯拉尔[④] 吧。

---

① 法国大西洋沿岸港口，出产葡萄酒。

② 希腊神话中地狱里的一条河。饮过它的水就会忘记过去的一切；阴魂到此都喝此河水以忘却人间生活的苦乐。

③ 埃罗伊兹(1101—1164)，阿伯拉尔的情人，一说她是一个女修道院院长的女儿，另一说她是修士费伯的女儿，费伯则自认是她的叔父。阿伯拉尔是她的教师，两人发生爱情，后被迫分离，但又情丝不断，彼此通讯直至阿伯拉尔死时为止。

④ 阿伯拉尔(1079—1142)，法国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因他和埃罗伊兹的爱情和他的不幸而著名。

因为他爱她甚于你们爱你们的马匹、你们的金币和你们的情妇；因为他失掉她是在和她分离的时候，尤其是你们从来不失掉什么，尤其是你们的魔王自己不会从天上再掉下第二回；由于他恋爱的是报纸上不谈的某种爱情，因此你们的妻子和女儿在我们的剧院和书本里连这种爱情的影子都见不到；因为他曾经以半生的时间来吻她的纯洁的前额，来教她唱大卫[①] 的圣颂和扫罗[②] 的圣歌；因为他在世上只有她，因此上帝也安慰他。

请你们相信我吧，当你们在受苦的时候，你们一定会想起阿伯拉尔，你们一定不会以从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伏尔泰老头子的痛快的渎神言论和库里埃的玩世文章；你们一定会感觉到人类的理性能够医治幻想，可不能医治痛苦；那是因为上帝故意把它造成为一个好的管家妇，却不是一个慈悲的修女。你们一定会发觉当人的心在说"我什么都不相信，因为我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时候，它并没有说出它真正要说的话。因为你们一定会在你们的周围找寻某种类似希望的东西；你们会去摇撼教堂的大门，看看是否还能进去，但是你们将发现大门已经用墙壁封起来；你们想要做修道士，而那存心嘲弄你们的命运，却以一瓶淡酒和一个妓女来回答你们的愿望。

再说，如果你们饮了那瓶酒，如果你们接受了那位妓女，把她带到你们的床上，你们就该知道从此什么事情都可能会突然发生。

---

① 大卫，以色列人的第二个国王，故事见《圣经》。

② 扫罗，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国王，故事见《圣经》。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第二天我醒来时，对自己感到十分厌恶，在我自己的眼中，我已这么堕落，这么下流，以致我在第一个动作的瞬间，一阵可怕的诱惑便占据了我的心。我跳下床来，命令那女子穿好衣服，赶快走开；然后我坐下来，以失望的目光在房间的墙壁上巡视，我的眼光机械地转向墙角处，那儿正挂着我的手枪。

甚至当痛苦的思想促使我们走向毁灭，当我们的心中作出了一个凶狠的决定的时候，而在从墙上取下一件武器并把它装上弹药的这种动作中，和在铁器本身的冰冷中，也好似存在着一种不受意志控制的物质的恐怖；这时候手指的动作显得十分不自然，胳膊变得僵硬了。任何一个走向死亡的人，都是全身非常紧张的。因此当这妓女在穿衣的时候，我简直无法表达我当时的感觉，只仿佛觉得我的手枪在对我说："好好想想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吧。"

事实上，后来我常常在想，如果照我当时的主意，那妓女赶快穿好衣服后便立即走开，那我将发生的事情是可以预料的。无疑，羞耻所引起的最初的难堪是会过去的；悲哀并不是绝望，而上帝却把它们像兄弟般凑合在一起，以便使两者彼此决不让对方单独留下来陪伴我们。一旦我房间内的空气中没有了这个女人的存在，我的心就会宽慰一些。因此留下来在我身边做伴的就只有懊悔了，而天上的宽恕天使是不会让懊悔来杀死任何人的。但无疑地，最少我病了这一场就可以终身免疫了；放荡生活将永远地被驱逐出我的门外，而我再也不会感觉到像它第一次来光顾我时所引起的那种恐怖的心情了。

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在我身上引起一场斗争：沉痛的反省压迫着我，厌恶、恐惧、甚至愤怒(因为我正在百感交集)，



缪塞画的乔治·桑

所有这些致命的压力都把我钉在我的靠背椅上。而当我正在这样陷在最危险的精神错乱中的时候，那女人却俯身向着镜子，一心只想要把衣服穿得更齐整，并以最安详的态度微笑着在戴她的帽子。她这样卖弄娇态继续了一刻多钟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几乎已把她忘记了。后来听到她的一些什么声音，我便不耐烦地转过脸来用显然愤怒的口气请她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她便赶紧一下子穿戴好了，并且在开门出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给我送了一个飞吻。

就在同一瞬间有人在外面的门口拉门铃。我赶快起身，仅仅来得及给那女人打开一个小房间的门，她便冲着进去。戴尚奈偕两位邻居的青年人几乎立即走了进来。

人们在大海中间遇到的巨大暗流，很像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变。宿命、偶然、天意，名字不同又何妨？其实有信仰的人们，否认这种说法，却以另外一种说法来与之对抗，都只是白费唇舌。然而就是在这些人中间，当他们谈到恺撒或拿破仑的时候，也并不例外，都很自然地说："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人。"他们显然相信只有英雄才配受上天的眷顾，以为大红的颜色能够吸引天神就像它能吸引公牛一样。

世间最细小的事情的决定，和从外表看来最无关紧要的事物和情况，都能够使我们的命运发生变化，据我看来，对思想来说，再没有比这更莫测高深的了。正如在日常的行动中，我们惯于用一些细小的钝箭来射中目标或接近目标，因此我们就把所有这些小成功当做一种正常的和抽象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谨慎或意志。可是一旦吹起一阵风，这些箭中最小、最轻、最无用的一支便会落到看不见的地方，到地平线的那一边，到上帝的无边的怀抱里。

那时候，我们的震惊是多么猛烈呵！而意志和谨慎，这些冷静而骄傲的幽灵将要变成什么样子呢？力量本身，这世界的主人，这一人类在人生斗争中使用的宝剑，我们徒然愤怒地挥舞着它，我们原打算利用它来抵挡那威胁我们的袭击，而一只看不见的手却给我们把锋刃隔开了，到头来我们的一切努力都要扑空，只能使我们跌得更远而已。

这样，正当我一心想洗清我所犯的错误，或许甚至为此来处罚我

自己的时候，就在这同一瞬间，我感到一种非常的恐怖，我知道我会受到一场危险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我注定要失败的。

戴尚奈容光焕发；他躺在沙发上，开始说话了，先从我的脸色上开玩笑，他说从我的脸容看出我没有睡好觉。由于我一点也没有想让他开玩笑的心情，便直截了当地请他不要开我的玩笑。

他对我的要求好似并没有留意；却以同样轻松的语调开始谈起引他来看我的目的。他告诉我说，我的情妇不仅同时有两个情人，而且有三个，就是说她对我的情敌也和对我那么坏；那可怜的孩子知道了之后，就闹了一个天翻地覆，让全巴黎都知道了这件事。最初我不大留心去听，没有听得清楚他的话；但是，当我要他详细地重复说过三遍之后，我对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就完全清楚了，不禁目瞪口呆，由于过度吃惊，竟使我不知如何回答。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笑起来，我心里明白自己过去所爱的竟是女人中最下贱的一个；但同样真实的是我曾经爱过她，说得清楚些便是我现在还爱她。“难道这可能吗？”这就是我所能找到的惟一的答话。

戴尚奈的两位朋友也证实了他所说的一切。就是在我的情妇自己家里，她的两位情人彼此碰见了，两人在那儿大闹了一场，弄得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已名誉扫地，如果不想遭受最残酷的耻笑，她就必须离开巴黎。

我很容易就看出在这些笑话中，很有一部分是关于我为了这一个女人而决斗，关于我对她的不可克制的热情，总之，关于我为她而做的一切，已成了笑柄在流传着。他们说她值得用最恶毒的词语去诅咒，说她毕竟不过是一个下贱的女人，实际上她所干的事情或许比人们所知道的要坏百倍，说这是为了使我痛苦地感觉到我是傻瓜，说我不过像许多别的被骗的人一样上了大当。

这一切议论都使我不高兴；那两个青年人已经看出来了，说话就比较留心；但戴尚奈有他的计划；他已经把医好我的失恋病当作他的任务，他把这毛病无情地当作一种真病来医治。一种建立在相互帮忙的基础上的老交情，使他有这样做的权利；而且认为他的动机是良好的，他便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种权利。

因此他不但对我毫不容情，反而因为看到我的不安和羞愧，他就

用尽办法来折磨我，并尽他的可能来使我更加难堪。我的不耐烦不久就变得太显然了，使他不便再继续闹下去；他就采取沉默态度，停住不说话了，这就使我更加恼火。

现在轮到我来提问题了；我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当初听到说起这件事我曾经很难过，现在我却很希望人家再来给我讲一遍。我时而努力装出嘻嘻哈哈的样子，时而又做出若无其事的表情，但这毕竟是徒劳。戴尚奈在扮演了最讨厌的饶舌者之后，突然变得沉默了。当我在房子里大踏步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却漠不关心地望着我，让我自己在房子里烦躁不安，像一只关在动物园里的狐狸那样。

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触。像这个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的女人，自从失掉了她，我便感到了非常强烈的痛苦，这个我惟一爱过的女人，我愿为她痛哭而死的女人，竟会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丧尽廉耻的荡妇，成为青年们恶谑的对象，成为公众斥责和耻笑之的！实在令人大惑不解，我似乎感到在肩膀上受到了烧红的铁块的印烙，在那上面留下了热辣辣的伤痕。

我越是回想，越感觉到在我的周围更加黑暗。时不时回过头来，我便仿佛看见一个冷冰冰的微笑或者一个好奇的眼光在盯着我。戴尚奈不想离开我，他很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我们相识已经很久了，他很明白我能够做出一切疯狂的事，知道我容易冲动的性格会把我引向极端，什么都做得出来，就除了忘不掉这个女人。这就是为什么他故意嘲弄我的痛苦，而且从理智到感情，不惜百般挖苦我。

最后当他看见我已经到了他所要引导我到达的目的地，他就毫不迟疑地给我以最后的一击。他问我："是不是不喜欢听这个故事？你看，这故事的最精彩部分还在后头呢。我亲爱的沃达夫，这一场戏是某天晚上在××家里发生的，这天晚上月光皎洁；据说正当那两位情人在这位夫人家里吵得很凶，并声称要在那烧得正旺的炉火旁边抹脖子的时候，有人仿佛看见街上有一个人影在很安静地散步，样子十分像你，于是断定那在街上散步的人就是你。"

我答道："谁这么说的？是谁看见我在街上？"

"你的情妇说的；她把这件事逢人便讲，就像我们给你讲她本人的故事一样有兴致。她证实你还爱她，说你在她门前替她当守卫，总

之……随你怎样去想吧；不过，你只需知道她是在公开谈论这件事就够了。”

我从来不会说谎，而且每次我碰到需要把真情掩盖时，我的面色总要替我泄露秘密。为了自尊心，和不愿在证人面前承认我的弱点，都需要我努力作一番掩饰。我对自己说：“我在街上倒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假如我知道我的情妇比我所设想的还坏，那我无疑是不会在那儿的。”最后我自己确信别人是不可能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就打算否认。可是我的脸却红得那么厉害，连我自己也觉得一切装模作样都无用处。戴尚奈在冷笑。我对他说：“你当心点，当心点！玩笑不要开得太过火！”

我像疯子般在房子里继续走来走去，我不知道该恨谁；本来应该笑的，却又笑不得。同时许多显然的事实又给我指出了我的错误；我也只好认错了。我嚷道：“难道我预先知道么？难道我知道这贱人……”

戴尚奈撇着嘴唇像是表示：“你已知道得够清楚了。”

我忘记了想说的话，却吞吞吐吐尽说一些令人发笑的傻话。我的热血沸腾已经一刻钟了，现在我的太阳穴跳动得那么厉害，使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我在街上徘徊，眼泪汪汪，丧魂失魄！而正在这时候，在她家里，两个情人碰了头！什么话！就是这天晚上，我被她嘲笑吗！她在嘲笑我！真的，戴尚奈！你不是在做梦？这是真的么？难道有这种可能？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这样昏头昏脑，信口胡说；同时一种无法抑制的愤怒涌上我的心头，越来越厉害。最后我终于精疲力竭地坐下来，两手还在发抖。

戴尚奈对我说：“我的朋友，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认真。两个月来你过的这种孤独生活已经对你很不利：这点我看得出来，你需要的是娱乐。今晚你和我们一起去吃宵夜，明天我们再一起到乡下去吃午饭。”

他说这些话时的语调使我感到比什么都难受。我知道他在可怜我，把我当小孩看待。

我坐得远远的，动也不动，极力想恢复自己的自制力，却徒然白费功夫。我在想："真见鬼！被这个女人欺骗，又受到这种可怕的劝告的毒害，既不能在工作中也不能在疲倦中找到一处躲避的地方；二十岁的我，要对付失望和腐化，只有一种神圣的可怕的痛苦是我惟一的救星，上帝呵！甚至就是这种痛苦，我的苦难的神圣的遗骸，现在也被人给我一手粉碎了！人家已经不只是对我的爱情，甚而对我的失望也加以侮辱！嘲笑吧！我在痛哭的时候她却来嘲笑我！"我似乎觉得这一切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当我一想到过去，往日的记忆便一齐涌上心头。我似乎看见我们的恋爱之夜的阴魂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它们俯向一个永恒的、像空虚那样黑暗的、无底的深渊；而在那深渊中间传出了一阵又温柔、又带冷嘲的、响亮的笑声，似乎在说："这就是你应得的报应！"

假如人家先告诉我社会上在嘲笑我，我或许会回答说："由它去吧"，我将不致为此特别生气；但是人家同时告诉我，说我的情妇是一个无耻透顶的女人。这样，一方面笑话已经传开，而且有两个证人已证实了这件事。在他们告诉别人说他们已看见了我之前，必然会先说：社会上反对我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我能用什么来回答社会的责难？我还有什么眷恋？我能躲到哪里去？有什么办法，我的生命的中心，我自己的心，已经破碎、死了、毁灭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个女人，为了她，我可以不顾一切，讥笑和责难又算什么？为了她，我可以让如山的灾难压在我的身上；这个我爱过的女人，她又去爱了另一个人，我又并不要求她爱我，我只求她允许我去她的门前痛苦，只要求她让我远远地把我的青春奉献给她的回忆，以及把她的名字，仅仅她的名字来写在我的希望之墓上……啊！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觉得好像要死了；正是这个女人嘲笑我；是她第一个用手指着我，把我指给这群游手好闲的人，给这群无聊和厌倦的人，而这群人便狞笑着从那些蔑视和忘掉它的人们的周围走开了；是她，是她那副不知吻过我多少次的嘴唇，是这个肉体，这个我生命的灵魂，我的血和我的肉，对我的侮辱正是从那儿发出的；是的，那是最下流、最卑鄙、最难堪的侮辱，这是无情的冷笑，等于向痛苦的脸上唾口水！

我越想越怒不可遏。难道这该叫做愤怒吗？我已不知道这种使

我骚动起来的感情该叫做什么。我确实知道的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复仇的需要终于在我心中占了上风。可是我怎样对一个女人报复？我愿意出任何价钱购买能够打击到她的武器；但什么武器？我什么武器都没有，甚至连她使用的那种武器我都没有；我不能够用她那样的口吻来回敬她。

突然我从那扇玻璃门的帘子后面瞥见一个影子；那是刚才躲在更衣室里的那个妓女。

我已经把她忘记了。我兴奋地站起来叫道："你们请听！我曾经爱过，像疯子一般，傻瓜一般爱过！我活该受讥笑，你们要怎样讥笑就怎样讥笑。但是凭苍天作证！我必须给你们一样东西看，用以证明我还不是你们所设想的那么愚蠢。"

在说这话的同时，我用脚踢开那扇玻璃门，指着那蹲在角落里的妓女给他们看。

我对戴尚奈说："请你进去看看吧，你，你认为我专爱一个女人是发了疯，而你却只爱妓女，你没有看见你的最高智慧掉在这张靠背椅上了么？请你问问她是不是我整夜都在某某的窗子底下度过；她会告诉你一些情况的。"我接着说："但这并没有完，这并不是我要对你说的一切。今天晚上你们有一次夜宴，明天一次郊游，我也要去，请相信我，从此刻起我就不会离开你们。我们将不会分手，我们大家在一起度过一整天；你们要击剑，玩纸牌，掷骰子，喝五味酒，悉随尊便，但你们可不能走。你们肯陪我吗？而我是愿意陪你们的；好，一言为定！我原想把我的心作为我的爱情的坟墓；但是现在我打算把我的爱情投到另一座坟墓里去，呵，公正的上帝哟！我该在什么时候在我的心中掘好这座坟墓。"

说完这些话我就再坐下来，他们走进更衣间，这时我感觉愤怒发泄后能够给人带来多么大的快乐呵。至于那看到我从今天起完全改变了生活作风而感到奇怪的人，他是不懂得人的心理的，他不晓得有人可以迟疑二十年才举一步，但是一经开了这一步，他就再不会后退了。

第 二 章

初学过放荡生活好像是一阵眩晕：人们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混合着肉欲的莫名其妙的恐怖，好像是登上了一座高塔。如果说偷摸的和秘密的淫佚能使最高贵的人堕落，在坦率和大胆的放肆行为里，在人们可以叫做公开的淫荡生活里，却有着某些伟大之处，甚至是对最堕落的人来说也是一样。一个把外套的领子遮到鼻子上，天一黑下来就偷偷摸摸去弄脏自己的生活和暗暗地脱去白天的虚伪面具的人，就活像一个不敢和敌人正面决斗而却偷偷从背后去袭击敌人的意大利人。等候天黑和躲在街头巷角干的鬼祟勾当，类似暗杀行为；而一个公开追逐酒色胡闹的人倒几乎像个战士；这上面颇有点战斗气味，表面上很像是一种体面的斗争。"大家都这样做，却秘而不宣；你也去干吧，可用不着隐藏。""骄傲"这样鼓励说，而一旦披上了这副铠甲，你看，太阳就会在它上面闪光。

据说达摩克勒斯① 看见有一把利剑悬在他头上；这就和浪荡儿们的头上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在不断地向他们叫道："去，只管去吧；我有一根线系住哩。"在狂欢节日游行的化装花车正反映了他们生活的真相。在一辆四面通风的破旧四轮马车上，明亮的火炬照耀着石膏塑成的人头；它们有的在笑，有的在唱；在车子中间摇摇摆摆好像是一群女人：实际上是穿女人服装的木偶人，几乎像真人一样。人们在爱抚它们，又在咒骂它们；既不知道它们的名字也不知道它们是些什么人。这一切都在树脂火把的照耀之下，飘摇动荡着，在沉醉中忘怀了一切。而且据说这辆花车是有一位天神守护。这些木偶人有时似乎在彼此靠拢，又像彼此在亲吻；有时颠簸得太厉害，也会掉下一

---

① 达摩克勒斯是古代西西里的暴君大狄奥尼西奥斯(公元前 405—前 367)的侍臣，常常夸羡主人的幸福，大狄奥尼西奥斯想使他懂得这种荣华富贵的不可靠，请他在一次宴会中取自己的地位而代之，并命令侍者奉侍达摩克勒斯一如侍奉他本人那样。当达摩克勒斯正沉醉在自己的幸福中的时候，偶一抬头，看见有一把沉重而锋利的宝剑只用一根马鬃系住，正对准自己的脑门，便吓得魂不附体，手中注满了美酒的金杯也掉到了地上，顿悟暴君的幸福是怎么回事。



当时的巴黎贵族

个来；但这有什么关系！横竖人们从那儿来，总要回到那儿去，马儿拉着车子在狂奔。

但是，假如第一个感觉是惊奇，第二个就是恐怖，而第三个就是怜悯了。事实上人们在那上面表现出有那么大的精力，或者不如说很奇怪地在滥用精力，以致最高贵的品质和最健全的身体也时常会上当。他们觉得这是既大胆又危险的行为；他们就这样浪费自己的生命；他们把自己缚在放荡生活上，就像马泽帕[①]被缚在一匹野马上一样；他们在这上面绞杀自己，他们把自己当成神话里雄壮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他们既看不见他们破烂的皮肉和洒在树上路上的血渍，也看不见眼睛充血的狼群在跟踪他们，更看不见沙漠和乌鸦。

由于我说过的那种环境驱使我投进了这种生活，现在我要来谈谈我在这种生活中所目睹的一切。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所谓剧院的化装舞会的有名的集会。我也曾听说过摄政时代[②]的放纵生活，一位法国王后化装卖花女郎来参加舞会。但我在这种舞会上却只看到卖花女郎化装女酒保。我希望在这种场合能看到放荡行为，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却只有放荡生活的灰尘，殴打和烂醉如泥倒卧在破瓶碎罐上的妓女。

我第一次看到了豪饮大食，我曾经听说过埃拉加巴卢斯[③]的夜宴和一位希腊哲学家[④]曾经把官能的享乐当做大自然的一种宗教。我期待的如果不是快乐的东西，也要是能使人忘怀的东西；但我在那里碰到的却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厌倦”拼命要活下去；一些英国人不是在说吗：“我既然干这或干那，我可就觉得开心。我既然花了那

---

① 马泽帕(1644—1709)是哥萨克兵的主帅，青年时代做过波兰国王冉·卡斯米五世的侍从，因犯通奸罪被裸体缚在一匹野马身上，野马奔驰到乌克兰，马泽帕在那里被人救活，参加军队，后被选为哥萨克兵的主帅。他的惊险事迹和他的生命力的顽强，曾引起不少诗人的注意，拜伦和雨果都曾用他的事迹写过诗篇。

② 这里说的摄政时代，指路易十五未成年时，菲利普·奥尔良的摄政府时期(1715—1723)，当时财政紊乱，风俗败坏。

③ 埃拉加巴卢斯，古罗马皇帝，生于二〇四年，在位期间以他的疯狂、残忍行为及荒淫无度的生活著名。

④ 这里指的是阿里斯提普(约生于公元前 435—前 356)在西伦纳创立的哲学学派，提倡以官能的享乐为人生最高目的，但须运用理智加以节制。

么多金币，我就感受到那么多的快乐。”他们就是在这块石磨上消磨了他们的生命。

我第一次看见了妓女，我曾经听说过阿斯帕西亚① 坐在阿尔西比亚德② 的膝头上和苏格拉底③ 辩论。我所期待的是一些聪敏的、粗犷的、而又是快乐、勇敢和轻快的东西，好似开香槟酒时发出的爽朗的声音；但我见到的却是一张开着的嘴，一只死直的眼睛和一双钩曲的手。

我第一次看见了形容憔悴的妓女，我曾经读过薄迦丘④ 和班戴洛⑤ 的作品；当然我也读过莎士比亚。我曾经幻想过这些漂亮活泼的女郎，这些地狱里的天使，这些生活得十分轻快的女郎，这些在她们望完弥撒出来时《十日谈》里的骑士们给她们递圣水的女郎。我曾经千百次地描绘过这些轻狂而又富有诗意的小脑袋，在它们的大胆中又那么富于创造性，这些有点疯狂的情妇，只要她们向你秋波一转就会产生一桩浪漫史，她们在人生的旅途中随波逐浪，活似轻佻的美人鱼。我想起了《新小说》⑥ 里所说的那些女仙，她们常常不是沉湎在醉乡中就是陶醉在恋爱里。我还发现有一些专门写情书的女人，专门定约会时间的女人，她们只懂得对陌生男子撒谎，和用伪善来掩盖她们的下流，她们的一切做作无非是要委身于人和忘怀一切。

我第一次进入赌场，我曾经听说过像海浪般涌来的黄金，有人在一刻钟之内成为巨富，有一位亨利四世宫廷的贵人在一张纸牌上赢了十万银币，而他的一套服装就值这个数目。我在一间存衣所里，曾

---

① 阿斯帕西亚，古希腊著名演说家和政治家伯利克勒斯的情人和顾问，以她的聪明美貌著名。她的家是当时的哲学家和最著名的作家的聚会场所，特别是苏格拉底是她的座上宾。

② 阿尔西比亚德(公元前 450—前 404)，古代雅典的将军，他是苏格拉底所喜欢的学生。

③ 苏格拉底(公元前 468—前 400)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生平不著书，他的学说见于柏拉图的对话录和色诺芬的对话录中。

④ 薄迦丘(1313—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作家，《十日谈》的作者，缪塞的某些戏剧和诗歌曾取材于他的故事。

⑤ 班戴洛(1485—1561)，意大利小说家，缪塞的某些作品亦曾取材于他的故事。

⑥ 《新小说》即指《新百篇小说》，相传为路易十一所作。

看见有些仅有一件衬衫穿的工人花二十个铜子一晚租一套衣服来进赌场，宪兵们坐在门口把守，有些肚子实在饿得难受的人，就和人打赌，让人用手枪向他打一枪，如果没有打中他就赢得一块面包。

我第一次看见了某种公开的或非公开的集会，这是对在巴黎得到许可出卖自己的肉体的三万女人中的某些女人开放的集会，我曾经听说过从巴比伦时代起至罗马时代为止的各个时代的无禁节，这是百无禁忌的狂饮纵欲的节日，从毕里亚普的神庙到鹿囿[①]，我从前常常看见写在门口上的那两个字："快乐"；而在这个时代里，我不仅看见另外两个字："卖淫"；而且我看见这两个字始终是不可磨灭的，那并不是刻在一块金光灿烂的铜牌上面的，而是刻在那最苍白的好像是被夜里月亮的冷光浸染过的一种东西——银子上面。

我第一次看见了人民……那是在一个天气很坏的早上，是圣灰瞻礼日，戴着假面具的队伍从古提尔区走下来。从前一天晚上起就已经下着冰冷的细雨，马路变成了泥潭。游行的化装车辆混杂地挤在一起，马路两旁各站着一长排丑陋的男女，车辆在人墙中间互相冲撞着，磨擦着。这一群凶险的旁观者，站着像一堵长城。在他们的因酗酒而充血的眼睛里，蕴藏着一种老虎般可怕的仇恨。在这一里路长的行列中，旁观的人们在低声咒骂着，马车的轮子尽管擦着他们的胸膛，他们也不后退一步。我站在马车上的座位上，车子的盖是打开的；不时一个衣服褴褛的男子从路旁人墙中走出来，向我们当面臭骂一顿，向我们身上撒面粉。不久我们又受到泥浆的袭击；可是我们继续走上去，直达爱情岛和罗曼维尔的美丽的树林，从前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在草地上亲着甜蜜的吻啊。我们的一位朋友从车子上跌到马路上来，几乎送了性命。民众马上向他冲上来要殴打他，我们也追得连忙去救他，把他围起来不让群众打他。因面粉已经撒完，群众就用石头做武器，走在我们前面的一位骑马的号手在肩膀上挨了一下石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开始了解这个世纪，和知道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了。

---

① 鹿囿指的是法王路易十五所经营专供他行乐的园囿，内有行宫，除供他的情妇们居住外，他的侍臣还经常秘密选取民间少女到园内以供国王淫乐。

第 三 章

戴尚奈在他的乡间别墅组织了一次青年人的集会。豪华的筵席配上最名贵的美酒，又有赌博、跳舞、赛马，一切吃喝玩乐，应有尽有。戴尚奈很有钱，而且举止豪奢。他有古代的好客风习和喜欢现代的大排场。人们在他家里可以找到最优良的图书；他谈吐高雅像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可是实际上他却真是一个怪物。

我把一种无法克服的不爱说话的怪脾气带到他家里来；他小心地不去碰它。我不答复他的问题，他就不再向我纠缠；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我能忘记掉我的情妇。只要我肯去打猎，在宴会上也和其他宾客一样兴致勃勃，他就不再对我有更多的要求。

世上有不少这样的人，一心一意要给你帮忙，他们不惜用大块石头来砸死一只叮着你的苍蝇[①]。他们只关心不让你把事情搞坏；如果他们不能够把你也弄得像他们一样高兴，他们决不罢休。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会搓着两手表示满意，这一切全是从友好的情谊出发，根本不会想到你的情形会因此而越来越糟。

没有经验的青年人的大不幸就是根据那些使他受感动的最初的对象来设想世界；但是应该承认，还有一种更加不幸的人：那就是遇到这种场合他们总喜欢在那里向青年们唠叨说："你们有理由相信罪恶，而我们却知道什么是罪恶。"例如我曾经听说过有这样奇怪的事情：这看来好像是善恶之间的一种缓冲，也就是没廉耻的女人和不下于她们的男子彼此达成的某种默契，他们把这叫做露水姻缘。他们谈到这种事情就像谈论一架蒸汽机被一个四轮马车制造商或是一个房屋营造人所发明一样荒唐。

他们对我说："人们彼此同意这或那，人们说出了这样的话，对方

---

① 故事见《拉封丹寓言集》。据说有只狗熊和人结成了好朋友，一天它的朋友在树阴下睡得正浓，一只苍蝇叮在他的鼻尖上，怎么赶也赶不走，狗熊着急起来，抓起一块大石头用力掷去，结果苍蝇虽被砸死，可是朋友的脑袋也被砸碎了。

便会用另一种相应的话来回答，人们以这么一种方式来写情书，对方就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跪地求爱。”所有这一切都像阅兵式一样事先安排好的；而这类正人君子都是些头发灰白的人。

这一切使我觉得好笑。不幸的是我不能够对一个我所看不起的女人说我爱她，尽管明知这是一种客套，而她本人也不会上当。我从来没有不真心爱一个女人而去向她求爱。因此那一种人们叫做容易弄到手的女人和我是毫无缘分的，如果万一我上了她们的当，那也是出于无意和头脑单纯的缘故。

我知道有些人把自己的灵魂放在一边，为的是不让人家去触到它。或许他们会借此夸口，那也不算奇怪；至于我，既不想替自己吹嘘，也不想降低自己的人格。我最痛恨嘲笑爱情的女人，而且我准许她们把爱情还给我；因此我们之间永远不会发生争执。

这类女人的人格远低于妓女：妓女会说谎，这类女人也不下于她们；但妓女能真心爱人，而这类女人却不能够。我想起了一个爱我的妓女，她曾对一位和她同居的比我富三倍的男子说：“你真讨厌，我受不了，我要去找我的情人。”这个妓女比许多不要人家付钱的女人要高尚得多。

我在戴尚奈家里度过了整个季节，在那儿我听说我的情妇已经走了，而且是到外国去的；这个消息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一种永远摆脱不了的忧郁。

在乡间，我周围的这个社会的形形色色，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首先引起了我的一种异乎寻常的既悲哀又深刻的好奇的感觉，它使我像一匹害怕自己的影子的马一样，愤怒地瞪着眼睛。这是在这个社会里发生的第一件事情。

戴尚奈有一个很爱他而又非常漂亮的情妇：有一天晚上我和他一起散步，我对他说，我看他的情妇很不错，非常令人敬佩，无论就她的美貌和她对他的热爱来说。总之，我热烈地称赞了她，并暗示他本人有这样一位情妇一定很幸福。

他没有一句话回答我。这是他的怪癖，我认为他是最无情的男子。天黑了，每人都已告别归寝，我听到有人在叩门，这时候我已经睡在床上有一刻钟了。我以为是一位因睡不着觉来找我聊天的客

人，便叫他进来。

想不到进来的是一个半裸体、手里拿着一束鲜花、脸色比死人还苍白的女人。她向我走来，把她的花束递给我；上面缚着一张小柬，柬上写着简单的几个字："给沃达夫，为报答盛情。他的朋友戴尚奈。"

我还没有看完那几个字，就觉得灵魂好像给雷电击中了一样。戴尚奈这一行动的全部用意我是能够体会的，为了我对他说了几句恭维的话，便这样打发他的情妇到来，把她当做一个土耳其式的礼品送给我。就我所了解的他的性格来说，这里既没有过度的慷慨也没有耍滑头的意思；惟一的用意就是给我一种教训。这女人爱他，我曾为此称赞过她，而他却想叫我不要去爱她，不管我是否肯接受她，或拒绝她。

这件事情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这可怜的女子明明在哭，可是为了怕我看见她哭，竟不敢去擦自己的眼泪。他用什么威吓手段竟然能够迫使她决心到我这里来呢？我可不知道。我对那女子说："小姐，你用不着发愁。回到你的房间去吧，什么也不必害怕。"她回答我说，如果她在天亮以前走出我的房间，戴尚奈就要把她打发回巴黎；她说她母亲很穷，说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她说："好吧，你母亲贫穷，你也许同样穷，所以你就任由戴尚奈摆布，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很漂亮，我也很可能为你的美貌动心。但你在哭泣，而你的眼泪既不是为我而流，我就只好为人作嫁了。你走你的吧，我来设法不让人家把你打发回巴黎去。"

对大多数人来说，沉思是精神上的一种坚定和有恒的好品质，而在我身上却是一件怪事，它是一种离开我的意志而独立的本能，它一发作起来时，就像一种强烈的激情。它是每隔一些时候就要发作的，而且说来就来，不管在什么时间和地点，我是丝毫无法抵抗的。它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随兴之所至，把我拖到它所乐意去的任何地方。

这个女人走后，我起身坐在床上。我对自己说："我的朋友，这就是上帝给你送来的礼物。如果戴尚奈不愿意把他的情妇送给你，却猜想你将会爱上他的情妇，他也许没有猜错吧。

"你有没有很好的看清楚她呢？一个无上的、神圣的奥妙已在那孕育她的脏腑之中完成了。这样一个尤物，是值得大自然以母性的最大关怀去照顾的；可是那个想要治愈你的病的人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你推到她的唇边，以便你在那上面学会怎样去忘却爱情。

"这是怎么搞的？别人一定也同你一样欣赏她，她也可以对他们试行一切诱惑，但他们不致冒任何危险；只有你一个人会成问题。

"这个戴尚奈不管他的生活怎样，既然他在生活，到底也应该有一颗心。他有哪点和你不同呢？他是一个什么都不相信，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也许既无忧虑亦无烦恼，当然，只要在他的脚踵上受到一点轻微的刺痛，就足以使他恐怖起来，因为如果他的肉体不顶事，他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对他来说只有肉体是活的。那么，这个对待自己的灵魂竟像鞭挞会[①] 的信徒用鞭子对待自己的肉体一样的到底是怎样一种人物？难道人们没有头脑也能生活吗？

"请想想这种情况。你看，有这么一个人，在他的胳膊里拥着一个容颜绝世的美人，他年轻又热情，他觉得她美，便把心里话告诉她，她回答他说她爱他。这时候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提醒他说：'这是一个妓女呀。'说话的人很有把握，即这么一句就够了。假如有人对他说：'这是一个会下毒药的女人'，他或者还会爱她，他将不会少给她一次接吻；但这是一个妓女，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了，就像人们不会去关心土星上的事情一样。

"那么，妓女这个字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字呢？这原是一个既恰当又相称，既确切而又带羞辱的字眼，这可以同意。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字也不过是一个字罢了。难道就能用这一个字来杀人么？

"如果你爱她，你，真爱这个肉体？人家来给你斟上一杯酒，并且对你说：'不要爱这个，只花六个法郎你可以另外找到四个。'而如果你竟然自己醉倒了呢？

"可是这个戴尚奈是爱他的情妇的，既然他出钱买她；难道他会有一种特别的恋爱方式么？不，他没有什么特别方式；他的那种爱法

---

① 是一种苦行修炼的教派，自十三世纪起盛行于意大利，其后流传于欧洲各国。

其实并非出自爱情，在爱情上他对于值得他爱的女人的感受和对于不值得他爱的女人的感受没有两样。这很简单，他根本就不爱任何人。

“那么是谁使他变成这样？难道他生来就如此？抑或他后来自己变成这样的？恋爱本来也和饮水和吃饭一样自然。他不是一个普通人。难道是一个侏儒或一个巨人么？怎么？他始终信任这个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身体吗？真的，甚至投在一个爱他的女人的怀抱里也没有危险么？怎么！他始终面不改色？除了永远用金钱交换肉体之外就再无其他交易了？他的生活是怎样一种盛筵呀，而人家在他的杯中又将喝到怎样一种饮料呀？你看，他才不过三十岁的人，却就像那老米特里达特① 一样；连蝮蛇的毒液都是他的朋友和亲人了。

“我的孩子哟，这里面有一个大秘密，必须懂得其中的奥妙。不管人们用什么理由来替纵欲行为辩护，人们将会同意这种行为在一天之内，一小时之内，或在今天晚上是不足为怪的，但不是在明天，更不是天天能够那样放纵下去。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是把女人当做男人的伴侣和安慰者，或者是它的生命的神圣的工具的，而且没有一个民族不是在这两种形式下对她敬重的。可是这儿却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勇士，他跳进了上帝亲手掘成的介于人兽之间的一道深渊；就是违背自己的诺言亦在所不惜。到底是什么无言的巨人呀！竟敢于在肉体的接吻之下驱除思想的爱，以便自己在人的嘴唇加上兽类的烙印，那永远沉默的印记？

“在这里面有一些事情应该懂得。在那座人们叫做秘密团体的凄惨的森林里吹着一股阴风，这是当黑夜降临大地的时候，那些毁灭天使彼此在耳边喁喁私语的神秘之一。上帝并没有故意把这个人造好或造坏。如果他的内脏也同那些不孕的妇人的一样，那或者是大自然没有把它们创造完成，或者是他自己暗中把什么毒草的液汁注

---

① 米特里达特（公元前约135—前63）指的是本都王米特里达七世。相传他青年时代就研究各种毒药，并亲自尝试，因此他的身体逐渐适应各种毒药的性能，后来他在和罗马人的战争中被他的儿子出卖，而服毒自杀时，毒药在他身上竟不起作用，只好命令自己的一个士兵给他结束性命。

射在里面了。

“好吧！既然不能用工作亦不能用学习来把你治愈，我的朋友哟！忘掉和逐渐习惯吧。这就是你的金玉良言。你翻阅一些死书，要考古你还太年轻。看看你的周围吧，苍白的人群正在围绕着你。斯芬克斯的眼睛在神圣的楔形文字中间闪耀；你来解说这人生之书吧！勇敢点，中学生，把你投进斯提克斯[1] 里去吧，这条洗过它的水就可以不受伤害的地狱里的冥河，它那阴惨的波涛会把你引向死亡或引向上帝。”

第　四　章

“在这上面所有的好处，假如这能算是好处的话，那就是这种假的快乐，它是痛苦和忧愁的种子，使我疲劳得再也无法忍受。”这就是圣奥古斯丁[2]，男子中从来没有过的最男性的人，关于他的青春时期所说的概括性的话。而从那些和他一样的过来人的口中，却很少说出这种话，虽然大家心里都有同感，并且在我的心里也不例外。

秋季过去了，在十二月间我回到巴黎，我在各种欢乐场所，在化装舞会，在夜宴中度过了冬天，很少离开戴尚奈，他对我很高兴；我对他却不是这样。我越是往前走，我就越感到忧愁。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就似乎觉得，这个离奇古怪的社会，一眼看去很像一个深渊，每走一步它的距离就缩短一些；而在那我以为看见一个幽灵的地方，随着我的前进，就只看见一个阴影了。

戴尚奈问我有什么心事。我对他说：“你呢，你有什么心事？你想念死去的亲属么？你没有什么伤痕会因为天气潮湿而酸痛么？”

有时候我似乎觉得他在听我说话却不回答我。我们于是赶到桌

---

① 斯提克斯，希腊神话中地狱里的一条河，相传洗过这条河水的人可以不受任何伤害。阿喀琉斯的母亲曾把初生的阿喀琉斯倒提着浸在这河的水里，但因脚踵部分未沾到水，后来阿喀琉斯在作战中竟以脚踵受箭伤而死。

② 圣奥古斯丁(354—430)，罗马著名宗教家、哲学家、伦理学家，青年时代生活荒唐，后来信仰天主教，成为著名的神父，著有《忏悔录》，对其青年时代的荒唐行为有坦率的自白和沉痛的忏悔。

边，拼命喝酒；半夜里我们乘驿站的马跑几十里路到乡下去吃早餐；回来之后，洗一个澡，然后吃饭，饭后就赌钱，赌完钱上床睡觉；当我走近我的床边……我回头把房门关好，我跪下来，抱头痛哭。这是我的晚祷。

说起来奇怪！我对我根本没有的事，却偏爱装做真有其事的样子；我自夸做了坏事，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从这种吹牛中找到一种渗着哀愁的奇怪的快乐。当我真正做了我所说的事情时，我就只感到烦恼；但是，当我编造一些疯狂的故事，例如我根本没有参加的荒淫无度狂饮达旦的荒唐集会时，我就似乎觉得心里更为满足，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使我觉得最难受的是一次当我们去举行游乐时，那次我们去的是巴黎附近的某地，从前我曾经和我的情妇去过的地方。我变成了傻瓜，我离开众人，独自徘徊，张望着灌木林和光秃的树干，心里有无限的苦楚，甚至无缘无故用脚来踢那些树干，好似要把它们踢得粉碎。然后我再回来，嘴里不断沉吟着："上帝几乎不爱我，上帝几乎不爱我！"这之后我会一连好几个钟头不开口。

不管我想到什么问题，真理是赤裸的，这个不祥的思想总不断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在想："这个社会把它的虚伪叫做道德，它的念珠叫做宗教，它的拖地的长袍叫做礼仪。而荣誉和道德则是它的婢仆；这个社会在它喝的酒里掺着那些头脑单纯的相信它的人们的眼泪；只要太阳还在天空，它总是半闭着眼睛来散步；它进教堂祈祷，赴舞会，赶集会，而一到晚上，它解开了它的长袍，于是人们见到的却是一个长着两只山羊脚的裸体的酒神女祭司。"

但是当我这样说时，连我自己都害怕起来；因为我感觉到，如果衣服底下掩盖的是肉体，那么肉体底下的便是骷髅了。我无可奈何地自问道："难道人生真谛就全在这儿了，这可能么？"后来我回城里时，在路上遇见一位美丽的小姑娘和她母亲挽着手走着，我叹息着目送了她一程，于是我又重新变得像孩子一样了。

尽管我也养成和我的朋友们一样的日常生活习惯，而且我们的放肆行为也习以为常，我却不让自己同于流俗。一看见女人就会使我心情悒郁得难以忍受；我连和她们握手都会发抖。我已经决定永

远不再恋爱。

可是某天晚上我从舞会回来，心里十分难受，我深深感到这就是爱情在作怪。原来在夜餐时候，我坐在一位在我记忆中算得是最动人最优雅的女人的旁边。当我闭上眼睛要睡觉的时候，我看见她站在我的面前。我自认为自己是不可挽救了；我立即决定再不和她见面，避免到一切我知道她也会去的场所，这种狂热病共持续了十五天，在这期间我几乎经常是躺在我的长躺椅上，并且我不由自主地不断回忆起所有我和她交谈过的话。

正如天下没有一个地方像巴黎，人们爱去管邻人的闲事，因此不需多久，那些认识我的人见到我和戴尚奈在一起，就声称我是最大的浪子。在这点上我真钦佩世人的聪明：当初我和我情妇决裂的时候，曾被视为未谙世务和初出茅庐的小子，今天又被视为无情和残酷的人！他们甚至对我说显然我从来没有爱过这个女人，说我无疑是在把爱情当游戏，他们认为这是对我最大的赞扬；最糟糕的是我被这种如此可怜的虚荣冲昏了头脑，竟然觉得十分得意。

我的奢望是让人认为我是一个厌倦一切的人，但我却是个充满欲望的人，而我的狂热的想象力又迫使我突破了一切限度。我开始说我对女人不能有任何尊重；我的脑子因为想入非非而疲惫不堪，以致我说我更喜欢现实。总之，我惟一的快乐，就是故意歪曲自己。只要有一种思想是异乎寻常的、和常情抵触的，我就会立即成为这种思想的辩护者，甘冒最大的不韪。

我的最大缺点就是爱摹仿一切使我感动的东西，不是为了它的美，而是为了它的奇特，却又不愿承认自己是摹仿者，我拼命夸张，目的是为了显示新奇。照我的意见没有一样东西是好的，甚至连约莫过得去的也没有；总之没有任何值得我一顾的东西；可是我一旦在争辩中激动起来，就似乎法文里再没有足够夸张的词句可以用来颂扬我所支持的东西了；但是一旦别人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就会兴趣索然。

这是我的行为的自然的结果。既厌倦于我所过的生活，却又不愿改变这种生活：

你将承认和这有残疾的人相似，

躺在鸭绒床上也还得不到安息，
要不时用翻身来减轻他的苦疾。

——但丁

因此我费尽心机想要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而为了摆脱苦恼，我却遭到种种不如意。

但是，当我的虚荣正忙于这类事，我的心却在受苦，在我身上几乎经常有一个人在笑，另一个在哭。好像我的头脑和我的心在不断发生冲突。我自己的冷嘲热讽有时使我非常难受，而我的最大忧愁却令我想放声大笑。

有一个人某天夸口说迷信的恐惧对他丝毫不发生作用，他什么都不怕；他的朋友们在他的床上放了一具骷髅，于是在邻室躲着等他回来。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是第二天早上当他们进他的房间看时，看见他坐在床上，正在玩弄那具死人的骸骨：原来他已经吓得神经失常了。

在我身上有某些地方和这个人相似，不同的只是我所玩的骸骨是一具可爱的骷髅；那是我的爱情的残骸，过去所遗留下的一切。

但是不能说在这种乱七八糟的生活中，没有过愉快的时刻。戴尚奈的同伴都是些文雅的青年人，大多数还是艺术家。借口要做放荡之徒，我们有时曾在一起度过一些愉快的晚会。他们中有一个当时正热恋一位漂亮的歌女，她那清新而忧郁的声音使我们着了迷。多少次我们围成一个圆圈坐在那里欣赏她的歌喉，而筵席却早已经摆上了！多少次我们中的一个正当人家打开酒瓶的时候，却手拿一本拉马丁① 的诗集以激动的声调朗诵起来！那时候你可以看出所有别的思想都已烟消云散！在这样的时候，时间飞逝得特别快；而当我们入席的时候，便一声不响，大家眼睛里都噙着眼泪，我们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放浪之徒！

尤其是戴尚奈，平常是最冷酷最无情的男子，在这些日子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奔放着那样奇怪的感情，你会以为他是一个热狂

① 拉马丁(1790—1869)，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著名诗集有《沉思录》、《诗歌与宗教和谐集》、《天使谪凡》等。其诗充满宗教气息和感伤的情调。

的诗人。但是在这些感情的扩张过后，有时他又会陷入一种疯狂的快乐中。一旦酒意上来他就会砸碎一切；主持破坏的精灵全副武装从他的头中直杀出来；在这样的疯狂中，有时我看见他把一只椅子掷到窗子上，哗啦一声会吓得你要逃命。

我不能不把这样一个奇怪的人作为研究的对象。我觉得他好像是某种环境里真正存在着的一种典型人物，但却不是我所熟悉的。你不知道当他发作起来的时候，究竟是不是由于一个病人的绝望心情或是一个宠坏了的孩子的任性。

在节日的时候，他特别显出神经质的冲动，使他的行动活像一个真正的小学生。他那冷冰冰的神气那时会使人笑死。有一天他硬要我同他两人在黄昏时候步行出去，身上穿着奇怪的服装，戴上假面具，并且携带乐器。我们就这样在最可怕的哗笑声中，一本正经地散步了一整夜。

我们发现一辆出租马车的车伕在他的驾驶座上睡熟了；我们把马匹的羁绊解开；于是装做从一个舞会出来的顾客，我们大声叫唤车伕。他从梦中惊醒，扬起鞭子一鞭打下去，马匹就向前直奔，车子却留在原处，让车伕一个人待在车子上。同是那天晚上我们在香榭丽舍大街，戴尚奈看见另一辆马车走过，就活像一个强盗一样把车子拦住，他威胁车伕迫令下车匍匐地上。这是一种会送掉性命的危险把戏。当时他打开车门，我们发现里面有一位青年和一位太太已经吓得不能动弹。于是他叫我学他，把车子两边的门都打开后，我们从这个门进去从另一个门出来，这样在黑暗中车子里的那两个可怜的家伙一定以为真的遇着强盗了。

我在想，那些说世界会给人以经验的人，一定会因为有人相信他们的话而感到十分惊奇。世界不过是一个个漩涡，这些漩涡之间彼此毫不相干，它们各自向前奔流，就像成群的飞鸟凌空而过。一个城市里的各个区甚至彼此也不相似，而且彼此同样需要学习，对于住在昂丹路的人需要向马莱路的人学习，就像需要向住在里斯本路的人学习一样。只有这是真的，那就是这些不同的漩涡自从世界存在以来都已经被那始终同样的七个人物渡过了：第一个叫做希望；第二个叫做良心；第三个叫做公论；第四个叫做欲望；第五个叫做悲哀；第六

个叫做骄傲；第七个叫做人。

因此，我和我的同伴们，我们是一群飞鸟，我们要一齐停留到春天，时而在玩，时而又在跑……

“但是，”读者将要问，“在这一切中间你们有哪些女人？我可没有见到真正的荒唐事哩。”

呵，那些名字叫做女人的家伙呀，你们在如梦的人生中过着梦一般的生活，我对你们又有什么可说呢？在那连一个希望的影子都从来没有过的地方，难道还有可能找到什么纪念么？如此我将向何处找寻你们？难道有比在人类的记忆里还更沉默的东西么？难道还有比你们更被人遗忘的么？

假如需要谈到女人，我将要提到两个；这就是其中之一。

我要请问你，一个贫穷的女裁缝你要她怎么办，她年轻貌美，因为是十八岁的姑娘，所以有各种欲望，柜台上放着一本小说，里面全是谈的恋爱故事；她什么都不懂，脑子里没有任何道德观念；老是在窗前做活，而由于警察局的命令，再也没有宗教仪式的行列从窗子前面经过了，但是窗子前面每天晚上却有成打领有牌照的妓女在那儿徘徊，她们是被同一个禁止宗教行列从这儿经过的警察局所承认的；当裁缝姑娘整天为一件衣服、一顶帽子工作得眼花手累之后，黄昏时候她不把胳膊支在窗台上休息一会儿，你要她怎么办呢？为了赚两个钱养家，她所辛苦缝制的长袍，她那清白而可怜的双手剪裁的帽子，她都亲眼看见落在一个妓女的身上了。一天到晚总有上三十辆马车停在她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一个卖淫妇，她有她的牌照号码，就像她租来的马车一样。这卖淫妇却带着傲慢的神气走进店里来，在镜子前面装娇做媚，试着新装，把那女裁缝牺牲睡眠耐心制就的可怜的衣帽穿上又脱掉，不试上十回不肯罢休。她看见这妓女从她袋子里掏出来六个金币，而她，做裁缝的每星期才拿到一个金币；她不禁从头到脚细看那妓女，研究她的首饰，她跟着她直到她的车旁；后来，有一天晚上，她既没有活可做，她妈又生病，你说怎么办呢？她便只好乘着黑夜，半开半掩她的房门，伸手出去，拦住一个过路的人。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一个妓女的故事。她懂得弹一点钢琴，会算一点账，会一点素描，甚至懂一点历史和文法，就这样什么都只懂一

点。多少次我以刺心的怜悯之情凝视着这一大自然未完成的作品，不幸她还要受到社会的摧残！多少次在这样漆黑的夜里我目送着这个痛苦和流产的火花的苍白而摇曳的微光！多少次我想要重燃起埋在这可怜的灰堆下的熄灭了的柴炭！不幸得很！她的长发的颜色恰好正像灰一样，因此我们叫她“灰姑娘”①。

我想给她请教师教她读书，可是我不够富裕，戴尚奈听从我的劝告，决心照顾这可怜的女子；他请教师教她重新学习她已经学过的一切功课。可是她从来没有能够做出任何显著的成绩：她的老师一走之后，她便抱着胳膊一连好几个钟头动也不动直往窗子外面眺望。多么难过的日子！多么可怜的生活！有一天我恐吓她，如果她不好好学习，我就不给她钱用；她一声不响便去做功课，不久之后，我听说她竟偷偷外出。天晓得她上哪里去？我请求她在她未走前替我刺绣一只钱包；后来我保存这件可怜的遗物很久；它挂在我的房间里，好像世上所有废墟里最阴沉的纪念碑之一。

现在我来叙述另外一个女人。

约莫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当我们度过了喧闹、疲倦的一整天，大家回到戴尚奈家里，他已经先我们几个钟头回家做好他的准备工作。当我们抵达时，乐队已经在演奏，客厅里挤满了人。

大部分的舞女是戏院里的姑娘；人家告诉我为什么这些姑娘比别的吃香：因为大家都在争夺她们。

刚回来，我就投进华尔兹舞的漩涡里。这种真正愉快的运动一直为我所喜爱；我不知道有比这更高尚、更配得上一个漂亮女人和一个青年小伙子的运动了；所有的舞蹈，比起华尔兹舞来只不过是一些乏味的俗套或作为最无意义的会面的借口罢了。那是在某种形式上真正地占有了一个女人，当你把她揽在自己的胳膊里半个钟头，就这样地带着她跳，使她不由自主地激动，并不是没有几分冒险的；在这种情形下，人家真不知道该说你是在保护她抑是在强迫她。有时候，有些女人把自己沉醉在一种既肉感又羞怯，既温柔又纯洁的忘我境地里，以致人家分不清在她们身边感觉到的到底是情欲抑是恐惧；而

① 灰姑娘，法国作家佩罗（1628—1703）童话集中最动人的女主角。

且，如果把她们紧紧搂在怀里时，人们不知道是否自己会晕倒，或会把她们像芦苇一样压折。德国，发明这种舞蹈的国家，那儿的人一定是多情的。

我胳膊里挽着一个来巴黎过狂欢节的意大利某剧院的非常漂亮的舞女；她穿着酒神女祭司的服装，一件豹子皮做的长袍。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么娇气的女人。她高高的身材，长得那么苗条，尽管她跳华尔兹舞跳得极其迅速，却显得懒洋洋的样子；表面上看她，你会以为她的舞伴一定很吃力；其实不然，她跳得就像受了魔法驱使一样。

她的胸前别着一大束鲜花，花香使我不由自主地沉醉了。只要我的胳膊轻轻一动，我就感到她弯得像一条印度野藤。她浑身柔软得那么温柔，那么可爱，就像给一条熏香的丝质轻纱围绕着我一样。每转一个圈子，你就会听到她的项链擦着她那金属的腰带发出的轻微的声音；她转动得那么灵巧，使我以为看见了一颗美丽的星星，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微笑下进行的，像是一个就要飞升的仙女。热烈和肉感的华尔兹舞曲，像是从她的唇间发出，她头上长着一头非常浓黑的秀发，编成辫子垂向脑后，好像她的脖子过于娇柔，担负不起这头美发。

当华尔兹舞停止后，我便倒身在小客厅里的一张椅子上；我的心在狂跳，我已经不能控制自己。我对自己嚷道："上帝呵！这难道是可能的么？呵，绝美的怪物！美妙的爬虫！温柔的水蛇呀，你的皮多么柔软、斑斓多彩，你缠绕得多紧，你摆动得多好看！是你的表兄，那天国的长蛇，教会你口含苹果缠绕在生命的大树上！梅露仙① 呵！梅露仙！男子的心都成了你的俘虏。这点你是十分清楚的，呵，迷人精！你那软绵绵的娇态，对此你也绝不怀疑！你很知道你会使人毁灭，你会使人沉沦，你知道当人家一经摸触到你，他就要神魂颠倒；你知道人们会为你的微笑、你的花儿的香味和同你有肉欲的接触而死去的：呵，这就是为什么你那么柔媚地委身于欢乐；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微笑那么温柔，你的花儿那么鲜艳；这就是为什么你那么轻柔地把你的胳膊放在我们的肩膀上。上帝呵！上帝！你到底要我们怎么办？"

---

① 梅露仙，塞尔特人传说中的仙女，她在某些时候以半女人半蛇的形状出现，据说倘若她以这种形状出现时，就预示灾难的来临。

哈莱教授[①] 说过一句可怕的话："女人是人类的神经部分，男子则是肌肉部分。"汉波尔特[②] 本人，这位严肃的学者也曾说，在人类神经的周围是一层看不见的大气层。我不想说那些眼睛在追踪着飞来飞去的斯帕郎扎尼[③] 的蝙蝠的梦想家，他们以为已经找到了自然的第六感官。就是照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创造我们、嘲笑我们、毁灭我们的大自然，它的种种神秘已经够可怕，它的威力已经很强大了，更用不着再把围绕我们的黑暗加深了！但是，有哪一个男子敢于说自己已经有了生活经验呢，假如他否认女人的威力？假如他从来没有过在离开一个漂亮舞伴时两手发抖？假如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一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的无法解释的东西，那是一种刺激神经的磁力吧，它在舞会中间，在乐器的喧闹声中，在使烛台上的烛光变成苍白的热气中，在从一个年轻女人的身上缓缓发散出来（而她本人也是一个发电者），于是这种磁力在她的周围飞翔，就像在风中摇曳的香炉里燃着的沉香，在香炉上馨烟缭绕一般。

我如醉如痴，宛似迷魂失魄。这种滋味只有当你在恋爱中才能体会，而这在我并不算新奇：我知道在心爱的人儿顶上闪耀的圆光是什么。但是使我心跳得这样厉害，使我中了邪魔的，只是为了她的美貌，她的一束鲜花和一件金钱豹皮的倩装，和她的某种动作，用她从卖艺者那儿学来的以特殊方式转圆圈的本领和她的一只美丽的胳膊的轮廓；而这一切，又都不用说一句话，不用一个心思，当然她更不愿显露出自己完全清楚这一切的效果。如果这就是上帝七天创造的成绩，那么，以前的混沌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然而我所感到的到底不是爱情，我除了可说这是渴望外，还能说

---

① 哈莱教授（1754—1822），法国医生，在医科学院教授药物物理学。

② 汉波尔特（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著有《关于神经的刺激作用和肌肉纤维的研究》。

③ 斯帕郎扎尼（1729—1799），意大利自然科学家，巴维大学自然史教授，曾作长时间的科学研究旅行。他对血液循环、消化作用、生殖作用和微生物等方面的研究均有重大的贡献。这里所谓"斯帕郎扎尼的蝙蝠"云云，据现代科学界承认生物中已发现鲸鱼和蝙蝠似乎具有发射超声波的机能，蝙蝠迅速地盘旋飞翔，而不致触到障碍物，就是这个缘故。斯帕郎扎尼第一个发现这种现象。

是别的什么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在我身上的一条与我的心是如此陌生的琴弦在振动。看见了这只美丽的野兽，使得在我身上的另一只野兽吼叫起来。我很知道我不会对这个女人说我爱她，也不会说我喜欢她，甚至也不会说她漂亮；我的嘴唇只想吻她的嘴唇，并对她说："这双懒洋洋的胳膊，用来做我的腰带吧；这只微侧的头儿把它来靠在我身上吧；这个甜蜜的微笑把它来亲在我的嘴上吧。"我的肉体爱上了她的肉体；我为美貌所陶醉，就像人家为醇酒所陶醉一样。

戴尚奈从我身旁经过，他问我在这儿做什么。我对他说："这个女人是谁?"他回答说："什么女人？你要说的是谁?"

我拉着他的胳膊走进大厅。那意大利女子看见我们进来，她微微一笑；我赶快后退一步。戴尚奈说："啊！啊！你和玛高跳华尔兹舞了?"

我问他："玛高是谁?"

"就是在那边笑着的那个懒鬼，你是不是喜欢她?"

我回答说："不，我和她跳过舞，我想知道她姓什么；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她。"

我是害羞所以随便这么说；但是当戴尚奈一离开了我，我便跑去追他。

他笑着说："你真是性急！玛高不是一个普通的妓女，她是一位在米兰当大使的某先生的姘妇，而且几乎嫁给了他。是他的一位朋友给我带她来的。"他接着说，"但你可以相信我会去同这位朋友商量；只要我们还有办法可想，总不会让你死去的。也许我们能够获准让她留在这里吃宵夜。"

这么说过以后，他就离开了我。当我看见他走近她的时候，我真说不出我是多么不安；但我追不上他们，他们随即隐没在人丛中了。

我在想："难道是真的？这是怎么回事！才不过一会儿工夫！我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上帝呵！难道这就是我将要爱的么?"我在想："但是，到底这只是我的官能在蠢动罢了；我的心在这上面是毫不相干的。"

我这样找理由来稳定我自己。可是一会儿之后，戴尚奈在拍我

的肩膀。他对我说:“等一下我们就去吃宵夜,你可以把胳膊递给玛高;她已经知道你喜欢她,而且这事情已经说好了。”

我对他说:“你听我说,我不知道我所感觉到的是怎么回事。我似乎看见瘸腿的伏尔甘[1] 在他的打铁场里,胡子像在冒烟,狂热地抱吻着维纳斯。他那令人害怕的眼睛注视着维纳斯的丰腴的肉体。他聚精会神在欣赏这个女人、他惟一的财产;他为快乐而尽情欢笑,他像是为幸福而微微发抖;而在这时候,他不禁想起了高坐在天宫上的他的父亲朱庇特。”

戴尚奈望着我没有回答我的话;他拉住我的胳膊拖我走。并且向我说:“我疲倦了,我心里怪难受的;这种喧哗把我吵死了。我们去吃宵夜吧,这会使我们恢复精神。”

宵夜讲究极了,但我只是形式上赴宴罢了。我什么也不能吃:我的嘴感觉乏味。玛高问我:“你怎么了?”而我就像一座石像一动也不动,只是默默地以惊奇的眼光把她从头望到脚。

她笑起来了。戴尚奈在远处观察我们也跟着笑了。她面前放着一只雕琢精美的大水晶杯,杯身反映出璀璨的华灯的无数闪光,就像三棱镜反映出的七彩虹霓。她伸出懒洋洋的手臂,把塞浦路斯产的金色美酒满满地斟了一杯,同是这种东方的甜酒,后来我在利多[2]荒凉的沙滩上却发现它是那么苦味。她把酒杯递给我说道:“拿去吧,给你,我的孩子。[3]”

我再把这杯酒回敬她的时候说道:“给你和我。”她只把嘴唇在酒杯里浸润了一下,最后,我以悲哀的心情把这杯酒喝完,她似乎从我的眼睛里看得出来。

她问道:“这酒不好么?”我说:“不是,”“不然你就是头痛?”“不。”“或许你是厌倦了?”“不。”“啊,那么是爱情的苦恼了?”她用她的异国腔调这么说的时候,她的眼光变得严肃了。我知道她是那不勒斯人,但在说到爱情的时候,她的意大利热情也会不由自主地使她心跳。

---

① 伏尔甘,罗马神话中火与铁匠之神;维纳斯的丈夫。

② 利多,威尼斯的一个港口。

③ 原文是意大利文。

席上出现了另一种疯狂。大家已经酒酣耳热，还在那儿碰杯；就连最苍白的脸孔都因有了酒意而变成粉红，好像是为了不让羞耻心在这里出现；阵阵模糊的低语声，好像是海潮上涨的声音，不时像因海浪翻腾而发出怒吼；这儿那儿，人们的眼光都在泛着热情，后来突然间彼此都互相注视着，而且茫然若失；我不晓得是什么风把所有这些朦胧的醉意都吹拢一起。一个女人站起来了，好像是在还平静的海面上，第一股首先感觉到风暴的到来，而冲起来给大家预告的波浪；她做一下手势要大家平静下来，一口喝干她杯里的酒，随着她的动作，她把头发弄散了；一头金色的鬈发围披在她的肩头上；她张着嘴唇想唱一支饮酒歌；她的眼睛半闭着。她困难地呼吸；两次从她那喘不过气的胸膛发出了沙哑的声音，突然间她变得像死人般苍白，于是倒在她的椅子上了。

这时候，开始了一阵喧哗声，夜宴还继续一个多钟头，直到散席，喧闹声还不停息。在这种喧闹里，人们不可能辨别任何声音；笑声，歌声，甚至叫嚷声，全都混做一团。

戴尚奈问我："你对这有什么感想？"我回答说："什么也没有，我塞住耳朵在看人家闹。"

在这种疯狂的喧嚣声中，漂亮的玛高始终默不作声，也不喝酒，安静地支着她那赤裸的胳膊坐着，让自己沉在懒散的幻想中。她似乎既不惊奇也不感动。我问她："你不想同他们一样玩？刚才你给我塞浦路斯美酒喝，你自己不想喝点么？"我对她这么说时，斟了满满一大杯酒给她；她慢慢举起来，一饮而尽。把酒杯放在桌上，又恢复了她那种心不在焉的姿态。

我越是观察这个玛高，我越觉得她奇怪；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但对什么也不觉讨厌。似乎要使她生气也和要使她高兴同样困难；人家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但绝不自己采取主动。我想起那永恒的安息的精灵，于是就对自己说，如果这座苍白的雕像变成梦游病者，它可能就像玛高一样。

我对她说："你是善良还是凶恶？悲哀抑或快乐？你爱过人么？你要不要人家爱你？你喜欢金钱？喜欢快乐？喜欢什么？你喜欢马匹？乡间？舞会？你喜欢谁？你梦想些什么？"而对这一切问题，她

都以同样的微笑来回答，这是一种既无快乐也无痛苦的微笑，它似乎在说："这有什么关系？"此外，就再没有别的意思。

我的嘴唇靠拢她的嘴唇；她给了我一个有心无意的亲吻，懒洋洋的就像她本人一样，然后她把手绢搁在她的嘴上。我对她说："玛高，谁要是爱上了你，他就活该倒霉！"

她那双黑眼睛俯下来看了我一眼，然后仰望天空，翘起一只手指，做出一个无法模仿的意大利手势，慢慢地说出了她的国家里女性惯说的一句口头禅：也许！①

这时候仆人在上果点；有好几个客人已经离席了；有些人在抽烟，别的人们在赌钱，有一小部分人还在席上；有些女人在跳舞，别的人们在打瞌睡。乐队重新奏起乐曲；蜡烛光已经暗淡，人们又点上新的。我想起了贝特伦② 的夜宴，在那里半睡着了的主人们周围的灯光熄灭了，这时候奴隶们踮着脚趾走进来偷窃银餐具。在这一切中间，歌唱始终没有停止，而那三个英国人，三副阴郁的脸孔，欧洲大陆是医治这种脸色的医院，他们还在继续唱他们的歌，尽管这是来自他们的泽国里的最坏的歌曲。

我对玛高说："来，我们走吧！"她就站起来挽着我的胳膊。戴尚奈向我嚷道："明天见！"于是我们走出了大厅。

在走近玛高的寓所时，我的心在猛烈地跳动；我说不出话来。对这样一个女人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她既无情欲的感觉也无厌恶的感觉，当我看见我那只在这个死板的家伙身边发抖的手时，我真不知该作何打算。

她的房间就像她一样，是阴郁同时又是肉感的；一盏白玉灯半明不亮地照着房间。靠椅和沙发也同床一样柔软，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用毛绒和丝绸制的。在进去的时候我闻到了一种强烈的土耳其熏香，不是在这里街上出售的那种香，而是在君士坦丁堡才有的那种最刺激神经最危险的香料。她摇铃后，一个年轻女仆走进来。她没有

---

① 原文是意大利文。

② 贝特伦，拉丁作家，祖先是高卢人，他在尼禄的宫廷过着豪华淫逸的生活，他的著名《讽刺小说》是一世纪时反映罗马人风俗的宝贵资料。

对我说一句话就和女仆走进寝室。不久之后，我看见她已经睡在床上了，用一只手肘支着身子躺着，老是那副懒洋洋的姿势；这在她已经成为习惯了。

我站在那里望着她。真奇怪！我越是欣赏她，我越觉得她美，也越觉得我那被她引起的肉欲已在消逝。我不知道这是否一种磁性作用；她的沉默和她的寂然不动已经战胜了我。我照她的办法做，躺在和她寝台对面的沙发上，死一般的寒冷降落到我的灵魂。

在动脉里跳动的血液是一种奇怪的时钟，人们在夜里才感觉到它在震荡。那时候人被外界的事物所遗弃，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听到了自己在活。尽管又疲倦又伤感，我却不能合眼；玛高的眼睛注视着我；我们默然地、慢慢地彼此望着对方，假如可以这么形容的话。

她终于说道："你在那里做什么？不到我这儿来么？"

我回答说："就来啦，你多么美呵！"

忽然有一声微弱的叹息，像是一声悲怨：玛高的竖琴的一根琴弦松弛开了。听到这个声音我回过头去，于是我瞥见了朝霞的最初的淡淡的红光已经给窗户染上了彩色。

我站起身来拉开了窗帘；一股强烈的阳光射进了房间。我走近一个窗子站在那里一会儿；万里晴空，太阳晶亮，没有一片浮云遮掩。

玛高又在叫我："你到底来不来哪？"

我给她做了一个手势让她再等一会儿。显然有某种值得小心谨慎的理由使她选择了这个远离市中心的偏僻地区；或许她在别处还有寓所，因为她有时也接待一些朋友。她情人的朋友们也来看她。我们现在这个房间无疑是一种临时的香巢；房子面向卢森堡公园，举目可以望见遥远的花园里的景致。

好像一块被压沉在水里的软木，不甘心在那握着它的手里，总想从手指缝滑出再浮到水面上来，在我的心里，就有一种我既不能克服，也不能摆脱的什么东西在这样蠢动着。卢森堡公园林阴小径的景象，使得我心儿在狂跳，而一切别的思想都消逝了。多少次闹逃学，在这些小土丘上，我躺在树阴底下，带来几本好书，全都是充满疯狂的诗意的！因为，那就是一去不返的我童年时代的放纵生活呵！我从光秃的树木上、花坛中的干草上，再找到了这一切遥远的纪念。

当我十岁的时候，曾在那里和我的哥哥、我的老师一起散步，撒一些面包屑给几个冻得发抖的可怜的鸟儿；在那儿，坐在一个角落上，我一连好几个钟头在望着小女孩们围成一个圆圈跳舞；我天真的心儿曾经为听她们幼稚的歌曲的叠句而跳动；在那里，在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我曾经走过千百次那同一的林阴小路，陶醉于维吉尔① 的一首诗中，用脚踢掉路上的一颗小石子。我不禁这样叫道："我的童年时代哟！你在这儿哪！上帝呵！你就在这里哩！"

我转过身来时，玛高已经睡熟，灯已熄灭了，阳光使整个房间变了样子：我以为是天蓝色的窗幔，其实是青绿色的，而且已经褪色了，而玛高，那座美丽的雕像则横陈在卧榻上，苍白得像死人一样。

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我看看卧榻，又看看花园，我倦极的脑袋变得沉重起来了。我走了几步，便去坐在靠近另一个窗户的一张开着的小书桌前。我靠在桌子上，机械地望着一页搁在桌子上的摊开着的信笺：信笺上只有简单的几句话。我无意中一连读了几遍，直到因为看了多次，信中的意义在我的思想中，已经变成可以理解的东西；我忽然因此受到了感动，尽管我不可能完全明了其中意义。我拿起信笺来细读，字写得很坏，信中说道：

"她昨天晚上死了。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她自己就感觉到已经衰弱不堪了；她叫我来，并且向我说：'路易松，我要去和我的老伴相会了；你去取下挂在衣橱里钉子上的一张床单，它和另一张是一对。'我不禁痛哭着跪下来；但是她伸着手叫道：'不要哭！不要哭！'她并且大大叹了一口气……"

信笺的其余部分撕碎了。我说不出读了这封凶信在我心中所引起的反应；我翻过那张信笺来，看见上面写有玛高的住址，和前一天的日期。我无意识地走向卧榻，并且自己嚷道："她死了？到底是谁死了？死了！谁呀？谁呀？"

玛高睁开眼睛；看见我坐在她的床上，手里拿着那张信笺。她便说："是我妈，她死了。你真的不来和我一起么？"

---

① 维吉尔（公元前 71—前 19），古罗马最著名的诗人，他的杰作《埃涅阿斯纪》是描写罗马人建国的史诗。

这么说着，她便伸出手来。我对她说："安静点！睡你的，让我在这儿吧。"她转过身去，又再睡着了。我望着她好一会儿，直到我相信她再听不到我走路的声音，我才离开她慢慢地走出来。

第 五 章

一天晚上我和戴尚奈坐在火炉旁闲聊。那是三月初间的某一天，那样的日子正预示着春天即将来临；天在下着雨，窗子是开着的；花园里传来了温和的气息。

我对他说："我的朋友，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将做什么呢？我本人想去旅行。"

戴尚奈对我说："我将做我去年所做过的事情；一到了适宜于下乡的时候，我将到乡下去。"

我回答说："怎么！你每年做同样的事情？难道你打算再开始过你去年的生活？"

他辩答说："你要我怎么办？"

我突然抬起头来嚷道："对！是的，你要我怎么办？你说得好。啊！戴尚奈，这一切多么令我厌倦！难道你从来没有对你所过的生活感觉厌倦吗？"

他回答我说："不。"

我站在一幅画着抹大拿在沙漠里[①]的版画前；我无意中在胸前交叉着十指做祷告状。戴尚奈问道："你做什么啦？"

我对他说："如果我是画家，如果我要用绘画表现忧愁的话，我将不画手执着一本书沉在幻想中的少女。"

他笑着说道："今晚你又想到谁啦？"

我接着说："不，实际上，这个流着眼泪的抹大拿心里正充满希望；这只她用来支住自己的头的苍白瘦弱的手，还发出她把香油抹在基督脚上的香味。你没看见在这个沙漠里有一个有思想的民族在祈

① 该画的原作者为法国画家洛伦(1600—1682)，原画藏马德里博物馆。抹大拿是《圣经》里所载的犯罪而改邪归正的女子，画家多用她做题材。

祷么？忧愁并不是在这里呵。”

他以一种冷淡的声调答道：“这是一个在看书的女人。”

我对他说道：“这是一个快活的女人和一本快活的书。”

戴尚奈懂得我要说的是什么；他看到我正陷在一种深刻的悲哀里。于是问我是否有什么忧愁的原因。我迟疑未回答他，我感觉到我的心都碎了。

他对我说：“我亲爱的沃达夫，你怎么啦，如果你有什么痛苦的原因，请快快告诉我；坦白地说出来，你将会发现我是够朋友的。”

我回答说：“这我知道，我有朋友，但我的痛苦可没有朋友。”

他追迫着要我解释。我对他说：“好吧，假如我向你说明白，这对你又有什么用处？既然你对这事一点办法也没有，连我自己也是一样。你是要知道我心中的底蕴，还是偶然想到随便说说，或是要表示歉意？”

“希望你爽直一点。”他对我说。

我辩答说：“很好！很好！戴尚奈，你曾经随时随地关心我，给我忠告，现在请听听我的话吧，像我以前听你的话一样。你问我心中有什么事，我就来告诉你：

“请对你所遇到的第一个男人说：‘有这样一些人终身只知喝酒，骑马，嬉笑，赌博，享尽一切快乐；没有任何不如意的事牵累他们，他们的信条是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要多少女人就有多少；他们都是富有的。别的忧虑嘛，一点也没有；对他们来说天天都是过节。’你对此作何感想？除非这个人是一个严肃的信徒，他将回答你这是人类的弱点，假如他不肯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这是可能设想的最大幸福。

“那么，请把这个人带去实际行动吧；请他赴宴会，让他身旁有个女人，手上有只酒杯，每天早晨给他一把黄金，然后对他说道：‘这就是你的生活。当你在你的情妇身旁睡觉的时候，你的马匹在马厩里顿足，焦急地等着你；当你使你的马儿在散步场的沙地上兜着圈子跳跃的时候，酒在你的酒窖里酿成了；当你整夜在喝酒的时候，银行家们将为你增加你的财富。你只要有所希望，你的欲望就会成为现实。你是男子中最幸福的人；但要当心你有一天晚上会喝过量，而失掉了你那随时可以享乐的健康的身体。这将是一个大不幸，因为所有痛苦都能够安慰，除了这种痛苦之外。会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晚上，你和

你快乐的伙伴们在森林中跑马;你的马儿会有一次失足把你摔到一个满是烂泥的沟渠里,而且你还会有这样的危险,那就是你的伙伴们喝多了酒,在他们的欢乐狂笑声中,听不到你的苦楚的喊声;当心他们会经过你那儿却看不到你,而他们的快乐的哗笑会在森林中消失,而你自己却拖着两条倦腿在黑暗中摸索。某天晚上你将赌输;财神有时也会不光顾你。当你回到家里,坐在火炉旁边时,当心不要拍打你的前额,不要让忧愁使你流泪,并且痛苦地用眼睛东张西望,好似在找寻一位朋友;尤其是当你孤独的时候,当心不要突然想起那些住在茅屋的人们,那儿会有一对安详的夫妇,他们手握着手在睡觉;因为在你对面,在你那豪华的床上,将坐着一个,你把她当做知心人,她却是只爱你的金钱的苍白的贱女人。你俯身去就她为的是想发泄一下你心头的闷气,她将会这么想:你既然如此悲哀,你输掉的钱该是一笔大数目;你流的眼泪引起她很大的忧虑,因为这些眼泪可能使她身上穿的长袍没有新的来替换,使她手指上的戒指会掉下来。请不要说出今天晚上赢了你的钱的那个人的姓名;可能明天她会遇到他,而她会向这个使你破产的人送秋波。看,所谓人类的弱点就是这么回事:你是不是有本领来占有这样一个女人?你是不是堂堂男子?你要提防厌倦,这也是一种不治之症:一个死人比一个厌世的活人还好。你是富于感情的人么?你得当心爱情;对一个放荡者来说,这比病痛还要坏,说起来可笑:放荡者拿钱给他们的情妇,而那出卖肉体的女人却只有权利来鄙视世界上惟一的一个人:那就是爱她的人。你有没有嗜好?当心你的面子;弃甲曳戈对一个兵士来说是一种耻辱,而对一个放荡者来说,如果他对任何事物稍微有所执著,同样是一种耻辱;他的光荣在于对任何东西都只用抹上油的大理石的手去接触,而任何东西都必须从手里滑掉。你是不是容易发怒?如果你要生存,就得去学杀人:酒有时易引起争执。你有没有良心?当心你的睡眠;一个放荡者忏悔得太晚了就像一只破船:它既不能再回到岸上,也不能继续它的航程;尽管风在吹送它,海洋却把它吸住,它打一个旋转,终于沉没了。如果你有躯壳,就要当心病痛;如果你有灵魂,就要提防失望。呵,可怜虫!你得提防别人;只要你还走在你现在所走的路上,你就会似乎看见一个无边的草原,在那儿展开了一队戴着

花环、手牵着手在跳着民间舞蹈的人们，但那只不过是一个轻松的幻象；那些看见他们的脚的人们，就会知道这些舞蹈家，是在一条拉紧在一道深渊口上面的丝质绳子上飞舞的，这道深渊不知淹没了多少人，他们掉到里面，不但听不见一点声响，甚至水面上也没有掀起一线波纹。但愿你不致失足才好！大自然本身会感觉到它的神圣的脐脏在你的周围缩了回去；树木和芦苇再不认识你了；你已经触犯了你大自然母亲的法律，你已经不是乳儿们的兄弟，田野间的鸟儿看见了你就都停止了歌唱。你是孤零零的！当心上帝吧！你只是孤零零一个人面对着他，你好像一尊冰冷的雕像站在你的意志的台座上。天上的雨露再不会滋润你，它使你憔悴，使你苦恼。吹过去的风再也不给你一个生命的亲吻，它是一切活着的人的神圣的圣体礼；它使你动摇，使你蹒跚。你所亲过嘴的每个女人都拿走了你的一点元气，却一点没有把她的还给你；你在和妖怪打交道消耗你自己；那儿滴下了你身上的一滴汗珠，那儿就会长出一株不祥的植物，并在墓地上繁殖起来。死去吧！你是所有相爱的人的仇敌；克服你的孤独吧，不要等待衰迈到来；不要留下孩子在世上，不要让你腐化的血统繁殖下去；让你如轻烟一样消逝吧，不要浪费掉那发出太阳的金光的麦粒！'"

在说完这些话后，我倒在一张靠背椅上了，眼泪像河水一般直往下淌。我呜咽着嚷道："啊！戴尚奈，你所对我说的并不是这些话，难道你没有同感么？如果你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你不把它说出来呢？"

但是戴尚奈自己也是把十指交叉握着做祈祷状；他惨白得像一块裹尸布，一长串泪珠流在他的颊上。

在我们之间有一会儿沉默。时钟在响；我突然想起一年以前，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发现我的情妇欺骗了我。

我嚷道："你听到这只时钟响么？你听到么？我不知道现在它报的是什么；但这是一个可怕的时辰，它在我一生中将是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纪念。"

我在兴奋中这么说，却搞不清楚我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但几乎是在同一瞬间，一个仆人匆忙地走进了我的房间，他拉住我的手，把我拉开一点，于是低低地说："先生，我来通知你，你父亲快要死了；他刚才得了中风症，医生们也没办法挽救他。"

第　三　部

第　一　章

我父亲住在乡间，离巴黎相当远。当我到达时，我看见医生站在门口，他对我说："回来太晚了；你父亲原想最后见你一次呢。"

我走进去看见我父亲已停止了呼吸。我对医生说："先生，请便吧，我恳求你，所有的人都出去，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父亲有事要对我说，他将会说给我听。"在我命令之下，仆人们都退出去了；这时候我走近床前，轻轻揭开那块已经盖在脸上的殓尸布。但当我一看见那张脸孔我就赶快去吻，终于晕了过去。

当我清醒过来之后，我听到他们在说："如果他要求，就拒绝他，不管用什么借口。"我明白他们是想要我离开死者的床，就装做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们看见我安静下来了，就让我一个人留在房里。等到大家全都睡了之后，我就拿起一只烛台，走进我父亲的房间。我看见一位年轻的教士独自一个人靠床边坐着。我对他说："先生，同一个孤儿争夺在他父亲身旁作最后一次守夜，是一种大胆的行为；我不晓得他们对你怎么说的，请你留在隔壁房间里吧；假如有了什么不妥之处，我来承担责任。"

他告辞出去了。只有一支蜡烛放在桌子上照耀着灵床；我坐到教士坐过的位置上，再次揭开尸布瞻仰我将永远不能再见了的遗容。我对他说："你要对我说什么呀，我的父亲？当你举目四顾找寻你的儿子的时候，你最后想到的是什么呀？"

我父亲写有一本日记，他习惯把每天做的事情都在本子上记载下来。这本日记放在桌子上，我看见它是打开着的；我走近去跪了下来；看见在揭开的那页上，只有这两句话："永别了；我的儿；我爱你，而我要死了。"

我没有流一滴泪，我嘴里也未发出一声呜咽；我喉咙在发紧，嘴像是被封住了；我动也不动地望着我父亲。

他知道我的生活情形，我的荒唐行径曾经不止一次成为他生气或谴责的原因。我们每次见面，他很少不是和我谈我的前途、我的青春和我的狂妄的。他的劝告常常把我从我的厄运中挽救过来，这些忠告是一种伟大力量，因为他的生活从头到尾，是一个道德、安宁和善良的模范。我深知他在未死前曾希望见我一面，企图再一次把我从所陷入的歧途中扭转过来；但是死来得太快了；他突然感觉到只有一句话可说了，而他就说他爱我。

第二章

一道木质小栅栏围绕着我父亲的坟墓。按照他一向表示的特别愿望，我们把他埋葬在村子的坟场里。每天我都到坟场去，每天都有一部分时间我是在墓旁的一张小长椅上度过的。其余的时间我一个人生活在他生前住的那所房子里，只有一个仆人给我做伴。

不管激情能引起怎样的痛苦，都不应该把生的忧愁来和死的哀伤作比较。在我坐到我父亲的床边去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触就是我是一个没有理性的孩子，什么都不知，什么都不懂；我甚至可以说，我对父亲的去世心里感觉到一种肉体上的痛苦，我有时竟像一个刚睡醒的学徒，低着头在扭着自己的两手。

我在这个乡间度过的最初几个月里，脑子里既没有想到过去，也没想到未来。在那期间，我似乎觉得不是我自己在生活着；我所感觉到的既不是绝望，也绝不像我以前所感觉到的那种剧烈的痛苦，而是表现在我一切行动上的萎靡不振，好像是疲劳，又像是一切都无所谓，但却以刺心的苦闷从我的内部来腐蚀我。我整天手里拿着一本书，却很少去看它，或者说得恰当一些，我完全没有看它，我也不知道到底我在幻想些什么。我根本没有了思想；在我的内心里是一片沉寂：我受到一个如此猛烈同时又那么持久的打击，竟使我成了一个完全被动的、在我身上没有任何反应的人！

我的仆人名叫拉里，对我父亲非常有感情；或许除了我父亲本人



《勿以爱情为戏》插图

之外，他是我从来未见过的最好的人了。他和我父亲一样的身材，而且穿的是我父亲给他的旧衣服，因为没有特制的仆人的制服。他和我父亲年纪差不多，就是说头发已经灰白，二十年来他从没有离开我父亲，并且从我父亲那里学来了他的某些举止。当我晚餐后在房子里纵横来回踱着步的时候，我听到他在前厅里也和我一样在踱方步；尽管门是开着的，他却从来不进来，我们彼此也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不时我们却哭着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每天的前半夜就是这么度过，当太阳下山已经很久了，我才想到要灯火，有时是他自己主动给我拿来。

在房子里一切都保留着原来的形状，我们连一块纸头都没有去移动它。我父亲生前坐的很大的皮靠背椅摆在靠壁炉的地方；他的书桌，他的书籍仍照原样摆设；我甚至连他的家具上的尘灰都尊重，他从前是不喜欢人家为了打扫而去打搅他的。这座孤零零的房子太习惯于沉寂和最安静的生活了，并无任何足以引人注意的地方；我似乎只觉得有时候四面的墙壁在以怜悯的眼光来看我，当我穿着我父亲的便袍坐在他的大靠背椅上的时候。一个微弱的声音仿佛在说："那父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看得很清楚，坐在这里的是孤儿呵。"

我接到好几封巴黎来的信，我一律回答说我要单独一个人在乡下住过夏天，像我父亲惯常所做那样。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一真理；那就是在一切坏事中，都有若干好的方面，正如一场大痛苦，不管你怎么说，却总是一次大休息。当上帝的使者到来拍拍我们的肩头时，不管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消息，而他们所做的是给我们再唤起对人生的兴趣，这总还是件好事，而且当他们在哪儿说话，哪儿就一切都沉默了。一时的痛苦会使人亵渎和诽谤上苍；重大的痛苦既不诽谤也不亵渎上苍，它们只使你听天由命。

早上我用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来在大自然面前静观默察。我的窗子开向一个很深的峡谷，而矗立在峡谷中的是本乡的钟楼；这儿一切都显得贫乏和安静。春天的景象，鲜花和新生的树叶，对我说来并不产生如诗人们所说的那种不祥的后果，他们发现在人生的种种逆境中有着死的嘲弄。我认为这种轻佻的想法，如果不是故弄玄虚的反对论，恐怕实际上不过是那些只有一半感觉的心灵的产物。狂赌到

天破晓才出来的赌徒，两眼发红，双手空空如也，碰到阳光可能会感觉到大自然在和他作对，正如点了通宵的残灯，当黎明到来，它也要加以抗拒。但是，那些新长的树叶对一个哀哭他父亲的孩子能有什么话可说呢？他眼里的泪水和露珠原是姊妹；垂柳的叶子本身就是眼泪。当我望着天空、树林、草地的时候，我才了解那些幻想自己安慰自己的是些什么样的人。

拉里既不想安慰我，也没有更多的心情去安慰他自己。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曾担心我会把房子卖掉，把他带去巴黎。我不知道他是否晓得我过去的生活；但是他最初对我显得有些不安，后来他看见我打算长住下来，他看我的第一眼就使我深深受感动。那是我叫人从巴黎把我父亲的大画像带回来的一天；我叫把画像挂在餐厅里。拉里进来侍候我吃饭的时候，他看见了那画像，不知该怎么办好，一时看看画像，一时又看看我；在他的眼神里含着一种那么悲哀的快乐，使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似乎在对我说："多么幸福啊！我们终于能够安静地去接受痛苦了！"我向他伸出手去，他便呜咽着来亲我的手。

可以这么说，他关心我的痛苦，就像关心他自己的痛苦一样。每当早上我去看望我父亲的坟墓时，我总见他正在浇花；他一见了我，便悄悄离开那儿回到家里。我散步时他总要跟着我，由于我骑马他走路，所以我从来不愿意他跟随我；但是，只要我在峡谷中走上百来步，我就可以看见他跟在我后面，手里拿着一根棒子，一面在揩着额上的汗水。后来我在附近的农民那里给他买来了一匹小马，我们就能够一起在树林里到处跑跑了。

在村子里，有几个熟人，从前常到家里来走动。现在我却飨他们以闭门羹，尽管我这么做觉得遗憾，无奈我看见谁都觉得不耐烦。在孤独中过了一个时期，我便想要看看我父亲遗下的文稿。拉里怀着虔敬的心情把文稿拿来给我；他用颤抖的手把缚着文稿的绳子解开，并把文稿陈列在我面前。

看到第一页文稿，我的心中便感觉到，像是从平静的湖面上传来的一阵清凉；我父亲温和清爽的灵魂，像一阵馨香，随着我一页页揭开那些满是灰尘的文稿而发散出来。他的日记本也重新出现在我眼

前；我可以从里面逐天计算得出，这颗高贵的心的跳动来。我开始把自己埋葬在一个甜蜜而深沉的梦里，尽管我父亲的严肃、坚强的性格到处在流露，我却发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优雅，这是他的美德的静谧的花朵。我在读他的文稿的时候，他的逝世的回忆，同他的生活叙述，不断地混淆在一起；我说不出我是以多么大的悲哀来追踪这条凛冽的清溪，并眼看着它流入大海。

我在心中嚷道："呵！你正直的人！无所畏、无可指责的人呵！你的一生充满了极大的诚意！你对朋友的忠诚，你对我母亲的神圣的柔情，你对大自然的钦佩，你对上帝的至高无上的爱情，这就是你的整个人生；在你的心中，再没有多余的地方给别的俗事去占据。山巅上纤尘不染的白云，并不比你神圣的晚年更为纯洁；你的皓发堪与它的洁白媲美。父亲呵！父亲！把你的白发给我吧；它们比我的金发更为青春。让我也和你一样生活和死去吧；我要在你长眠的土地上，栽上这株象征我的新生活的青翠的幼苗，我将用我的眼泪灌溉它，而保护孤儿的神明，将会使这株至诚的嫩草在一个孩子的痛苦和一个老人的回忆中茁长起来。"

在阅读过这些亲切的文稿后，我把它们顺序地整理出来。于是我便下决心也来写我自己的日记；我叫人制订了一本完全同我父亲那本一式的日记本子，并从他的日记中细心找寻他日常生活上的最细微的行事，我尽力要按照我父亲的生活规律来生活。这样在每天的每个时刻，当时钟报时的时候就会使我流泪，我对自己说道："看哪！就在这个时刻我父亲正在做某某事哩；"不管是看书、散步，或是进餐，我都决不错过时间。我按照这种方式，已习惯于一种安静和有规律的生活了；在这种严密正确掌握时间上面，对我的心来说有着一种无穷的魅惑力。我睡得很好，甚至我的悲哀反而使我觉得更舒适。我父亲做许多园艺工作；每天除此之外，其它时间是学习，散步，把肉体和精神的活动都有一个适当的分配。同时我继承了他的行善习惯，继续给那些不幸的人们做他所做过的事情。我开始在我的行程中找寻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这样的人在峡谷里是不会少的。不久我就为穷人所认识；我能不能这样说呢？是的，我将勇敢地这样说："哪儿心肠是好的，痛苦也就是健康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幸

福；上帝为我的眼泪降福，痛苦使我学会行善。"

第　三　章

某天晚上我在村子入口处的一条菩提树林阴道上散步，看见从一所颇为僻静的房子里，走出了一位青年妇女。她穿着很朴素，而且戴着面纱，因此我看不清她的脸孔；可是她的身材和步调十分动人，我不由得目送了她一会儿。在她走过邻近的一块草地时，一只似乎是自由地放牧在田野间的白色小山羊向她奔过去；她抚摸了它一会儿，便左右回顾，好像是想找一把好草给它。我看见我附近有一株野生的桑树；便摘下一枝拿在手中走上前去。那山羊有点害怕的样子慢吞吞地一步一步向我走来；后来竟停止前进，不敢从我手中衔去那树枝，它的女主人向它做了一个好像是鼓励它的手势，但山羊儿不安地望着她；她便向我走来几步，把手按在树枝上，那小山羊马上就把树枝衔过去。我向她致了一个敬礼，她于是继续走她的路。

回到家里，我就问拉里，知不知道是谁住在村子里我所指给他看的地方；那是一座外表朴素的有花园的小房子。他认识这家人家；住在那房子里的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上了年纪的老妇，是位十分笃信宗教的人，另一位年轻的少妇是比埃松太太。我看见的就是她。我问他：她是什么人，到我父亲家里来过没有。他回答说她是一位寡妇，过着隐居的生活，并且说他在我父亲家里曾经见过她几回面，但次数并不多。关于她的事情他就不再多谈了，谈到这里他便又走出去。我也再回到路旁的菩提树阴下，坐在那儿的一条长椅上。

当我看见那只白山羊再向我走来时，我不知道突然涌上我心头的是种什么悲哀。我站了起来，因为想要散散心，我一面望着刚才比埃松太太从那儿走过去的小路，一面沉在幻想里，并沿着这条小路走去，因此不觉在乡间走得很远了。

当我想到要再回家来时，已经差不多是晚上十一点了；因为走了很多路，肚子又饿，我便向旁边的一个农家走去，想要一杯牛奶和一块面包来充饥。同时我也想要躲过一场大雨，因为大滴的雨水已开始掉下，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尽管房子里有灯光，而且我还听到

有人在来回走动，但当我打门时，里面却无人回答，我便走近一个窗口去看看里面是否有人。

我看见在一间低矮的厅房里烧着一大堆火；我所认识的一个农民坐在靠近他的床的地方；我敲着窗上的玻璃叫他。在同一瞬间，门打开了，我不禁惊奇的是瞥见了比埃松太太，我立即就认出了她，她问在外面的是谁。

我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遇见她，她也看出了我的惊讶，我走进屋子里并请求她允许我在这儿避避雨。我正猜想不出她在这么深夜，到这么偏僻的乡间农家里到底为的什么事时，我听到了从床上传出的一声呻吟，我便回过头去，看见那农民的老婆躺在床上，脸孔就像死人一样。

比埃松太太跟我进来，坐在那可怜的丈夫对面，他像是受着痛苦的折磨；比埃松太太向我示意不要作声：病人在睡觉。我拿了一把椅子坐在角落里，直等到大雨停止。

当我静坐在那儿的时候，她却不时又站起来，走近床边，然后低声对那农民说话。我把他的一个孩子拉到我膝上，他告诉我自从他母亲病后，这位太太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并且有时在这里过夜。她在尽修道院修女看护病人的义务，这样的好人在本地方只她一个，而且这儿只有一个很不高明的医生。他低声对我说："她是玫瑰花儿比莉斯；你难道不认识她么？"

我以同样的低声对他说："不认识，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叫她？"他回答说他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也许她从前是个有德行的少女，得过玫瑰花冠的奖赏，因此留下了这个名儿。

这时比埃松太太已经不戴面纱了；我可以无遮掩地看到了她的脸貌；当那孩子离开我的时候，我抬起头来，看见她正站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只杯子递给那农妇，这时她已经睡醒了。我觉得比埃松太太面色似乎有点苍白，并且有点瘦削；她的头发是金灰色的。她的美并不是那种合乎标准的美；我该怎么说呢？她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在注视着病人的眼睛，而这位濒死的妇人也在望着她。在这种施恩和感德者的情感交流中，却有着一种不可以言传的美。

雨越下越大了；深深的黑暗笼罩着杳无人烟的田野，阵阵猛烈的

霹雳，有时照亮了黑暗的田野。暴雨的声音，狂风的怒号，这些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的元素，在茅屋顶上的施威，同小屋内的宗教性的沉寂成为对照的结果，更给人以神圣感，并且给我所目睹的这一场面以某种奇特的尊严感。我望着那张粗陋的床，被雨水打湿的玻璃窗，被大风吹回来的浓烟。颓丧得发了呆的农民，迷信的恐怖的小孩们，室外所有这一切狂暴的威力，似乎都在围攻这个濒死的妇人；而在这一切当中，我看到了这个态度温柔，脸色苍白的女人踮着脚来回走动，没有一分钟忘记她的耐心的善行，好像什么都引不起她的注意，不管是暴风雨，是我们的在场，是她自己的勇气，只知道人家需要她，我觉得在这一件安详的工作中那种清静的气氛，除了那最美丽的万里无云的晴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比拟了，像她这样的人物简直是超人，因为尽管在她周围有那么多的恐怖，却没有一瞬间对她的上帝表示怀疑。

我在自问："这个女人到底是怎样的呢？她从哪儿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在这乡村了？已经很久了吧，既然人家还记得曾见过她获得玫瑰花冠的奖赏。为什么我一点也没听说过她呢？在这样的深夜她独个儿到这茅屋来的么？那儿，她生活的圈子里，再也没什么危险可冒了么？她要去找寻另一种危险么？是的，通过这些暴风雨，这些森林，这些高山，她独来独往，衣着朴素，罩上面纱，去过那她自己生活中没有的生活，拿着这只易碎的杯子侍候病人，在路过时抚摸一下她的小山羊。就正是以这样静悄悄的稳定步伐，她自己走向死亡。你看，正当她在这个峡谷里干这样的善事的时候，我却在狂徒恶棍的渊薮里鬼混；无疑她是在这儿诞生的，将来人家也会把她埋葬在这里坟场的一角，在我那亲爱的父亲的旁边。这个默默无闻的女人就将这样死去，生前谁也不去谈起她，孩子们却要问你：'难道你不认识她么？'"

实在无法表达我当时的感受；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动也不动，激动得连呼吸都发抖，我觉得如果我试想去帮助她，如果我为了使她少走一步而伸手向她接东西，我就可能犯了一次亵渎神明和触犯祭器的罪。

大雨继续了差不多两个钟头。当雨水下得缓和了一些，病人起

身坐在床上，说她已经好了一点，说她刚才吃过的药对她已有效果。孩子们立即就跑向她的床边，张大眼睛半不安半快乐地望着他们的母亲，一面扯住比埃松太太的长袍不放。

那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动也不动的丈夫说道："那我当然相信啦，我们请人家做了一场弥撒，为这花费了一大笔钱哩！"

听到这句粗鄙愚蠢的话，我望了比埃松太太一眼；从她的发黑的眼圈，苍白的脸色，她的身体的姿势，都清楚地显示出她的疲劳，和因熬夜而使她精疲力竭了。那病人说："啊！我可怜的丈夫呀，但愿上帝还你的钱！"

我在那儿再也待不下去了；我站了起来，好似是给这般粗鄙的家伙的痴愚气得发狂，他们把一个天使的施恩，归功于他们本堂神父的悭吝；我正想去责备他们的忘恩负义和给他们以应得的报应。这时，比埃松太太把这位农妇的一个孩子抱起来笑着对他说："吻你妈吧，她已经得救了。"听到这话我就按捺住我的怒气；一个乐善好施的幸福的灵魂的天真快乐，从来没有像这么率直地表现在一个这么温柔的脸孔上。突然间我从她的脸上再也看不到她的疲劳、她的苍白了；她的容颜焕发着愉快、纯洁的光辉；她也为此而感谢上帝。病人已能说话，又何必计较她所说的内容呢？

可是，过了一会儿，比埃松太太告诉孩子们叫把家里的长工叫醒，以便叫他送她回家去。我走上前去告诉她我可以送她回家；用不着叫醒那长工，既然我回家也是走同一条道路，我说如果她接受我的建议，这对我将是一种光荣。她问我是否就是沃达夫·德·特……我回答她说是，并说也许她会想得起我父亲。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一问竟引起她的微笑；她欣然挽住我的胳膊，我们就一起动身回家。

第　四　章

我们默默地走着路；风逐渐平息了；树木轻轻地颤动，像要抖掉枝叶上的雨水。远处还有几下闪电发出亮光；被雨打湿的草地，散发出的阵阵香味，在清凉的空气中飘荡。天空立刻恢复了晴朗，月亮照耀着山头。

我不禁联想到“偶然”的奇妙之处，是谁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独自一人，深夜在渺无人迹的乡间，成为一个女人路上的伴侣，而在今早太阳升起之前，我还不知道她的存在。她因为我的姓氏而接受我带她回家，毫不在意地挽着我的胳膊，放心地走她的路。我觉得这种信任似乎是很大胆，或者是很单纯的；实际上，它应该是既大胆又单纯，因为我们每走一步，我就感觉到在她身旁，我的心儿变得高尚和纯洁了。

我们开始交谈她刚才离开的那位病人的情况，谈我们在路上看见的东西；我们没有想到如一般初相识的人那样，互相提出一些问题。她主动谈起我的父亲，而且始终用的是，当我首先向她唤起对我父亲的回忆时，她说话的那种声调，也就是说几乎是快乐的声调。随着我听她说的话越多，我相信我也越懂得这是为的什么，她不但是以这种声调谈到死，同样以这种声调谈到生，谈到痛苦和世界上的一切。那是因为人类的痛苦，并没教会她任何可以责备上帝之处，我甚至感觉到在她的微笑中，也带有虔敬之意。

我把我所过的孤独生活告诉了她。她告诉我说她的姑母比起她本人更常见到我父亲，他们晚饭后常同在一起玩纸牌。她约我到她家去玩，并说在那儿我将受到欢迎。

走到半路，她感到疲倦了，就在一张被浓荫遮盖，没有被淋湿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我站在她的面前，望着照在她前额上的淡淡的月光。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站起来了，看见我心不在焉，她就对我说：“你在想什么？是我们该走的时候了。”

我回答说：“我在想，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你，我又对自己说，事实上是为了治好那些痛苦的人们。”

她说：“你看，这句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只能说是一种恭维罢了。”

“为什么？”

“因为在我看来你太年轻了。”

我对她说：“有时候，人会显得比他的脸孔要老得多。”

她笑着回答说：“是的，而有时，人也会显得比他的说话要年轻。”

“你不相信经验么？”

“我知道这是大多数男人给他们的疯狂和他们的烦恼所起的名字；在你这样的年纪，能懂得什么呢？”

“太太，一个二十岁的男子可以比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有更丰富的人生经验。男子所享有的自由，使他们能够很快地深入到一切事物的内部；他们可以无障碍地奔向一切吸引他们的方面去；他们可以尝试一切。当他们一旦有所希望，他们就开始行动，他们前进，他们全力以赴。一旦达到了目的，他们就会回头；经验被留在中途，而幸福却没实践诺言。”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们走到了一个小丘的顶上，这座小丘往下通向峡谷；比埃松太太好似应了陡坡的邀请，便轻轻地跳着走。不知为什么缘故我也跟着这么做；我们依然胳膊挽着胳膊一同跑着；油滑的草引我们往下溜。最后，好像两只飞得昏头昏脑的小鸟，笑着跳着，我们就已经到了山脚下了。

比埃松太太说：“你看！刚才我是很累的，现在我不累了。”她用一种动人的声调接着说：“你相信我这话么？像我治我的疲乏一样，请你也治治你的‘经验’吧。我们作了一次很好的赛跑，而我们的晚餐会因此吃得特别香。”

第　五　章

第二天我就到她家去拜访，看见她在弹钢琴，她的老姑母坐在窗前刺绣，小房子里满是鲜花，百叶窗上照耀着世界上最美好的阳光，一只大鸟笼摆在她的旁边。

我原以为她差不多像是修女一样的人物，至少也是一个连周围两里路所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的那种外省女人，自己生活在某种圈子内，永远不愿越雷池一步。我承认，我始终害怕那种好像隐藏在城市里这儿那儿的千万间无人知晓的屋子底下遗世独立的生活，这种生活很像是一些地下的死水池；我觉得连那儿的空气也是不宜于生活的：在世界上一切被遗忘的人们中间，已经有一点死人的味道了。

比埃松太太的桌子上，放着一些报纸和新书籍；她很少去接触这些东西倒是真的。尽管围绕在她周围的一切是简朴的，但从她的家

具，她的衣着上，人们还是可以看出一种时尚，就是说，新的款式；对生活她既不抑制也不关心，而一切都顺乎自然。最使我惊异的是在她的趣味上，没有任何怪诞之处，只觉得其青春和愉快。从她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她曾受过充分的教育；她谈什么都谈得很精彩很自然。你会同时发现她既很天真，也很深刻和丰富；有一种开阔和自由的精神，轻轻地飞翔在一颗纯朴的心和某些隐居生活的习惯上。就像一只盘旋在蓝天上的海燕，从云端上轻轻飞落到它用以筑巢的草屑上那样。

我们谈论文学、音乐，几乎也谈到政治。她冬天便去巴黎；不时她也和社交界接触一下，她所看到的便成为谈话的主题，其余的便凭臆测。

但是，那所以使她超越一切的，是一种无须乎发展到快乐的喜悦，这是始终不变的品质；可以说她生来是一朵鲜花，而她的香气就是喜悦。

她的苍白的脸孔和黑色的大眼睛，我真说不出这是多么吸引人，更不用说不时从她谈话中的某些措词上和从她眼波流转时的神情上，显然可以看出她在人生中是饱经忧患、久历风霜的。关于她，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对你说，在她前额上的那种温和畅快的表情，显然不是来自这个世界，而是她从上帝那儿承受来，又将忠实地把它再带回给上帝的，尽管受到男人的折磨，却一点也未失去这种禀赋；因此，有时候人们会回忆起有这样一位家庭主妇，当刮起风来的时候，把手来遮住她的蜡烛以免被风吹熄。

只要我在她的房间度过半个钟头，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要把所有在我心中的话，都倾吐给她听。我想到我过去的生活，我的忧愁，我的烦恼；我走来走去，俯身去看看鲜花，呼吸一下空气，望望太阳。后来我请她唱歌，她欣然接受了我的要求。当她在唱歌的时候，我倚着窗子站着，我在看她的鸟儿在笼里跳跃。我想起了蒙田[①] 的一段话："我既不爱，也看不起悲哀，尽管世人好似按定价把它包了下来，

---

① 蒙田(1533—1592)，法国伦理学家、散文家，《散文集》是他的杰作，对近代欧洲的散文有很大的影响。

以特别的情意去尊敬它。他们用以文饰智慧、道德、良心。这是既愚蠢又丑恶的装饰。”

我不由自主地嚷道：“多么幸福！多么好的休息！多么快乐！多么难得的遗忘呵！”

那位善良的姑母抬起头来以奇怪的表情望我；比埃松太太突然停止了唱歌。我因感到自己的疯狂羞得满面通红，便一声不响地坐下来。

我们一同下楼到花园里去，我前天看见过的那只白色小山羊，就睡在花园的草地上；它一看见了她就向她走来，而且亲密地跟着我们。

我们在花园里兜了第一个圈子的时候，一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穿着像教士穿的黑色的长袍，突然在铁栅门出现，他不摇铃就走进来，直走到比埃松太太面前向她敬礼；我似乎觉得他的容貌本来就有点不祥的样子，在看见我时就更显得阴沉了。这是我在村子里看见过的一位教士，他的名字叫做麦耿松；圣苏比士修道院出身，村子里的本堂神父是他的亲戚。

他肥胖胖的脸孔呈灰白色，这种现象是我向来不喜欢的，那是一种病态的虚胖，事实上这是令人讨厌的。此外，他有一种说话慢吞吞和节外生枝的习惯，显示他是一位村学究。甚至他那走路的样子也使我讨厌，这是一种既不年轻也不大方的样子；说到眼神，可以说他根本没有眼神。对一个像他这样从眼睛里看不出任何表情的人，我不知道对他该作何感想。这便是我从一些表面的征象来对麦耿松先生所作的判断，不幸的是我的判断并没有错误。

他坐在一张长椅上，开始谈起他叫做近代的巴比伦的巴黎来。他从巴黎来，认识所有的人；他去德·贝×××夫人家里，这位夫人是个天使般的人物；他在她的客厅里讲说教义，人们都跪下来听他的讲道。（最坏的是真有这样的事。）曾经他带领去过这位夫人家里的他的一位朋友，最近因为诱骗了一位少女，被人从中学里赶了出来，这是一件很可怕、很可悲的事情。他对比埃松太太在本地养成的乐善好施的习惯恭维备至；他听说过她的善行：她对病人的照顾，甚至她本人亲自去看护病人。这是非常好，非常纯洁的，他不会忘记把这些

事情向圣苏比士教会方面去报告的。难道他不也似乎说过，他不会忘记把这些事情说给上帝听么？

听厌了这一套，为了不致耸肩表示不耐烦，我便躺到草地上和那只小山羊玩耍。麦耿松用他那双既无光又无神的眼睛俯看了我一下，说道："那位著名的韦尼奥[①]，那位著名的韦尼奥有这种坐在地上和同动物游戏的习惯。"

我回答说："这是一种十分天真无邪的癖好，长老先生。如果人们的癖好都是像这样的，又没有那么多的人要来加以干预，世界可能就会诸事如意。"

我的回答没有使他喜欢；他皱起眉头顾左右而言他。他是受委托来谈一件事的：他的亲戚，本村子的本堂神父，对他谈起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穷鬼。这人住在某处，他本人从前也住在那里，他在那儿时曾照顾过他；他很希望比埃松太太……

当他对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望着她，并且等着看她的答复，好像是她说话的声音能够治好我刚才听到这位教士说话的声音所引起的不快之感。可是她只深深地向他行了一个敬礼，于是他就告辞了。

当他走了之后，我们的快乐又恢复了。我们打算去花园尽头处的一间暖室里看看花。

比埃松太太对她的花儿也像对她的鸟儿和农民一样；她要求在她周围的一切都生活得很好，各自有自己的水分和阳光，使她本人能够和天使一般快乐和幸福；因此，再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她的小花坞那么照顾得好和动人的了。当我们在花园里走完了一周后，她对我说："德·特……先生，这便是我的小天地；你已经看过我所有的一切，我的领地到此为止。"

我对她说："我父亲的姓氏使我有幸到这里来，并且允许我再来，因此我认为幸福并没有完全把我忘掉。"

她向我伸出手来，我尊敬地握了一下，却不敢用嘴去吻它。

黑夜到来后，我回到了家里，关好门我就上床睡觉。在我面前呈

① 韦尼奥(1753—1793)，法国政治家，吉伦特派人，后被雅各宾派逮捕，送上断头台。

现一所白色的小房子；我看见我自己在晚餐后从家里走了出去，穿过村子和散步场，走向那扇铁栅门前叫门。我对自己嚷道："我可怜的心呀！愿上帝保佑你！你还年轻，你可以活下去，你还能恋爱！"

第 六 章

有天晚上我在比埃松太太家里闲聊。三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几乎每天都看到她；而在这段时间内我除了说我看见她之外，我还能够对你说什么呢！拉布吕耶尔[①] 说过："能和自己亲爱的人们在一起，这就够满足了；幻想吧，和他们谈谈说说，或者什么也不要和他们说，只是想念他们，想念那些最不相干的事情，但能近在他们身边，便一切都无所谓。"

我在恋爱。三个月来我们在一起做过不少次长时间的散步；我了解了她的有限度的善行的秘密；她骑一匹小马，我走路，我们穿过一些阴暗的林阴小路，我手里拿着一条小棍子，就这样半高兴，半在幻想，我们去访问那些穷人的茅屋。在树林的入口处有一张小长椅，晚餐后我就到那儿去等她；我们经常在那儿碰头，好像是完全出于偶然的相遇。早上，我们一起弄弄音乐和读书；晚上，同那位姑母在火炉旁玩纸牌，像我父亲从前那样；常常不管在什么场合，她总是近在身旁，在微笑，而她的在场就填满了我心中的空虚。上帝呵！你要从那条道路把我引向不幸？难道有什么不可挽回的命运必须我去经历么？这是什么哪！一种多么自由的生活，一种多么动人的亲昵，又那么多的休息和新生的希望！……上帝呵！人类还有什么苦可诉呢？还有什么比爱更甜蜜的吗？

生活着，是的，强烈地、深深地感觉自己是在生存，自己是上帝所创造的人，这就是爱情的最初的和最大的恩泽。这是不应该有所怀疑的，爱情是一种不能解释的神秘。不管什么束缚，什么困苦，我甚至要说不管世人对它怎么厌恶；把它整个埋葬在歪曲它、败坏它的山

---

①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伦理学家、文学批评家，他的杰作《品格论》对法国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般高、海般深的成见之下，把它从一切最肮脏的垃圾堆中拖来拉去，可是爱情，牢不可破的、致命的爱情，仍然不失其为一种神圣的法则，它的威力之大和不可思议，并不下于那把太阳高悬在空中的引力法则，我要请问你，这样一种既看不见也摸不到，比铁还坚比铁还固的联系，究竟是什么东西？当你遇到一个女人，你望着她，只和她谈过一句话，就永远忘不了她，这到底是什么道理？为什么喜欢这个女人而不喜欢另一个女人？你可以搬出理性、习惯、官能、头脑和心灵来，请你给我解释吧，如果你能够。你将只能找到两个肉体，一个在那里，另一个在这儿，而在它们之间的是什么？空气、空间、无限。呵，蠢材，谁相信你是男子，谁又敢来议论爱情！要来谈它，你看见过它没有？不，你只感觉到它而已。你和一位在你面前走过的陌生人互相看了一眼，于是突然被吸引从你那儿飞出去一种无名的东西，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从此你像是在地下生了根，犹如一粒埋藏在草丛中的谷种，感觉到生命把它从土中抬起，而时候到来它将要成为一种收获物。

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窗子打开着；在花园的尽头有一口小喷泉，喷水的声音一直传到我们的耳边。上帝啊！我愿意一滴一滴来计算，看那口喷泉究竟滴落下了多少水，当我们坐在那里，她说话我答复的时候。正是在那儿，我为她沉醉到几乎失掉理性。

有人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厌恶的感情来得更迅速的了！但我认为，人们的感情还会变得更迅速，当他们彼此互相了解和相爱起来的时候。那时候，一句最简单的话也多么有价值啊！当你所要倾听的只是心声的相互响应，嘴里说的什么话又有什么关系？当你在一个吸引你的女人身边，那些最初的顾盼是怎样有着无限的甜蜜呵！首先你和她两人在一起时所说的一切话语，似乎仅是一种胆怯的尝试，是一些轻松的考验；不久就会产生一种奇特的快乐：你会觉得你像是听到了一个回声；你会觉得你像是有了两条生命。多么愉快的接触！多么动人的靠拢！而当你确实知道你是在和她相爱，当你在你那亲爱的人儿身上发现了你所找寻的友谊，在你灵魂中是多么轻松愉快啊！语言本身已经失去作用；你早就知道你们将要说的是什么；灵魂彼此起了共鸣，嘴唇就用不着说话了。呵，这是多么安静！

多么令人忘掉一切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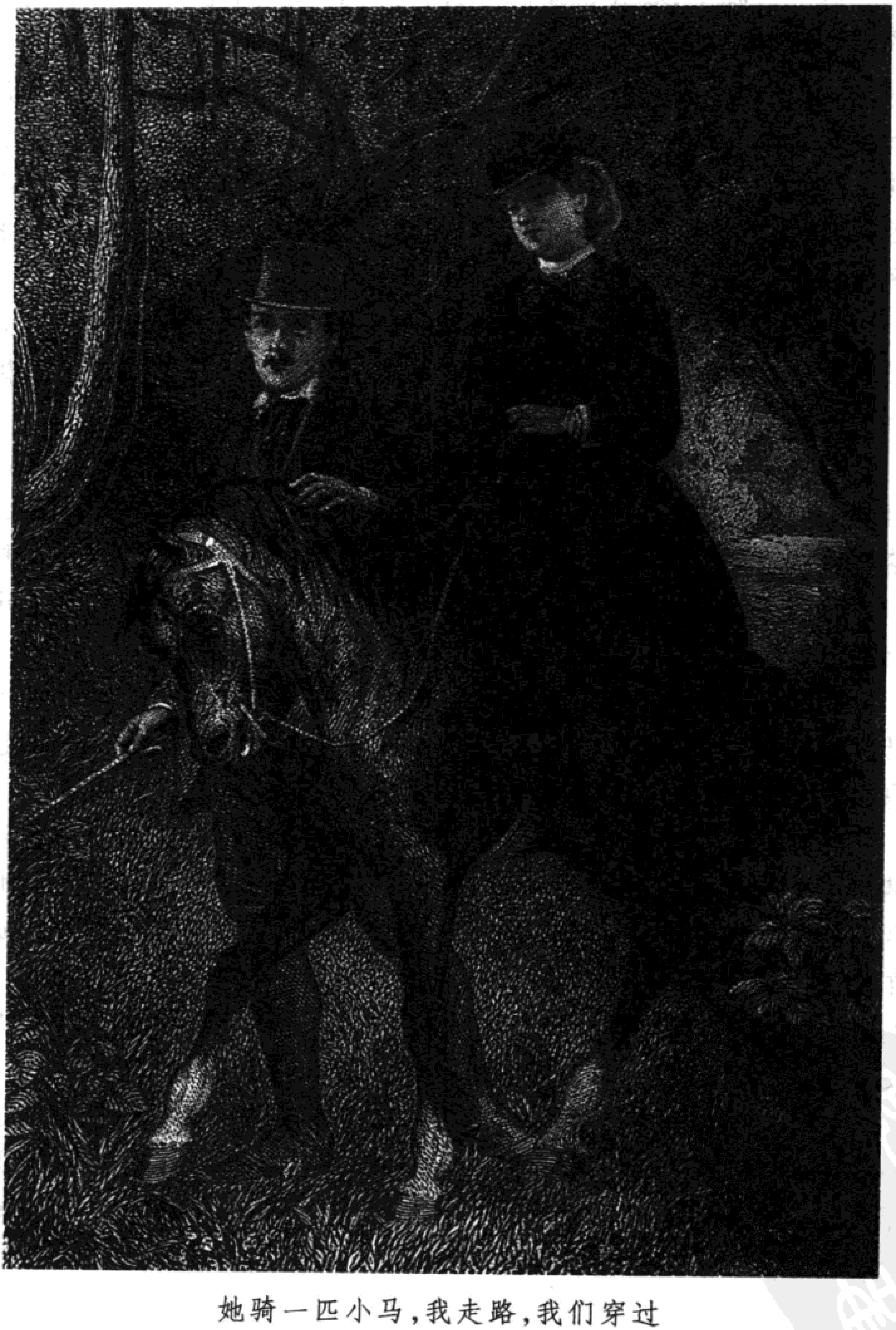
尽管我对比埃松太太的爱情从初见她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开始，并且继续发展到超过了限度，可是因为我对她的尊敬，竟使我闭口不谈，如果她不是那么容易把我当做她的知己朋友，或许我会更大胆一些，因为她在我心中引起了一种如此强烈的感觉，以致当我每次离开她的时候总是心中充满爱情的狂热。但正是在她的坦率和她对我的信任中，有着某种东西把我遏止住了；此外，她是以我父亲的名义来把我当朋友接待的。这种考虑使我对她更增加了敬意；我打算不使我辱没了父亲的声名。

"有人说，谈恋爱，就是满足性欲。"

我们却谈得很少。每次当我有机会顺便接触到这一问题时，比埃松太太很少回答，并且总以另谈别事来回避。我看不出这为的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不是假正经；但是，我有时似乎觉得在这种场合，她的脸孔会微露严峻之色，甚至有痛苦的表情。因为我从来没有问过她过去的生活，而且我也绝不想去向她提这种问题，我也就不去多问她的其他问题了。

星期日，村子里有跳舞会，她几乎每次都去参加。在这些日子里，她的服装，尽管一向是简朴的，却比平常要漂亮些；那是在头发上别上一朵鲜花，打上一条色泽更光彩的丝结，总之，是最不耗费的装饰；但是，在她的整个人身上，却有一种更年轻更洒脱的神情。她对跳舞本身有很大的爱好，坦白地说，那是一种有趣的运动，给她带来了一种轻松的快活；在跳舞会的小乐队座下面有她固定的位置；她迈着舞步走进来，和乡下的姑娘们嬉笑，她们几乎全都认得她。当她一开始跳舞，就再也停不下来。这时候我似乎觉得她和我谈话要比平常自由得多；这之外她还有一种不常见的亲切。我不跳舞，因为我还在戴孝；但是我坐在她的背后，看到她兴致这么好，我不只一次受到诱惑，想对她承认我爱她。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一想到这上头，我就感到一种不能克制的恐惧；仅只这一种吐露爱情的念头，就足以使我在最快乐的聚首中，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有时候，我也曾想要给她写信，但是，每次当我把信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要把它烧掉。



她骑一匹小马，我走路，我们穿过
一些阴暗的林阴小路，我手里拿着一条小棍子……

这一天晚上，我在她家吃晚饭，我目睹她家里这一切安静的情调，不禁想到我近来所过的平静的生活，想到自从我认识她之后的幸福，于是对我自己说道："为什么要求更多的呢？难道这你还不满足吗？谁知道？或许上帝没有给你安排比这更多的幸福呢。假如我对她说我爱她，将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她或许会禁止我来看她。向她倾吐我的爱情，我会使她比现在更幸福些吗？而我自己也将会更幸福些吗？"

我靠在钢琴边站着，当我在考虑这一切时，心中充满了悲哀。太阳下来了，她点着了一支蜡烛；当她再回来坐下时，看见我眼睛里掉下了一滴眼泪。她问道："你怎么啦？"我便把头转了过去。

我找寻一个借口，而没有找到；我害怕同她的眼光对视，我站起身来走向窗子前。空气很温和，月亮从菩提树林阴道那边升了起来，这就是我第一次遇见她的那条道路啊。我陷入了一个深沉的幻想中，我甚至忘记了她的在场，我把双手伸向天空，从心里发出了一声呜咽。

她已站了起来，并且就在我的背后。她还在追问："这到底为的什么啦？"我回答她说，看到了这条寂寞的道路，联想起我父亲的逝世，就不禁悲从中来；我匆匆向她告了别，就走出去。

为什么我决定把我的爱情隐藏住不说呢，对这点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可是我本应回家的，却和疯子一样在村子里和树林里徘徊。我在我找到一条椅子的地方坐了下来，后来我又匆匆站了起来。近午夜的时候我走近了比埃松太太的房子；她站在窗子前面。我看见她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周身在发抖；我本想要往回走；但我却像是受了蛊惑；慢慢地、伤心地走去坐在她的窗子底下。

我不晓得她是否认清楚了是我；当我听到她那温柔而又清越的声音在唱着一首短歌的叠句时，我坐在那里已经好一会儿了，而且几乎是同时一朵鲜花掉落在我肩头上。那是一朵玫瑰花，就是当天晚上我曾看见她把这朵花儿戴在胸前；我把花儿拾起并且送到唇边亲它。

她直接唤我的名字问道："这样深夜了，谁在那里呀？是你么？"

花园的铁栅门半开着；我站起来，没有回答她的叫唤就走了进

去。走到草地中间我就停住了;我像梦游病者那样走路,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突然间,我看见她出现在楼梯口的门前;她似乎心神不定,同时很留心地在月光底下望着。她向着我往前走了几步,我也向她走去。我说不出话来;我跪倒在她面前并且拉住她的一只手。

她对我说道:“请听我说,你这个情形我明白:但如果竟然到了这个地步,沃达夫,那就应该走了。你每天到这儿来,难道不是被欢迎的么?难道这还不够么?我还能替你做点什么呢?你已经得到我的友情了;我原希望你有勇气把你的友谊给我保持得更长久些哩。”

第 七 章

比埃松太太这么说了之后,便沉默下来,好似在等待一个回答。因为我还是那么伤心,她就轻轻地把她的手抽回去,后退了几步,又再停下来,然后缓缓地走回屋子里。

我仍留在草地上。我早就料到她会向我说这样的话;我的决心立刻就下了;我决定要离开这里。我无限伤心地站了起来,但是却很坚定,我在园子里兜了一个圈子。我看看那所房子,她房间的窗子;出来的时候我把铁栅门拉上,在把它关好后,我在门锁上吻了一下。

回到我家里,我便告诉拉里收拾一些应用东西,并且告诉他我打算天一亮就离开这里。那可怜的仆人为此觉得很奇怪,但是我示意叫他听从吩咐,而不必问什么原因。他带进来一只大皮箱,我便开始安排一切。

已是早上五点钟了,太阳已开始露面,这时候我才在问自己到底我要到哪儿去。对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下子还没能够回答,我感到一种无法抵抗的颓丧情绪。我放眼望着田野,注视着地平线上的这里那里。我感到十分虚弱;我疲倦得要命。我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我的思想渐渐混乱起来;我用手摸摸前额,它已经被汗水湿透。一阵大寒热使得我四肢发抖;在拉里的扶持之下,我勉强走到我的床上。我的整个思想是那么混乱,以致我对所发生的一切仅有一个轻淡的记忆。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傍晚时分我听到了一阵乐器的声音。

那是星期天的舞会，我告诉拉里要他到舞会去，并且看看比埃松太太在不在那儿。他并没有找到她，我再打发他到她家去。窗子紧闭着；女仆对他说她的女主人和她的姑母已经走了，并且她们打算在一个离这儿相当远的小城纳×××的一位亲戚家里住几天。同时人家交了一封信让他带回给我。信上这样写着：

> 我和你相见已经三个月了，我发觉你对我发生一种在你的年龄人们叫做爱情的东西也已有一个月了。我曾以为已经看出你决心把这件事情对我隐藏下去，并且克制住你自己。我对你原已敬重，为此使我对你更加敬重。对已发生的一切我无任何责备你之处，就连对你的意志不坚我也同样没有什么可说。
>
> 你所认为是爱情的只不过是情欲。我知道有不少女人设法要挑起这种情欲；其实她们还可以有更正当的自豪，而无须借助于情欲的挑逗，就能讨得接近她们的男人的喜欢；然而这种虚荣本身是危险的，何况我因为对你有这种虚荣心而犯了错误。
>
> 我比你大几岁，我要求你不要和我再见。你想要忘掉那一瞬间的弱点可能是白费心机；事实上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既不能再有第二次，也不能完全被忘掉。
>
> 我离开你不是没有悲伤的；我要暂时离开这儿几天；如果我再回来时，已看不到你在这村子里，那我对于你的这种最后的友谊的表示和你对于我的尊重，我将会深受感动。
>
> 比莉斯·比埃松

第　八　章

寒热病使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当我一旦能够写信的时候，我就答复比埃松太太，说她的要求将得到服从，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诚心诚意给她写信，没有任何要骗她的打算；但我却远未能实践我的诺言。我刚走了两里路，就嚷着要停车，并且从车子上走下来。我在路上散起步来。我的视线不能够离开我从远处还能看见的这座村子。最后，经过了一场可怕的迟疑不决，我觉得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继续我的路程了，要我再走上车子继续前进，我宁愿就死在这

里。我告诉马车伕把车子掉转头来，我原告诉他要去巴黎，现在却要他驱车直往比埃松太太住在那儿的纳×××城去。

晚上十点钟我到达了目的地。刚在旅馆安顿下来，我就叫仆人告诉我比埃松太太的亲戚家在哪儿，根本没有考虑我要做什么，我立刻就跑到她亲戚家里去。一位女仆出来给我开门；我问她是否比埃松太太住在这儿，如果在这儿，请告诉她戴贝列先生托人来有话同她说。戴贝列是我们村子里本堂神父的名字。

当那女仆去替我传话的时候，我待在一个颇为阴暗的院子里；因为天在下雨，我就走进楼梯底下的一道走廊里，那儿没有亮光。比埃松太太不久就到了，那女仆走在她前面；她很快地从楼上下来，没有看见我站在黑暗里；我向她走前一步，并且摸到她的胳膊。她恐怖地向后倒退一步，并且嚷道："你要做什么哪？"

她的声音是那么发抖，当那女仆拿灯火出来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脸色是那么惨白，我真不知该怎么想。难道是我的出乎意外的出现，使她慌乱到这个程度么？这种考虑曾经在我的脑子里闪了一下，但我又想，这无疑是一个女人在感到突然被人捉住时的一种自然的恐怖动作。

她终于用一种较为镇静的声调重复了刚才的问话。我回答她说："你必须答应让我再来看你一次，然后我就会走开，我将离开这个地方；我对你发誓，我会服从你，甚至超过你的希望；因为我要卖掉我父亲那所房子，甚至其他一切，我要到外国去。但是你必须在这一条件下答应让我再见你一次；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走；你对我完全不必害怕，但是我对你的要求却是已经下了决心的。"

她皱起眉头并且用奇怪的眼光这里那里看了一眼；然后用一种几乎是温柔的神气回答我："你明天白天来吧，我将会接见你。"说完她就走了。

第二天中午我去看她。人家把我引进一间饰有旧式挂毯和古老家具的房间。我看见她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沙发上。我便去坐在她对面。

我对她说："太太，我既不是来向你诉说我的痛苦，也不是来否认我对你的爱情。你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是令

人不能忘怀的，这倒是真的。但是你对我说就因为这点，我们再也不能和以前一样见面，这你就错了。我爱你，但我绝未冒犯你；关于你的一切没有任何变动，因为你并没有爱。如果我再来见你，那也只是我这方面需要人家来回答，而你所需要回答的，恰恰是我的爱情。”

她想打断我的话。

“请你开恩让我说完吧。谁也没有我知道得那么清楚，尽管我对你那么敬重，以及尽管有那么多我可能受到束缚的保证，到底爱情还是最强的。我再向你说一遍我不想来否认我心中所感受到的一切。但是，根据你自己的话，你知道我在爱你已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在阻碍我直到今天才来向你宣布呢？正是害怕因此会失掉你呵；我害怕再不能在你家里受招待；结果我所提心吊胆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请你给我订下条件吧，假如将来我对你说的头一句话，或在头一个机会里我有什么举动、什么思想越出我对你的最高崇敬的范围，你就可以闭门拒绝我，我已经保持缄默，今后我将继续保持缄默。你以为我在一个月以前才爱上你，其实我自看见你的第一天起就已经爱上你了。当你发现我爱上了你，你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接见我呵。如果以前你对我有足够的尊重，因而相信我不可能对你有所冒犯，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会失去你对我的这种尊重呢？我之所以来看你就是要向你要求把这种尊重再给回我啊。我对你做了什么呢？我向你屈膝了，我甚至一句话都未说。我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你早已经知道了。我曾经表示了脆弱，因为我痛苦。坦白说吧！太太，我是二十岁的人，而我所见到的人生的一切竟使我如此厌恶（我本可以另用一个更粗鲁的字眼），以至今天在世上，不论是在人类社会或是在孤独中，哪怕是一个最小的最无意义的位置，我都无意于要占据了。你的花园的四壁围绕着的空间，乃是世界上我惟一可以生存的地方；你是人类中惟一使我敬爱上帝的一人。在我认识你以前，我甚至已经什么都放弃了，为什么你要剥夺上帝给我留下的惟一的一线光明呢？如果是出于恐惧，那我有什么足以引起你的恐惧呢？如果是由于嫌恶，我又犯了什么使人嫌恶的罪呢？如果是出于怜悯和因为我痛苦的缘故，而你相信我能够被治好那你就错了；两个月以前或许我能够治好；我情愿看见你和受痛苦，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绝不后悔。惟一能给我带来不幸的就是我失掉你。请给我考验的机会吧。万一我觉得在我们的这场交往中，在我方面的痛苦太多了，我就会离开这里；但你可以完全放心，既然你今天打发我走，我也就准备走。在你方面说来，再给一两个月我从未有过的惟一的幸福，那对你又有什么危险呢？”

我在等待她的回答。她突然站起来，然后又坐下去。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希望你能够相信，事情并不是这么样的。”我相信我看出了她在找寻一些看来不像太过严厉的措辞，而且她想要用一种温和的态度来回答我。

我站了起来对她说：“只一句话，一句话，半句也不多要，我现在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假如在你心中对我还有若干同情，我就要感谢你；只要你说一句话！这是决定我的命运的一瞬间。”

她摇摇头；我看见她在迟疑。我大声嚷道：“你以为我能够治好我的毛病么？愿上帝给你保留这种想法吧，假如你把我从这里赶走……”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眼睛远望着地平线，一想到我就要走了，甚至直到灵魂的深处我都感觉到一种如此可怕的孤独，我的血液都要变冷了。她看见我站了起来，眼睛盯着她，等待她说话；我的生命的一切力量都悬在她的嘴唇上了。

她说道：“好吧！听我说。你所做的这次旅行是非常鲁莽的；不应该让人家看出你是为了我到这儿来；为此我要委托你到我家的一位朋友那儿办一件事情。要是你觉得这一去路途不会太远，而这又是一个给你一次出行的机会，时间长短将随你的高兴，但也不要太短。”她微笑着补充说，“不管你怎么说，一次小小的旅行会使你安静下来。你将首先在伏斯群山脚下停一停，然后你取道直去斯特拉斯堡。在一两个月内，说得清楚一点，你回来向我报告人家所拜托你办的事情；我将再和你相见和更好的回答你。”

第　九　章

当天晚上，我从比埃松太太那里接受了一封托我交给住在斯特

拉斯堡的拉·特先生的信。三个星期之后,我的任务完成,我就回来了。

我在旅途中只是想她,而且我失掉了永远忘掉她的一切希望。可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在她面前要始终保持沉默;我因为鲁莽曾经险些儿失掉她,并且我为此忍受过十分残酷的痛苦,现在我是连想也不敢想再去冒一次那样的危险了。就是以我对她的尊敬来说,也不允许我相信她不是出于好意,而且在她为要离开这儿而作的安排中,我也看不出有任何像是虚伪的地方。总的说来,我坚决相信只要我对她说出第一句情话,她的大门就会对我关闭。

我再见到她时,发现她瘦了,样子变了。她的惯常有的微笑在她的苍白的嘴唇上显得无生气了。她告诉我她曾经病倒了。

上回发生的那件事算是已经过去了。看她的样子像是不愿意再去想起它,当然我也不愿意再去旧事重提。我们不久就恢复先前好邻居的习惯;可是在我们中间到底有了一些拘束,好像是一种故意做作的亲昵。有时好像我们自己在说:"既然从前曾经是这样的,那么现在还是让它这样吧。"她的对我表示信任,好像是恢复失掉了的名誉一样,对我不无动人之处。但是我们的会晤是比较冷淡了,为了同样原因,当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却另有一种会心的交谈。在我们所能够说的话里,再没有什么需要猜度的了。我们再不像从前那样彼此设法要猜透对方的心了;也没有从前那种对每句话,每一感情都关心的那种好奇的估量了;她以温情对待我,而我却怀疑她的温情本身;我陪她在花园散步,但我再也不陪她走出房子范围以外了:我们再也不一起穿过树林和峡谷了;我们两人在一起时她就弹奏钢琴;她的歌声再也不能在我心中引起那种青春的激情和欢乐的狂热,那种像是充满希望的呜咽。当我告辞出来时,她老是先伸手给我握,但我总觉得她的握手缺少活力;在我们平淡的交往中有着不少的做作,在我们最无关痛痒的谈话中有着许多考虑,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却隐藏了无数悲哀的情调。

我们很清楚地感觉到在我们之间插入了一个第三者;那就是我对她的爱情。这个爱情虽然在我的行动上没有露出任何痕迹,但不久它却在我的面孔上透露了:我失掉了通常的快乐、充沛的活力和双颊上

的健康的征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的样子就变得完全不像样了。

可是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始终坚持我对世界的厌倦、对世情的憎恶、永远不愿再涉世的看法。我努力想使比埃松太太感觉到她不该后悔重新接待我。时而我用最阴暗的色彩来描绘我过去的生活,并让她知道如果要我离开她就等于重新把我投进比死还坏的孤独里去;我还表示我对社会的深感嫌恶。而我对她如实描述了我的生活,也正证实了我的真诚。时而我又装出一种违反本心的快乐,让她知道她允许我来看她,就等于她把我从最可怕的不幸中拯救出来;我差不多每次到她家看她,都向她表示谢意,为的是使我当天晚上或第二天能够再去她家。我对她说:"我对幸福的一切梦想,我的一切希望,我的一切野心,都关闭在你所居住的这一块小天地里;在你所呼吸的空气之外,就再没有我生活的余地。"

她看到我所受的痛苦,就情不自禁地可怜我。我的勇气引起了她的慈悲;而当我在她跟前的时候,这种慈悲便流露在她的一切言行中,甚至在她的态度上,像是一种柔情。她感觉到了我内心的斗争,而我的服从又满足了她的自尊心,可是我为爱情而憔悴却唤醒了她心里的仁慈的修女的本能。我看见她有时激动,几乎是发娇嗔的样子;她以一种几乎是活泼的神气对我说:"我明天不在家里,某一天你不要来。"后来因为看见我神情悲惨无可奈何地告退,她又突然变得温和起来,接着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只管来吧;"或者是她和我话别时的态度特别亲切,她用无限悲哀无限温柔的眼光目送我到铁栅门口。

我对她说:"请不用怀疑,这是上帝把我送来给你的。如果我不认识你,也许现在这个时刻,我又会再堕落到以前的荒唐生活中去了。是上帝把你当一位光明天使,派来把我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的。你受委托的任务是一个神圣的任务;谁知道如果我失掉了你,那在我这样的年龄就有的不祥的经验、我的青春和烦恼的可怕的斗争、那将要吞噬我的忧愁,会把我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这种在我方面是出自真诚的想法,对于一位有着狂热的宗教信仰的女人和一个既虔敬又热情的灵魂是一种最大的压力。或许就是为了这惟一的原因,比埃松太太才允许我来看她。

有一天，我正准备去她家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敲门，我看见进来的是麦耿松，这人就是我第一次拜访她时在她的花园里遇见的那位教士。他开始向我表示抱歉，因为他既不认识我，却这样冒冒失失跑到我家里来，他的道歉也和他本人一样讨人厌；我对他说，我很知道他是我们的本堂神父的侄子，并且问他到底有什么事情。

他左顾右盼态度很不自然，在找寻要说的话，并且用手指头去抚摸摆设在我桌子上的一切东西，好像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才好。最后他告诉我比埃松太太病了，她托他来通知她今天不能够接见我。

"她病了？但昨天我离开她时已经很晚，她还是好好的！"

他向我致了一个敬礼。"但是，长老先生，假如她真是病了，为什么要派第三者来告诉我呢？她并不是住得那么远的呵，让我白跑一趟也没什么关系。"

麦耿松仍然以一个敬礼来回答我。我不懂他为什么要插手这种事，尤其不懂人家为什么把这桩事委托他办。我对他说："好吧，明天我见到她，她将会向我解释这一切的。"

麦耿松又再支吾起来了："比埃松太太另外对我说……我本该对你说……我是受委托……"

我不耐烦地叫嚷起来："嗳！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生，你太粗暴了。我想比埃松太太病得相当严重；在这整个星期内她将不能够见你。"

又是一个敬礼；他便走了。

这个拜访显然隐藏着某种神秘：或者比埃松太太再不愿意见我，但不知道这是为的什么；或者是麦耿松自己主动出来干预。

当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她家去，恰巧在门前就遇见她的女仆；她对我说她的女主人真的病得很厉害，但是任凭我怎样央求，她却既不肯接受我给她的钱，也不愿再听我向她提出的问题。

当我折回村子的时候，恰恰遇见麦耿松在散步场上；一群他叔父教的学童正在围绕着他听他讲话，我走近去把他的话头打断，请他同我谈谈。

他跟我到广场上来；这回倒是我有点踌躇了，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把他的秘密套出来。我对他说："先生，我恳求你对我说清楚；

昨天你给我说的话是否可靠，抑或是另有其他原因。除了在这个地方没有可以请教的大夫之外，我有很重要的理由来请求你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他用一切办法来替自己辩护，借口说比埃松太太生病了，除了她打发他来找我和受委托通知我，正如他已把任务完成的那样，此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可是一面在说话，我们已经走到了大路上一个僻静的地方。眼看着既然使用诡计不成，恳求也毫无所得，我便突然回转身来抓住他的两臂。

“先生，你有什么话不好好说？你要使用暴力吗？”

“不，但我要你对我说清楚那是怎么回事。”

“先生，我谁也不怕，我已经对你说过我该说的了。”

“对，你是说了你该说的话，但你没有说你所知道的话。比埃松太太并没有生病；这我知道，我确实相信。”

“你怎么知道？”

“她的女仆对我说的。为什么她要闭门拒绝我，而且为什么她偏要叫你来做这差事？”

麦耿松看见一个农人走过来。他便大声叫他的名字：“比埃！等等我，我有话对你说。”

那农人向我们走近来；这就是麦耿松惟一的目的，他知道得很清楚，在第三者的面前我可能不敢虐待他。我果然把他放掉了，可是放得那么有劲，以致他倒退了几步，他的身体撞到一株树干上去。他紧握着拳头一句话不说就走了。

我在极端激动的情况下度过了一个星期，一天要到比埃松家三次，而每次都被拒之门外。我从她那儿接到一封信；她告诉我由于我经常来看她，已经在本地引起了闲言，请我今后要少来看她。此外对麦耿松和她的生病没有只字道及。

这种提防对她说来是多么不自然，并且和她平常对于这类事情所抱的漠不关心的骄傲的态度，又有着多么奇怪的矛盾，竟使我开头很难相信。可是，因为不知道该怎样措词才好，我就回答她说，我心中除了想到该当服从她之外，再没有什么了。但是，尽管如此，在我的措词上，还是可以感觉到有若干苦恼。

我甚至故意推迟我可以去看她的日期，并且根本不打发人去打听她的消息，目的在使她知道我根本不相信她是生病。我不知道为的什么原因，她要这样疏远我；但是，说真的，我是多么痛苦呵，我曾认真考虑过要结束这种无法忍受的生活。我整天待在树林里；有一天在一种实在可怜的情况下，偶然在那儿遇见了她。

我勉强鼓起勇气来要求她对我作一些解释，她却避免作坦率的回答，我也就不敢再提起这件事了。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屈指计算我和她隔离而度过的无聊日子；度日如年地希望能在几礼拜中去看她一次。我时时刻刻都想要跪倒在她的身边，向她倾诉我失望的心情。我心想，她不可能对我的痛苦毫无感觉，我希望她至少能给我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是，在这时候，她的匆匆离去和她的严肃态度使我欲言又止；我因为害怕会失掉她而发抖，我真宁愿死去，也不愿去冒失掉她的危险。

就这样，因为连准许向她倾诉我的痛苦的机会都得不到，我的健康终于毁掉了。我的两脚把我搬运到她的家里，却又只是觉得懊丧：我深感到我是到那儿去开放泪泉的，因而每次去访问都使我丧失许多眼泪；这是一种伤心的会见，每次我离开她的时候，总觉得好像我是最后一次见到她了。

在她那方面，她对我既没有了从前那样的语调，也没有了从前那种愉快；她谈到旅行计划；她装做随随便便的样子把她想要做的事告诉我，她说要离开这个地方，当我听到这话的时候，真把我急得要死。假如有时她也偶尔让自己的态度随便一点，她就会立刻恢复那种令人失望的冷酷态度。终于，有一天我因为她对待我的这种态度，而情不自禁地在她面前伤心痛哭。而她那方面，尽管她外表镇定，我却看见她脸色发白了。当我告辞出来的时候，她在门口对我说："明天我要到圣吕斯（这是附近的一个乡村）去，但是要步行去是太远了，如果你没什么事，明天一早你就骑马到这里来，陪我一同去。"

正如人们所想那样，我准时去赴约会了。当晚我听到这句话，曾怀着快乐的兴奋心情去睡觉，但是，早上当我从家里出来时，相反的，却感到了一种不能克制的悲哀。当她再还给我那种在她的孤独散步中让我陪伴她的特权时，她显然是对她的这种我认为残忍的古怪行



为作了让步，假如她不是爱我的话。她明知道我在受苦；假如她不是改变了主意，为什么她要滥用我的勇气？

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所作的这种考虑，使我变成了一个和平时完全两样的人。她上马时，我握住她的脚扶她上去，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不知道这是因为肉欲抑是忿怒的缘故。我自己在想："要是她受了感动，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拘束？如果她只是卖弄风情，为什么这样随便？"

男人就是这样的怪脾气。在我的第一句话里，她就看出了我心里的不痛快和我的脸色变了。我故意不同她说话，并且离开她走在路的那边。当我们还在平原上走的时候，她还显得安静，只是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我是否还在跟随她；但是，一旦我们进入了树林，走在阴暗的林阴路上，我们的马蹄声开始在孤寂的岩石间发出回声的时候，我看见她突然发起抖来。她勒住马好像在等待我，因为我在她后面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一赶上了她，她便又放马奔跑起来。不久我们来到了山坡底下，看情形必须缓步前进。这时候我来到了她身旁；但是我们两人都低着头；机会到了，我去握住她的手。

我对她说："比莉斯，难道我曾以诉苦来使你生厌么？自从我再回来之后，我每天都见到你，每晚在我回家的时候，我都在问自己，什么时候我该死去，难道我打扰了你吗？我已经有两个月失掉了睡眠，失掉了气力和希望，我曾经向你吐露过半句关于这个折磨我、毁灭我的致命的爱情吗？这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抬起头来看吧；还用得着我对你说吗？你看不到我在痛苦和我每夜以泪洗面吗？在这座不祥的树林里的什么地方，你没有注意到一个两手遮住额头坐在那儿的可怜虫吗？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荆棘上洒有眼泪吗？请你看看我，看看这些山，你还记得我爱你吗？它们都知道呵，它们都是证人；这些岩石，这些旷野，它们可知道哩。为什么你带我到它们的面前？难道我受的苦还不够吗？究竟我该受怎样的考验，怎样的磨折，而这又是因为犯了什么罪？如果你不爱我，你又到这里做什么？"

她只说："我们走吧，请你带路，我们回去吧。"我一手抓住了她的马笼头。

我回答说："不，我有话对你说。如果我们回去我就会失掉你，这

我很明白;在回到你家里的时候,我可以预料你将要对我说些什么。你想要看看我的忍耐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你利用我的痛苦来向我挑战;或许是为了有权利把我赶走,因为你已经对这位可怜的情人感到厌倦,因为他忍受痛苦而不诉苦,他以容忍的态度把你的轻蔑当苦酒来喝掉!你明白我和你两人单独在一起,在这样一座树林里,面对着这么幽静的景色,当初我的爱情就是在这种情景下诞生的,我怎还能够保持沉默!你愿意被人冒犯:好,就这么办!太太,就让我失掉你吧!我哭够了,我苦够了,我已经在我心中把那腐蚀我的疯狂的爱情压制得够了;你的残酷已经太过分了!"

当她做一个动作想要跳下马来时,我把她拥在怀里,并且把我的嘴唇吻在她的唇上。但是,在同一瞬间,我看见她脸色发白,眼睛紧闭,她把握着的缰绳放开,并且让自己从马上滑到地上来。

我对自己嚷道:"仁慈的上帝呵!她爱我啦!"她回答了我的亲吻。

我从马上下来,跑去追她。她躺倒在草地上。我把她抱起来,她睁开了眼睛,一阵突然的恐怖使她周身发抖;她用力推开我的手,满脸流泪,从我的手中挣脱了。

我站在路旁望着她,她背靠一棵树站着,像太阳那么美丽,她的长头发披在肩上,她的手激动得发抖,她的脸色绯红,像闪耀着红霞和珠光。她嚷着说:"不要靠近我!不准向我走前一步!"

我对她说道:"呵,我的爱呀!你一点也用不着害怕;如果我刚才冒犯了你,你可以责罚我;我因为痛苦到极点,一时发了疯;随便你怎样来处置我吧,现在你可以走了,随你的便打发我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我已经知道你爱我了,比莉斯,你在这儿比所有国王在他们的宫殿里都要安全。"

比埃松太太听到这些话,便把她泪汪汪的眼睛注视着我;我从她眼里看见了我一生的幸福像闪电般向我飞来。我走过大路,去跪在她的面前。只有爱情不深的人才能够说出他的情妇是用怎样的话来表白对他的爱!

第十章

假如我是珠宝商，假如我要从宝库里取出一串珍珠项链做礼物送给一位朋友，我相信我一定会十分乐意于亲手把这条项链戴在他的颈上；但如果我是那位朋友，我却会宁死也不愿从珠宝商手中夺过那条项链。

我曾见大部分男人都急于把爱他们的女人弄到手；我却常常与此相反，这不是由于别的打算，而是出自一种自然的情感。爱你而又抗拒你的女人是爱你不深，爱你很深但又抗拒你的女人则是自知你爱她不深。

比埃松太太在对我承认她爱我，并说她从来没有把这个爱情向我表示过之后，对我更加信任了。我对她的尊敬在她心中引起一种非常甜蜜的快乐，使她那美丽的脸儿变得像一朵新开的鲜花；有时我看见她沉醉在一种疯狂的欢乐里，然后突然间若有所思地停止了欢笑。有些时候，又几乎把我当小孩看待，然后泪水汪汪的望着我；想出千百种玩笑来做借口，为的是要说一句更亲密的话或者作一次天真的爱抚，然后离开我，独个儿坐在稍远的地方，并且沉入了吸引着她的幻想中。试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温柔的情景吗？当她出门回来时，她总会在路上遇到我，在我早已在那儿静候她的某条林阴路上。我对她说道："我的朋友呵！上帝自己看到你这样受人爱恋也会高兴哩。"

我终于不能够隐藏我对她的强烈的欲望，也不能够隐藏我为压制这种欲望所受的痛苦了。某天晚上在她家里，我告诉她我早上听人说我在一件重要的案件上吃了败诉，这样的结果使我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她问道："你怎么竟能够笑着把这件事告诉我哩？"

我对她说一位波斯诗人有一句格言："一个为美妇所爱的人定能避免命运的打击。"

比埃松太太没有回答我的话；但整晚上她都显得比平常更快乐。我和她姑母玩纸牌，因为我输了，她就用尽一切捉弄人的办法来刺激我，说我对玩纸牌一窍不通，并且她在下注时老是和我作对，结果她

把我袋子里所有的钱都赢了去。当那位老太太告退了之后，她便到阳台上去，我悄悄地跟着她。

这是人世间最美妙的一个晚上：月亮已经不见了，星星在深蓝色的天空上闪耀得更加光辉。没有一点风声吹动树枝，空气是温暖和芬芳的。

她一肘支着身子，两眼仰望天空；我俯身站在她的旁边，看她在梦想些什么？不久我自己也抬头仰望星空；一种忧郁的肉感使我们两人都沉醉了。我们一同呼吸着从榛树的嫩枝发出的温暖的气息；我们目送着月亮在遥远的天边、在漆黑的栗树林后隐没时所拖曳着的最后一片银光。我回想起某一天，我曾经以失望的心情，瞭望着这个虚幻美丽的太空；这个回忆使我不禁发抖；而目前的一切又是多么充实啊！我感觉到有一支感恩的颂歌从我的心头升起，我们的爱情也上升到了上帝的座前。我用胳膊搂住我那亲爱的情妇的纤腰；她轻轻地转过头来，眼睛里充满眼泪。她的肉体在我的压力之下像芦苇般弯折了，她半开半合的嘴唇紧贴在我的嘴唇上，这时整个宇宙都被遗忘了。

第十一章

幸福之夜的永恒的天使啊，有谁能道破你的沉默的意义呢？啊，亲吻！你是用恋人焦渴的嘴唇像杯子般来互相倾注的神圣的饮料。啊，肉欲！你是感官的陶醉，是的，就同上帝一样，你是不朽的！你是人类最大的兴奋，生物全体共同的信仰，万分神圣的肉欲啊！可是那些夸赞你的人是怎么样说你的？他们把你叫做人间的过客。啊，生命的创造者啊！他们说你倏忽的出现照亮了他们匆促的一生。这种话本身比临死的人的呼吸还要短促！这真正是追求肉欲的粗人的话，他连自己能活上一个钟头都觉得奇怪，他甚至把永恒的灯光当做从一块小石子迸出的火花！啊，爱情！你是世界的本原！你是使整个大自然像一位小心翼翼的灶神的女祭司在天帝的神殿里片刻不离地看守着的宝贵的火焰！你是众生的原动力，万物赖你以生存！当那些毁灭的精灵要吹灭你时，它们本身就先毁灭了！但有人要亵渎

你的名字我倒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谁，那些张着眼睛的人就自以为面对面看见过你；可是当你找到了你真正的信徒——他们以纯洁的一吻来确定他们在人世间的结合，你却使他们的眼睛像蒙上一层帷幕，为的是要使人在幸福之中反而看不见幸福。

但是你们，“迷人的欢乐”，“恬静的微笑”，“最初的爱抚”，“怯生生的你我称呼”，“情娘初次谈情时的口吃”，你们，却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你们是属于我们的！而你们，飞翔在寝台上的美丽的小天使呵，是你们把那些从神圣的美梦中醒过来的人带回到这个世界中来的，难道你们不是和其余一切东西一样同为上帝所创造！啊！迷人的欢乐的孩子呀，你们的母亲该多么疼爱你们！而你们，“绵绵的情话”呀，是你揭穿了最初的神秘，而你，“天真未凿，又惊又喜的爱抚”，而你，“含情脉脉的眼波”，这一切呀，像一幅小心描绘的图画，已开始把那永不磨灭的亲爱的美丽形象铭刻在心中了！啊，“恋爱的王国”！啊，“情场的得意”！是你们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你，“真正的王冠”！你，“欢畅的幸福”！是你们使恋人第一次对人生加以注意，使幸福的人们对一切不相干的事物第一次予以关怀，从此他们就只以快乐的心情去看待一切，还有，和爱人一起第一次在大自然中的漫步！这一切有谁能够把你们描绘出来？又有什么人类的语言能够表达出哪怕是最轻微的爱抚所包含的深意？

倘有这么一个人，正当青春旺盛之年，在某天的一个清爽的早晨，他从情妇家中缓步出来，这时一只纤纤玉手，轻轻在他背后把那秘密的门儿关上；他虽在走路却不知身在何处，他眺望着树林和原野；他走过一个广场，而听不见别人同他打招呼；他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无端地哭笑无常；他双手捂住脸孔，以便从手中闻取爱人的余香；他忽然忘记了到此为止他在世上做了些什么事；他同路旁的树木攀谈，和从眼前飞过的鸟儿说话；最后，他在人群中显出与众不同的狂乐，然后跪下来为自己的幸福而感谢上帝；这样的人呀，可以死而无怨：因为他已经占有了他所热爱的女人。

第　四　部

第　一　章

现在，我来谈谈我的爱情所发生的意外变故和因此而在我心中引起的变化。这一切我能找出什么原因来么？没有，除了我所说的，而我所能够说的就是："这是真情实况。"

我成为比埃松太太的情人，不多不少，恰恰已经两日。那一天晚上，天气非常美好，我在夜里十一点钟洗过澡后，经过散步场前往她家里。我觉得浑身非常舒适，心中也十分欢畅，我在走路时快乐得不禁雀跃起来，并且伸手向天，感谢上苍。我发现她在楼梯尽头，一只手肘支在栏杆上，在她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一支蜡烛。她在等待我，她一看见了我，就走来迎接我。我们不久就在她房间里了，并且把门闩也上好。

她指给我看，她怎样把我所不喜欢的发式改换了，说她怎样花了一整天工夫来梳我所喜欢的发式；她怎样去掉了她床上那个难看的我认为不祥的黑色大床框；她又如何换上了新的鲜花，并且到处都摆满了花；她还告诉了我，自从我们相识以来她所做的一切，说她怎样看见我在痛苦和她本人怎样在难过；说她怎样千百次想要离开这个地方以逃避我的爱情；她如何想出许多防备办法来对付我；她怎样请求她姑母、麦耿松和本堂神父的指教；说她怎样发誓宁死也不退让，然而这一切，怎样因为我对她说的某一句话，我对她瞟的某一眼，和在怎样的场合之下，到头来都已化为乌有；每当她给我倾吐一次衷曲，我便给她一个热吻。在她房间里所有合乎我趣味的东西，摆满在她每个桌子上的所有能引起我的注意的玩意儿，她都要送给我，要我当天晚上就带回去摆在我的壁炉上面；从今以后，不管早晚，任何时刻，她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由我随意支配，并且说她没有任何顾虑；别

人说她的闲话根本不能损害她；说如果她曾经装做相信这些闲话，那是为要疏远我；但是，她说现在要让自己幸福了，便塞住耳朵不去理会；说她已经满三十岁了，说我不会太长久地爱她。我问她："你呢，你会长久地爱我吗？你这么巧妙地用些甜言蜜语，弄得我昏头昏脑，你这些话里是否有点儿是真的？"在这上面她给我的回答是一些可爱的责备，说我晚上来得迟了，说我太爱修饰；说我洗澡时香水用得太多，或者不够，或者不合她的心意；说她所以穿拖鞋，是为了使我能看见她的赤脚，说她的脚也和她的手一般白嫩；又说她其实并不美；说她希望长得更美百倍；说她在十五岁时是很美的。她来回地走着，爱得像发了狂，快乐得脸发红光；她为了把自己的肉体、灵魂和她所有的一切贡献、再贡献给我，她不知道该怎么想，怎么做，怎么说才好。

我躺在沙发上；每听到她说一句话，我就觉得我过去生活中的坏日子逐渐离开我，并被忘掉了。我眼看着爱情的星星正在我的命宫中逐渐升起，我甚至觉得自己好似一株生气蓬勃的树木正在大风中抖掉它的枯叶，以便再披上新的绿袍。

她坐到钢琴前面，说要给我演奏一支斯特拉德拉① 的曲子。我对圣乐比什么都喜欢，从前她曾经给我唱过的这一支曲子，我就觉得很美。她演奏完后说道："好啦！在这上面你完全错了，这支曲子是我自己作的，想不到我竟能使你相信是斯特拉德拉的作品。"

"这曲子是你作的？"

"是的，我曾对你说这是斯特拉德拉的，为的是要看你对这支曲子的意见。我从来不奏我自己的乐曲，虽然我有时也作一些曲子；可是我要作一次尝试，你看我居然成功了，既然你已经上了当。"

人真是一具奇怪的机器！还有比这个更天真的事情么？一个稍有头脑的孩子都能够想出这类狡猾手段来使他的老师上当。她在对我说穿这个玩笑的时候笑得多么痛快；但是，我却觉得似乎突然被一朵乌云笼罩着一般；我脸色都变了，她问道："你怎么啦，谁冒犯了你？"

"没有什么；再给我奏一次这支曲子吧。"

---

① 斯特拉德拉(1645—1682)，意大利著名音乐家和歌手。

当她在弹琴的时候，我在房间里踱着方步；我把手按着前额好似要驱散一层浓雾，我用脚顿地，为我自己的狂态而生气；最后去坐在跌落地上的一只软垫子上；她便来坐在我身旁。我越是要同此刻袭击我的魔鬼作斗争，我的脑子里就越是漆黑一团。我对她说："你真是这么会撒谎吗？怎么！这支曲子是你作的？难道你真可以这么随便撒谎？"

她以惊奇的眼光望着我，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呀？"一种难以形容的不安情绪流露在她的脸上。可以肯定的说，她是不会相信我会那么疯狂，竟为了一个这么简单的玩笑而真去责备她。她从我的脸上看到惟一认真的地方只是我的悲哀的神情；可是，越是无关紧要的原因，越是会发生出人意外的事故。她曾经有一会儿工夫以为我也在开玩笑，可是，当她看见我脸色越来越苍白，几乎要倒下去时，她不禁惊讶得张口结舌，俯身向前，好似一尊石像。她嚷道："我的天呀！难道这是可能的么？"

读者呵，当你读到这一页的时候，你或许要微微一笑吧；可是写这书的我，我还在为此而发抖哩。人的不幸也同疾病一样有它的征候，而在海上再没有什么比从地平线上出现的一个小黑点更可怕的了。

可是，当曙光初现的时候，我亲爱的比莉斯便把一张白木小圆桌摆在房子中央；上面放了一些宵夜用的食品，此时说宵夜不如说是早餐更来得正确，因为鸟儿已在歌唱，蜜蜂也在花坛上嗡嗡地叫嚷。一切食品都是她亲自准备的，我所喝的酒没有一滴不是她先用她的嘴唇接触过的。苍白的阳光透过杂色花布的窗帘，照亮了她那可爱的脸孔和她那双因疲乏而眼圈微黑的大眼睛；她觉得有点瞌睡，便让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一面同我亲吻，用柔声软语向我诉说了无限的衷情。

我对这样一种无限温情的委身是无法抵抗的，我的心重新为欢乐而开放了，我相信我已经完全从刚才所做的噩梦中解救出来，我便请求她原谅刚才那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一瞬间的疯狂举动。我言出于衷地对她说："我的女友呀，为了一个并无恶意的玩笑而错怪了你，我实在觉得很难过；可是假如你爱我，请你绝对不要向我撒谎，哪

怕是最细微的事情;我认为说谎非常可怕,我绝对不能容忍。”

她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三点钟了,我告诉她我要等到她睡着了才走。我望着她闭上了那双美丽的眼睛,我听到她初入睡时喃喃自语,同时还在微笑,我便走近床边俯身给她一个临别的亲吻。最后,我心平气和地走出来,打定了主意要好好享受我的幸福,从今以后决不再庸人自扰了。

可是,就在次日比莉斯好像完全出于偶然对我说:“我有一本大日记本子,是用来写我的思想活动,写所有我脑子里想到的东西的,我想让你看看我最初认识你那些日子里我所写的关于你的一切。”

我们一同看日记本子上所写的关于我的东西,并且我们在里面添上了无数疯狂的资料;在这之后,我便随手翻阅那日记本子的其他部分。在我迅速翻阅的篇页里,有一句用大写字母写的句子引起我的注意;我清楚地看了几个字,却并没有看出什么意思来,我正想继续看下去,比莉斯却对我说道:“请你别看这些啦。”

我把那日记本子掷在一个家具上面。对她说道:“好糊涂,我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

她一定是看出我的毛病又发了,便笑着答道:

“你又认真起来了?再拿起这个本子吧,我要让你看个够。”

“别再谈它了。难道我能在里面找到什么特别奇妙的东西么?亲爱的,你的秘密是属于你的。”

那日记本子还放在家具上,尽管我尽力克制自己,我的视线还是不曾离开它。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好似在我耳边低声地嘀咕些什么,我以为看见了戴尚奈的瘦削的脸孔,露出冰冷的微笑在我面前做鬼脸。“戴尚奈到这儿来做什么呢?”我在问自己,好像是真的看见了他。他的样子正像从前有一天晚上我所看见的那样,在灯光底下额头略向前倾,用他那尖锐的声音向我宣扬他的放荡儿的教义。

我的眼睛始终盯着那日记本子,同时在我的记忆里,模糊地想起了一些从前听过而忘记了的什么话,这些话当时曾经使我很难过,那翱翔在我的头上的怀疑的精灵,正在我的血管里倾注了一滴毒液;毒液发散到我的脑子里,我便开始陷入一种令人难过的沉醉里,步履也有点蹒跚了。比莉斯到底对我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我知道只须弯一

下腰，打开那日记本子就行了；但是，秘密在哪儿呢？怎么认得出来刚才偶然落到我手中的那一页？

首先，是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拿那日记本子；难道真是我的自尊心在作梗么？我非常悲伤地对自己说："上帝啊！难道'已往'是一个幽灵？是从它坟墓里钻出来的？啊！可怜虫，难道从今以后我就再不能够恋爱了么？"

所有我蔑视女人的思想，所有从前我荒唐胡闹的时候，像背功课和背台词一样，背得烂熟的那些傲慢的嘲讽，突然间又在我的脑子里涌现了；多么奇怪的事情啊！从前，当我用这些话来炫耀自己的时候，我是不曾信以为真的，而现在我倒觉得这些话好像是真的了，或者至少它们曾经是真的。

我认识比埃松太太已经四个月了，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她过去的生活，我也绝不想去问她。我以完全的信任和无限的钟情沉醉在我对她的爱情中。我反而以不向任何人、也不向她本人打听关于她的生平为乐，况且，猜疑和嫉妒和我的性格又那么格格不相入，因此让我去想到它们都觉得比之比莉斯真的在我身上发现它们还要惊讶。在我最初的一些恋爱中和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我从来不是不信任人的，相反，无宁说是比较大意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什么都不怀疑。直到我亲眼看见我的情妇对我负了心，我才相信她真能够欺骗我。戴尚奈本人一面以他那一套道理来教训我，一面不断地对我的容易受骗加以嘲笑。我的全部生活史证明我是轻信而不是多疑；因此，当我看见那个日记本子的时候，简直是突然受到了一个打击，我似乎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个新人，一个陌生的人，我的理性起来反抗我所感受到的一切，我甚至不敢设想这一切会把我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可是，我所忍受过的痛苦，我所亲自遇到的背信弃义行为，我不得不给自己医治惨痛创伤的努力，我的朋友们的规劝，我所涉猎过的腐化的社会，我在其中亲眼看见的可悲的真情实况，还有其他我所未见，但由于一种不祥的智慧使我了解和猜测到的东西，最后便是纵欲行为，对爱情的蔑视，对一切事情的满不在乎，这就是埋藏在我心中的一切，而这竟毫未引起我的怀疑；尤其是正当我对前途，对人生重新有了希望的时候，所有这些潜伏着的妖怪，都又跳出来扼住我的咽

喉，向我大叫大嚷，以证明他们的存在。

我弯身打开那日记本子，然后立即又把它合上掷在桌子上。比莉斯瞧着我；在她的美丽的眼睛里既没显出自尊心受了损伤，也没有忿怒；只有一种温柔的关怀，好像她以为我真是病了。她吻着我问道："你真的相信我有什么秘密吗？"我回答道："不，我什么都不相信，除了相信你是漂亮的和我愿意永远爱你到死方休。"

我回到家里，在吃晚饭的时候，问拉里道："这位比埃松太太是什么样的人物？"

他十分惊讶地回过头来。我接着说："你在本地待了许多年，你该比我知道她更清楚些。这儿的人对她有什么议论？村子里人对这些议论怎么看法？在我认识她以前她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她接近的是些什么人？"

"凭良心说，先生，我所看见她做的事只是她每天所做的事；就是说在峡谷里散步，同她的姑母玩玩纸牌，以及给穷人做一些好事。农民们叫她比莉斯玫瑰花儿；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任何人说过一句关于她的坏话，除了说她不管白天黑夜，不管什么时刻，时常独个儿在乡间来往；但是，这是为了一个多么值得称赞的目的呵！她是本地方的救主。说到她所接近的人，那就只有本堂神父和德·达兰先生，那是在他休假期间。"

"这位德·达兰先生是什么人？"

"他是山背后那边的一座古堡的主人；他只是为了打猎才到这里来。"

"他年纪可轻？"

"轻的，先生。"

"他可是比埃松太太的亲戚？"

"不，他是她丈夫的朋友。"

"她的丈夫死去很久了？"

"到众圣节就满五年了；他是一位高尚的人。"

"这位德·达兰先生呢，有人说过他追求她吗？"

"追求这位寡妇么，先生？啊！真的说……"他脸有为难之色，停住不说了。

"你愿再说下去吗?"

"像是有人说过,又像是没有人说过……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刚才你不是对我说,在这儿没有人说过她的任何闲话?"

"人们从来没有说过她别的事情,刚才所说的我以为先生早就知道了。"

"到底人家有没有说过她和他的事情?"

"有的,先生,至少我相信是有。"

我站起来离开餐桌,前往散步场;麦耿松正在那里。我原以为他会避开我;正相反他却向我走来。

他对我说:"先生,那天你显然是生气了!可是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是不会把这点记在心上的。我向你表示我的歉意,因为我被委托来做了一件不怎么合适的事情(说话喜欢用长句子是他的习惯),虽然左右不讨好,我却并不觉得怎么厌烦。"

我恭维了他几句,以为他会就此放过了我;可是他却死缠着我不放。

我在牙缝里悄悄地重复说:"达兰!达兰!谁来告诉我关于这位达兰的事情哩?"因为拉里所对我说的只是一个仆人所能够说的话。他又能从什么人处得到消息呢?除了从一个女仆或者从一个农夫那里。我需要一个有机会看见达兰在比埃松太太家里的证人,而且要他能保守秘密。这达兰没有一刻离开过我的脑子,已经不可能谈其他事情,我只好立即单刀直入同麦耿松谈起达兰来。

麦耿松到底是不是坏蛋,是不是糊涂虫或者奸滑的家伙,我却从来没有把他辨别清楚;他恨我那是一定的,而且他对付我也一定是尽可能地恶毒的。比埃松太太对本堂神父有着最大的友谊(而这是名正言顺的),因此几乎不由自主地对他的侄儿也有了友谊。这家伙为此很得意,对我也就起了嫉妒之心。并非只有爱情才能引起妒意哩;给一点好处,说一句好话,一张美丽嘴巴的嫣然一笑,对某些人来说,都可以使得他们发起狂来。

麦耿松也和拉里一样,对我问他的问题开头很觉诧异。而我本人对此还比他们更觉得诧异。可是,试问世上有谁能真正认识自己?

在这位神父的最初的回答中，我就看出他已了解我所想要知道的东西，因而决心不让我知道。

“先生，你认识比埃松太太已经很久了，你在她家里是被当做相当亲密的客人接待的（至少我是这么想），你却从来没有在那儿遇见过德·达兰先生，这岂非怪事？但是，今天你显然有着某种原因要来调查他的事情，这种原因我又绝无权利要求知道。在我这方面，关于他的事情，我只知道他是一位正直的贵族，为人乐善好施；他也和你一样，先生，在比埃松太太家是很亲密的朋友；他有一大群很好的猎犬，为他家增光不少。和你一样，先生，他在比埃松太太家里演奏得一手很好的音乐。他对贫苦人的赈济，真是做得恰到好处；当他回到本乡来的时候，如你一样，先生，他陪这位太太散步。他的家庭在巴黎素享盛名；当我去到这位太太家里的时候，我几乎每次都遇见他；他的品行是非常端正的。此外，你可以设想，先生，我所听到的只是一种正直的亲密关系，恰恰适合于他们这类被人敬重的人物的身份。我相信他只是为了打猎才到这儿来；他是她亡夫的朋友；人家说他很富裕，为人又十分慷慨；可是，除了耳闻之外，我可说几乎不了解……”

这个阴毒的刽子手用了多少藏头露尾的话来打击我！我望着他，为了不得不倾听他的话而感到惭愧，既不敢再问他任何问题，也不敢阻止他再说废话。他就这样用隐晦的话肆意诽谤，并且随心所欲要说多久就多久：他从容不迫地把他那螺旋形的刀锋插进了我的心窝；当他干完这一手之后，他就急忙离开我，我要再留他也留不住，到头来，就等于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

我独自留在散步场上，夜开始降临了。我不知道我感觉到的是忿怒多一些，还是悲哀多一些。我盲目地热爱我可爱的比莉斯，我对我的爱情的无限信任，曾经使我觉得那么甜蜜，那么自然，以致我无法决定过去的幸福，究竟是不是一场骗局。这种把我引导向她的天真和轻率的感情，我既不想抗拒，也从来不愿意怀疑，我觉得就单凭这种感情，也足以证明她是值得我对她热爱的。这四个月来如此幸福的生活，难道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空梦？

我突然对自己说道：“可是这个女人委身于我未免太快了。她最

初对我有意逃避，后来竟为一句话而晕倒，难道这里面一点虚伪都没有？难道我就不会碰巧遇着一个像人们所常碰见的那种女人么？是的，她们全都会玩弄这一套：她们先装作退避，目的是为了引诱人家去追求。甚至牝鹿都会要这一套：这是雌性的本能。当我认为她将永远也不会属于我的时候，难道不正是她来主动地向我吐露了她对我的爱情吗？从我见到她的第一天起，她既不认识我，就那么轻佻地接受了我给她挽的胳膊，难道这就不怕引起我对她的怀疑么？假使这个达兰过去是她的情人，很可能他现在仍然还是：社会上有的是这种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局的关系；当他们碰到的时候，他们就再搞在一起，当他们一旦分离，他们也就会彼此忘掉。假如这个男子再回来度假期，无疑她将会看到他，可能她也不会同我断绝关系。这个姑母又是怎样的角色，这种以慈善做花招的神秘生活，这种决心不管别人在背后议论的自由，又是怎么回事？这两个以她们的小住宅、她们的人情世故、她们的聪明智慧这么快地取得了别人的敬重，而又把自己揭露得更快的妇人，难道就不可能是那种走江湖的女骗子么？不管情形怎样，可以肯定的是，我是闭着眼睛跌落在一桩我以为很像小说的风流轶事上了；但是现在怎么办呢？在这里我所认识的只是这个不肯把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的神父和他的叔父，而后者的话还说得更少。我的上帝啊！谁来救救我？我怎么能明白真相呢？”

一旦做了嫉妒的俘虏，我就忘记了以前流过那么多的眼泪和我所受过的痛苦，过了两天之后，我就开始对比莉斯之所以对我让步感到不安。正如所有多疑的人一样，我已经把感情和思想搁在一旁，专来和事实争辩，喜欢咬文嚼字和剖析我所爱过的一切。

我一面在苦苦沉思，一面缓步走到了比莉斯的家。我看见铁栅门正开着，便穿过院子走进去，看见厨房里有灯光，我便打定主意去问问那位女仆，我在口袋里捏着几枚银币，向着厨房门口走去。

这时候一种恐怖的印象使我突然停下步来。这位女仆是一个又瘦又丑的老妇人，背脊老是弯着，活像那些辛苦一辈子的种地的人。我看见她正在一个不洁净的洗碗槽里搬动她的碗碟。她颤巍巍的手拿着一只难看的烛台；在她周围有锅子、碟子和晚餐剩下的残肴，一只野狗走来光顾，也和我一样觉得有点惭愧走进人家的厨房；一阵热

腾腾的令人作呕的气味从潮湿的墙壁蒸发出来。当那位老妇看见了我的时候，她微笑地望着我，显出一种知道了秘密的神气：她曾经见过我早上从她女主人的房间里溜出来。我不禁因为厌恶我自己而打了一个寒战，我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来，这同我所计划的不名誉的行动倒非常相称。我逃避这个老妇人，就像逃避我的嫉妒的人格化身一样，而且好像她的碗碟的气味是从我自己的心胸里蒸发出来似的。

比莉斯站在窗前浇她心爱的盆花；我们的一位女邻居的小孩坐在一只靠背椅子中间，周围塞满了软垫子，嘴里满是糖果，他摇摆着自己的一只袖子玩，像所有还不会说话的小孩一样，用他那快乐的、无人懂得的语言对着袖子咿咿呀呀大嚷一通。我在她的身旁坐下，并且在孩子的胖脸颊上吻了一会儿，好像是要给我的心儿再带回一点纯洁。比莉斯有些胆怯地欢迎我；她在我的目光中看出我对她的态度已经有点不对了。在我这方面，我避免不看她的眼睛；我越是欣赏她的美和她的真诚的神气，我越在想，像这样一个女人，假如她不是一位天使，就一定是一个负心的魔鬼。我努力回忆起麦耿松的每一句话，以便拿这个男子的种种暗示来同我的情妇的各样表情和她脸上的美丽轮廓来作对证。我对自己说道："她多美呵，假如她会欺骗，那就很危险；但是我将会狠狠地对付她，并且我将对她毫不让步；让她知道知道我是什么人。"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我对她说道："亲爱的，我刚才对一位向我请教的朋友作了一次忠告。他是一位颇为纯朴的青年人；他写信告诉我，他发现那位刚委身给他不久的女人同时还另有一个情人。他请教我究竟应该怎么办。"

"你怎么回答他？"

"先问两个问题：她漂亮吗？你爱她吗？假如你爱她，你就忘掉她吧；假如她漂亮而你又不爱她，那就为你的享乐而把她留下；假如你只是关心她的美貌，那就迟早离开她都无关紧要，横竖这一个不见得比不上另一个。"

听了我这么说之后，比莉斯放下了抱着的孩子；自己到房子的尽里边去坐。我们坐在没有灯光的房子里；月亮照着比莉斯刚才离开的那把椅子，把椅子的黑影投射在她坐着的沙发上。我刚才说的话，

所包含的冷酷无情和残忍刻毒的用意，使我自己也觉得痛心和使我心中充满哀伤。孩子不安地嚷着要比莉斯，而且发愁地望着我们。他的快乐的叫嚷，他的小饶舌，也渐渐停止；终于在椅子上睡熟了。因此我们三人都沉默着，一朵浮云从月亮上掠过。

一个来找那孩子的女仆走了进来，房子里点起了灯。我站起身来，比莉斯也同时站起来了；可是她却用两手按住她的心头，并且跌倒在她床脚边的地板上了。

我失惊地跑向她跟前；她并没有晕过去，她叫我不必叫唤什么人。她告诉我她只觉得一阵激烈的心跳，这是她从少女时代起就得的老毛病，它会突然发作起来，可是尽管发作却绝无危险，也不必服用任何药品。我跪在她的身边；她轻轻地向我张开双臂；我搂住她的头，并且扑在她的肩膀上。她对我说道："啊！我的朋友，你实在太可怜。"

我靠着她的耳朵说道："请听我说，我是个可怜的疯子，可是我不能够把任何东西留在心里。那位住在山上，有时来看你的达兰先生是个什么人？"

她听到我提起这个名字似乎觉得奇怪。对我说道："达兰？他是我丈夫的朋友。"

她望着我好似在补充说："为什么要问起他呢？"我似乎觉得她的脸发黑了。我咬着自己的嘴唇。在想："假如她存心要欺骗我，我刚才的话就不该说了。"

比莉斯很吃力地站起来；拿起她的扇子，大踏步地在房子里走动。她激烈地呼吸着；是我伤了她的心了。她沉思了好一会儿，后来我们彼此互相看了两三眼，那神情几乎是冷酷的和敌意的。她走到书桌前面，打开抽屉，拿出一束用丝线捆住的书信，一句话不说，便把它掷在我的面前。

可是我既不看她也不看她的信札；我刚把一块石头投到深渊里去，而我正在倾听它发出的回声。比莉斯第一次在脸上现出了自尊心受到损伤的神气。在她的眼睛里再没有忧愁也没有怜悯了，正如我自己感觉到我现在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和我过去完全两样了。同样我也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个我所从不认识的女人。

最后她说道："请你看看这些信吧。"我向她走去，并且向她伸出手来。她冷冰冰地重复说："看看这些信吧，看看这些信吧！"

我拿起那束信札。这时候我深深感觉到她的确是无辜的，同时觉得自己是那么不公平，因此感到十分懊悔。她向我说道："你使我回想起，是你使我有了我的生活史；你请坐下来，你就会知道我的一切。请你打开抽屉，你可以看里面所有的一切，其中有我亲手写的东西或是别人写的东西。"

她坐下来并且叫我也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我看到她说话时的费劲。她像死人般苍白；她的变哑的声音发声很困难，显然她的咽喉在起痉挛。

我叫嚷道："比莉斯！比莉斯！凭上帝的名义，请你不要说了！上帝可以作证，我不是生来像你所设想的那类人；我生来就不是猜忌也不是多疑的人。是别人把我毁了，人家把我的心给糟蹋了。一次可怜的经验把我带到了一个无底深渊，一年以来，我在世上所看见的不外是最坏的东西。上帝可以给我作证，直到今天，我仍不相信自己能够扮演这样一个不名誉的角色，最下流的角色，那就是嫉妒者的角色。上帝可以证明我爱你，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够治好我过去的创伤。直到这儿为止，所有和我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不是欺骗我的就是不配和我谈爱情的。我过的是放荡不羁的生活；在我心中的一些记忆是永远也不会消灭的记忆。如果目前我听到了什么诽谤，什么最空洞的、最站不住脚的指控，这颗创伤未愈的心，就准备去相信那一切和痛苦相似的东西，难道这也能怪我么？今天晚上有人对我谈起一个我素不相识的男子，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这人还向我暗示了一些关于你和那男子的毫无根据的流言，对这些事情我绝不想来质问你；尽管我为此而痛苦，我终于向你吐露了我的痛苦，不料这竟成了无可挽救的错误。可是，现在我宁愿把这些信付之一炬，也不愿接受你叫我看它们的建议。啊！我的朋友，请你别瞧不起我；请你别为了受嫌疑而向我辩白，请你别罚我受苦。我怎能从心底里怀疑你对我欺骗呢？不，你是美丽的，你是真诚的；比莉斯，光是你的一个眼波就足够我为之颠倒了。假如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孩子，他曾经见过怎样的丑行和意想不到的负心！假如你知道别人曾



缪塞画的乔治·桑

经怎样对待他，别人曾经怎样讥笑他所有的好处，别人怎样千方百计把所有能够引起怀疑，引起妒意，引向失望的东西教给他！唉！唉！我亲爱的情人呵，假如你知道谁在爱你！请你就千万别责备我；希望你有勇气来怜悯我吧；我需要忘掉除了你之外一切其他的人。天晓得我曾受过怎样的考验，曾度过怎样可怕的痛苦时刻！对这一切我却从未怀疑过它不应当如此，我也不认为应当与之作斗争。自从你属于我之后，我才认识了我过去的所做所为；在吻你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的嘴唇过去是怎样地玷污了自己。凭上天的名义，请你帮助我生活下去吧！上帝原不是把我创造得那么坏的呵。”

比莉斯向我伸出她的两臂，给了我最温柔的爱抚。她请求我把所有引起这一场可怜的风波的一切经过都告诉她。我只对她说拉里所告诉我的一切，而不敢向她承认我曾经质问过麦耿松。她绝对坚持要我倾听她的解释。她说德·达兰先生曾经爱过她；但他是一个轻佻的男子，为人十分放纵，用情十分不专；她曾经使他明白她并不打算再结婚，因此便不能不请求他对她改变态度，他也就欣然接受了她的劝告；从那时起，他来访的次数就越来越少，到今天他已经不再来了。她从那束信札里抽出一封来给我看，那封信的日期还是不久以前的；见到了她刚才对我说的一切在信中得到证实之后，我不禁脸红耳赤；她向我保证说她会原谅我，作为一切的责罚的惟一的要求，就是要我答应她从今以后，把足以引起我对她的疑心的一切立刻告诉她。我们的契约已经订好，就以一个亲吻来代替签字，当天色黎明，我回家去的时候，我们两人已经忘掉了达兰先生的存在了。

第　二　章

对行为放荡的人来说，苦中取乐，过一种萎靡不振的懒散生活，原是平常的事情。这是纵情任性生活的继续，在这上面，一切都不是按照肉体的需要，而是按照精神的好奇去行动的，况且在这种生活里，肉体总必须时刻准备服从精神的支配。青春和意志固然可以抵抗感官的滥用；但生理却在暗中进行报复，等到有一天生理决定要恢复它的力量时，意志却等不到力量的恢复而先丧失了，感官的滥用便

又重新开始。

当他再发现昨天在诱惑他的一切对象仍然在他的周围，而他却已无力去享受时，这一个人就只好对围绕着他的一切事物，报之以厌恶的微笑。况且同是那些昨天晚上曾挑起他的情欲的对象，他也绝不是在头脑清醒时去接触的；因为放荡者所爱好的一切，他都是以狂暴的手段去攫取的；他的生活是一场热病；他的器官为了追求享乐，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同时与刺激精神的烈酒和妓女为伍；因此在他的烦恼和倦怠的日子里，面对着各种官能的诱惑，他就觉得比之别人更加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为了抵抗这些诱惑，就只好求助于自尊心了，也就是要自尊心使他相信自己是看不起这些东西的。正因为这样他便对人生中的一切盛筵不住地吐唾沫，于是就在焦渴和餍饱之间，虚荣心安然把他引向死亡。

尽管我已经不再是行为放荡的人，可是有时突然间我的身体还会使我想起自己是个过来人。显然过去的影响仍然存在，只是我自己没有注意到罢了。由于我父亲的逝世所引起的悲痛，这一切，总算开始安静下来了。后来又发生了一种强烈的爱情；只要我还是在孤独中，烦恼就不是斗争的对象。试问天气的阴晴，对于一个孤独的人又有什么关系？

正像血液中半金属体的锌从蓝色的血管中抽出，在它接近生铜器时，它本身就会发出一种太阳般的光辉，比莉斯的亲吻也逐渐唤醒了我埋藏在心中的东西。自从我和她相识之后，我才认清了我从前是什么样的人。

在某些日子里，一早我就感觉到我有种非常奇怪的心情，可又很难把它确定是什么性质。我无缘无故醒来，好像一个因晚上饮食过度使自己精疲力竭的人。一切外部的感觉都引起我的难以忍受的疲劳，所有熟悉和习惯的事物都使我厌恶和不耐烦；如果我说话，那是为了要讥笑别人所说的话，或我自己所想的东西。这时候，我躺在一张睡椅上，因为疲倦得不想动，我就故意把昨天晚上我们商量好了的全部散步计划打破了；我打算在我的记忆里，去找寻当我在快乐的时刻所认为最好的感受，和对我亲爱的情妇的最真挚的柔情，可是我却只有在我的讽刺性的玩笑破坏和毒化了这些快乐日子的记忆的时

候，我才感到满足。比莉斯凄然地对我说道："你难道不能够给我去掉这一套么？假如在你身上真有这么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当坏的一个占上风的时候，你不能够索性把好的一个也忘掉么？"

比莉斯为了应付这种狂妄所表现的耐心，足以刺激我的不祥的快乐。奇怪的事情是：痛苦的人，竟然要使他所爱的人也受苦！一个人那么缺乏自制的能力，难道不是一种最坏的毛病么？对一个女人来说，眼看一个她刚拥抱过的男子，由于一种不能原谅的怪癖性情，而把他们最神圣、最神秘的幸福之夜来加以嘲弄，试问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么？可是她却没有避开我；她仍旧留在我身边，弯着腰在做她的刺绣活，至于我，在我的凶性发作之下，我就连爱情也加以侮辱，并且让我的狂病，用那张尚为她的亲吻所湿润的嘴巴来指责些什么。

在这样一些日子里，和平常相反，我满怀兴趣地谈论巴黎和把我的放荡生活说成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我笑着对比莉斯说道："你不过是一个虔诚的信徒罢了，你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再没有比那些无忧无虑、尝到爱情的滋味却不相信爱情的人更懂得个中乐趣的了。"这岂不是说连我自己也不相信爱情了吗？

比莉斯回答说："好吧！你就来教我怎样使你永远喜欢吧。我或许也有你所念念不忘的那些情妇那么漂亮吧；假如我没有她们那种聪明来照她们的方法使你开心，我倒很愿意向别人请教哩。你可以装做不爱我，让我来爱你，却什么也不要说。假如我对宗教是虔诚的，那我在爱情上也是如此。我该怎么做才能使你相信呢？"

你看她坐在梳妆镜前，在大白天竟然打扮得好像是为了去参加舞会或节日晚会，内心不无痛苦地装出一种媚态，想办法学我说话的腔调，在房间里笑着跳着。她对我说道："我这样子合你的趣味么？你觉得我和你哪一位情妇相似？我是否够美到足以使你忘记过去，使你还能够相信爱情？我是否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女人？"后来，在这种不自然的快乐中，当她向我转过脸去的时候，我从背后看见她无意中打了一个寒战，使得她插在头发上的那些可怜的花儿颤动起来。这时候，我便冲到她的跟前对她说道："别再闹了，停止吧，你对于你所要模仿的那些人，对于我这张贱嘴敢于在你面前重提起的那些人，

实在模仿得太相似了。除下这些花儿，脱掉这件长袍吧。让我们用真诚的眼泪来洗掉这种快乐吧；请忘掉我不过是一个浪子；我对过去懂得太多了。”

但是，就是这种追悔本身也是残酷的：它给她证明了在我心中的那些鬼怪，还是十分面目狰狞的，为了不至于吓坏她，我只好明白地告诉她，说她的忍让和她想讨我喜欢的愿望，都只能给我提供一个淫秽的形象。

说实在话。我怀着快乐的心情来到比莉斯家里，发誓要在她的怀抱中，忘掉我的痛苦和我过去的生活；我双膝跪下来，膝行到她的床边，向她保证我对她的尊重；我以走进一个祭坛的心情走近她的床；我流着眼泪向她伸出我的双臂。于是她做出某种姿势，以某种方式脱掉她的长袍，她在挨近我的时候说出了某句话；这使我突然想起了某一个妓女，某夜当她脱掉她的长袍和挨近我的床边时，曾经做过同样一个姿势，说过同样一句话。

可怜的忠诚的人儿呵！当你看到我在你面前顿时脸色发白，当我的双臂正准备去拥抱你，但却好似失去了生命一般掉落在你温柔鲜嫩的肩上！当我正要亲吻时，而却忽然停止了；当我的眼光刚充满了爱情，这个上帝的光明的纯洁的光线，却又忽然从我的眼中收敛，好似一支被风吹得转向了的利箭，这时候，你是怎样的痛苦！啊，比莉斯！从你的眼睛里不知要掉下多少晶莹的泪珠！你用一只耐心的手，是怎样从一个无上慈悲的宝库里，汲取来你充满怜悯和辛酸的爱情啊！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快乐和痛苦的日子，几乎有规则地相互连续着；我轮流地表现出冷酷和讥嘲，温柔和忠诚，无情和傲慢，追悔和顺从。戴尚奈那副最初出现在我面前的，好像要预先告诉我，该怎样去做的脸孔，不断地呈现在我的脑子里。在我对比莉斯怀疑和冷淡的那些日子里，可以说，在我心中我是事事和他商量过的；常常正当我用一种残忍的嘲弄，去冒犯比莉斯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要是他处在我的地位，他可能比我还要做得厉害些！”

而且，有时当我正戴上帽子要到比莉斯家里去，站在镜子前面望着自己，对自己说道：“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坏处呢？不管怎么说，我有

一位漂亮的情妇；她自愿献给一个浪荡子，就让她照我这个样子去爱我吧。"我微笑着来到她家里，懒洋洋的样子随便地一屁股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后来我看见比莉斯睁着她那双温柔的大眼睛、有点不安地走近来：我把她那双洁白的小手握在我的双手中，于是我自己便沉入一个无穷无尽的梦想里。

怎样给一件无名的东西起一个名字呢？我到底是善良抑是凶恶？多疑抑是疯狂？这可不必去考虑，要紧的是勇往直前；事情原来就该是这样的。

有一位叫做丹尼埃太太的年轻妇人是我们的邻居，她不缺少美貌，更不缺少媚态；她贫穷，但却要冒充富有；她在晚饭后来看我们，而且同我们赌博时，常常喜欢下大赌注，因此当她输钱时便很不愉快；她喜欢唱歌，却毫无歌喉。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里，她的坏运气注定她要遭到埋没，她感觉到自己正被一种空前强烈的享乐的欲望所折磨。她每年只到巴黎两三天，可是在谈话中却老是谈巴黎，她爱学时髦，我那亲爱的比莉斯含着怜悯的微笑在这方面尽可能给她以帮助。她的丈夫在土地登记处任职；每逢节日他便带她前往省里去，她把最讲究的衣着穿戴起来，在省府的大厅里，这位少妇在那儿和当地的驻军痛快地跳舞。她跳完舞回来，全身精疲力竭，眼睛却发亮；这时候她就来看我们，目的在夸耀她的胜利和她所引起的那些自作多情的士兵们的烦恼。平常没事，她就看小说，因为她对家务是从来不管的，再说，这种家务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儿。

每次我看见她时，都不免要嘲笑她，觉得再没有比她所过的这种生活更可笑的了；我打断了她叙述节日生活的话头来问她丈夫和她公公的消息，她最讨厌他们，因为一个是她的丈夫，另一个不过是一个乡下佬；总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少不为某些话题而发生争执的。

在我那苦恼无聊的日子里，我曾经考虑要打这个女人的主意，惟一目的就是要使比莉斯吃点苦头。我对她说道："你看丹尼埃太太多么懂得生活呵！像她这样快活的性情，试问还能希望有比她更可爱的情妇么？"于是，我给她准备好了许多颂扬的话：原来她的无意义的空谈，便变成了一种充满巧思的谈吐，她的过分的夸张，变成了一种

想讨人喜欢的自然愿望；如果说她贫穷，难道这也是她的过错么？至少她是只想到快乐的，并且敢于坦白地告诉别人；她不用大道理去教训别人，也不愿去听别人的大道理。我甚至要对比莉斯说她应该把她当作模范，并且说这正是我所喜欢的那一类女人。

那位可怜的丹尼埃太太从比莉斯的眼睛里看出了某种忧愁的征兆，觉得很奇怪。这是一个奇怪的人物，当人家把她从贫困中挽救出来时，她是既善良又诚实，当她为贫穷所苦恼时，她又是那么傻头傻脑。在这样的时候，她所做的事完全像她本人一样，那就是说既善良又傻气。有那么一天，在散步场上，因为只有她们两个人在那里，她便倒在比莉斯的怀里，对她说她已注意到我开始向她勾搭，说我向她说的那一套其用意是用不着怀疑的，可是她已经知道我是另有情人的，而对她来说，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是宁死也不愿毁灭一位女友的幸福。比莉斯对她表示感谢，而丹尼埃太太因为已解除了良心的负担，就尽她的所能，不再用假意的眉目传情来惹我伤心了。

到了晚上她走后，比莉斯用严厉的声调把在树林中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她恳求我以后要给她避免这样的耻辱。她说："并不是说我关心这类事情，也不是说我相信这种开玩笑；可是，假如就是你对我只有一点爱情，我认为你也用不着让第三者知道你并不是天天都那么爱我。"

我笑着回答她："难道这样的事情也值得大惊小怪么？你看得很清楚，我根本不在乎这个，我不过是闹着玩消遣时间。"

比莉斯说道："啊！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呵，如果需要打发时间，这就是一种不幸。"

几天之后，我向她提议我们也到省府去看看丹尼埃太太跳舞；她勉强答应去了。当她快要打扮完的时候，我站在壁炉旁边，责备她为什么失掉了过去的快乐心情。我问她道："你怎么啦？（我和她一样明白）为什么你现在老是这种愁眉苦脸的样子？说真话，你使我们两人的亲密生活显得有点悲哀了。我知道从前你的性情是很快乐，很随和，很开朗的；看到我使你的性情改变了，对我来说，这绝不是值得夸耀的。可是，你有的是修道院的精神；你是生来适宜于过修道院生活的。"

这是一个星期天；当我们经过散步场的时候，比莉斯叫车子停下来向几个要好的女友道晚安，那是几个壮健的乡下好姑娘，她们是前往菩提树林里跳舞去的。当她离开她们之后，她就长久地把头俯向车门；她多么喜欢她的小小的舞会啊；她终于把手帕按在眼睛上了。

我们在省府里面找到了十分高兴的丹尼埃太太。我开始找她跳舞，并且次数跳得相当多，为的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拼命恭维她，她也尽可能好地回答我。比莉斯在我们的对面：她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我们。我的感觉是难以说明的：那是快乐又是痛苦。我看得很清楚她在吃醋；可是，我不仅不为此感动，反而尽一切可能来使她更加难过。

在回来的时候，我本来准备她会责备我的；可是她不但不责备我，反而在回来后的第一天和第二天都保持着阴郁和沉默。当我去到她家里，她照例来迎接我，吻我；这之后，我们就面对面坐下来，彼此各有心事，仅只交谈了几句无聊的话语。第三天她说话了，带醋意的责备爆发了，说我的行为是无法了解的，说她不知道对这种行为该作何感想，要不就是我已经不爱她了，说她不能忍受这种生活，并且说她已决心宁可不顾一切，而不愿再受我的怪脾气和我的冷酷无情的折磨。她眼里充满眼泪，我本已打算请求她的原谅了，想不到突然间她脱口又说出几句那么令人难堪的话，刺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便用同样的口吻来回答她，于是我们的吵嘴便变成了一场激烈的风波。我对她说，可笑的是我竟然不能使我的情妇对我有足够的信心，使她连我的最平常的行为都不肯信任；说丹尼埃太太的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说她很明白我并没有认真去想过这个女人；说她的所谓嫉妒不过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专制，何况，假如这种生活已使她厌倦，她尽可以随时把这种关系割断。

她回答我说："对，这样也好，自从我委身给你，你就完全变了；不用说是你耍了一套把戏，使我相信你真正爱我；现在你把戏玩得腻了，你就索性来折磨我。人家对你说一句话，你就怀疑我是欺骗你，而我却没有权利为你给我的侮辱诉苦。你再也不是我过去所爱的男人了。"

我对她说道："我明白你的痛苦是什么回事。谁能保证它不会因为我的每一行动而再引起呢？将来恐怕除了和你之外我就不能和别的女人说话了。你装做被虐待的人，为的是你自己要来侮辱别人；你诽谤我是暴君，为的是要我变成奴隶。既然我搅乱了你的安宁，就请恢复你的平静生活吧；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我们在盛怒之下分手了，我整整一天没有去看她。第二天晚上，将近午夜时候，我感到非常伤心，再也忍受不住了。我泪如泉涌；我在痛骂自己，是我自作自受，活该受罪。我说我是疯子，而且是那一类凶恶的疯汉，竟使最高贵的女人、最优秀的人物受苦。我跑到她家里去，为的是要跪到她的脚下请求饶恕。

在走入花园的时候，看见她的房间有灯光，不禁引起了我的疑心。我心里在想："她不会在这时候等候我的，谁知道她在干什么事？昨天我离开她时她在哭泣；或许我现在进去正碰到她在唱歌，就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更谈不上她会为我担心了，她或许和从前那一个女人一样，正在梳妆台前打扮呢。我要悄悄地走进去，并且我要知道到底我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我踮着脚悄悄地往前走，凑巧房门是半开半掩的，我能够看见比莉斯而不会被她看见。

她坐在书桌前面，正在那本最初引起我对她的怀疑的日记本子上写东西。她的左手拿着一只白木制的小盒子，她不时望一望这只盒子，神情紧张得手有点发抖。我不知道在这间外表上看来很安静的房间里，到底蕴藏着什么不祥之事。她的写字台是打开着的，有好几捆捆好的信件排列在里面，好像是刚经过整理的那样。

我故意在推开门时弄出一些声响。她便站起来，走向写字台边，把它锁上，然后含着微笑向我走来说道："沃达夫，我们真像两个顽皮的孩子，我的朋友。我们的吵嘴是毫无道理的，假如不是你现在再回来，今天晚上我就会到你家里去的。请你原谅我，是我的不对。丹尼埃太太明天来吃晚饭；为了你所说的我的专制行为，任凭你责备我吧，如果你愿意。只要你爱我，我就很幸福；过去的事情，让我们把它忘掉吧，再不要糟蹋我们的幸福了。"

第 三 章

实在说来，我们的吵嘴还没有我们的和解那么可悲；我们的和解在比莉斯方面带来了一种神秘，它首先使我觉得可怕，后来它又在我的灵魂里留下了一种经常的不安。

尽管我尽了一切的努力，可是我越想下去，我过去的生活给我遗留下来的那两个不幸的因素，便越发在我身上扩大起来：那便是时而是一种充满责备和诟骂的疯狂的嫉妒，时而又是一种残酷的快乐，一种故意做作的轻浮，它以开玩笑的方式来侮辱我所最宝贵的东西。就这样那些无情的回忆，便总在不停地追踪着我；因此比莉斯也就觉得自己是被人轮流地当做一个不贞的情妇，或是一个被包月的妓女，因此越来越陷入悲哀中，竟使我们整个的生活遭受破坏；而最坏的还是：对于这种悲哀，尽管我知道它的原因所在和我自己觉得问心有愧，但我却要使它火上添油。我年轻而又喜欢快乐；天天和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人厮守在一起，她不但痛苦而且忧伤，面对着这张越来越严肃的脸孔，这一切都会使我的青春发生反感，而且引起我对过去的自由自在惋惜万分。

有时，在美丽的月光底下，我们缓步穿过森林，我们两人都感到心中有着无限的忧郁，比莉斯用怜悯的眼光望着我。我们去坐在一座可以俯瞰整个荒凉的山峡的岩石上；我们在那儿消磨了好几个钟头，她那双含泪水的眼睛，透过我的眼睛直射进了我的心中，后来她又转移视线去瞭望大自然，望天空，望峡谷。于是她说道：“啊！我亲爱的孩子，我多么怜惜你呵！你并不爱我。”

要来到这座岩石上得在树林中走两里路；来回算起来便是四里。比莉斯既不怕疲劳也不怕黑夜。我们晚上十一点钟出发，有时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遇到这样要跑远路的时候，她就穿上一件蓝布衬衫和男装的衣裤，快乐地说她平常的服装是不宜于穿到荆棘丛中来的。她走在我的前面，走在沙土上，步伐坚定中带着那么动人的女人的轻巧和孩子的轻率，以致我常常停下来欣赏她。一经出发，她就像是有什么艰难而神圣的任务要去完成似的，她勇往直前像一个士

兵，摇摆着两只胳膊高声歌唱；突然间她又转回头来，走向我身边，并且吻我。这是去时的情形；至于回来时，她便靠着我的胳膊走；这时候再听不到歌声了；仅是一些低声的密语、闲谈，尽管我们两人独自走了两里多的路程。在回来的这一段路中，就我记忆所及我们所交谈的话，却没有一句不是关于爱情和友谊的。

有一天晚上，在取道去那座岩石那里时，我们不是走的林中的旧路，而是在林中另找到了一条新路走。比莉斯那么放心地往前走去，她的天鹅绒小鸭舌帽戴在她浓厚的金发上，使她十分像一个大胆的顽童，因此在遇到几步难以越过的崎岖道路时，我竟忘记她是女人了。有好几回遇到要攀登岩石，我竟没有想起她，便一个人先爬到老高上面去了，使她不得不叫我下来帮助她爬上去。在这么明亮和美丽的夜里，在森林中，这种从一个被树枝和树干钩住，再不能前进了的中学生般的细小身体发出的半快乐和半诉苦的女人的声音，当时所产生的效果是无法形容的。我把她抱起来，笑着对她说："算了吧，太太，尽管你像一个漂亮的勇敢而活泼的山里小伙子，可是你擦伤了你洁白的两手，而且尽管你穿上了鞋底有铁钉的粗鞋子，你有手杖和雄赳赳的神气，我看你还是需要我来抱你过去。"

我们走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在腰间束着一条皮带，还佩着一只装饮料的柳条壳瓶子。当我们走上那座岩石上时，我亲爱的比莉斯向我要这只瓶子，我才发现我把它遗失了，同时还失掉了一只我们用作另一用途的打火机：那就是当我们迷路时，用来照亮写在木桩上的路名的，而这是不断要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便爬上木桩，打着了打火机，还得靠得相当近才能够看清楚那些半消灭了的字母；我们疯狂地去干这一切事，就像两个顽皮的孩子。要看到我们在一处十字路口时才有趣哩；那时候要辨认的不是一根木桩上的路名，而是五六根木桩上的，直至在木桩上找到我们所要找的那个路名为止。可是这一天晚上，所有我们的行李都遗失在草里了。比莉斯对我说："好吧！我们就在这里过夜；因为我已经疲倦了。把这块岩石当床虽然稍为嫌硬；我们可以用干树叶来做一张软垫子。我们坐下来吧，再别说什么行李了。"

夜景是壮丽的；月亮在我们的背后上升；我好像还看见它在我的

左边。比莉斯长久地望着它从地平线那边，像黑色的锯齿般的长满树木的群山后面缓缓出来。随着月光的逐渐摆脱丛林的遮掩，清辉照亮了天空，比莉斯的歌声也变得更徐缓和更忧郁了。不久她就俯着身子，把她的两臂搂住我的脖子，对我说："不要以为我不了解你的心，不要以为我会因为你使我痛苦而责备你。我的朋友，假如你没有办法忘掉你过去的生活，那并不是你的错处；你是曾经真心诚意地爱过我的，倘有一天我必须为了你的爱情而死去，我将绝不后悔。你曾经以为自己是重新做人了，并且以为在我的怀抱中，你将会忘掉对于那些曾经使你失望的女人的回忆。可惜事实并不如此！沃达夫，从前我听到你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夸耀你所获得的这种过早的经验，我就觉得好笑。我曾以为只要我愿意，在我第一次给你亲吻时，所有你心中最美好的感情，都会涌到你的嘴唇上来。你自己也曾经这么相信过，可是我们两人都弄错了。噢，孩子！你心中有着不治的创伤；这个欺骗过你的女人，你一定是深深爱过她的吧！是的，不幸的是你爱她超过爱我，不知还要超过多少倍！尽管我把我那可怜的爱情全都给了你，我还是不能够消除她留给你的印象；而且她一定是狠狠地欺骗了你，因为尽管我对你是那么忠诚，也仍然毫无结果！至于别的女人呢，那些不幸的女人，她们是怎样来毒害了你的青春？她们出卖给你的肉体的快乐，一定是很强烈和很骇人的吧，既然你要求我也像她们那样！你在我身边还怀念她们！啊，我的孩子呀！这才是最残忍不过的呢。我宁愿你对我蛮不讲理，对我大发雷霆，以'莫须有'的罪名来责备我，甚至为了你第一个情妇所给你的痛苦来在我身上报复，而不愿看到在你的脸上显出的那种令人难堪的快乐，那种嘲笑别人的放荡者的神情，它像一只石膏做的面具一般，突然地落在你我的嘴唇之间。请告诉我，沃达夫，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你在这些日子里，以轻蔑的态度来谈论爱情？为什么你竟那么可怜地嘲笑到我们最温柔的密契？你过去所过的那种讨厌的生活，在你敏感的神经上，不知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影响，竟使你至今还不由自主地、时常在你的唇边流露这类令人难堪的侮辱。是的，你是言不由衷的，因为你的心本来是高尚的，你自己也对你所做的事情脸红，你太爱我了，所以你不能不为此感到痛心，因为你眼看我在为你受痛苦，

啊！现在我才了解你。当我第一次看见你那样对待我，我当时的恐怖心情，那是你所绝不能设想的。我曾以为你不过是一个浪荡子，有计划地来欺骗我，表面上装做爱我，其实内心并不爱我，我已经看穿了你的本来面目。我的朋友呀！那时候我真想死去；我所度过的是多么痛苦的黑夜呵！你不了解我的生活；你还不知道，我现在对你说，我对人生的经验并不比你自己的人生经验更甜蜜些。不错，生活是甜蜜的，可惜只有那些不真正认识它的人才是如此！

"亲爱的沃达夫，你并不是我所爱过的第一个男人。在我心的深处，隐藏有一段惨痛的历史，我很愿意让你知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把我许配给他的老朋友的独生子。他们是乡下的邻居，两人都各有一处价值差不多相等的小庄园。两个家庭天天见面，可以说是生活在一起。我母亲早就去世，后来我父亲也死了。我便由姑母来抚养，就是你认识的那位姑母。可是不久之后，她因有事必须出门一次，便不得不把我交给我未来的公公暂时照顾。他把我当做他的女儿一般来看待，况且在本地大家都知道，我迟早要嫁给他的儿子，所以也就让我们两人有最大的自由在一起。

"这个青年人——我无须对你说出他的名字——是一向表示爱我的。这是多年来的童年的友谊，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变成了爱情。当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便开始向我描绘我们将来的幸福生活；向我倾诉他的焦急的心情。我比他只小一岁；可是他在附近认识一个生活腐化的男人，是一位实业家什么的，从他那里听到不少坏主意。我却以小孩般的信任接受他的爱抚，他决心欺骗他的父亲，对我们大家背信弃义，并在糟蹋了我之后把我遗弃。

"一天早上，他的父亲把我们叫到他的房间里，在那儿当着全家人，宣布我们结婚的日子已经定了。就是同一天的晚上，他在花园里遇见我，就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对我倾吐他的爱情，对我说既然婚期已定，他就自认已是我的丈夫，并且说，当着上帝的面前，自从他出世以来就注定是我的丈夫了。除了我的青春无知和我对他的信任外，我没有别的可以作为宽恕自己的借口。我在没有成为他的妻子之前便委身给他了，而在八天之后，他便离开家庭；竟和他的新朋友介绍给他的一个女人私逃了；他写信告诉我们说他到德国去，从此以后，我

就再也没有看见他了。

“总的说来，这便是我的历史；我丈夫知道这段经历就和你现在所知道的一样。我的孩子，我有很大的自尊心，而且在我的孤独生活中，我曾发誓说，决不会有一个男人，能够使我再受一次像我从前所受过的那种痛苦了。后来我遇见了你，我便忘掉了自己的誓言，可是却没有忘掉我的痛苦。你应当温柔点对待我才对；如果你是病人，我又何尝不是；我们正该同病相怜。沃达夫，这一点你是明白的，我和你一样懂得所谓过去的回忆是怎么回事。就在你的身边，有时候它也会引起我的难堪的恐怖，我将比你更有勇气，因为也许我比你更加痛苦。这似乎该是由我来开始的，我的心对自己还缺少信任，我还是很软弱的，在你来到这里以前，在这个村子里，我的生活是多么安静！我自己曾多次许愿，绝不要改变这种生活！这一切都使我变得特别需要人照顾。好吧！这没有关系，我是属于你的。在你高兴的时候，你对我说过，上帝命令我像一个母亲一样来照顾你。我的朋友，这倒是真的，我并不天天都是你的情妇，有许多时候我是、或我愿意是你的母亲。是的，当你使我痛苦的时候，我在你身上再也看不出你是我的情人了，你只不过是一个害病的孩子，多疑的倔强的孩子，我愿意护理他，治好他，以便能够再找回那个我所爱的人，我要永远地爱他的人。”她仰望着苍天接着说：“但愿上帝赐给我力量！但愿上帝看见我们，听到我的话语，但愿保护母亲和情妇的上帝，让我来完成这个任务！当我必须为此而死，当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起而反抗，当我那可怜的心儿无可奈何地破裂，当我的整个生命……”

她泪如雨下；再也无法说完她的话。噢，上帝呀！我亲眼看见她跪下来，双手交叉在胸前，俯首跪在那块大岩石上；风吹得她在我面前有些飘摇不定，像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荆棘一般；脆弱而又崇高的人儿呀！她在为自己的爱情祈祷。我把她抱了起来。我自己嚷道：“啊，我惟一的女友！我的情妇，我的母亲，我的姊姊哟！请你也为我向上帝祈求，使我能够像你应该得到的爱那样来爱你。祈求它使我能够生活下去；使我能以你的眼泪来洗净我的良心；使它能够成为一个纯洁的祭品，以便在上帝面前由我们来分享它！”

我们仰躺在岩石上。在我们周围的一切都静寂下来了；在我们

的头上出现了星光灿烂的天空。我对比莉斯说："你可还认得这个星空？你还想得起那最初的一天吗？"

多谢上帝，自从这天晚上之后，我们就再没有回到这块岩石上来了。这是一座还保留着纯洁的祭坛；这是我仅有的几个过去生活中的幽灵，当它在我眼前出现时，还穿着洁白的衣裳。

第　四　章

一天晚上，我正走过广场的时候，看见两个男子站在那里，其中一个相当高声地说："听说他在虐待她。"另一个男子回答说："那只能怪她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男人？他从前就只会玩妓女；她真是自作自受啦。"

我从黑暗里走近去，想看清楚说这话的是什么人，并想多听一点他们的话；但是，他们看见我就走开了。

我发现比莉斯焦急不安；她的姑母在患着重病；她只能匆匆忙忙对我说几句话。我整整有一个星期见不到她了；我知道她从巴黎请来一位医生；最后，有一天她终于打发人把我找去。

她对我说："我姑母去世了，我失掉了在世上仅有的一个亲人。现在我在世上是孤零零一个人了，我打算离开这里。"

"我在你心目中难道真的是个毫不相干的人？"

"别这么说，我的朋友；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而且我常常以为你也爱我。可是我怎能够依靠你呢？可惜尽管我是你的情妇，你却不是我的情人！莎士比亚有句令人伤心的话正是为你而说的：'叫人给你做一套会变颜色的闪光绢的衣服穿吧，因为你的心正像千种颜色的猫眼石。'"她指着她的丧服接着说："沃达夫，至于我，我只忠于一种颜色，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再也不会去改换它。"

"如果你愿意就离开这个地方吧！我只有两条路：要就是自杀，不然就是跟你走。"我跪在她面前接着说："啊！比莉斯，你以为只是你一个人关心你姑母的死去！这是你所能给我的最残酷的惩处；为了爱你，我从来没有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你得取消这种可怕的想法；尽管我罪有应得，但你这种想法会要我的命。我的上帝呀！难道

我在你的生活中真的是毫无可取之处，或者只有我给你的痛苦才算数？”

她说道：“我不知道谁在管我们的闲事；最近一个时期，在这个村子和附近流传着一种奇怪的谣言。有人说我在自己糟蹋自己；有人责备我行为失检和疯狂；别的人却把你说成残忍和危险的男子。我不晓得人家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最秘密的心事；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事情：那就是你对待我的令人莫测的行为和由此而引起的可悲的场面。所有这些都被人家知道了；我那可怜的姑母曾把这一切告诉我，其实她老早就知道了，却一直没有说出来。谁知道这一切是不是促使她更快、更痛苦地死去？当我在散步场碰到我从前的女朋友，她们不是冷淡地对我打个招呼，便是看见我走近来就先避开了；我的那些亲爱的农家女子，那些很爱我的好姑娘，每当礼拜天，在她们的小舞会的乐队座下面，发现我常坐的位置是空着的时候，她们便要彼此递个眼色，耸耸肩头。为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无疑你也是一样；可是我却必须离开这里，我已不能忍受这一切。而这次我姑母的死亡，这种突然到来的可怕的疾病，尤其是这种寂寞！这间空房！我再没有勇气待下去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呵，你别抛弃我！”

她在痛哭；我瞥见隔壁房内衣服凌乱，一只皮箱摆在地上，这一切都表明她在作旅行的准备。显然在姑母去世的时候，比莉斯就已打算不通知我而独自离开这里了，结果她却没有勇气这样做。真的，她是那么颓丧，就是说话都很费力；她的处境是可怕的，而这一切都是我给她造成的。她不仅很可怜，而且人们公开侮辱她，而那个她本该从他那里得到支持和安慰的男人，却反而成了增加她的不安和痛苦的最丰富的源泉。

我深深地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因此实在是问心有愧。在经过无数次的许愿，无数次无用的颂扬，无数的计划和希望，看呀，这便是我所做的一切，其结果如此，而且只是在为期三个月之内！我自以为在我心中的是一个宝库，而从里面出来的却不过是一种苦水，一个幻影，和我所敬爱的一个女人的不幸。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面对着我自己，比莉斯丝毫没有责备我，她想走开，却又不能够走，她还准备要

再受痛苦哩。我突然反问自己是否该是我离开她，是否该是我逃避她，把她从灾难中解救出来。

我站起身来，走过邻室去，坐在比莉斯的皮箱上面。在那儿我用两手扶着我的前额，木然不动，好像是在发愣，我望着我周围所有这些半包好了的包裹，这些乱放在家具上的衣服；唉！这一切我全都认得；在所有她接触过的这些东西上面，都有点我的心在里面。我开始计算我所造成的一切不幸；我再回想起了我亲爱的比莉斯，从菩提树的林阴道上走过的情景，她的白山羊从后面跑去追她。

我对自己嚷道："啊，男人！根据什么权利？谁使你这么大胆跑到这儿来，并且占有了这个女人？是谁准许人家为你受苦？你站在你的镜前梳头，你带着一副洋洋得意的幸福的神气，走到你那忧愁的情妇家里；你一屁股坐落在那些她刚才正在上面为你和为她自己祈祷的软垫上，并且你带着一副毫无拘束的神气，在她那双还在抖颤的纤纤玉手上轻轻拍弄。你对于如何去激发一个可怜的心，倒确实有本领，当你狂爱的时候，你倒很会热烈地高谈阔论，几乎像那些在一场棘手的诉讼中败诉之后，从法庭里走出来的眼睛充血的律师。你在扮演小浪子的角色，你和痛苦开玩笑；你利用别人的宽容，以揶揄的办法来完成你杀人不见血的勾当。当你的恶行完成之后，你对无所不在的上帝将有什么话好说？那爱你的妇人到哪儿去了？当她倚靠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滑向哪里，你倒向哪里了？将来有一天，你会以怎样的心情来埋葬你那苍白的可怜的情妇，也和她最近埋葬她的最后一个保护人时的心情一样吗？是的，是的，毫无疑问，你将会埋葬她，因为你的爱情将会害死她，消灭她；你专拿她来出气，是她熄灭了你的怒火。如果你硬要跟着这个女人，她将会因你而死。你要留心！她的保护神还在迟疑；它如今来给这个家庭以这么一个打击，为的是要驱除一个致命的和可耻的激情；它使比莉斯存心要离开这里；这时候，它可能正在她的耳边给她一个最后的警告。啊，凶手！啊，刽子手！你要留心！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就这样对我自己说了这番话；后来我看见一件条纹细纱棉布的长袍放在一张沙发的角落上，已经折好了准备放进皮箱去的。它曾经是我们仅有的幸福日子的一个证人。我用手去摸它，并把它拿

起来。

我对它说道："我能离开你么！我能失掉你么！啊，小长袍呀！你愿离我而去么？"

"不，我不能够抛弃比莉斯；在这样的时候抛弃她将是一种懦夫的行为。她刚好失掉了她的姑母，这时她正是孤零零一个人：我不知道凑巧她会遇到怎样的敌人。这很可能就是麦耿松；无疑他会把我和他谈论达兰的事情告诉她，而且，有一天他曾看见我满怀醋意，很可能他便由此得出结论，从而猜到其余的事情。可以断言是有一条水蛇来吐唾涎在我亲爱的花儿上了。我首先要来责罚它，然后再来补偿我使比莉斯受到的不幸。我真是一个糊涂虫！正当我该把我的生命献给她，赎尽我的罪过，还给她以幸福、体贴、爱情，以补偿我使她双眼流掉的眼泪的时候，我却想要离开她，正当我是她在世上惟一的依靠，她惟一的朋友，她惟一的保护人；正当我该跟随到世界的尽头，以我的身体给她做安身之处，来安慰她过去对我的爱情和她的委身于我的时候，而我却想要离开她！"

当我再走进她待在那儿的那间房子时，我大声叫喊道："比莉斯！请你等候我一个钟头吧，我就会回来。"

她问道："你要到哪儿去？"

我回答她说："请等我，别不等我就一个人跑掉。你该还记得路德说的话：'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的人民将是我的人民，而你的上帝也就是我的上帝；你将要死在那儿的土地也就是我死去的地方，而你埋骨的地方也将是我葬身之地。'"

我急急忙忙地离开她，就直往麦耿松家里跑；人家对我说他已经出去了，我就进他家里去等他。

我坐在角落上神父的又黑又脏的书桌前面的一张皮椅子上。当我回忆起我为我的第一个情妇而决斗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

我对自己说："我为那次决斗吃了一颗子弹，而现在还是一个可笑的疯子。我来这儿做什么呢？这个神父是不会和我决斗的；假如我向他挑衅，他就会回答我说，由于他穿上了出家人的衣服，他就可以不必理会我的话，可是我走开之后，他就更要说我的坏话了。可是

究竟人们在谈论些什么？比莉斯到底担心些什么？人家说她丧失了名誉，说我虐待她，并说她忍受这种痛苦是错误的。多么愚蠢呀！这是谁都管不着的，最好是让人家只管去说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去理会这些无聊事，就等于对他们予以重视。难道你能够阻止乡下佬去管他邻居的闲事么？难道你能够阻止那些装模作样的女人，去说一个有情人的女人的坏话么？试问你能有什么办法来停止流言蜚语？如果人家说我虐待她，我就该以我对她的行动来证明与所传的恰恰相反，而不是用暴力去制止别人的议论。至于去找麦耿松吵架，这和因为有人在说自己的坏话而要离开自己原来居住的地方一样可笑。不，不该离开这里：这是一个笨拙的办法；这等于告诉大家说他们反对我们是有道理的，并使爱嚼舌头的人振振有词。我们既不该离开这儿，也不该担心别人的闲话。”

我再回到了比莉斯家里。半个钟头时间刚刚过去，我却已经变换了三次感情。我劝她放弃她的计划，我告诉她我刚才做了些什么事和我为什么自己控制自己。她用耐心来倾听我说的话，可是她仍然要走；她姑母在里面逝世的这座屋子使她发生厌恶；我不知要耗费多少努力才使得她同意留下来，最后我终于达到了目的。我们重申我们蔑视世人的闲话，不该对他们有任何让步，而且不该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任何改变。我向她发誓说我的爱情将能够安慰她的一切忧愁，她也装做相信的样子，希望能够如此。我对她说这次的遭遇使我很清楚地看出了自己的错误，而我将要用我的品行来向她证明我的悔恨，我将要把残留在我心中的一切丑恶的根源，当做鬼怪一般驱逐出去，她从此将再用不着为我的自尊心、也用不着为我的任性而受痛苦；就这样，她一直搂着我的脖子，忧愁而又耐心地，对一个我自以为是我的理性的光辉，而其实是纯然任性的行为予以服从。

第　五　章

有一天，当我回到寓所时，我看见那间被她叫做她的祈祷室的小房间的门正开着；真的，那里面全部的家具就只有一只祈祷用的跪凳，一座小祭台，上面有一只十字架和几只花瓶。此外，墙壁和窗帘

就像雪一般洁白。她有时也会一个人关在里面，可是自从我到她家里和她一起生活之后，就很少看见她到里面去了。

我弯着身往门里看，瞥见比莉斯坐在地上，周围撒着些花朵。她手上拿着一只像干草般的小花冠，她正在用手把它搓碎。

我问她："你在做什么呀?"她微微有点发抖并且站了起来。她答道："没有什么，这是一只小孩的玩意儿；是一只旧玫瑰花冠；我很久以前放在这祈祷室里的，早已经干掉了；我来这里是为了要换上一些鲜花。"

她说话时声音发颤，而且整个人像是就要昏倒的样子。我回忆起了我曾听说过人家给她玫瑰花儿这个称号。我问她刚才捏碎的是否恰恰就是当年人家奖赏给她的玫瑰花冠。

她面色发白了，回答说："不。"

我嚷着说："是的！我敢以我的性命打赌！请你把这些碎瓣给我吧。"

我把花冠的碎瓣拾起来放在祭台上，然后我就默不作声地注视着这些残花。

她说道："如果这就是我的花冠，它在墙上挂了那么久，我把它取下来，难道做得不对吗？这些过去的陈迹有什么好留恋的？玫瑰花儿比莉斯早已不在这个世上了，而当初给她命名的玫瑰花儿也同样不再存在了。"

她出去了；我听到一声呜咽，她随手把门关上；我便跪在石板上伤心地哭起来。

当我走到楼上时，我发现她已坐在餐桌前，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她正在等候我哩。我默默地坐在我的位置上，我们彼此都有同样的心事，但谁都不愿意说出来。

第　六　章

实际上确是麦耿松在村子里，在古堡附近，到处逢人便说我和他会见时谈到关于达兰的事，说我无意中让他清楚地看出我对达兰和比莉斯之间的关系的猜疑。你知道，在外省关于说别人的坏话，是怎

样容易一传十、十传百，到处传播，而且故意夸大其词；这回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比莉斯和我发现我们彼此面对面，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上。尽管她原来要走的意图不够坚决，她也还是会走的。那是在我的恳求之下，她才留了下来；在这上面，我是有一种义务的。我曾经保证既不以我的猜忌也不以我的轻浮来扰乱她的安宁；从我嘴里脱口而出的每一句难堪的话或嘲笑的话都是一个错误，所以她每以忧愁的眼光看我一眼，对我来说都是能感觉到的、罪有应得的责备。

她的善良和纯朴的天性，首先使她给自己的寂寞添上了一种情趣；她可以在任何时候看见我而不必有任何的顾虑。或许她正是利用这种便利来向我证明：她珍贵她的爱情甚于她的名誉；她似乎在懊悔不该对那些说坏话的人的瞎说过分敏感。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原该对自己更加关心，对别人的好奇予以提防，而我们却相反地采取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更自由、更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

午餐时候到了，我就到她家去；因为整天没有事做，我就只有陪她外出。她再留我晚餐；因此餐后就自然留下来闲聊；不久该回家的时候到了，我们便想出千种借口，采取无数虚假的提防，实际上完全没有那么回事。总之，可以这么说，我是在她家里过活的，而我们却都装做相信什么人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事情。

有一个时期，我遵守我的诺言，因此我们之间的亲密生活，没有起过一点风波。这是幸福的日子；这些日子是无须多说的。

在本地，人们到处传说着比莉斯公开和一个来自巴黎的浪子同居；说她的情人虐待她，说他们的时间是在彼此闹翻了就分手，然后又再和好如初的情况中度过。但是这一切将不会有好结果。人们越是对比莉斯过去的操行表示赞扬，就越对她现在的行为表示责难。即使是那种在过去配得起一切赞誉的品行，到今天也都成为被人企图用来诋毁她的借口了。譬如她单独一个人在山中跑来跑去，本来目的在做慈善事业，从来没有令人怀疑过，突然间却变成了恶谑和嘲笑的对象。人家谈到她时，像是谈论一个失掉了一切人类尊严的女人，而这样的人必然地会自己招来不可避免的和可怕的不幸。

我对比莉斯说过，我的意见是让人家只管去瞎说，我却不愿意对

这些流言蜚语表示关心；但是事实上这些流言已经使我无法忍受。有时我特意出去，到附近人家去串门，去设法亲耳听到一言半句在我认为是带侮辱性的话，以便向人家要求决斗。在我所到的客厅里，凡遇人家在低声谈话的时候，我就留神去倾听，但我什么也不能够听到，为的便于对我痛加诽谤，人家总是等我走了之后才开始攻击。碰到这种情形，我回到寓所时，便对比莉斯说，所有这些无稽之谈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除非是疯子才去理会它，别人爱嚼舌头尽管由他去吧，对这种事我是一概置之不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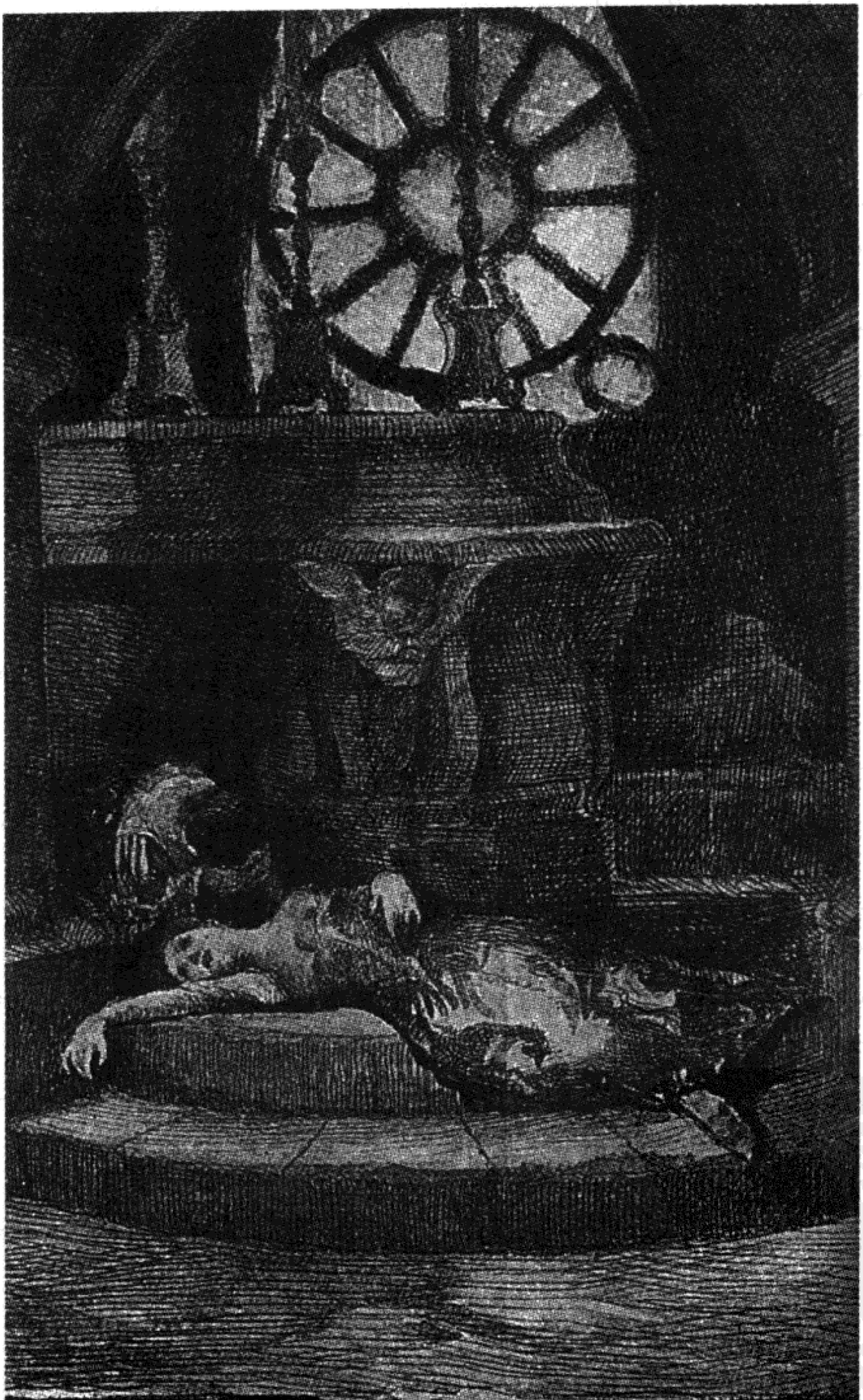
难道就一切方面说来，我都是毫无罪过的么？如果比莉斯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难道不该由我来考虑问题和预示危险么？恰恰完全相反，可以说我是站在众人这一边来反对她的。

我本来是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开始的，不久我的态度却变坏了。我对比莉斯说："真的，人家都在说你的黑夜旅行的坏话，你真的相信人家冤枉了你吗？在这座充满浪漫情调的森林的岩洞里，在林阴道上，真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么？在黄昏时候为了让人陪你回家，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个陌生男子的胳膊的扶持，像你曾经接受我的胳膊那样吗？在你那么勇敢地走进去的这座翠绿的美丽神殿里，你当做神明来供奉的难道真的只有一位慈善之神么？"

当我开始用这种语气来说话的时候，比莉斯最初望我的那一眼，那眼光的表情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不禁为此打了一个寒战。我在想："呸，算了吧！假如我为这样的事情去为她辩护，而她所做的却同我第一个情妇一样，把我当做一个可笑的傻瓜来当众侮辱，无疑这将会使我在众人面前大出其丑。"

一个人从怀疑到否认，这其间的距离是很近的。所有哲学家都是无神论者的堂兄弟。当我对比莉斯说我怀疑她过去的品行之后，我就真的怀疑起来；而当我一旦对她的品行起了疑心，我就再也不相信它了。

我由此竟自设想比莉斯在欺骗我，可是我每天却没有一个钟头离开过她；我有时故意外出，过了相当长时间才回来，我自己在心中盘算认为这是为了考验她；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要给我找借口，好像在我看不见她的时候，她就在做坏事，而我也就有理由来怀疑她和嘲



笑她。而当我使她知道我不但早已不再嫉妒，而且我再也不担心从前在我心中所引起的那种疯狂的畏惧了，那时候我就很得意；当然这意味着我看不起她，她已不值得我嫉妒了。

最初我是把自己的意见藏在心里的，不久我就发现，把这些意见在比莉斯面前大声说出来很痛快。当我们要出去散步的时候，我对她说："这件长袍很漂亮，我的女友，某个妓女就有这么一件，我想，和这是一模一样。"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便说："我的亲爱的，我从前的情妇在吃完饭进果点的时候喜欢唱歌，你也应该学她来唱一支歌吧。"当她在弹钢琴的时候，我便嚷道："啊！求求你，给我弹一曲去年冬季流行的华尔兹舞曲吧，这会使我回忆起已往的快活日子。"

读者呀，这种情况持续了六个月：整整六个月里，比莉斯受尽了世人的诬蔑和侮辱，还要受到我这方面的、像一个忿怒和残忍的嫖客对付他花钱叫来的妓女那样的一切鄙视和辱骂。

在经过这种可怕的胡闹之后，我的精神因受痛苦而疲惫不堪，我的心也破碎了，我对她不是在诽谤，便是在嘲弄，但是始终沉醉在痛苦和过去的回忆里；在这种情形之下，便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爱情，一种达到极度的激动心情，使我把我的情妇当做偶像、当做神明来崇拜。在侮辱了她才一刻钟，我便又跪倒在她的面前；当我一停止诽谤她，便又恳求她的原谅；当我一停止嘲弄她，自己便又痛哭起来。这时候，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的狂乱和一阵幸福的热潮向我袭来；我感受到一种伤心的欢乐，由于强烈的兴奋，我几乎到了发疯的程度；为了补救我所造成的恶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该怎么做，该怎么去想。我把比莉斯搂在怀里，让她重复说百遍、千遍，说她爱我，原谅我。我说我痛悔我的过错，并说如果我再虐待她，我就要把自己干掉。这种内心的兴奋，常常整晚整晚地继续着，碰到这样的晚上，我就嘴里说个不停，哭个不停，不住地在比莉斯的脚下打滚，精疲力竭地、疯狂地沉醉在无限度的爱情里。等到黎明降临，天色破晓时，我就颓然地躺下来，沉沉入睡，而当我醒来时，嘴上便含着微笑，我又嘲笑一切，我什么都不相信。

在这样极度的感官的快乐之夜，比莉斯似乎忘记了除了在她面前的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当我向她请求原谅的时候，她耸耸肩

膀，好像在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已经原谅了你吗？"她自己也感觉到是受了我的狂热病的感染。不知多少次我看见她因为爱情和快乐而脸色发白，对我说她喜欢我这种闹法，说这种狂风暴雨般的生活，正是她所喜爱的，说是为她所忍受的痛苦而给予这样的代价是昂贵的，说是只要在我的心中尚存留着一点点我们的爱情的火花，她就决不会懊悔；说她知道她将要为这个爱情而死，但是她希望我自己也为这个爱情死去；她最后说，一切来自我的东西，不管是侮辱或眼泪，对她说来都是可贵的，甜蜜的，并且说这种朝欢暮乐正是她的坟墓。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毛病也不住地恶化；我的狠心和嘲讽发作起来，也越发带着阴暗的和执拗的性质。当我的狂病发作的时候，一种真正的寒热病向我袭来，就像雷击一样；我四肢发抖地醒觉过来，并且出了一身冷汗。一种突然受惊的动作，一种出乎意外的感觉，都会使我周身战栗，使看见我的人害怕。比莉斯，在她方面，尽管她没有诉苦，却因为她内部感情的极度激动，而在脸上留下了痕迹。当我开始虐待她的时候，她便一言不发地走开，自己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感谢上帝，我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她：在我极度暴怒的时候，我是宁死也不愿去触动她。

一天晚上，雨水拍击着玻璃窗；窗帘已闭，屋子里只有我们二人。我对比莉斯说："我感到心情愉快，可是这样坏的天气又使我不由自主地悲哀起来。不要让我们受天气的影响，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可以不管外面的暴风雨，且来找寻我们的快乐吧。"

我起身把烛台上的蜡烛全部点着了。房间本来不大，突然间便灯火辉煌。同时房间里炉火正旺（我们正在冬天）热得令人窒息。我说："喂，在未到吃宵夜之前，我们要怎样来消遣时间呢？"

当时我在想，在巴黎那正是狂欢节的时候。我似乎看见那些在马路上游行的、化装的车辆从我面前驶过去。我听见快乐的人群在各戏院的进口处彼此高谈阔论，令人震耳欲聋；我看见各种淫荡的舞蹈、各色各样的奇装异服、美酒和狂欢；我旺盛的青春使得我的心儿乱跳。

我对比莉斯说道："我们来化装吧，就光给我们自己闹着玩；这有什么妨碍？如果我们没有服装，我们却有材料可以来给自己缝制，而

我们将会使时间过得更愉快。”

我们从一只衣橱里拿出一些长袍、披肩、外套、肩挂、人造花；比莉斯和往常一样显出一种耐心的快乐。我们两人化装起来；她要亲自给我戴帽子，我们涂上口红并扑上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化妆品，都是从一只旧匣子里取来的，这只匣子我想该是她姑母的遗物吧。经过一个钟头的打扮，我们终于彼此不再认识了。前半夜的时间都用在唱歌，用来设想千百种疯狂的玩意；到了午夜后一点钟，那已经是吃宵夜的时候了。

我们曾经翻遍了所有的衣橱；其中一只靠近我身边的衣橱的门还在半开着。我坐到桌边去进餐的时候，看见在橱里的一层木板上，放着那本我曾经讲过的比莉斯常常在上面写东西的笔记本。

当我伸手过去把这本笔记本取来的时候说道：“这不就是你的随感录么？如果这不算是唐突的话，请你让我看看吧。”

尽管比莉斯做了一个姿势想要阻止我，我却已经把那个本子打开了；在第一页上，我看见了这样几个字：“这便是我的遗嘱！”

这些字迹都是用一只安详的手来书写的；我在上面首先发现这是一种忠实的记载，既无苦恼也无忿怒，记载的是自从比莉斯成了我的情妇以来，她为我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她宣告了一个坚定不移的决定，那就是只要我还爱她，她就甘愿忍受一切，而当我一旦离开她，她就要与世长辞。她的一切准备已经完成；她在屈指计算那牺牲自己生命的日子。所有她曾经失掉的东西，她曾经希望获得的东西，甚至在我的怀抱里时，她还感觉到的可怕的孤独，在我们之间竖起来的越来越大的障碍，我给她的爱情的残忍的报答，她的百般容忍；所有这一切，她都毫无怨恨地叙述出来；相反地，她却在尽其所能为我辩护。最后她说到有关于她的私事，并且安排好了她的继承人的问题。她说她将要服毒来结束她的生命。她的死是出于自愿的，并且特别声明决不能用她的记录为借口以进行对我的攻击。她最后的一句话是：“为他祝福吧！”

我在衣橱的同一块隔板上，找到了一个我曾经见过的小匣子，里面装满了呈蓝色的细粉末，好像盐的样子。

我一面把匣子送到嘴唇一面问比莉斯：“这是什么东西？”她发出

一声惊叫，同时扑向我身上来。

我对她说："比莉斯，请和我诀别吧，我把这匣子带走；你将会忘记我，并且你将会活下去，如果你愿意让我不致成为杀人的凶手。我今天晚上就走，而且决不向你请求原谅，但你却给了我这个上帝不肯给我的恩典。请给我一个最后的亲吻吧。"

我弯下身子向她，在她额上吻了一下。她发愁地嚷道："还不是时候呀！"可是我把她推向沙发上并且赶快从房间里走出来。

三个钟头之后，我已经做好了动身的准备，而且驿站的马车也已经来到了。雨不住地下着，我摸索着登上了马车。在马车伕策马动身的一瞬间，我感觉到有两条胳膊搂住了我，并且从贴近我的嘴唇的那张嘴里发出了一声呜咽。

那正是比莉斯。我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她留下来，我叫车伕把马车停下来，为了说服她，让她下车，我把我所能想到的话都说了，我甚至向她提出保证：如果时间和旅行能够冲淡了我所加给她的不幸的记忆，将来有一天我会回来和她重叙。我努力向她证明昨天能够发生的事情明天仍会重演，我反复向她说明我只会使她更加不幸，说死缠住我不放，那就是存心要我成为杀人凶手。我使用了恳求、盟誓甚至威胁的办法，而她只用这样的话回答我："你要走，就把我带走；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忘掉过去的一切吧。我们再不能在这里生活下去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去，随便你要到哪里都好；我们去死在天涯海角吧。我为你，你为我，我们必须过幸福的日子。"

我万分兴奋地吻着她，以致感觉到好像我的心都跳碎了。我对马车伕嚷道："赶快动身吧！"于是我们彼此紧紧拥抱着，马儿开始往前飞奔。

第　五　部

第　一　章

因为决定要作一次远程的旅行,我们便来到了巴黎;必要的准备和有待清理的事务需要相当的时间,因此不能不在旅馆内租一间套房,作为时一个月的居留。

最后决定要离开法国,便使得一切都改变了面貌;欢乐、希望、信任,这一切都同时恢复了;面对着不久就要动身的前景,再没有忧愁,再没有吵嘴了。只有幸福的美梦和永远相爱的盟誓;最后,我真的由衷地想使我亲爱的情妇忘掉她为我所受的一切痛苦。对她那无限温柔的情爱和百般的忍让,我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比莉斯不但原谅了我的过失,而且打算为我作最大的牺牲,抛弃一切来追随我。我愈觉得配不起她对我的忠心,便愈觉得我今后该用我的爱情来报答她;终于我的善良天使获得了胜利,钦仰和爱情已在我的心中占了上风。

比莉斯在我的身旁低着头;在一张地图上找寻一处我们将要去那儿终老的地方,我们还没有作出决定要到那儿去,我们却发现在这踌躇未决之际,有着一种那么新奇、那么强烈的快乐,因此可以说,我们在故意装做毫无办法决定一个要去的地方。像这样,当我们在地图上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的前额靠在一起,我的胳膊搂住比莉斯的腰肢。"我们将到哪儿去?我们要做什么?新生活从哪里开始?"在无数的希望当中,有时我也昂起头来,我将要用什么话来表明我当时所有的感受呢?当我望着这一副向未来微笑、还因为过去的痛苦而苍白的美丽安详的脸孔时,我的心是多么悔恨呵!当我这样搂着她的时候,她的手指在地图上指指点点,一面她又低声谈说她所拥有的财产,她的欲望,我们未来的隐居生活,这时候,我真愿意把我的血液都输给她。幸福的计划呵,你或许是世间惟一真正的幸福哩!

大约有八天的时间，我们是用在跑腿和购置东西上面，有一天一个青年人来到我们的寓所，他给比莉斯带来了几封信。在他同她会见过之后，我发现她脸有忧色，而且神气沮丧；可是我除了知道这封信是从纳城寄来的之外，其它情况我就茫然无所知了。在这同一个城市里，我曾经第一次谈起过我的爱情，在那儿还住有比莉斯仅存的几个亲人。

这时我们的准备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而占据着我的心头的，除了急于要离开这儿的思想外，可说是没有别的念头了；同时由于我心中充满愉快，我竟连休息的时间都非常少。当早晨我起来的时候，阳光照亮了我们的窗子，我感觉十分兴奋，竟好像是陶醉了一般；这时我踮着脚轻轻走进了比莉斯的卧室。她醒来时不只一次看见我跪在她的床边，望着她睡觉，我禁不住泪流满脸；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使她相信我的真诚的忏悔。假如为了爱我的第一个情妇，我曾经做过一些疯狂的事情，现在我将会做出百倍于过去的，因为一切过度的热情都会引起怪诞或狂暴的后果，我却以狂热的心情来追寻这种后果。我对比莉斯真是崇拜备至，尽管六个多月以来我已经是她的情人，但当我接近她的时候，却好像是我第一次看见了她那样，当我去吻这个长久以来被我虐待的女人的裙脚时，我还是胆怯得很。她的片言只字都会使我震颤，好像我从未听过她的声音一般；有时我呜咽着投到她的怀里，有时我又发出无缘无故的大笑；我只有以痛恨和厌恶的心情来谈起我过去的行为，而且很希望在什么地方，有一座专门供奉爱情的神庙，以便我到那儿受一次洗礼和给我穿上一套特殊的服装，而从此没有任何人能从我手中把它抢去。

我曾经见过提香① 画的《圣托马斯》，在这幅画上圣托马斯把手指按在基督的伤口上，我常常想到了他：假如我敢于把我对爱情的虔诚来和一个人对于他的上帝的信仰作比较的话，我可以说我有点和他相似。这副不安的脸孔所表达的感情：几乎还在怀疑却已经在崇信了，到底该给它一个什么名目呢？他摸触那伤口；奇怪的渎神的话语在他张着的唇边止住了，就在这嘴唇上轻轻地发出祈祷的声音。

① 提香(1490—1576)，意大利大画家，威尼斯画派的大师。

这是一个信徒么？还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他是不是因为冒渎了神明而又在忏悔？就连他自己，连那画家，还有望着他的你，对这一点，你们都毫无所知；那救世主在微笑，这一切都像一滴露珠在无边的恩泽的光辉里被吸收得干干净净。

就这样，在比莉斯面前，我默不作声，好像不断地担惊受怕，我害怕她对我还存着恐惧，她亲眼见到在我这方面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会不会使她对我产生不信任。但是，十五天之后，她已经清楚地看透我的心了；她晓得当我看到她的真诚，我自己也就变得真诚了。因为我的爱情是来自她的勇气，她就对这两者都不怀疑了。

我们的房间堆满了凌乱的衣服、乐谱、铅笔、书籍、包裹，而在这一切上面，始终展开着的是那张我们那么喜欢的可爱的地图。我们在房里来回走动；我随时停下来以便跪倒在比莉斯的身边，她把我当懒汉，笑着说一切事情都要她来做，我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在准备行装的同时，一切计划都在如所理想的一样进行。要去西西里①，路程是多么遥远呵；可是冬季在那儿是多么可爱！那是最舒服的气候。热那亚② 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城市，那儿的房屋是涂上彩色的，翠绿的花园，围以果树，亚平宁山脉③ 在它的背后！可是声音太嘈杂！人烟太多了！街上三个行人中便有一个传教士，一个兵士。佛罗伦萨④ 是悲凉的，那儿中古时代的生活还出现在我们中间，它的有铁栅栏的窗户，把所有房屋都玷污了的那种可恶的棕黑色，怎能令人忍受得了？我们将到罗马去干什么呢？我们去旅行不是为了要给自己增光彩，更绝不是为了要学到什么东西。假如我们到莱茵河岸去怎么样？可是到那儿去的适宜的季节要过去了，尽管我们不是去找热闹，可是当你去到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的热闹季节已经过去，总会觉得有点悲凉的。可是西班牙又怎么样呢？太多的障碍将会使我们望而却步，在那儿旅行必须像行军一样，要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使你

---

① 西西里，地中海中的一个大岛，今属意大利。

② 热那亚，意大利的城市。

③ 亚平宁山脉，纵贯意大利全境的山脉。

④ 佛罗伦萨，意大利的城市。

无法得到休息。那么到瑞士去吧！如果说，到那儿旅行的人太多，就让傻瓜去对此表示轻蔑吧；在那儿，有三种上帝最喜欢的艳丽绝伦的颜色：那是天空的蓝色，原野的绿色，雪峰的白色。比莉斯说道："我们走吧，走吧，我们要像两只鸟儿一样飞翔。我亲爱的沃达夫，我们可以这么设想，想我们是昨天才相识的。你在一个舞会上认识了我，你喜欢我，我也爱你；你对我说离此有若干里远，不知在一个什么小城里，你曾经爱过一位比埃松太太；在你和她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我根本不愿意相信。你不是要向我倾吐你和那个女人——你因为我而离开了她的女人的爱情吗？而我呢，我也要低声告诉你，在不久以前，我曾爱过一个坏蛋，他使我十分不幸；你可怜我，你禁止我再说下去，于是我们之间取得谅解，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永远不再去提它。"

当比莉斯这么说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感情很像一个吝啬鬼的感情；我用抖颤着的胳膊去紧紧地拥抱她。我自己嚷道："上帝啊！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因为快乐还是因为害怕而在发抖。让我把你抱起来吧，我的宝贝。在这茫茫的大地上，你是属于我的；我们就此动身吧。让我的青春死去，让一切纪念消亡，让忧愁和懊悔一齐埋葬！我的善良的勇敢的情妇啊！你使一个成年男子变成了小孩！假如我现在失掉你，我将不可能再爱别人了。在没有认识你以前，也许另外一个女人可能治好我的创伤；可是现在，世界上能够致死我或拯救我的人便只有你一个了，因为在我的心中带有我所给你受过的一切痛苦的伤痕。我曾经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盲目的和残忍的人。感谢上帝降福！你还在爱我呀。万一你再回到你的村子里，在那我曾经看见你站在菩提树下的地方。请望望那所荒凉的旧居，在那儿该有一个幽灵出现，因为同你一齐从那儿出来的男子，并不是曾经进入那儿去的那个男子呵。"

比莉斯问道："这是不是真的？"这时候她那美丽的前额充满了爱的光辉，她仰望天空接着说："我是不是真的属于你呀？对，远离这个使你未老先衰的可恶的世界吧，对，孩子，你去爱吧。而我所占有的你将是原来的你，不管我们要去生活的是个什么地方，将来倘有一天你不再爱我，你便可以毫无遗憾地把我忘掉在那里。我的使命将得到完成，而在天上始终还有一个上帝可以让我为此向它致谢。"

这些话语对我说来，充满着多么沉痛和可怕的记忆呀！最后，决定了我们首先去日内瓦，我们将在阿尔卑斯山麓选择一处安静的地方来度过春天。比莉斯已经在谈论那儿的美丽的湖泊了；而在我的心目中，我已经闻到了那吹拂着湖水的凉风和绿色的林阴道上轻快的气息了；我已经想到了洛桑①，沃韦②，奥伯兰③，而且从那儿到达玫瑰山④的峰巅和伦巴第⑤的广漠的平原，我已经忘记了我们的休息，我们的逃避，所有幸福的孤独的精灵都来邀请我们，宴请我们；而且我已经想到当黑夜来临之后，我们两人手拉手静静地彼此望着，我们感觉到，在我们行将动身作一次长途旅行的前夕，我们的心中，充满这样一种出奇的崇高的感情，这是一种神秘的和不可思议的、既害怕流放生活、同时又对朝圣行为充满希望的迷惘心情。上帝啊！那时是你本人的声音在呼唤，对行将皈依于你的人发出启示。在人类的思想里，难道没有颤动着的翅膀和拉紧的琴弦吗？我将怎样对你说呢？难道没有一个仅用“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动身吧。”这样两句简单的话来代表的世界么？

突然间，比莉斯显得萎靡不振了，她尽低着头，默不作声。当我问她是不是病了，她说不是，声音低沉得几乎听不见；当我向她说到动身的日子时，她便站起来继续她的准备工作，显出冷淡和容忍的神情；当我向她发誓说她将会得到幸福和我要把整个生命奉献给她时，她便躲起来痛哭了；当我吻她的时候，她就变得脸色惨白，一面把嘴唇来就我，一面把眼光避开；当我向她说一切尚未着手进行，她还可以放弃我们的计划时，她便皱着眉头，显出严厉和凶狠的神气；当我恳求她和我开诚相见，当我向她重复说即使我会因此而死，万一会给她带来什么悔恨时，我也要牺牲我的幸福，她就搂住我的脖子，然后又松开手，而且好像无意识地把我推开了。后来有一天我走进她的房间，手里拿着一张写有我们两人名字的到贝桑松去的马车票。我

① 洛桑，瑞士城市。

② 沃韦，瑞士城市。

③ 奥伯兰，瑞士伯尔尼州境内的群山。

④ 玫瑰山，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高峰。

⑤ 伦巴第，意大利北部地方，在阿尔卑斯山麓。

向她走近，把车票放在她的膝头上，她张开两臂，发出一声惨叫，便晕倒在我的脚边。

第　二　章

为要猜透像这么一个出乎意外的变卦的原因，我的一切努力，都和我以前所提过的问题一样，始终毫无结果。比莉斯病倒了，而且执拗地保持缄默。我时而为了恳求她解释原因，时而为种种猜测而费尽心思，经过整天时间之后，我便出门，却不知道要上那儿去。在走过歌剧院附近的时候，一位经纪人给了我一张戏票，我便很自然地走进剧院，好像这是我的习惯一样。

我既无法注意舞台上的演出，也无法关心剧院里的情形：我正为着这样一种痛苦而伤心，同时又觉得非常吃惊，因此可以说，我所过的仅是一种内心生活，外界的事物，对于我的感官，似乎再也不发生作用了。我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个思想上，而我愈是在脑子里反复思考，我便愈加看不清楚它。多么讨厌的障碍呀，竟会突然间出现在动身的前夕，不知有多少计划和希望都给推翻了？也许是一件普通的变故，或者索性是一个真的不幸，是一个偶然的意外事件，或是失掉了某些亲友吧，为什么要这样执意保持沉默呢？在比莉斯作好了一切准备之后，在我们的最可贵的美梦正接近实现的时候，这个摧毁我们的幸福的秘密到底是怎样性质的，而她又为什么要拒绝把它对我公开呢？这是怎么回事？显然她有意瞒住我！是她的烦恼，她的私事，甚至是她对前途的畏惧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悲伤的原因，迟疑还是愤怒把她暂时拖住在这里，或者竟使她永远放弃这个向往已久的旅行，可是她又根据什么理由，不肯把真相告诉我呢？照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我真不能设想，在这上面就没有任何可以责备的地方，而且，只要外表上稍有一点可疑的地方，就足以引起我的反感和使我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怎能相信一个像我所认识的这样的女人，会至于不贞或者任性呢？我掉在深渊里了。甚至连一线最微弱的光明都看不到，连能够给我立足的最细小的据点也找不到。

刚才在走廊里，有一个面孔并非陌生的青年人迎面而过。正如

人们心中有事时所常遇到的情形那样，我望着他却想不起他是谁，现在我思索了一会儿，才突然想起了他的名字：原来他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给比莉斯带来纳城的信的那位青年，我不加考虑地立即站起来想走去和他说话，可是，他坐的位置相当远，要走到他跟前，势必要打扰许多观众。我只得等到中间休息的时候才去找他。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如果有人能够对那使我惟一担心、始终不能忘怀的心事指点迷津的话，这位青年要比别的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这几天以来，他和比埃松太太曾经有过好几次会面，而且我还记得，每当他离开了她之后，我总觉得她的样子很忧愁，不但是第一天如此，而且是每次当他到来的时候都是这样。她病倒那天的前一夜，甚至当天的早晨他还和她见过面。他给她带来的信，比莉斯从没有给我看；他很可能会知道我们所以延期动身的真正原因。即使他对个中秘密未必完全知道，但是，他至少不会不告诉我关于这些信件的内容，而且，我设想他对我们的事情是相当清楚的。因此我向他打听一下是用不着有什么顾虑的。我很高兴遇见他，当台上帷幕降落之后，我便跑到走廊里去找他。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见我向他走去，可是他避开了我，走进一个包厢里去了。我决意等候他再出来，便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包厢门口，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等了一刻钟。最后包厢门打开了，他从里面走出来，我立即远远地同他打招呼，一面向他走去。他迟疑不决地走了几步，然后，突然转过身去，走下楼梯便看不见了。我想同他碰头的意思是太明显了，如果他不是有意要避开我，那是绝不会这样溜掉的。他应该认得出我的脸，再说即使是认不出来，一个人看见了另外一个人向自己迎面走来，至少也应该等一等他。当我向他走去时，走廊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因此毫无疑问，他是不愿意跟我说话的。我倒不想把这看做一种无礼行为：一个天天到我住的地方来的人，而且每当我遇到他的时候，我总是向他表示欢迎，而且态度平易和谦逊，怎能设想他是有意要侮辱我呢？他只不过是为了要避免一次不愉快的碰头才逃避开我。还有什么原因呢？这第二个哑谜几乎同第一个一样使我心情混乱。尽管我努力要驱除这种思想，而这个青年的突然躲开我，在我的脑子里不可避免地要同比莉斯的坚守沉默联系在一起的。

猜疑不定，是一切苦恼中最难以忍受的一种，在我一生中所遇到的几次不幸，都是因为没有耐心等待的毅力的缘故。当我回到寓所的时候，我发现比莉斯正在阅读从纳城来的那些致命的信。我对她说，像我现在这样的心情，是不可能长久支持下去的。我无论如何必须摆脱这样的处境；我要知道，使她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何在，如果她拒绝答复，我就要把她的沉默看做正式拒绝和我一起去旅行，甚至看做她要我永远离开她的一道命令。

她以厌恶的神情把她手中拿着的一封信递给我。她的亲戚们写信给她说，她的远行将使她永远名誉扫地，因为谁都知道她去旅行的原因，他们认为有必要预先告诉她，去旅行可能会得到怎样的结果；说她公开做我的情妇和我一起生活，尽管她有自由又是寡妇，可是她对她所使用的姓氏还需要尊重；而且说，不论是他们或者是她的任何老朋友，都会不愿和她再有来往，如果她仍然执迷不悟；最后，他们用尽各种恫吓和劝告，无非想要她再回到老家去。

这封信的措词使我十分生气，我在信里看到的无非是侮辱。我嚷着说："这位给你带来这些忠告信的青年人，无疑地他是负责来向你进行口头劝告的了。而他是不会放弃他的使命的，你说对不对？"

比莉斯的极度悲哀，使我不能不反省，并且缓和了我的忿怒。她对我说："你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吧，并且你最后终将使我毁灭的。现在我的命运已握在你的手中，而且许久以来你已经是我命运的主宰了。现在我的老朋友们正在尽最后的努力要恢复我的理智，挽回我失去的名誉，把我唤回到我从前所尊重的社会里，你可以随你的高兴对此进行报复。我绝不反对你，假如你一定要我照你的意思答复他们，我将会完全满足你的愿望。"

我回答她说："我只希望知道你的打算；相反的，应该是我来迁就你，我可以对你发誓，在这方面我已经准备好了。请告诉我你是要留在这儿，还是要去旅行，或者你认为有必要让我一个人离开这里。"

比莉斯问道："为什么你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我对你说过我改变了主意么？我只是身体不舒服，不能就这样动身；可是，只要病好了，或者只要我能够起得身来，我们就照原定计划到日内瓦去。"

话说到这里我们便彼此分手了。她说话时那种冷淡得要命的态

度，我认为比痛快的拒绝更使我伤心得多。人家企图用这类主意来断绝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直到此刻为止，尽管有过这样的信给比莉斯带来一些影响，她却不久就把它们置之脑后了。怎能相信这惟一的原因，今天对于她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而在过去没有现在这么幸福的时刻，却一点也不发生作用呢？我不能不另外寻找原因，看看自从我们到巴黎以来，在我的行为方面是否有可以责备的地方。我心里想："难道这仅是一个凭一时的意气用事的女人的弱点，到了要实际行动时又违反自己的意志而退缩下来？难道这就是浪子们所谓的最后的廉耻心？但是八天以来，从早到晚比莉斯所表现的那种快乐，那些如此甜蜜的计划，她屡次说的'离开这儿'，她的许诺，她的盟誓，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坦率，那么真诚，没有任何勉强之处。是她自己要离开这儿，我有什么办法？不，这其中一定有些神秘；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个中秘密呢？如果现在我就去质问她，她会不会随便找一个什么理由来搪塞呢？我不能说她是撒谎，更不能强迫她作其他的答复。她对我说她始终愿意离开这里；可是，如果她用这样的口气来说，难道我不应该干脆拒绝么？当她当作一种义务，当作一种处罚来履行的时候，难道我能够接受像这样的一种牺牲么？当我认为这是为了爱情而对我作出的贡献的时候，难道我能够就如此向她要求履行诺言么？啊，上帝呵！难道我将要拥抱的就是这么一个苍白的和衰弱不堪的女人么？难道我要带她长期地或许竟是一辈子远离祖国的只不过是一个逆来顺受的牺牲者么？她会说：我将随你的高兴行事！不，决不，我绝不喜欢向耐性求援，如果她再沉默，与其再叫我看一个星期这副痛苦的面容，我宁愿一个人走开。"

我是多么愚蠢呀！说来容易，我有那样的力量么？半个月以来我是太幸福了，因此不敢真正向后回顾，我不但不觉得我有这种勇气，反而只是想法要把比莉斯带走。我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一早上，我就下决心不顾一切，去他家里找那位我在歌剧院遇见的青年，我不知道是由于忿怒抑是好奇心驱使我去找他，也不知道到底要他怎样；但是，我想这样至少他是不能够再避开我了，这就是我所有的希望。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住址，我就进去问比莉斯，借口说他曾经来看过我们许多次，在礼貌上我也应该回拜他一次，至于我在观剧时候遇见他的事都只字不提。比莉斯躺在床上，从她疲倦的眼睛看出她曾经哭泣过。当我走进她房间的时候，她向我伸出手来并对我说："你要我怎么样?"她的声调是悲凉的，可也是温柔的。我们交谈了几句友谊的话，我走出来心情就没有那么沉重了。

我要去看的那位青年名叫史密斯；住的地方并不远。在我敲他的门时，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忧虑；我慢慢地走上前去，好似是突然受一种出乎意料的光线的照耀一样。看见他的第一个动作，我不禁冷了半截，他躺在床上，用比莉斯刚才说话那样的声调，而且他的脸孔和她的同样苍白同样消瘦，他向我伸出手来；当他看见我的时候，甚而向我说同样的话，"你要我怎么样?"

对这件事情，不管你们喜欢怎么样去想就怎么样去想吧；在人生中可真有一些人类的理智所不能解释的如此巧合的事情哩。我坐在那儿对他的发问竟无法回答，我好像如梦初醒，只在心中反复对自己提出他向我提出的问题。到底我为什么要到他家里来？我怎样对他说明我来此的目的呢？即使质问他可能对我有用处，但又怎能预料他会愿意回答我的质问？虽然他带来了一些信件，而且知道这些信是谁写的，但在比莉斯把信给我看过之后，关于这一点我不也和他一样知道得很清楚么？我很难向他提出什么问题，我尤其担心他会猜中我的心事。我们最初的交谈是有礼貌和无关痛痒的。我对他替比埃松太太家带来信件表示谢意；我对他说，在我们离开法国时还要请他给我们帮点忙；说完这些话之后，我们就默然无语，并且对我们两人竟然面对面坐在一起感到奇怪。

我向我的周围巡视，好像人们遇到难为情的事时那样。这位青年住的房间是在四楼，房间里的一切陈设显示出主人是一位清寒而勤劳的青年。有书籍，有乐器，有白木的画框子，一张铺着桌布的桌子上散乱地放着一些纸张，一张陈旧的靠背椅和几张椅子，这便是房间里所有的陈设；但是这一切显出一种整洁的气象，令人对之发生一种舒适的感觉。至于他本人，他的开朗和富于表情的面容，首先就令人对他发生一种好感。我瞥见在壁炉上放着一张上了年纪的妇人的

肖像;我一面沉思,一面走近这幅肖像,这位青年告诉我肖像是他母亲的。

这时候我想起了比莉斯曾经常常谈起他,于是那已经忘记了的无数细节,又再从我的记忆中出现了。比莉斯从童年时候起就和他相识,在我未来到比莉斯住的村子以前,她有时曾去纳城看他;但是,自从我来到之后,她只去过纳城一次,而他那时候已不在纳城了。因此我所听到的关于他的一些私事,完全是出于偶然,可是这却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所有的财产就是靠一个小小的职务的收入,以养活一个母亲和一个妹妹。他对这两个女人的孝悌,可以配得起人们对他的最大的赞美;他为她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作为音乐家,尽管他拥有可爱的才能,可以使他成名致富,可是由于他极端诚实和安分守己,始终使他宁愿过安静的生活,而放弃了不少成功的机会。一句话,他是属于这么一种为数不多的人,他们不声不响地生活,并且知道满足于别人不去注意他们的真正价值。

有人曾经向我叙述过他的某些轮廓,根据这些轮廓足以把一个人描绘出来:他曾经十分热爱过邻居的一位美丽的女子,而在经过一年多的追求之后,人家才同意把这位女子许给他做妻子。她也和他一样清贫。当结婚的一切准备都已齐全,只等签订婚约的时候,他的母亲对他说:“你的妹妹呢? 谁来负责把她嫁出去?”只是这么一句话,就提醒了他,如果他娶了老婆,就会为了维持家庭生活耗去他所得的薪金,而他的妹妹就会没有嫁妆。因此,他就立即停止已经开始的一切,并且勇敢地放弃他的婚姻和他的爱情;就是在那时候他到巴黎来,并且找到了他的工作位置。

我在乡间听到人说起这个故事,就很想认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我觉得这种不声不响的忠诚孝悌,比之战场上的一切光荣都更令人敬佩。当我望见他母亲的肖像时,我立即回忆起了他的故事,并且把视线转到他身上,发现他竟这么年轻不禁感到惊异。我忍不住要问他的年龄,结果知道他和我是同样年龄。已经是八点钟了,他才从床上起来。

我看见他从床上下来,最初走的那几步,身体还是摇摇晃晃的,他并且把头摇了几下。我问他道:“你怎么啦?”他告诉我是该去上班



缪塞画像

的时候了，可是他却觉得连走路的气力都没有。

“你病了么？”

“我在发烧，我觉得十分难受。”

“昨天晚上你还是很好的，我还看见了你，我想是在歌剧院吧。”

“请原谅我没有认出你，我有这家戏院的入门证，我希望能够在那儿再遇见你。”

我越是仔细观察这位青年，这间房，这所房子，我越是没有勇气把我来访他的真正目的说出来。昨天晚上我还有这种想法，认为他可能会给比莉斯带来对我不利的影响，现在我却不得不让它烟消云散了；我发现他有一种爽直同时又严肃的神情，一面阻止我轻举妄动，一面引起我的敬意。渐渐地我的思想转了另一个方向；我留神地望着他，我似乎觉得在他那方面，他也在好奇地打量着我。

我们两人都是二十一岁，可是我们中间的差别多么大呵！他习惯于一种像上了发条的钟按时报点的生活；他对于人生，除了从自己住的一间单人房到他任职的部里偏僻的办公室之间的道路上所见所闻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了；他把一切靠劳动谋生的人们都十分爱惜的一点积蓄——这能使人快乐的钱财，都寄给了他的母亲；他埋怨生了一个晚上的病，因为这一病使他第二天失去了一天工作的机会，他只有一种想法，一个好意，那就是关心别人的幸福，这是从他的儿童时代起，从他能够用双手劳动的时候起就有的！而我呢？在这宝贵的、迅速的、不可挽回的时刻，这辛苦的时刻，我做了些什么事？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吗？我们两人到底是谁的人生经验多？在这儿我花了一页篇幅来描绘种种情形，其实我们只需看一眼就可以明白。我们的眼光开始彼此接触，并且再也离不开了。他和我谈起我的旅行和我们将去游览的国家。

他问我：“你们什么时候动身？”

“我还不晓得，比埃松太太病了，她躺在床上已经三天了。”

他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动作重复我的话：“已经三天了！”

“是的，什么事情使你这样惊讶？”

他从床上起来扑向我身上，两手直向下垂，双眼发愣。一阵可怕的寒战使他全身发抖。

我握住他的手问道："你不舒服吗？"可是，几乎同时他把手按在他的脸上，眼泪禁不住往下淌，他转身慢慢地走向他的床边。

我愕然地望着他，由于他的激动所引起的极大兴奋，使他突然疲惫不堪。看见他这样子，要让他一个人待着实在放心不下，我便又再走近他。他用力把我推开，好像是由于一种奇怪的恐怖。后来当他精神稍微恢复后，便用一种微弱的声音说道："请原谅我，像我现在的情形实在无法招待你。请你让我休息一下吧！只要我的体力稍微恢复能够出门，我就要亲到尊寓回拜。"

第 三 章

比莉斯的健康已经好转了。她对我说，她打算等身体一旦复原就要动身，但是我反对她这意见，于是我们决定还要多等半个月，等她的身体能够受得起旅行的劳顿才动身。

她的神情始终忧郁和沉默，可是态度却很亲切。尽管我想尽办法来鼓励她向我开怀畅谈，她却说给我看过的那封信是构成她的忧愁的惟一原因。她恳求我相信事情已经过去，再没有问题了。因此使得我自己也无话可说，只好和她一样沉默了。我徒然设法去猜测她的心事，却毫无效果。我们这样相对无言，实在是一种精神负担，因此我们每晚都去看戏。在戏院的包厢里我们挨着坐，有时候我们彼此手握着手，当听到一段好音乐、一句动人的台词时，我们便以友谊的眼光互相看一下；可是，去时也和回时一样，我们默不作声，各人想各人的心事。一天不止二十次我打算跪倒在她的面前，请她当作一种恩惠赐给我：要么就置我于死地，不然就把我曾经隐约看见了的幸福还给我。不知有多少次，正当我打算这么做的时候，我就看见她神色沮丧，忽然站起来离开我，要不然就是用一句冰冷的话把我已经到了唇边的心里话一下挡回去。

史密斯几乎每天都来。尽管他的出现在我家中曾经是一切不幸的原因，并且我去拜访他时，曾在我的心中留下一些奇怪的猜疑，可是他谈到我们旅行时的态度，他的坦率和他的单纯，却使我对他充满信任。我对他谈起他给我们带来的那些信，我发现他似乎没有如我

所预料那么生气，但却比我更为忧郁。他原来并不知道这些信的内容，由于他对比莉斯有历史悠久的友谊，使他毅然地对这些信加以谴责。他说如果他知道这些信所包含的是这样的内容，他就不会把它们带来，照比埃松太太对他说话时语调的拘谨来看，我不能相信他会是她的知心朋友，因此我还是很高兴看见他，尽管我们之间始终有着一些拘束和客套。他自愿负责在我们出发旅行之后，作为比莉斯和她的家庭之间的中间人，以避免公开的决裂。他在家乡的受人器重，对于这次协议所起的作用，应该说是并不算小的，因此我对他不能不有所感激。这是一个有着最高贵的品性的人。当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发现了冷场或有什么不惬意之处，我就可以看到他尽一切努力设法使我们大家恢复欢乐。当他对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似乎感到不安的时候，他总是以老实不客气的和坦率的态度，使我们了解他所希望的只是能够看到我们幸福；如果他谈到我们的关系时，那可以说始终是很尊重的，像他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爱情是可以面对上帝而无愧的一种神圣的结合；总之，他可以够得上一个朋友的，他能够引起我对他的完全信任。

可是，无论如何，甚至不管他怎样努力，他总是忧郁的，我也无法克服他在我心中所引起的那种奇怪思想。我曾看到的这位青年所流的眼泪和他的害病，恰恰也在我情妇生病的同时，以及我认为在他们之间发现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忧郁的共鸣，竟使我异常苦恼和十分不安。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哪怕是最小的猜疑，也会引起我的强烈的妒意；可是现在对比莉斯我还能怀疑什么呢？不管她对我隐藏的是怎样的秘密，难道她不是已决定同我一起走了么？就是在某些我所不知道的秘密上，史密斯可能都知道了。这到底又算是怎样性质的秘密呢？这对于他们的忧愁和他们的友谊，又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地方？他还在童年时代她就认识他了；她又在多年阔别之后再见了他，正在她要离开法国的时候，何况她正陷于不幸的境地，而偶然的机缘，却使他知道了她的处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成了招致她的不幸的命运的工具。看到这位青年使比莉斯回忆起过去，想起某些值得纪念的和遗憾的往事，因而以悲哀的眼光互相瞟了一下，难道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在他那方面，难道他能够眼看着她的远去而毫无顾虑，

能够不去关心这样长途旅行的祸福:从此去冒着过那几乎等于放逐和被遗弃的飘泊生活的危险?无疑地事情会是这样的,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自己自然也感觉得到,照理应该是由我挺身出来,置身于他们两人之间,向他们保证,使他们相信我;向她说我随时伸手支持她,只要她愿依靠我;向他则说我非常感激他对我们的关怀和他即将给与我们的帮助。我心中有这种感觉,但我不能够这样做。一种致命的冷漠之感紧压在我的心中,使我仍然瘫坐在我的靠背椅上。

晚上,史密斯走了,我们要就是彼此默不作声,不然就是在谈论他。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奇怪的魅力,驱使我每天都要向比莉斯询问关于他的新的详细情况。而她却只能对我说我已经对读者说过了的关于他的一切;他的整个生活就不过是这个样子:贫穷,卑微,但是为人正派。要从头述说一遍,也用不着多少时间,但是,我却不断地要她重复对我说,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此发生兴趣。

在我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在我内心中有着一种我自己也不愿承认的隐秘的痛苦。如果当这个青年到来的时候正是我们快乐之时,他所带给比莉斯的又是一封无关痛痒的信,而他又仅在临别的时候和她握一握手,难道我还会对这种情形有任何关心么?不管他在歌剧院里还认不认得我,不管他为她在我面前掉泪,而我又不知道为的什么原因,如果我自己是快乐的,那于我又有什么关系?但是,在我无法猜出比莉斯的忧愁的原因的时候,我总觉得我过去的行为和她现在的悲哀并不是毫无关系,尽管她怎样矢口否认。我们生活在一起已经六个月了,如果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像我所应当采取的行为那样,我敢说世界上将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够扰乱我们的爱情。史密斯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男子,但是,他是善良和忠诚的,他纯朴的品质,像是明朗的粗线条,肉眼很容易就看到,而且在开头的一刻钟内就能识别得出,他能使人信任或使人敬佩。我禁不住对自己说,假如他是比莉斯的情人,她一定很愉快地和他一起去旅行。

我们的延期出行,其实是出于我的主意,而且我已经为此事追悔了。比莉斯也在后悔,她有时催迫我说:"谁阻止我们?我现在已经痊愈了,而且一切都已经准备好。"真的,谁在阻止我?我自己也不知道。

坐在壁炉的旁边，我轮流注视着史密斯和我的情妇。我看见他们两人都脸色苍白，表情严肃，一句话也不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由自主地不断对自己说，这很可能是为了同一的原因，这里面并不存在有两个秘密可猜。可是这并不是像从前使我苦恼的那种病态的莫名其妙的瞎猜，而是一种命运注定的、不能克制的本能的冲动。人是多么奇怪的东西啊！我喜欢让他们单独在一起，便和他们在火炉旁边分手，而自己到码头上去胡思乱想，倚在栏杆上看河里的流水，像一个游手好闲的路人。

当谈到他们从前同住在纳城的情形时，比莉斯几乎以快乐的心情和慈母的声调来唤起他对于他们生活在一起时的回忆，我就似乎感到有点痛苦，可是我却很高兴听。我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我问史密斯关于他的母亲，他的工作，和他的计划。我给他机会来很好的表现他自己，并且迫使他放弃谦逊态度来对我们说出他的优点。我问他："你不是很爱你的妹妹么？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她嫁出去？"于是他红着脸对我们说结婚后的家庭生活开支很大，因此也许要在两年后，也可能提前一点，如果他的健康允许他从事某些使他获得一笔赏金的特别工作；他说在他家乡有一家富有的家庭，其长子是他的朋友，他说这门亲事，他们大家几乎都同意了，幸福有一天可能会悄然来临，像睡眠之于无意中到来一样；他已把自己从父亲手下得到的那一份小小的遗产，让给了他的妹妹；他的母亲反对他这样做，尽管母亲不同意，他终于这么做了。他还说一个青年应当靠他的双手生活，说一个女孩子的一生则决定于她结婚的那一天。这样，他便渐渐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全部生活和全部灵魂，我看出比莉斯是在很留心地倾听他。后来，当他站起身准备告辞的时候，我便陪他到房门口，我站在那里出神，一动也不动，直到他的脚步声从楼梯上消失。

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我见到比莉斯正在准备脱衣服，我贪馋地望着这一个迷人的肉体，我所无数次占有的那些美丽的珍宝。我看着她梳理她的长发，用手绢在发上打结，当她的长袍要滑落到地上的时候，她便转过身去，就像月神狄亚娜入浴时的样子。她躺到床上去了。我也赶快躺到我的床上去，我不能设想比莉斯会欺骗我，也不能相信史密斯会爱她；我既不想观察他们，也不想给他们来一个出其不

意的试探。我什么也不愿去设想。我对自己说:“她多么美丽啊,而这可怜的史密斯,却是一个诚实孩子,他们两个都有很大的烦恼,而我也一样。”这使我很伤心,同时也使我得到安慰。

当我们打开箱子的时候,发现我们还缺少一些应用的东西,史密斯表示愿意替我们采购。他是一个做起事来不知疲倦的人,当人家拜托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说,那就等于他欠了人家的债。某天当我回到寓所的时候,我看见他跪在地上把一只大衣箱的盖子盖上。比莉斯坐在我们到巴黎后临时租用的钢琴前面。她在弹奏一支旧曲子,奏得那么有感情,而这支曲子又是我过去那么爱听的,我便站在前厅靠近一扇开着的门那儿倾听,每个音符都打进了我的心:她从来没有唱得这么悲伤这么神妙的。

史密斯跪在地上手握着大衣箱的铁扣,十分快乐地在听她歌唱。他擦擦那只铁扣,又把它放下来,他看看他刚才折叠好的衣服,然后又把一块白布盖在衣服上。歌词唱完了,他还保持原来的姿势,比莉斯双手按在琴键上,眼睛凝视着遥远的天边。我第二次看见了眼泪从这位青年的眼中掉下来;我也差不多要掉泪了,不知道我心中想些什么,我走进了房间并且伸手给他。比莉斯看见我便问道:“你在那儿么?”她战栗了一下,显得有点吃惊。

我答道:“是的,我在这里,唱吧! 我亲爱的,我请求你。我多么渴望还能听到你的歌声!”

她没有回答我的话,又重新唱起来,这对她说来也是一个纪念。她看到我和史密斯都深受感动,她的歌声便变哑了。最后的几个音刚刚唱出来,就像已经消失在空中了,她站起来,并且给了我一个亲吻。史密斯还握着我的手,我感觉到他在痉挛地紧紧握着,他的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

又有一天,我带回来一本石印风景画册,其中有好几幅瑞士的风景画。我们三个人一同观看着,有时,当比莉斯发现一幅她所喜欢的风景,她就停下来仔细欣赏这幅风景。其中有一幅她特别喜欢,远远超过其他各幅,那是伏特州的风景,距离布里克公路不远的地方:是一个长满苹果树的翠绿的山谷,在那儿成群的牛羊在树阴底下吃草,远处有一个小村子,只有十几间木屋,凌乱地建筑在牧场上和层叠地

建筑在附近的山坡上。在画面的第一距离上,有一个戴大草帽的少女坐在一棵树阴下,一个青年农夫站在她的面前,手里拿着一支镶有铁箍的手杖,似乎在指给她看他所走过的路:他指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这条小径隐没在远处的山间。在他们上面的是阿尔卑斯山脉,这幅风景画上,衬着三个积雪的山巅。落日的余辉把白雪照成了各种灿烂的颜色。再没有比这更纯朴、同时又更美丽的风景画了。整个山谷像是一个翠绿的湖,人的眼睛瞭望着这幅风景的轮廓时,觉得非常安详舒适。

我对比莉斯说:"我们要不要到这地方去?"我顺手拿起一支铅笔在画面上描画了几笔。

她问道:"你做什么啦?"

我对她说:"我在想办法,如果略施手腕,把这张脸孔大改一下,就可以使它像你了。这个少女戴的美丽的帽子和你很相称,我认为这样非常美,如果我弄得好,我难道不能使这个正直的山里人也有几分像我么?"

这个异想天开的玩意儿似乎使她高兴,她立即拿起一把刮字刀,不久便从纸上把这青年和少女的脸孔刮掉了。我便开始画她的像,她也想要试画我的像。画像的脸孔很小,因此我们画起来并不困难,我们一致认为画得很像我们,实际上只要从画像上去找寻我们的轮廓,就会觉得和我们很相似。当我们正在为这个玩意儿发笑,那本画册还在摊开着,这时因为仆人叫我去办一点事情,我接着便走出去了。

当我再回到房间里,史密斯正靠着桌子非常留神地看着画册,他竟没有看见我已经再回来了。他正沉在深刻的幻想中;我再坐在火炉边我原来的位置上,直到我和比莉斯说第一句话时他才抬起头来,他望着我们一会儿,然后便向我们匆匆告辞,当他穿过饭厅的时候,我看见他在用手拍自己的前额。

当我瞥见了这种痛苦的征兆,我便站起身赶快跑回我的房间里关起门来。我重复地说:"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禁合掌哀求……向谁哀求?我也不知道;是向我的守护神,还是向我的厄运。

第　四　章

我心里本来想要早点走，可是我又老是拖延，一种不可告人的含苦味的快乐，使我每天晚上都待在我的座位上。每当史密斯该来时，在没有听到门铃响之前，我是一刻不得安宁的。说来也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心里竟有这样一种喜欢灾难的心情？

每天，只消听到一句话，看到一瞬间的表情，一个眼波，都会使我心里打寒战；每天，只要听到另一句话，看见另一个眼波，由于一种相反的感觉，都会使我再次发生疑惑。究竟是怎样一种不可解的神秘，竟使我觉得他们两人都那么忧郁呢？又由于另外一种什么样的神秘，竟使得我有如石像一般屹然不动，默默地在望着他们，遇到像这样的机会，我曾经不只一次对自己生气，甚至狂怒？我连移动一下身体都没有勇气，我，我自己已经感觉到，由于爱情的缘故，竟引起了像在东方人中所常见的那种几乎是凶狠的嫉妒。我整天在等待，但我却说不出我在等待什么。我坐在床上对自己说："好啦，让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吧。"我两手捧住头颅，对自己嚷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第二天我又重新开始同样的生活了。

当着史密斯的面前，比莉斯对我的态度要比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亲热得多。一天晚上，正当我们吵嘴的时候，他来了，比莉斯听到他在前厅说话的声音，她就跑来坐在我的膝头上。史密斯还是那么安详而忧郁，似乎他在不断努力来克制自己。他的最细微的动作都是有分寸的；他说话很少，而且总是慢吞吞的，可是他无意中做出的突然动作和他平常的矜持态度两相对照，就更显得触目了。

在我目前这种处境中，我能不能把侵蚀我的生命的这种焦虑叫做好奇心呢？假如有人来对我这么说："这对你有什么紧要？你真是太好奇了。"我到底该怎么回答他？也许不可能再有别种解释，恰恰给他说对了。

我回想起有一天，在皇家大桥下面，看见有一个人被淹死。当时我和一些参加游泳学校的朋友正在做水上实习，我们有一只小船跟着，上面坐着两位游泳教师。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的小船遇到

另外一只小船，因此我们就有三十多人同时挤在大桥拱底下。突然间，在我们中有一位青年中暑了。后来又听到一声呼喊，我便回过头来，看见有两只手在水面上乱划，后来就看不见了。我们立刻就跳进水里去，可是徒然白费气力，直到一小时后，人们才在一只木筏底下把尸首拖出来。

当我潜水到河里去找那被淹的人时，我所感受到的印象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在又深又暗的河水里我到处张望着，耳边只听到呼呼的流水声音。在我还能够憋住气的时候，我不断地往前钻；不时，我又回到水面上，和其他同我一样担忧的同伴交换一下意见，我便又回到水里做打捞工作。我的心中充满希望和恐惧，当我想到或许我会碰到一双痉挛的胳膊把我缠住时，心中不禁产生一种快乐，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最后，实在疲倦不堪，我才回到小船上来。

当纵欲行为没有使人变得麻木不仁的时候，它的必然后果之一，便是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好奇心。上面我曾说过我第一次拜见戴尚奈时所感到的好奇心。在这里我打算来做进一步的解释。

真理的实质是骷髅，它要求每个人，不管他是怎样的人，在特定的时日，都会轮到他来从某种暂时的伤口的深处，去摸触它的永恒的骸骨。这叫做认识世界，要获得人生经验，就须付出这样的代价。

因此在面对着这种考验时，就有一些人，因恐怖而退缩了，另外一些懦弱和吓坏了的人，就像影子一般在那里摇晃，某些人物，或许是最优秀的吧，便会因此立即死去，而绝大多数的人，则忘掉一切。就这样，到头来全都涌向死亡。

但是，另有一些人，无疑地是不幸的，却既不后退也不发抖，不死也不忘记。当轮到他们去遭逢不幸的时候，换句话说，便是去接触真理时，他们便会以坚定的步伐向它走去，并伸出手来，可怕的事情是，他们对在水底遇到的已变成灰白色的淹死鬼竟会发生爱好！他们抓住他，抚摸他，拥抱他；他们就这样陶醉在认识事物的欲望之中，他们从此便只从反面去看一切事物；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怀疑和试探，他们像上帝的侦探一样搜遍了世界；他们的思想变得像箭镞一样犀利，他们的眼光有如山猫的眼睛一般敏锐。

纵欲者比别人更容易犯这种狂热，理由却很简单：他们把日常生活比做一种透明的和平滑的水面，因此，当他们在急湍的水流中便随时有遭逢没顶的危险。譬如从一次舞会出来，他们又到一处卖淫的地方去。在一次华尔兹舞中紧握过一位处女的贞洁的手（或许还使得她浑身发颤哩）之后，他们便走了。他们急忙跑到另外的地方，甩开外套，便围坐在饭桌前摩拳擦掌，准备狼吞虎咽。他们刚和一位端庄美丽的女人说过的最后一句恭维话还挂在嘴边，现在，他们又来重复一遍这句话，为的是要引起哄堂大笑。我说的不对么？他们不是以几块钱的代价便可以掀开别人遮羞的衣服，这件长袍，这幅充满神秘的披纱；它本身不是对它所美化的人物，也还似乎表示尊重，尽管围着她却没有接触到她吗？对这个社会他们究竟又该如何看法？他们在其中彼此时刻相见，就像喜剧演员在剧院的后台一样。而他们比喜剧演员却更惯于找寻事物的根底，那是一种目无神明的追本穷源的探索，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请看他们对一切事物是怎样说的：所有用语始终是最露骨、最粗鄙、最卑贱的；他们似乎觉得惟有这种措词才是真实的，所有其他的说法都不过是炫耀、俗套和成见。不管他们是讲一个笑话，或讲自身经历的事故，都老是用肮脏的、下流的字眼，老是那么赤裸裸的，老是口不离死；他们不说："这个女人曾爱过我；"他们说："我曾占有过这个女人；"他们不说："我恋爱；"他们说："我冲动；"他们永远不说："假如上帝喜欢；"他们却到处说："如果我愿意！"我不知道他们对自己如何看法，而没有别人在场时，自己所做的又是怎样的独白。

从这里，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懒散或好奇心；因为即使当他们按自己的逻辑，把一切事物都看做坏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并不是没有理解别人继续从好的方面去看待一切事物。除非他们真的懒得连对一切都充耳不闻，不然世界上这一部分人的声音，定会把他们从梦中惊醒。父亲让儿子去许多人都去的卖淫地方，那是连卡东本人也去的地方①；他说青年人胡闹的时期总会过去的。但是，当这儿子回到家

① 这里说的卡东是古罗马检察官老卡东（公元前 232—前 149），据说他本人好像并没有去这种地方，不过他赞成某青年人去玩，以免他到处乱搞，玷污清白的妇女。

里看看他的妹妹时，他就会感觉到一小时以前当他和丑恶的现实实际接触时是怎样一种感受！他就不禁要对自己说："我的妹妹和我刚才离开的那女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可是从这一天起他便心神不安了。

对坏事的好奇心是一种可诅咒的毛病，是从一切不洁的接触中产生的。这是总想揭开坟墓出来徘徊的鬼魅的本能；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折磨，是上帝用来处罚一切堕落的人的办法；因为他们衷心相信任何人都会犯错误，虽然他们或许也会因此难过。但是他们找寻、追求、争取这样的机会；他们把头歪在一边，好像建筑师在用曲尺来测量一个角度，他们就这么一本正经去干，看看到底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当他们证明这是坏事之后，他们便为此微笑了。当他们不能确定好坏时，他们就对它加以诅咒；对好的呢，他们却偏要看它的反面。"天晓得！"这便是他们怀疑一切的口头禅，也就是当撒旦看见天国的大门关闭时所说的第一句话。啊，可怜！就是这句话，不知造成了多少不幸的人！多少灾难和死亡，像在正要成长的庄稼上，不知受到多少无情的大镰刀的刈割！自从听到这一句话之后，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家庭，今天只剩下了一片废墟！"天晓得"？"天晓得"？这是一句多么可诅咒的话！人们与其嘴里老重复这句话，无宁学绵羊一样啮着青草走向死亡，因为它们根本不知道屠宰场在哪里。这样要比做一个聪明人和阅读拉罗什富科① 的格言还好些。

要阐明上面所说的情况，难道我还能够举出比我现在所说的故事更好的例子么？我的情妇要我们去旅行，我只需半句话就可以实现。我看见她在这儿郁郁不乐，为什么我还要留在这里？如果我走，难道会发生什么意外吗？这只不过是一瞬间的忧虑，我们出去旅行不消三天准会把一切都忘掉。只有我一人在她身边，她也就只会想到我了；一个不妨碍我的幸福的秘密，我何必要知道它呢？她同意走，一走就什么都干净了。要做到这点只需在她的唇上一吻；我本应该这么做，你看我却是怎么做的。

某天晚上，史密斯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很早就告退，让他们两

①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伦理学家，著有《箴言录》。



《勿以爱情为戏》插图

人好在一起聊天。当我正关上我的房门时，我听到比莉斯向佣人要茶。第二天我进她房间时，无意中走近桌子旁，在茶壶旁边我却只看见一只茶杯。可是在我进来前没有任何人进来过，因此，仆人不会拿走了昨天晚上使用过的任何东西。我在我周围的家具上，四处寻找要发现另外一只茶杯，最后我确信哪里也不会找得到。

我问比莉斯："史密斯是不是很晚才走？"

"他一直留到午夜。"

"你自己脱衣服睡还是叫女仆来帮你脱衣服睡的？"

"我自己料理自己的，那时全屋子的人都睡了。"

我还在到处找寻那只茶杯，可是我的手已经发抖了。试问可曾有人在什么滑稽喜剧里，看见过有这么一个嫉妒的情人，竟愚蠢到去调查一只茶杯的下落吗？凭什么理由史密斯和比埃松太太会在同一只茶杯里喝茶？我这在脑子里打转的又是种什么高尚的思想呵！

我当时手里拿着那只茶杯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我禁不住大笑起来，把那只茶杯往花砖地上使劲一掷，把它掷得粉碎，气尚未消，还在碎片上用脚踵去踩。

比莉斯看见我这样做却一句话不说。在其后的两天，她对我态度冷淡并且含有鄙视之意，我却见她对史密斯说话态度更为自由，比平常更为和蔼。她叫他亨利（这是他受洗礼时起的小名），向他亲切地微笑。

晚餐后她说："我想散步一下，沃达夫，你愿同我去歌剧院么？我喜欢走路去。"

"不，我留在家里，你们去吧。"

她便挽着史密斯的胳膊走了。我整个夜晚独自待在家里，我面前摊开了纸张，我想借写东西来把我的思绪固定下来，可是我办不到。

就像一个情人，当他一旦独个儿的时候，便会从怀里掏出他情妇的信来看，把自己沉在一个甜蜜的梦里，我呢，却喜欢投入一种深刻的孤独的感情里，自己躲起来为的好猜疑。在我面前摆着史密斯和比莉斯刚才坐过的那两张空椅子，我用贪馋的眼光望着这两张椅子，好像它们能够告诉我一些什么消息。我把我见到的和听到的在脑子

里来回想了千百遍；不时，我又走到门口去张望，我还走向那些排列在靠墙壁的我们的箱子，这些箱子等候出发已经一个月了。我轻轻把箱子逐个打开，细看里面的经那双纤巧而又修饰得很美的小手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和书籍。我倾听驶过去的车辆，车声使我的心儿乱跳。我把我们的欧洲全图在桌子上展开，它是不久前我们甜蜜的计划的证人，可是就在这儿，面对着我的一切希望，在我酝酿这些计划的这间房子里，并且这些计划眼看就要实现了，我却痛快地把自己交给了最可怕的预感。

这怎么会可能呢？我既不感觉忿怒也不嫉妒，可是却感到无限的痛苦。我并不猜忌，可是我却怀疑。人的思想可真奇怪，竟使一个人能够以自己的所见来锻炼自己，而且，尽管他所见的都是无数的苦难。事实上，他的头脑很像一所宗教裁判所的监狱，在监狱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刑具，人们既不懂得这些刑具的目的，也不懂得它们的形态，当人们看到它们的时候，不禁要问这到底是铁钳还是玩具。我要问你，请告诉我，如果有人对他的情妇说："一切女人都会欺骗。"或者对她说："你欺骗了我。"试问这有什么不同？

在我脑子里转动的思想，其机敏的程度，也许比得上最卓绝的诡辩，这是智慧和良心的一种对话。

智慧说："如果我失掉比莉斯怎么办？"

良心说："她会和你一起动身的。"

"如果她欺骗我呢？"

"她怎么会欺骗你，她不是曾经立下遗嘱，叫人为你祈祷么？"

"万一史密斯爱她？"

"傻瓜，既然你知道她爱的是你，这对你又有什么关系？"

"如果她真爱我，她为什么老是忧郁的样子？"

"这是她的秘密，你就尊重她这一点吧。"

"如果我带走她，她会不会幸福。"

"只要你爱她，她就会幸福。"

"为什么这男子看她的时候，她似乎怕碰到他的眼光？"

"因为她是女人，而他又很年轻。"

"为什么当她看他的时候，这男子的脸色会突然发白？"

"因为他是男子,而她又很美。"

"以前我去见他的时候,他为什么哭着投到我怀里?为什么有一天他竟自己拍自己的额头?"

"你不该知道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去过问。"

"为什么我不该知道这些事情?"

"因为你既可怜又脆弱,何况一切秘密都属于上帝。"

"可是为什么我会痛苦?为什么我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恐怖?"

"怀念怀念你的父亲,并且做点好事吧。"

"但是,为什么我总不能做好事?为什么罪恶总要引诱我?"

"你跪下来,诚心忏悔吧!如果你相信恶魔,你就会做坏事。"

"如果我做了坏事,难道是我的过错?为什么善心要背叛我?"

"难道因为你在黑暗之中,你就有理由来否认光明么?难道因为世上有叛徒,你就要来做一个叛徒?"

"因为我怕被人欺骗。"

"为什么你整夜不眠?新生的婴孩这时候早已睡了。为什么你现在孤零零一个人?"

"因为我在思想,我怀疑,我恐惧。"

"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肯祈祷?"

"到我有了信仰的时候。为什么人家对我撒谎?"

"你为什么也撒谎?甚至在这个时候?懦夫!为什么你不死去,如果你不能忍受痛苦?"

这样,当两个可怕的针锋相对的声音在我心中痛苦地对话的时候,还有第三个声音在嚷道:"唉!唉!我清白的灵魂呵!唉!唉!过去的好日子呵!"

第　五　章

人类的思想真是一根威力强大的杠杆!它是我们用以保卫和救护自己的工具,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它属于我们并且服从我们,我们可以把它投向空间,而一旦它离开了这颗脆弱的头颅,这就算完事,我们再用不着去管它了。

我今天又推到明天，不断地延迟这次的旅行，这时候，我失掉了睡眠和力量，逐渐地，在我还没有意识到之前，整个生活都显得乏味了。当我坐在餐桌前的时候，我感到一种致命的恶心；白天我整天都在考察这两副苍白的脸孔，史密斯和比莉斯的脸孔，就是晚上在可怕的噩梦中我还看见它们。晚上当他们去看戏时，我拒绝和他们一道去看；我却自己一个人去我的，我悄悄坐在池座里，从那儿我偷偷地看着他们。有时候我又假装有事情，一个人待在隔壁房间里，我却整个钟头在那儿静听他们说话。有时我非常想向史密斯寻衅，以便强迫他和我决斗；当他和我谈话的时候，我忽然转过面去不理他；后来我看见他显得很惊愕的样子，伸出手向我走来。有时夜间屋里的人全都睡了，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心里很想去比莉斯的书桌那儿把她的信件偷出来。有一回我竟被迫走出去，以免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能告诉你们些什么呢。有一天我打算手握利刃去威胁他们，质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忧郁，如果他们不肯把原因告诉我，我就要结果他们的性命。又有一天，想把我的怒气向我自己发泄。现在我这么写时，心中多么羞愧呵！如果有人问我，从心底里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这样做，我很可能不知如何回答他。

我想看见，想知道，我怀疑，我窥伺，我自寻烦恼，自讨苦头，我整天尖着耳朵偷听，整夜以眼泪洗面，心里不住地想，我将因此忧伤至死，并且相信我这么做自有其目的，深知孤立和软弱已在我心中把希望连根拔掉，我自以为是在侦察别人，其实我只是在黑暗中倾听着自己狂跳的脉搏，我不断重复着这两句到处流传的刻板谚语："人生如梦，人世无常。"最后只好诅咒一切，心中暗地亵渎上帝，可是，由于我的倒霉和任性，请看我所得到的到底是什么一种快乐呀，那是我的庸人自扰的忙碌！为了它我放弃了爱情、清新的空气和自由！

你，永恒之神，啊，自由！是的，在某些时刻，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念到你。尽管在充满狂乱、怪诞和愚蠢之中，在我心中也不免有振奋的时候，这种振奋突然把我从自己的困境中解救出来。那就是当我走出我的牢笼的时候，拂拭我颜面的一股新鲜空气；那就是当我偶尔读到某一本书中有趣的一页，而不是读那些时髦的骗子们，即所谓讽刺文作者的著作时，对这类作家的东西，即使为了公共卫生着想，

也是应该禁止散布和宣扬的。既然我谈到了这种罕有的愉快的时刻，因此我愿在此引述一段。有一天晚上我在读康斯丹[①] 的回忆录；我读到了其中几行：

“沙尔多夫是一位撒克逊外科医生，是克利斯蒂安亲王的随从军医，瓦格拉姆[②] 之役，他有一条大腿给炮弹打碎。他卧倒在尘土中奄奄一息。在离他十五步之外，亚默迪·德·盖堡副官（我想不起是谁的副官了）胸部被一颗炮弹擦伤，倒在那里吐血，沙尔多夫看出，如果这青年得不到急救，准会因脑溢血而死，于是他便用尽平生之力爬到他的身边，给他放血，结果救了青年的命。沙尔多夫本人在被救离战场之后，锯去一条腿，第四天他便死在维也纳了。”

我看过了这些叙述以后，便把书扔掉，不禁泪流满面。我并不爱惜这些眼泪，因为它们使得我有了一天好过的日子，因为我只想到了沙尔多夫，而没有对我自己有任何担心。可以肯定的说，这一天我没想到要怀疑任何人。可怜的梦想者呵！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该不该想起我曾经是一个善良的人呢？试问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处？把我绝望的双臂伸向天空，自问为什么我要生在世上，并在我四周找寻有没有一颗炮弹掉下，也把我永远解脱出来。多么可惜呵！就是这样的时刻，也不过像倏忽间划破我的无边黑夜的一道闪电。

正如那些狂热的伊斯兰教苦行僧，在瞑眩中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一般，当思想在思索的时候，它就穷思极虑，寻根究底。当它倦于一个徒劳无益的工作时，它就突然恐怖地停止下来。于是人好像空虚了似的，尤其因为他在自己的意识里打转，愈陷愈深，终于像落到一个螺旋梯子的最后一圈那样，在那里，像在高山顶上或者在深坑底下一般，空气稀薄了。上帝就禁止再往前走，这时候，心受到了一种致命的寒冷的打击，就渴望忘却，想跳出体外以便再生，它贪婪地猛吸着空气，又向它周围的一切要求生活的力量，可是它所遇到的却

---

① 这是指康斯丹·威利（1778—1845），拿破仑的随身侍仆。他曾写过《拿破仑的私生活，他的家庭和朝廷的回忆录》六卷（1830—1831）。

② 指一八〇九年七月六日拿破仑在维也纳附近的瓦格拉姆镇击败查理大公爵的著名战役。

是它自己又在拼命召唤来的幻象，而这些它自己所创造的幻象，却像一群无情的鬼魅紧紧包围着它。

要让事情长久地这么继续下去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这种踌躇不决已经使我厌倦，我便决心要以一种新的行动来揭穿这个哑谜。

因此我便叫人去定了晚上十点钟的驿车。我们租的是一辆轻便四轮马车，我吩咐一切事情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准备好。我同时禁止人们把这件事情告诉比埃松太太。史密斯来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我装出比平常更快乐的样子，而且我一面对他们隐藏我的计划，一面把话题转到我们的旅行上来。我对比莉斯说，如果我知道她心中不是那么高兴的话，我就放弃这次旅行，我觉得在巴黎很好，只要她也觉得在这里舒服，那我是巴不得要留着不走的。我对人们只有在巴黎才找得到的各种娱乐备极赞扬，我称赞舞会、剧院和到处可以遇到的无数娱乐机会。总之，既然我们觉得在这儿很快乐，我就看不出我们有更换地方的必要，况且，我不想那么早就动身。

我原期望她会坚持要实现我们去日内瓦的计划，而她到底也这么做了，可是却不是那么坚决，但当她一开口的时候，我便装做对她的坚持表示屈服了，然后我便转过话题，说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好似动身的问题已完全取得一致意见。

我补充说："为什么史密斯不也和我们一起走？当然他在这儿是有事情缠身的，可是他不是也可以请假吗？何况他有那样的才干，虽然他不想利用这种才干，那不是到处都可以保证他能够过一种自由和高尚的生活吗？请他不必客气来和我们一起走吧！车子是够宽敞的，我们让出一个座位给他。一个青年人应该多见见世面，在他那样的年纪最难受的无过于老是被关在一个小圈子里生活的了。难道这不对吗？比莉斯，我亲爱的，你想想，他或者会拒绝我的建议，但我希望你能够说服他，你设法使他为我们牺牲他六个星期的时间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要是他在瑞士兜了一个圈子回来，他将会对他的办公室和他的工作更感兴趣。"

尽管比莉斯很明白这种邀请等于开玩笑，她毕竟也赞同了我的建议。史密斯知道他要是离开巴黎就有失掉他的位置的危险，于是他不无遗憾地回答我们，说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他不能接受我们的邀

请。这时候，我叫人送了一瓶好酒上来，于是我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催迫他，结果我们三人都喝得很痛快。晚饭后，我出去一刻钟，看看我的吩咐有没有被执行；然后我高兴地走回来，坐到钢琴前面，我提议演奏音乐。我对他们说："我们就在这儿玩玩吧，如果你们肯听我的话，我们就不用到剧院去，我没有资格帮你们的忙，但我却有资格听你们的。如果史密斯觉得厌烦，我们就让他演奏音乐，这样，时间就会比在别处过得快。"

比莉斯不用别人恳求她，便主动唱起来了；史密斯拉他的大提琴给她伴奏。人们拿作料来给我们调上五味酒，不久罗姆酒的烈焰就在我们身上燃烧起来，令人飘飘欲仙。后来我们奏厌了音乐，便又回到桌子上玩纸牌，一切都如我所希望那样进行，大家只在为自己找寻快乐。

我的眼睛盯着墙上的挂钟，我不耐烦地等待着指针走向十时。心神不宁使我十分难过，可是我竟有力量控制自己不让露出任何痕迹。最后终于到了预定的时刻，我听到了马车伕鞭子的声音和马匹走进院子的声音。比莉斯坐在我的近旁，我握住她的手，问她是否已经准备好和我一起走。她愕然地望着我，无疑地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我对她说晚饭时我觉得她似乎很坚决要走了，所以我毫不迟疑地把马车叫来，刚才我出去就是为了叫马车，在我说话的同时，旅馆的仆人进来告诉我行李已经装到车上，现在只等我们动身了。

比莉斯问我："真的，你要今晚就走吗？"

我回答说："为什么不走？我们不是都同意要离开巴黎么？"

"为什么要现在？立刻就走？"

"还用问；不是一个月以前就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你看，我们不是只需把行李绑好在马车上就行了吗？既然我们已经决定，我们就不要再留在这儿了，越早走，岂不越好？我赞成一切就这么做，什么也不要再推到明天。我看你今晚的心情很适宜于旅行，所以我要利用这个机会。为什么老要等待，一再延期？我对这种生活可真受不了。你想走，难道不是真的？那么，我们就走吧，现在只听你的了。"

这时候有一阵深沉的静默。比莉斯走到窗前看见人家真的已经把车子套好了。况且，就我说话的神情看，她也不可能再有任何怀

疑，在她看来这个决定也许太匆促了一些，这也只能怪她自己。她既不能够否认自己亲口说过的话，也不能够有其他借口来延缓行期，她于是立刻作出决定，她首先问了几个问题，似乎是想知道是否一切都已经安排好；眼看人家什么都没遗漏，她就东找西寻些什么，她拿起她的披肩和帽子，然后又放下来，再去找寻别的什么。

“你看，我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走吧？我们就走吗？”说完她便拿起一盏灯，看看我的房间，又看看她的房间，打开箱子又打开衣橱。她问人要她的书桌的钥匙，她说她把那钥匙丢失了。钥匙到哪儿去了呢？一小时以前她还拿着这只钥匙。“走吧，走吧！我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走吧，沃达夫，我们下去吧。”她十分激动地催促说，在说这话时候，她还在四处找那把钥匙，最后她终于也来坐在我们的旁边了。

我坐在长沙发上，看着站在我面前的史密斯。他的态度没有什么改变，似乎既不困惑也不惊奇，但是在他两边鬓角有两滴汗珠淌下来，并且我听到他手指上捏着的一枚象牙筹码折碎的声音，碎片从他手中掉到地上来，他向我们同时伸出两手。说道：“祝你们旅途快乐，朋友们！”

室里又重新沉默下来；我始终在察看他，并且等待他再说些什么。我心里想：“假如其中有什么秘密，如果不是在此刻，我还有什么机会能够知道呢？这秘密无疑已经到了他们的唇边了。就让它从阴影里走出来吧，我会捉着它的。”

比莉斯说：“我亲爱的沃达夫，你打算让我们先到什么地方呢？你一定要给我们写信呀，亨利？你不会忘掉我的家庭，而且你能够替我做的事，你一定全都替我做吗？”

他回答时语调有点带感情，可是外表却很镇静，他答应尽心为她服务，并且打算把事情努力办好。他说：“我还不能够作任何肯定的回答，就你所收到的那些信来看，希望是很少的。但是，万一用尽办法我还不能及早给你一个好消息，那也不能怪我。可是，请相信我，我对你始终是忠诚的。”

他还对我们说了一些恳挚的话后，便准备走了。我站起来比他先一步走出房门；我打算最后一次让他们有机会单独在一起，我出去后便马上把门关上，失望使我心里充满疯狂般的醋意，我把前额贴在

钥匙孔上向房里偷看。

他问道："我什么时候能再见你？"

比莉斯答道："再也见不到了；永别吧，亨利。"她向他伸出手来。他弯着身表示敬意，并吻了一下她的手，我连忙向后退到黑暗里。他没有看到我便走出去了。

当我单独和比莉斯在一起时，心里觉得很难过。她等我，胳膊下挟着大衣，她的情绪激动是太明显了，令人不可能有任何误会。她已经找到了她失掉的钥匙，而且把她的书桌打开了。我便再回来坐在靠壁炉旁边。

我对她说："你听我说吧，我对你真是罪孽深重，因此我只能期待着和忍受着痛苦，却没有权利诉苦了。由于你态度的改变使我非常失望，我曾经不得不向你询问原因，但是，今天我再用不着问你了。这样就走对你是不是有所损失？请你老实告诉我，我可以放弃我的权利。"我说话的时候连望也不敢望她一眼。

她回答说："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那就随你的便，但是得坦白一点。不管我受到的打击怎么样，我甚至不该问它是来自何方，我将毫无怨言地忍受下来。但是，如果我将永远失掉你，你可用不着再给我什么希望，因为，上帝知道！光凭希望我是再也活不下去了。"

她突然回过头来，对我说："请你给我谈你的爱情吧，可不要给我谈你的痛苦了。"

"好吧！我爱你更胜于爱我的生命！若和我的爱情相比，我的痛苦不过是一个梦。你来和我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吧，要么我将死去，要么我将为你而生！"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向她面前走近了一步，我看见她脸色发白并且向后倒退。她徒然努力想使她痉挛的嘴唇勉强发出一丝微笑，并且弯身在她的书桌上面说："等一等，再等一会儿，我有一些文件要烧毁。"她把纳城来的信件给我看，然后把这些信撕毁，并投到火里烧掉；她又取出别的信件，重新看一遍，然后摊开在桌上。那是与她有来往的商人的账目。其中有些账还没有结清。她一面在审查这些账单，一面滔滔不绝地说话，两颊绯红好像在发高烧。她要求我对她自

从到巴黎以来的态度和她的固执的沉默予以宽恕。这时她对我表示了更多的温柔和信任，那是从来所没有过的。她拍着手笑并答应要做一次最好的旅行；总之，她是充满爱情，或者至少像是整个人都在恋爱中。我对这种假装的快乐所感到的痛苦，真是无法可以形容；在这种本身自相矛盾的痛苦里，有一种比眼泪更凄凉、比责备更难堪的悲哀，与其看她为了掩盖这种悲哀而做出高兴的样子，我无宁更喜欢她的冷淡和无情；我似乎看见了我们过去最幸福的时候的一种滑稽的模拟。同是一样的话，同是一个女人，同样的爱抚；而这一切在两个礼拜以前，曾使我为了爱情和幸福而陶醉，现在这样来重复一遍，不禁使我毛骨悚然。

我突然对她说道："比莉斯，你到底对我隐藏了些什么秘密？假如你爱我，你还用得着在我面前扮演这种可怕的喜剧吗？"

她几乎气愤地说："我吗！谁使你相信我是在玩把戏？"

"谁使我相信吗？我亲爱的，请告诉我，说是你心中怀念着死者，而且你有殉道者的痛苦。我的胳膊将准备接受你，你可以把头靠在我的怀中痛哭。在这种情况之下，或许我会带你走，但是，说真话，像现在这个样子却有点不对头。"

她还在重复说："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不，我向我的灵魂发誓！不，现在不能走，决不，只要在我们之间还有谎言和假面具存在。我宁愿承受不幸而不要这样的快乐。"她看见我不为她的话所骗，并且尽管她怎样尽力做作，我仍然猜透了她，便狼狈不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接着说："为什么我们还要欺骗自己？难道我在你的眼中已经那么堕落，你竟敢于在我面前装假？难道你真以为在这个不幸的和可悲的旅行中，你注定要受罪么？难道我是暴君，是专制者？难道我是一个拖你上刑场的刽子手？你为什么那样怕我生气，因而对我如此讳莫如深，是什么样的恐惧竟迫使你如此说谎？"

她回答说："你错了，我恳求你，什么也不要再说了。"

"为什么这么缺乏真诚？如果我不是你的亲信，难道我还够不上你当朋友看待？如果我不能知道你的眼泪从何而来，难道我连看看你流眼泪都不行？难道你不相信我会尊重你的忧伤吗？难道我对你

的伤心装做不曾看见吗？难道我们就找不到医治它的良药吗？”

她回答说：“那是没有办法的，你错了！如果你再追迫我，你就会造成你我的不幸。我们走吧，难道这不是该走的时候了吗？”

“你叫我怎么能走呢？我只需看你一眼，就知道你是讨厌这次旅行，你不是心甘情愿去的，而且你自己已经在懊悔了？伟大的上帝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对我隐藏些什么呢？当思想已经如这把镜子一般清楚时，徒然玩弄口舌又有什么用处？如果我一句话不说，便接受你以那么遗憾的心情所给予我的一切，那我岂不成了最下流的男子？可是我将怎样来拒绝这一切？我又该怎样来做，如果你不肯对我说明白。”

“不，你弄错了，我和你一起并非违反本意的；沃达夫，我爱你，请你不要再这样折磨我了。”

她以那么温柔的语调来说这些话，使我情不自禁地跪倒在她的膝边，有谁能够抵抗得住她的眼波和她天仙的声音？我嚷道：“天呀！比莉斯，你爱我？我亲爱的情妇呀！你爱我啦？”

“是的，我爱你，是的，我属于你，你要怎么样处置我就随你的便好了。我会跟随你的，我们一起走吧，来吧，沃达夫，人家在等待我们呢。”她双手握住我的手并且在我前额上吻我。她喃喃地说：“是的，必须如此，是的，我要这样，到死为止。”

“必须如此？”我心里在想这句话。于是我站了起来。这时候比莉斯正在看桌子上仅剩下的一张纸了。她拿起这张纸，把它翻转来看，随后便让这张纸掉到地上。我便问她：“是不是都烧完了？”

“是的，都完了。”

当我吩咐人去叫马车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们就真的要走。我不过想要做做样子而已，但是由于事物本身的力量，竟然弄假成真了。我把门打开。我心中在想：“必须如此！”我大声重复说：“必须如此？”“比莉斯，这句话什么意思？难道这里面有不让我知道的秘密吗？请你解释明白，不然我就不走了。为什么你要爱我呢？”

她无力地在长沙发上坐下来，并且痛苦地扭着自己的手指。她说道：“啊！可怜虫，可怜虫！你永远不会懂得恋爱！”

“好吧！或许你说得对，是的，我也相信是这样；但是我敢对上帝

发誓，我却懂得痛苦。你必须爱我，是不是？好吧！那么你也必须回答我。哪怕我因此就会永远失掉你，哪怕这些墙壁就会塌在我的头上，我也不会离开这里，如果我不能知道一个月以来在折磨着我的到底是一种什么秘密。要就是你对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然我就要和你决绝。就算我是一个疯子，一个狂人，就算我心甘情愿糟蹋我的生命，就算我要问你的也许是我应该装做不知道的东西，就算我们之间来一次辩白会毁掉我们的幸福，从今以后在我面前会竖起一道无法超越的栅栏，就算由此甚至我会使得我所十分希望的这次旅行成为不可能；甚至不管它会使我和你因此受到什么损失，你都必须说清楚，不然我就放弃一切。”

“不，不，我不说！”

“你必须说！难道你竟相信我是傻瓜，会相信你的谎话！当我看到你本人从早到晚的变化，比之白天和黑夜的差别还要大的时候，难道你以为我在这点上还会受骗么？当你把那些不值一读的什么信件作为借口，想要说服我的时候，你自己在幻想我会满足于随便什么样的借口，因为你不想费神去找更有说服力的借口？难道你的脸孔是石膏做的，使我那么难于看出你心中的思想活动？到底你对我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并没有如人家所设想那样容易受骗，你得当心点，尽管你不说话，你的沉默也会向我透露你所固执地对我保守的秘密。”

“你认为我有什么秘密要对你隐藏？”

“你有什么要隐藏的秘密？你还用得着来问我？你向我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要向我当面挑战？你是不是要把我迫到尽头，以便借此把我扔掉？是的，肯定是的，在这里已经看见了你受到伤害的自尊心，你只等待我先冒火。如果我坦率地向你辩白，你可能就要施展你整套的女性的虚伪，你等待我对你的责备，然后你就回答我，说像你这样的女人是不会下流到要去为自己辩白的，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极大的罪恶和最可耻的背信弃义，不可以用带着不屑的神气和骄傲的眼光来掩盖过去呢！你的最大武器便是沉默。这一点并不是昨天我才知道的。你所要得到的是被侮辱，因此你便始终保持沉默，直到别人再也忍耐不住，非臭骂你一顿不可。你去吧，去吧，去和我的心作

对吧;在那里你的心也在跳,你会找得到它;但不要和我的脑袋作对,它比铁还要硬,而且它认识你和你自己一样清楚。”

比莉斯喃喃地说:“可怜的孩子!你难道真的不想走吗?”

“不,我只愿意同我的情妇一起走,而你现在已不是我的情妇了。我已忍受够,痛苦够了,我的心已被摧残得够了!我在黑暗中已经生活得太久,现在该是见见光明的时候了。怎么样,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回答我?”

“不。”

“那就随你的便,我可以等待。”

于是我便坐到房子的另一端去,并且决心要在未获悉我所要知道的事情之前决不起来。她似乎在沉思并且昂起头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我以贪馋的眼光跟随着她,而由于她始终保持沉默,竟使我的愤怒一步步增长起来。我不愿让她看出我的怒意,因此我不知究竟该如何办才好。我把窗子打开来,向外面大声嚷道:“叫他们卸掉马匹,给人家的车马租钱!今天晚上我不走了。”

比莉斯说:“不幸的可怜虫!”我却安静地关上窗子又再坐下来,装做没有听见她的话;但是,我感到如此狂怒,竟至无法忍受。这冷酷的沉默,这种消极抵抗的力量,使我激怒到了顶点。我宁愿真的受了欺骗,并且确实知道我所爱的女人背弃了我,我相信那也不会如我现在所受到的痛苦那么难堪。自从我自己勒令我必须留在巴黎之后,我心里在想,无论如何必须使比莉斯说个明白。我徒然费尽心机,想找到一个好办法来逼她说话,可是,如果我能够立即找到这么个办法,我宁愿把我所有的一切献出来。怎么办?怎么说?她就在那边安详地、伤心地望着我。我听到卸马车的声音;马匹细步走出去的声音,而它们的铃声不久也就在街道上消失了。我只要一回头就可以把它们再叫回来的,可是,我却似乎觉得它们一走就再也无法追回来了。我把门扣上了,我不晓得在我身边有一种什么声音在说:“现在你是独自和那操着你的生死权的那个人面对面在一起了。”

当我沉在深思中的时候,我努力想发现一条能够把我引向真理

的捷径，我想起了狄德罗的一本小说[①]，其中的女主人公因为对她的情人发生嫉妒，为了解除她的疑惑，竟想出了个颇为奇怪的办法。她对他说她已不再爱他了，并且告诉他她将要和他分手。亚西侯爵(这是那情人的名字)竟然中计，承认他本人也已对她的爱情感到厌倦。这奇怪的一幕，是我很年轻的时候读到的，我觉得好似看了一场把戏，现在我想起了其中的情节，不禁令我觉得好笑。我心里在想："天晓得？如果我也这样做，比莉斯也许要上当，会对我暴露她的秘密哩。"

我从狂怒的心情忽然转到运用诡计或诈骗。难道要使一个不愿说话的女人说话真是那么困难么？何况，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情妇，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就真的算是没有本领了。我带着一种随便的和无所谓的神情向长沙发上一躺，快乐地说道："怎么样！我亲爱的，难道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有说知心话的日子了？"

她以惊异的神情望着我。

我继续说道："哎！我的天，是的，我们总会有一天来说出彼此心中的真话的。你看，为了给你做榜样，我很想由我先来开始，这会使你增加信心，再没有像朋友一样容易彼此了解的了。"

无疑地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脸部的表情已经泄露了我心中的真意，比莉斯不像是在听我说话，她继续在房子里踱来踱去。

我对她说："你很知道，我们不是终于在一起度过了六个月了么？我们所过的那种生活并不像是可以被人笑话的那种生活。你是年轻的，我也如此；万一你觉得我们那样亲密的生活已经引不起你的兴趣，你是不是那种有勇气对我明白说出来的女人呢？真的，如果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会坦白地向你承认。为什么不这样呢？难道爱是犯罪么？爱少了一点或者根本不想爱了，也不见得就是罪过吧。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如果自己觉得有换换口味的需要时，难道也值得大惊小怪么？"

她停下来说道："像我们这样的年龄！你是不是在对我说的呢？

① 这里说的是狄德罗的小说《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关于亚西侯爵和彭麦莱夫人的恋爱故事。

你这是在玩什么把戏呵?"

我不禁脸红耳赤,捉住了她的手说道:"你坐下来,请听我说。"

"犯得着吗? 这并不是你在说话呀。"

我对我自己的伪装感到羞愧,我于是放弃了这种把戏。

我用力重复说:"请听我说呀! 来吧,我恳求你,你坐到这儿来,紧靠着我呀。如果你要保持沉默也由得你,请你开一开恩听我说吧。"

"我在听,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如果今天有人对我说:'你是一个懦夫!'我如今二十二岁了,我曾经和人决斗过,听到这样的话,我的整个人,我的心儿会激起极大的愤怒。难道我自己还不认识我是怎样一个人么? 可是我还得走上决斗场,我还得和这个人见个高低,还得把我的性命和他赌一赌:为什么? 为了要证明我不是懦夫;如果不这么做,世人会以为我真是个懦夫。只是这么一句话就要求这样的回答,而且每次当有人说出这句话时,也不管是谁,都得和他拼命。"

"这倒是真的,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女人是不决斗的;但是,社会就是这么样一个社会,毕竟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性别,在他一生中的某些时刻,不能不遇到使他的生活完全改观的事件,尽管他的生活和钟表般有规则,和铁一般坚强。你想想看:有谁逃得了这样的规律? 或许有少数一些人。但是请看看这些人的遭遇吧:如果是男人,那就是名誉扫地,如果是女人,又是什么呢? 那便是被人遗忘。任何真正在生活着的人,都应该通过这类事情的本身来证明他的存在。那么,对于一个女人也和一个男人一样,在某种情况下,她也可能会受到攻击。如果她是勇敢的,她便应当挺身而起,表示愿意与人较量一下,然后重新坐下来。对女人来说,动一下刀剑并不足以证明什么。她不但需要保护自己,而且要由她亲自铸造自己的武器。人家在怀疑她;谁? 如果是一个不关痛痒的人,她不但可以而且应该蔑视他。如果怀疑她的是她的情人,她爱这个情人么? 如果她爱他,这就是她的生命所在,她不能够蔑视他。"

"她的惟一回答便是沉默。"

“你错了,那个怀疑他的情人,由于这种怀疑便冒犯了她的整个人格,我知道,替她回答的,不就是她的眼泪、她过去的行为、她的忠诚和她的忍耐么?如果她保持沉默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那就是由于她情人的错误使他失掉了她,而时间将会证明她的无辜。难道这不就正是你心中所想的么?”

“也许是吧,而沉默却是首要的。”

“你说也许?我敢担保我会失掉你,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了,我一个人走。”

“就算是这样吧,沃达夫……”

我大声嚷道:“就算这样,难道你以为时间真会证明你的无辜?你请把话说完,在这上面你至少该说清楚是或不是。”

“是的,我希望能够如此。”

“你希望如此!原来这就是我恳求你自问良心后的话。无疑这是你能够和我面对面说话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你爱我,这我可以相信。我怀疑你;难道你的存心就是要让我走,好让时间来证明你的清白?”

“请问你怀疑我些什么?”

“我不想告诉你,因为我看出这是用不着说的,但是,痛苦换痛苦,到底还是一样,随你的尊便,我对这种痛苦也一样喜欢。你在欺骗我,你在爱另外一个人,这便是你我的秘密。”

她问道:“我爱的是谁?”

“史密斯。”

她用手掩住我的嘴,并且转过脸去,我不能够再多说什么了,我们两人都眼睛注视地下,默然沉思。

她很吃力地说:“我受了不少痛苦,而且我可以指天发誓,我愿意为你牺牲性命。只要我觉得在世上尚有一线最微弱的希望之光,我还是愿意继续受苦;但是,当我对你说我是女人,因而不能不重新引起你的怒火时,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我毕竟是女人呵,我的朋友。一个人既不应该走得太过头,也不应该做得超过人类能力的限度。在这个问题上我永远不会回答你。目前我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我最后一次向你跪下,并且再次恳求你和我一起走。”

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向我跪下来。我便站起身来。

我苦恼地说："多么愚蠢，多么愚蠢！有生以来第一次想获得一个女人的真情，他所获得的将只是蔑视，真的说来，他还是活该！真情吗？只有那些肯贿赂女仆的人，或者当女人们在说梦话的时候，溜到她们床边偷听的人才能得到。再有，便是那自己装做女人的人，而他的卑鄙下流又会引导他去做一切暧昧的勾当！但是，那向她坦率地询问的男子，向她伸出公正的手，以乞求她给与这种可怕的施舍的人，那他就绝对得不到！人家会对他严予提防，人家将会对他耸耸肩膀，当做整个的回答，而且他如果缺乏耐性，人家就会板起贞洁的脸孔，好似一个受了侮辱的守贞女，而且，人家就会脱口说出那句女性的伟大名言，说什么猜疑会毁灭爱情，而且说什么人家最难原谅的是：他向人提出令人不能回答的问题。啊！正直无私的上帝呵，这多么令人厌倦！这一切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

她以冰冷的语调说道："随你的便，对这一切我也和你一样厌倦了。"

"立刻就走，我就永远离开你；让时间去证明你的清白吧！时间！时间！唉，无情的恋人呵！请你记住这个永诀吧。时间么！而你的美貌，你的爱情和幸福呢，这一切将到哪儿去了？难道你这样失掉我，就没有丝毫惋惜吗？啊！无疑地，当有一天那嫉妒的情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那一天，当他看到了证据之后，他将会了解他所伤害了的是怎样一颗好心呵！难道这不是真的？那他就会因羞愧而痛哭，他就再也没有快乐，也再睡不着觉，他还活着也只不过是为了回忆他从前原来可以过的幸福生活。但是，到了那么一天，他的骄傲的情妇看到自己受到了报应，或许将会懊悔得面色惨白，她心中会这么想：'如果我早点把证据拿出来就好了！'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如果她曾经真的恋爱过，那么骄傲将不能够给她以安慰。"

我原想镇静地说话，但是，我已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终于轮到我也激动地在房间里跑去跑来。有一些眼波真可说是等于利剑的刺劈，比莉斯和我，这时候我们彼此互投的眼光，实在和刀剑的交锋没有两样。我望着她，好似一个囚徒在注视牢狱的门。为了粉碎她嘴唇上的封印，并且为了迫使她说话，我宁愿冒着我的和她的生命的危


E. Lami

险。

她问道:“你要到哪里去?你要我对你说些什么?”

“说出你的心事。你逼得我这样一遍两遍的对你说,不是已经够残忍了么?”

她嚷道:“你呢,你呢,难道你不更残忍百倍么?啊!多么不讲道理的人!你说,你要知道真相!真蠢,能不能我也这么说,谁能够希望人家去相信它呢?你想要知道我的秘密,而我的秘密么,那就是我爱你,我真是疯了!而你却要找寻另一个秘密。我这为你而憔悴的容颜,你反而责备它,质问它。真蠢!我原想暗中忍受痛苦,对你百般隐忍,我对你隐藏我的眼泪,你却暗地里把这看做是犯罪的证据。真蠢!我要想远涉重洋,和你一起离开法国,远离所有爱我的人,去死在怀疑我的这颗心上。真蠢!我原以为真理是有眼波有音调,可以让人家猜得到它,尊重它!啊!当我一想到这些,我就泣不成声。如果事情已注定要这样,为什么又要把我拖来进行这次旅行的准备,使我永远不得安宁?我真是心乱如麻,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她哭着俯在我身上。用一种凄惨的声调重复地说:“真蠢!真蠢!”

她继续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还要固执到什么时候?对你这种不断地发生、不断地恶化的猜疑,我能有什么办法?你会说,我应该设法为自己辩白!辩白什么?走,爱,死,绝望,而且如果我勉强装做快乐,这种快乐本身就会冒犯了你。就算我牺牲一切和你一起远行,你也会走不上一里路程就要回过头来向后看的。到处,不管我做些什么,所受到的就是侮辱和愤怒!啊!亲爱的孩子!如果你能够理解,当我见到你对一句最简单的心里话,都要加以猜疑和嘲弄,我是多么寒心,多么痛苦啊!因为,这样你自己便失掉了世上惟一的幸福:忘我的爱。你将扼杀爱你的人心中的一切优美和高尚的感情,你将变得只能相信所有最粗鄙的感情,而在爱情上,你所剩下的将只是一些看得见的和摸得到的东西了。沃达夫,你还年轻,你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来生活,你还会有别的情妇。是的,正如你所说,骄傲算不了什么,而且能安慰我的将不是它。但是,上帝会愿意有一天用你的一滴眼泪,来补偿此刻你使我挥洒的眼泪!”

她站了起来。说道：

“要不要对你说明白，要不要让你知道：六个月以来，没有一天晚上临睡前我不重复说：一切都是徒然，你的毛病是永远也治不好的；没有一天早上起床时，我不在说还得试试看；你的每句话，都使我感觉到我非离开你不可，你的爱抚没有一次不使我感觉到我宁愿死去；一天又一天，一分钟又一分钟，老是处在忧虑和希望之间，我无数次企图要就是克服我的爱情，不然就克服我的痛苦；自从我在你身旁打开我的心扉，你却向我投以讥笑的一眼，那眼光直射透我的脏腑；而当我一旦把它关闭，我似乎觉得里面有一个只有你才有权利花费的宝藏，我该不该向你讲这些弱点和所有这些秘密，这在一个不尊重它们的人看来会不会认为是幼稚的？当你愤怒地离开我的时候，我却关起门来再读你最初给我的信；当我盼望你的到来感到十分不耐烦的时候，我就弹奏那支我所心爱的华尔兹舞曲，它从来没有使我失望。啊！不幸的女人！所有这些无人知道的眼泪，所有这些对弱者来说是多么温柔的痴情，都将使你付出很高的代价！现在哭吧；这种酷刑本身，这种痛苦将毫无用处。”

我想要阻止她。她说道：

“让我说吧，让我说吧；迟早有一天我要向你说的。你想想看，为什么你要怀疑我？六个月以来，从思想，到肉体和灵魂，我都全属于你。凭什么你竟敢怀疑我？你想要去瑞士么？我是已经准备好了，这你是看得出来的。你是不是自以为有了情敌？寄一封由我签字由你亲手投邮的信给他吧。究竟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到哪儿去？让我们来一个决定吧。难道我们不是始终在一起么？那么，你为什么要离开我？我不能够同时既接近你又远离你。你会说，一个人应该能够对自己的情妇信任，这是真的。爱情也许是一件好事，或者是一件坏事；如果是一件好事，就应该相信它；如果是一件坏事，就应该救治自己。你看，这一切就是我们在进行的赌博；而作为赌注的可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生命呵，这是多么可怕！你愿意死么？这是立刻可以做到的。我到底是什么人竟让人这样怀疑我？”

她在镜子前面站住了。

她重复说道：“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到底是什么人？你曾经好好

想过了么？请看看我这副脸孔吧。”

她对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嚷道：“怀疑你！可怜的惨白的脸孔，人家怀疑你呀！可怜的瘦削的两颊，可怜的疲倦的眼睛，人家怀疑你和你的眼泪！好吧，结束你的痛苦吧；让这些使你消瘦了的亲吻来给你闭上眼睛吧！到九泉下去吧，可怜的摇晃的身体呀，它再也支持不住你了！当你已归泉下，人家或许就会相信你了，假如‘猜疑’肯相信‘死亡’的话。啊，可怜的幽灵！究竟你想要到哪一个河岸去徘徊和呻吟？这种吞噬你的火是什么火呀？你作了各种旅行的计划，而你已经有一只脚伸进了坟墓！死去吧！上帝将是你的见证人，你曾经渴望恋爱！啊！人家在你心中挑起的是多么丰富、多么强烈的爱情呵！啊！人家让你去做的是怎样的美梦，而人家用的又是什么毒药来把你毒死呵！你做了什么坏事，竟使人家把这种猛烈的热病传到你身上，使你燃烧起来？到底是怎样的暴怒驱使这疯子用脚把你推到棺材里去，而他的嘴唇却在向你谈情说爱？如果你还活下去，你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难道这不已经是时候了？难道这还不够受么？你能够为你的痛苦提供什么证据以取信于人么？当你，你本人，可怜的活证据，可怜的证人呵，人家尚且不愿意相信你的时候。你还准备要忍受什么样的苦难，难道还有什么苦你没有受过？用怎样的苦痛，怎样的牺牲来满足贪婪的、不知餍足的爱情？你只不过是一个供人嘲笑的对象；你枉自要找一条僻静的街道来走，希望那儿的行人不至于用指头指着你。你将丧尽廉耻，连你曾经那么重视的、这种脆弱的操行的外表一古脑儿丧尽，而你为他而自甘堕落的男子，将第一个因此而处罚你。他将责备你只为他一个人而生活，不惜为他一个人而惹起世人的愤怒，至于你自己的朋友们，则在你的周围切切私语，而他却在他们的目光中找寻，看看有没有人给你以太多的同情；如果还有人和你握手，而且，如果在你孤寂的人生中，你偶然遇到一个能够在无意中可怜你的人，他就会责备你欺骗了他。啊，我的天呵！你还记得夏天的一天，人家把一个白玫瑰的花冠戴在你的头上么？戴过那个花冠的是不是这个前额？啊！这只把花冠挂在祈祷室的墙上的手，为什么它不和枯萎了的花冠一样掉地化作灰尘！啊，我可爱的峡谷！啊，我的老姑母呵，现在她是平安地长眠了！啊，我的菩提树，我

的小白山羊，那些很爱我的正直的农人！你们还记得曾经看见我快乐、得意、宁静和被尊敬么？是谁把这个想要剥夺我这一切的陌生人弄到我的路上来？是谁给他权利从我的村子的路上走过？啊！不幸的女人！为什么那第一天当他在路上跟踪你时，你要回过头来？为什么你当作兄弟一般接待他？为什么你要打开你的门，并且向他伸出欢迎的手？沃达夫，沃达夫，如果一切注定要这样结束，当初你为什么要爱我！”

她几乎要晕倒了，我把她扶到一张靠背椅上，她倒下去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她用尽全力这么痛苦地对我说出这许多话，显然已经使她精疲力竭了。本来是一个受了侮辱的情妇，突然间我却只发现她是一个可怜的和生病的孩子。她双眼紧闭；我两手搂住她，她却始终一动也不动。

当她再苏醒过来时，她诉说她的极度疲劳，并用温柔的声调恳请我离开她，让她好上床休息。她几乎不能够走动，我把她抱到床边，把她轻轻放到床上。她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样子：她平息她的痛苦就像消除身体的疲劳那样，而且，似乎已经把痛苦忘掉了。她娇弱的体质实在已支持不住，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给她的压力已经超过她的整个力量。她把我的手握在她手里，我抱吻她；我们的嘴唇还是情人的嘴唇，好似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接上了，在经过这场可怕的吵闹之后，她枕着我的胸部微笑地睡着了。好似我们初恋时的幸福日子。

第　六　章

比莉斯在睡觉。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我坐在她的床头。好像一个农夫在一场暴风雨之后，在估计受摧残的庄稼的损失。我也开始反躬自问，估量一下我所造成的损害。

我对我所造成的损害，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损失。某些痛苦由于它的过度激烈，对我们预示了它的极限，而我越是感到羞愧和懊悔，我也越感到经过了这么一场吵闹，我们只好彼此就此分手了。不管比莉斯能有多大的勇气，她是已经把她的可悲的爱情的苦酒饮到最后一滴了；如果我不愿意看到她的死亡，就应该让

她结束这个爱情。过去她也常常对我有过难堪的责备，而且，也许她过去的责备比现在的责备要有更大的愤慨；但是，这一回，她所对我说的话，绝不是因为自尊心受到损伤而说出来的忿激的话，而是被压抑在心底里的突然爆发出来的真情。此外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的拒绝同她去旅行使得一切希望都成为泡影；她原来也许想要原谅我，可是她却没有力量这么做。而这种酣睡，这是一个再也经受不了痛苦的人暂时的死亡，这种情况已有足够的说明；这个突然到来的沉默，在她这么悲哀地重新对生活表示兴趣时所显示的这种温存，这副惨白的脸孔，甚至这个亲吻，都像在告诉我一切都完了，而且某种能够把我们联在一起的关系，也已被我永远割断了。正如她现在睡着一样，很明显，如果再有什么由我带给她的痛苦，那就一定会使她从此长眠不起。时钟在报时，我感觉到当时间在流逝时，它把我的生命也一起带走了。

我不想打扰仆人，自己就把比莉斯的灯点亮了；我望着这柔弱的灯光，我觉得我的思想似乎也和摇曳不定的光线一样，在黑暗中飘荡。

不论我过去的所说、所做如何，但因此会失掉比莉斯这种想法，却从来还没有过。尽管我曾经无数次想要离开她；但是世上曾经恋爱过的人有哪个会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不过是一时间的失望或愤怒的表现。但只要我知道她是爱我的，我就确信我也在爱她；现在一种不可克制的彼此需要，在我们两人之间出现了，这还是第一次。我感觉到好像陷入了一种麻木的疲惫中，这时候，我对什么东西都分辨不清楚了。我弯着腰在床边，尽管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的不幸到了什么程度，我却不因此感到痛苦。我的全部理智所能理解的东西，我脆弱的惊悸的心都好似有意规避，而不愿看见它们。我心里在想："算了吧，这是肯定的了，我原来想做的，我已经做到了；毫无疑问我们是再也无法生活在一起了，我不愿意害死这个女人，因此，我就只好离开她。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我就走。"尽管我心里在这么想，我却既没有想到我的错误，也未想到过去，更不去想将来；我此刻既没有想起史密斯，也没有想到任何别的事情；我既搞不清楚是谁把我带到这儿来，也不明白一小时以来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望着房

里的墙壁，我相信我所关心的只是盘算明天坐什么车子离开这里。

我在这种异乎寻常的安静状态中，度过了相当长时间。好似一个被匕首刺中的人，最初只感到铁器的冰冷；他还能在路上向前走几步，突然大吃一惊，眼睛失神，心里在想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但是逐渐地血一滴滴往下淌，终于伤口裂开，血如泉涌，地上染上一片紫黑的血迹，死神到来了；在它走近的时候，这人惊怖得发抖，终于突然倒毙了。我就这样表面上镇静如常，听候不幸的来临；我在低声重复着比莉斯对我说过的话，并且把我平常所知道的、人家给她准备的夜间需用的一切东西，都安置好在她的周围；然后我默默地望着她，又走向窗子前面，站在那儿，前额抵住窗上的玻璃，面对着阴沉的辽阔的天空，最后我又再走近床边。明天就走，这是我惟一的愿望，于是"走"这个字对我逐渐地变得易懂了，我突然嚷道："啊，上帝！我可怜的情妇呀，我要失掉你了，而我过去却不懂得该怎么样爱你！"

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好像不是我而是别人在说；它的音响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好似一架上得紧紧的、被一阵大风给吹断了弦的竖琴。在一瞬之间，两年的痛苦透过了我的心头，在这些痛苦过去之后，"现在"作为它们的后果和它们最后的表现，却又把我扼住了。这样的痛苦我将何以名之？对那些曾经恋爱过的人来说，或许只需用一句话来回答。我握住了比莉斯的手，她无疑地正在做梦，因为她喊出了我的名字。

我站起身来在房里走来走去，热泪从我两眼滚滚下流。我张开两臂，好似要抓住离我而去的整个"过去"。我重复说："难道这是可能的么？怎么！我要失掉你？我只能爱你啊。怎么！你走啦？就这样永远不再见了？怎么！你，我的生命，我钟爱的情妇，你逃避我，我再见不到你了，决不，决不能这样！"我对着熟睡了的比莉斯高声地说，好像她能够听见我的话："决不，决不，不要作这样的打算吧，我绝不会同意的！这是怎么回事呀？为什么要这样骄傲？难道再没有任何办法，来补救我对你的冒犯了么？我恳求你，我们来想想办法吧。你不是曾经宽恕了我千百次了么？可是你爱我啊，你不能够走的，你不会有这样的勇气。你要我们今后怎么办呢？"

这时候，突然间一阵可怕的、骇人的狂乱向我袭来，我走来走去，

语无伦次，在家具上找寻可以致人死命的工具。最后我跪下来用头去撞床。比莉斯转动了一下，我立即停下来。

我发着抖对自己说："如果我弄醒她怎办呢！可怜的疯子，你到底要做什么？让她一直睡到天亮吧，你还有一夜时间来看她。"

我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坐下来，我非常害怕比莉斯会醒过来，因此我连呼吸都不敢用力。我的心的跳动好似和我的眼泪同时停止了。我感到一阵寒冷，不禁发起抖来，而且，好似要强迫我自己静默下来，我对自己说："看看她吧，看看她吧，你还有这个权利。"

我终于使自己安静下来了，我感到最温暖的眼泪缓缓地流下我的两颊。在我感到的一阵狂想之后接着来了一种柔情。我似乎听到一种哀怨的喊声，划破了空气的静寂，我俯向床头，我望着比莉斯，好似在看她最后一次，我的守护天使告诉我，要我把她的可爱的芳容刻镂在我的灵魂上！

她是多么苍白呵！围绕着她长长的眼睑的蓝圈，因为泪湿而还在发光，她的纤腰从前多么轻柔，现在，好似在重压之下弯曲了，她消瘦的脸颊，显出青灰色，枕在她的纤纤玉手上，在她的柔弱无力的臂上，她的前额似乎还留下"容忍"所戴过的血淋淋的荆冠的痕迹。我不禁想起了那间茅屋，六个月以前，她是多么年轻！她那时候是多么快乐，自由，无忧无虑！我把这一切弄到哪儿去了？我似乎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反复唱着一支许久以来我已经忘掉了的古老的情歌：

从前我长得美丽，
粉红雪白花般媚；
但如今不比往昔，
只因为爱情憔悴，
致令我芳容尽毁。

那是我的第一个情妇常唱的古老的情歌，我第一次发觉这支忧郁的民歌的意义非常明朗。我重复唱着这支歌，好像在此之前，我只是把这支歌记在心头，却没有了解它的意义。为什么我学会唱这支歌，并且为什么我现在会回忆起它来？她就在这里，我的凋谢了的花儿，为爱情所销蚀，她快要死了。

我呜咽着对自己说："看看她吧，看看她吧！想想那些埋怨自己的情妇不爱自己的人吧；你自己的情妇可爱你哩，她曾经属于你；你却把她失掉，不懂得如何去爱她。"

但是，痛苦太大了，我站了起来重新在房里走来走去。我继续对自己说："是的，看看她吧；想想那些被烦恼所吞噬的人吧，他们怀着痛苦跑到远方，却无人分担他们的痛苦。你所受的痛苦，别人也同样受到，你身上所有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想想那些没有母亲，没有亲属，没有爱犬，没有朋友，孤零零生活着的人吧，想想那些在找寻什么，却又找不到的人吧，想想那些在痛哭，别人却在嘲笑他，想想那些在恋爱，别人却蔑视他的人吧，想想那些方才死去，却已被遗忘了的人吧。在你面前，那儿，在这张床上，正躺着一个或许是大自然特意为你创造的人儿。从精神的最高境界，到物质和形态的最难测度的神秘来看，这个灵魂和这个肉体都是你的兄弟；六个月以来，你的嘴说的每一句话，你的心的每一次跳动，没有不引起另一张嘴的说话，另一个心的跳动的反应；而上帝把这个女人送来给你，正像它把露水送给青草一样。这个女人，她将只能滑落在你的心上，当着上天的面，她张开两臂到来，为的是把她的生命和她的灵魂献给你，可是她将和影子一般消逝，甚至连表面的痕迹都没有遗留。当你的嘴唇和她的嘴唇接触在一起，当你的两臂搂着她的脖子，当不朽的爱情的天使，通过肉欲的血缘关系，把你们像一个人一样结合在一起，而你们彼此的距离，却比两个被流放在地球的两极、隔着整个地球的犯人的距离还要遥远。再看看她吧，尤其要安静些。如果你的哭声不致惊醒她，你还有一夜时间来看她。"

我的情绪逐渐地激动起来了，种种最阴暗的思想活动使我恐怖起来：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迫使我不能不反躬自问。

去做坏事！这就是上帝注定要我充当的角色！我，去做坏事！我么，就是当我在盛怒中，我的良心也还对我说我是一个好人！我，残酷的命运正在不断地把我拖进一个深渊，同时一个可怕的秘密，却还不断地指出这个我已陷入其中的深渊的深度！我，不管怎样，即使我到处犯了罪，把这双手染满了鲜血，我还要重复说我的心是无罪的，说虽然我自己搞错了，也不是我要这么做的，是我的命运，我的魔

障，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寄附在我的身上，可是他却不是生长在这躯壳里面的！我，做坏事吗？六个月以来，我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可以说没有一天我不是在进行这种不道德的勾当，对这一点，就是在此刻我还有证据可提。那个曾经爱过比莉斯的男子，他冒犯过她，后来又侮辱过她，遗弃过她，离开了她又把她再要回来，使她满怀忧虑，使她为猜疑所围攻，最后把她扔到这张痛苦的床上。我亲眼见她躺在这儿，这个男子是谁？就是我！我捶胸痛悔，看见她这个样子，我真不能够相信事情竟会搞到这个地步。我默默地望着比莉斯，我用手摸她，为的是想证明我是否在做梦。我从镜子里瞥见了我可怜的脸孔，它以那么奇怪的样子望着我。这个模样很像我的家伙，到底是谁呀？是否就是这无情的男子，借我的口来咒骂上帝和借我的手来摧残她？我母亲叫他沃达夫的是不是他？是不是从前那个十五岁的孩子，在树林中在草地上清澈的水泉边，在那儿，我抱着一颗像泉水般澄澈的纯洁的心，俯身在上面照见的他？

我闭起眼睛回忆起儿童时代的日子。好像一线阳光透过一朵浓云，无数的回忆透过了我的心。我对自己说："不，我没有做这样的事，在这房间内围绕着我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梦。"我回忆起我天真未凿的时代，那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心为我的人生的初步而开放。我想起了一个老乞丐，他坐在一家农家门前的一条石板凳上，有时，在早上早餐以后，人家打发我把我们吃剩的东西拿去给他。我看见他伸出发皱的双手，瘦弱的身子，弯着腰微笑向我道谢。我感到晨风吹拂着我的两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有这么凉快，好似露水从天上掉到我的灵魂里。可是，当我突然重新睁开眼睛，在灯光之下，我又再见到了我面前的现实。

我恐怖地自问道："难道你不相信你自己是有罪的么？你呀，昨天刚刚学坏的浪荡儿！因为你痛哭，你就以为自己无罪么？你用来替你的良心辩护的东西，或许只是一种懊悔；试问哪一个杀人凶手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的德行向你叫嚷它的痛苦，谁告诉你说，这不是因为它自己感到死期已到了呢？啊，不幸的人！你所听到在你心中呻吟的这些遥远的声音，你以为是呜咽，这也许只是海鸥的哀鸣罢了。它是人们在海上遇难时所召来的暴风雨中送殡的鸟儿。人们从

来没有告诉过你那些在童年时代便不幸而流血死去的人吗？在他们活着时，他们也都是好人呵；他们有时也双手掩面在回忆过去呵。你做了坏事而你在忏悔吗？尼禄也一样忏悔，当他杀死了母亲。谁告诉你眼泪能洗净我们的罪孽？

“即使事情真的是这样吧，就算你的灵魂的一部分真的从来没有沾染过罪恶，而另外一部分沾染过罪恶的灵魂你又将如何处置呢？你将用你的左手来抚摩你的右手所割裂的伤口；你将把你的德行当做殓尸布，用以埋葬你的罪恶；像布吕杜斯[①]那样，你将把柏拉图的废话[②] 铭刻在你的剑上，然后，你去打击别人！对那向你张开两臂欢迎你的人，你将用这一夸张的、已在后悔的武器深深刺进心里；你将把你的激情的遗骸送进坟墓，你将在墓上一片片地扯下你的假慈悲的花朵的花瓣；你将对那些遇见你的人说道：‘你们要我怎么样呢？人家教会我杀人，请注意，我还在为此而痛哭哩，而且上帝原来是把我造成好人的。’你将谈起你的青春，你自己将确信上天会原谅你，相信你的不幸都是出自无心，你将对你的不眠之夜进行游说，为的是使它们能让你稍事休息。

“但是谁知道呢？你还很年轻呵。你越是信任你的心，你的自尊心越会使你陷入迷途。你看，今天你要面对着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所留下的第一座废墟了。假如比莉斯明天就死去，你将在她的棺材上痛哭；在和她永别后你将往哪儿去？你或许出行三个月，你将到意大利去；你紧紧地裹在自己的外套里，好像一个患忧郁病的英国人，你会在某一天的早上在旅店里，在喝过酒之后，说你的懊悔已经减轻，现在，已经是该忘掉往事来重新做人的时候了。你开始哭得太晚了，当心今后不要有一天再哭起来。谁知道？当人家来嘲笑你自以为感受到的这些痛苦的时候；当有一天，在舞会中，有人对一个美丽的女人说起你曾经如何怀念一个已死的情妇，这个美丽的女人对你投以

---

① 布吕杜斯（约公元前86—前42），刺杀恺撒的凶手之一。恺撒自以为他是自己的私生子，对他爱护备至。当恺撒在元老院被政敌行刺时，忽发现凶手之中有布吕杜斯正举剑欲刺杀他，不禁叫道：“你也要杀我吗，我的儿子！”后来布吕杜斯被恺撒派打败，在自杀之前发出了这样的悲叹：“德行呵，你不过是一句空言！”

② 这里所谓柏拉图的废话，疑指柏拉图哲学对话录中的《诡辩篇》。

怜悯的微笑的时候，你会不会从这上面找到某种光荣，并且对你今天觉得难过的事情，突然感到骄傲呢？当那使你发抖，而你不敢正面看它的现在，将要成为过去，成为历史的陈迹，成为一个模糊的记忆的时候，你会不会偶然出现在一个浪荡汉的夜宴中，瘫坐在一张椅子上，嘴里含着微笑，叙述你当初噙着眼泪所看见过的一切？就是这样，人们满怀羞愧地喝着酒，就是这样，人们在世上混下去。你曾经以好人开始，你现在变软弱了，而你将来就要变成坏人。”

我从心底里对自己说：“我可怜的朋友，我要对你进一忠言，我认为你还是死掉的好。当你在此刻还是好人的时候，便应利用这机会使自己再没有成为坏人的可能；当一个你所爱的女人在这里，就躺在这张床上快要死了，而且，你感到对自己的厌恶，你把手探探她胸口，她还活着哩，这就够了，你闭上眼睛吧，再不要睁开了，你不要参加她的葬礼，因为怕你明天会得不到安慰，当你的心还爱创造它的上帝的时候，请你用匕首把自己结果了吧。难道是你的青春阻碍你这样做么？你不过是不想让你的头发变颜色吧？如果你的头发今夜不白，就永远不要让它变白。

“况且，你在世上想要做什么呢？如果你出门，你将到哪儿去？如果你留在这里，你希望些什么呢？啊，当你在望着这个女人时，你是不是似乎觉得在心中还有整个宝库在埋藏着呢？难道你所损失的，不是比你本该损失的要少得多吗？而且，最难堪的诀别，不就是人们感觉到有话还没有说完么？一小时以前你为什么没有说呢？当这枚时针还指在这个地位的时候，你是还可以幸福的。如果你痛苦，为什么你不向人打开你的心扉？如果你在恋爱，为什么你不把它说出来？你就像埋宝者饿死在他的宝藏上一样；吝啬鬼，是你自己把你的门关上，你却在门键后面挣扎。你尽管摇撼吧，门键是那么结实，还是你的手亲自做的哩。噢，疯子！你曾经有过欲望，并且曾经满足过你的欲望，你却没有想到要感谢上帝！你玩弄幸福好像小孩玩弄玩具，你没有想想你握在手里的东西是多么希罕、多么脆弱；你看不起它，你嘲笑它，你有福不会享，你没有理会你的守护神为了给你保留这一天的福荫，曾对你提出的无数劝告！啊！如果万一天上有一个天使要安慰你，这时候他该怎样办呢？他坐在他的风琴前，他的翅

膀半垂着，他的手指伸出在象牙的琴键上，他开始演奏一支永恒的歌曲，一支爱情的、不朽的遗忘曲。但是，他的两膝发抖了，他的翅膀下垂了，他的头像一支折断的芦苇般低下来了：死神触了一下他的肩膀，于是，他便消失在无限辽阔的空间！

“而你，二十二岁便成了孤儿，当你遇到了一种尊贵和崇高的爱情，当青春的力量或许能够把你造成一个有用的人的时候，当你，受了如此长久的苦恼，如此剧烈的忧伤，如此犹豫不定，如此放纵的青春期之后，你原该看到自己有了过一种安静和纯洁的日子的可能，当你把你的生命贡献给一个你所心爱的人的时候，它原可以充满新的元气的，可是却在这时候你把一切都糟蹋了，使一切希望都消失了！看吧，你已不再是抱着模糊的欲望，却是抱着实在的懊悔；不再是抱着空虚的心情，却是把心里的一切都一扫而光！而你还在犹疑？你还等什么？既然她再也不需要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对她来说再也不值什么了！既然她要离开你，你自己也就和你的生命告别吧。让那些曾经爱过你的青春的人去为你痛哭吧！这样的人也并不多。谁曾在比莉斯身边沉默过的应当永远沉默下去！但愿曾经在她心上取得过地位的人，至少应该对这种地位保留个完整的印象！可是，天啊！如果你还想活下去，难道不该连这印象也消灭掉么？为着保存你这可怜的生命，你除了使自己的生活彻底腐化之外，难道还有其他办法可想？是的，现在，倘要保存你的生命便需付出这个代价；为了能够活下去，你不仅应该忘记爱情，而且应该根本忘却它的存在；不但应该否认你身上曾经有过的优点，而且应该消灭一切还会使你变好的可能；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当你回想起过去的好处来，你将怎么办呢？那时候你将寸步难行，哭笑不得，对一个穷人施舍，做一刻钟的好人，你都会热血沸腾，不禁要嚷着说上帝原来把你造成好人，为的是使比莉斯幸福的呵。你的最细微的行动，都会在你身上发出声音，好似响亮的回声，它会使你的不幸呻吟起来；所有掀动你的灵魂的东西，都会在你的灵魂里引起懊悔，而‘希望’，这天国的使者，这个请我们生活下去的神圣的朋友，他自己也可能为你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恶鬼，并且成为‘过去’的孪生兄弟；所有你想要捕捉某些东西的一切尝试，都只不过是一个长久的追悔。当杀人犯在阴暗中行走的时候，他会

把紧握的两手贴在胸前，为的是怕触着任何东西，怕墙壁也会控告他。你也应该这样去做，选择你的灵魂或你的肉体：两者你必须杀掉其一。善的回忆把你打发到恶那儿去，把你自己变成尸体吧，如果你不愿成为你自己的幽灵。啊，孩子，孩子！死得光明正大一点吧！这样才会有人到你坟头为你痛哭！”

我跪倒在床脚边，心里充满了可怕的绝望，好像我已经失掉了理性，我既不知道我在哪儿，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比莉斯好像受到一种难堪的重压，发出一声叹息，把盖住她的床单揭开了，露出她赤裸的洁白的胸脯。

这一瞥，我的一切官能都骚动起来了。到底是痛苦抑是情欲？我完全不知道。一种可怖的思想使我突然战栗起来。我对自己说："这是什么话！把这让给别人！而我死掉，到九泉下去，这雪白的胸脯却在呼吸着苍天的空气？公正的上帝啊！不是我的手而是别人的来抚摩这滑腻透明的雪肤！另外一张嘴来吻这朱唇，另一种爱情进入这心窝！另一个男人到这床头来！而比莉斯快乐，活泼，可爱，我却长眠在墓地里的一角。在墓穴深处化为灰尘！假如我明天就不在人世，她要多少时间来忘掉我？会流多少眼泪？或许一滴都不会流！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接近她的人不说我的死亡是一件好事，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急急忙忙为此而去安慰她，劝她再也不要想念我！如果她哭泣，人家会设法让她开心；如果有什么回忆使她难过，人家会使她远离能够引起回忆的场所；如果她的爱情在我死后依然存生，人家会把她当做一个中毒的人来把她治好；而她本人，在最初那天或许她会说要跟我一起死去，可是一个月之后，她将会掉过头去，连从远处看一眼那株种在我墓头的垂柳都不愿意！[①] 情形怎么能不是这样呢？何况人家是这么漂亮，哪会对谁有什么惋惜？即使她愿意忧伤而死，但她美丽的胸脯却会说它要活着，而她镜中的倩影也会坚定她再活下去的信心，当有一天她脸上的眼泪已干，重新露出笑容的时

① 这里说的墓头的垂柳云云，可参看作者的悲歌《吕西》，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亲爱的朋友，当我死的时候，
请在我的墓头栽上一株垂柳。

候，她的痛苦已成过去，谁不来祝贺她的康复呢？在经过八天的沉默之后，当有人在她面前提到我的名字时，她会开始感觉痛苦的，既然她自己也愁容满面地望着人家，好似在说：'请安慰安慰我吧；'而逐渐地她也终于得到了安慰，已不再是要避免对我的记忆，而是再也不要谈起我了。当春光明媚的早晨，鸟儿在朝露中鸣啭的时候，她将打开窗子；当她沉入幻想中时，她将说道：'我曾经恋爱过呀！……'这时候谁在那里，在她的身边？他敢回答她说还应该再恋爱么？啊，那时候，我将不再在那里了！而你将会听他的话啦，不贞的女人，你将会红着脸低下头来，她似一朵将开的玫瑰花，而你的美艳，你的青春将在你的粉脸上充分显露出来。尽管你在说你的心已经关闭了，而你将会让你的心迸出这道鲜艳的毫光，它的每一缕光线都会召来一个亲吻。凡是说她们再也不恋爱了的女人，其实都十分喜欢人家去爱她们！这有什么奇怪呢？你原是一位妇人呵，这个肉体，这白玉般的胸脯，你很知道它们的价值如何，人家曾经对你说过，当你把它们掩盖在你的长袍下面时，你不会像处女们那样相信大家都像你一般，而你是明白你的贞操的价值的。一个一向喜欢夸耀的女人，试问她能下决心不再夸耀吗？如果她始终无人赏识，她的美貌寂然无闻，她还能相信自己是活着么？她的美貌本身和她情人的眼波便是一个赞词。不，不，这用不着怀疑，谁曾经恋爱过来，没有爱情就不能再活下去；谁曾经见过一次死亡，就会知道爱惜生命。比莉斯爱我，或许她会因此而死；我若自杀，别人将会占有她。”

“别人，别人！”我重复地说，低下头来靠着床，我的额头轻轻擦着她的肩膀。“她不是寡妇么？”我心里在想：“难道她不是已经见过死人了么？这双纤纤玉手不是曾护理过病人，埋葬过死者么？她的眼泪知道它们能流多久，而以后流泪的时间就会更短了。啊！但愿上帝保佑我！当她正在睡觉的时候，为什么我不可以趁此机会杀死她？如果我现在把她弄醒，如果我对她说她的死期已到，我们将在最后一吻中死去，她也会接受的。但这对我又有什么关系？难道有谁可以确知一切不会就此完结？”

我在桌子上找到一把刀，我把它握在手中。

“恐惧，懦弱，迷信！那些说这话的人又懂得什么呢？那是为了

迷惑民众和无知者，人家才对我们宣扬来世的生活，可是谁又真心相信它呢？我们的墓园看守人，有哪个曾经看见过死人离开他的墓穴，去神父家找他算账？人们看见鬼怪出现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警察在我们文明的城市里已禁止这种迷信，至于从地里发出叫喊声的，将只是那些被人草率地活埋掉的人。谁能使死人哑口无言，如果不是死者原来就不会说话？是不是迎神会的行列，再也无权充塞我们的街道，天神就任人遗忘了呢？死，这就是结局，也是目的。上帝早已把它安排好，世人却在为它争论不休，但每人额上都这样写着：'做你所愿意做的吧，你总归有一天要死去。'如果我杀掉比莉斯，人们会怎么说呢？无论是她或我，我们将什么都听不到了。明天可能会有报纸登载沃达夫·德·提×××杀死他情妇的新闻，而后天人家就再也不会谈起这件事了。谁来给我们送殡？在送完殡后没有一个人回到家里不是安安静静地吃饭的，而我们却并排地躺在这临时掘成的泥坑深处，世人可能在我们上面走过，而脚步声却惊醒不了我们。难道这不是真的吗？我心爱的人，难道我们在里面不是很舒适吗？大地是一张软床，任何痛苦都再不会接触到我们了，在邻近的墓穴中再听不到人家非议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结合了，我们的骸骨将不骄不躁，安静地互相拥抱着：死是安慰者，凡经它结合起来的就再不会拆散了。为什么空虚会使你恐怖？你，可怜的已经许给了死的肉体呀，时钟每响一下，时间就把你拖前一步，你每跨一步就摧毁了你刚踏过的阶级，你只是以死者为养料，天空的空气压你，粉碎你，你所践踏的大地扳着你的脚板把你拖向它，下来，下来吧！为什么这样害怕？难道是那个字使你恐怖么？那么就不说它，只说：'我们将不再活了。'难道这不是像极大的疲倦后需要很好的休息吗？那么，为什么要踯躅不前呢？如果这只不过是谁先走一步或谁后走一步之差而已？物质是不灭的，据说物理学家费尽心机，也永远不能够消灭一粒最微小的灰尘。如果物质是'偶然'的所有物，那么另换一种苦楚对它又有什么坏处，既然它不能够掉换主人？我生成什么样子，我的'痛苦'穿的是什么号衣，对上帝又有什么关系？苦恼活在我的脑袋里，它是我的所有，我把它杀掉，但骸骨却不属于我，我把它还给把它借给我的人！让诗人把它做成酒杯来喝他的新酒吧！我会受到什么样的责备，又

有谁来责备我？有哪一个刚直的法官会说我滥用了我的自由？他怎么知道的？难道他就在我身上吗？如果每个人都有他的任务要完成，而如果放弃这种任务是一种罪恶，那么夭折在乳母怀中的婴儿，岂不就是极大的罪人吗？为什么在末日的裁判时这些人能够幸免？这样的教训到底对谁有用？如果人类都因为曾在世上生活过来而受处罚，那么天国就只好变成沙漠，因为人活着就已经够受罪了。我不知道谁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临终的伏尔泰①；这是一个年老绝望的无神论者的一种应有的无能为力的最后呼吁。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斗争。这有什么好处？到底谁在天上，谁在俯视人间，谁这么喜欢看人间无数的垂死挣扎？是谁无所事事，专以欣赏这种永世不绝的方生未死的光景为乐？一方面看建设，同时荒草又生长了；一方面看栽种，同时雷火又焚烧了；看人在行走，而死神却在吆喝：'站住！'一方面看啼哭，而眼泪又干了；一方面看恋爱，而脸上的皱纹长了；一方面看祈祷，看跪拜，伸出双臂哀恳，而庄稼的收获却没有多添一粒麦子！这到底是谁做了这许多事情仅仅是为了他一个人的高兴，只他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全不算什么？地球快死了；赫歇尔②说这是冷的缘故；是谁把这一滴凝结的蒸气擎在手里，眼看着它在那儿干涸，像渔夫拿起一点海水为的是要得到一撮盐粒？这种把地球悬在它的轨道上的万有引力，正在一种无穷无尽的欲望中把它损耗、销蚀；每个星球都在运载它的祸患，而在它的轴上呻吟；它们从天体这一端到另一头互相召唤，为不得安息而发愁，设法要知道谁先停下来，上帝却把它们掌握着；它们便勤恳地，永远地去完成它们的空虚的无益的耕耘，它们旋转，它们忍耐，它们燃烧，它们熄灭，而又点燃，它们下降，而又上升，它们互相继续，又互相回避，它们又像环节一般互相扣连着；它们在它们的表面上负载着无数不断地新陈代谢的生物；这些生物在活动，同时也在发展，彼此拥抱一个钟头，然后倒下

① 相传伏尔泰临死前异常激动，失望和懊悔的心情使他几乎陷入疯狂状态，这当然不足为凭。但这里作者所云，似乎也是根据这一传说。

② 赫歇尔(1738—1822)，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发现天王星及其卫星，后又发现土星的卫星。

去。另外一些又站起来；哪儿缺少生命，生命就跑到哪儿去，哪儿缺乏空气，空气就涌到哪儿去；这一切没有一丝混乱，都是有秩序的，有标记的，用金字和用火般的隐语写成的；一切都在天国的音乐声中沿着无情的道路永远前进；这一切都不算什么！而我们，可怜的无名的幻梦，苍白和痛苦的形象，微小的蜉蝣，我们，是人家为了使死神存在，才让我们有一秒钟的呼吸的，我们不惜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为的是要证明我们在扮演一个角色，但我却不知道有谁来注意我们。我们迟疑不决不肯向胸膛开一枪，不肯砸破脑袋以轻蔑的态度去接受死亡；好像我们万一自杀了，大混乱就会重新出现，我们记述和写下了不少仁慈的天主圣诫，而我们却害怕我们的教义问答书；我们忍痛了三十年没有呻吟，而我们却相信我们是在斗争；毕竟痛苦还是最强者，我们送一小撮尘土到智慧的神坛去，结果在我们的墓上长出了一株花卉。"

当我说完这段话时，我便把我握着的刀伸向比莉斯的胸前，我已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我不知道在我的狂乱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掀开床单找寻她的心脏部位，我瞥见了在两只洁白的乳房中间有一个乌木制的、上面有耶稣受难像的小十字架。

我忽然害怕起来，向后倒退，手一松，凶器便掉下来。这个小十字架是比莉斯的姑母临终时在病榻前交给她的。我总想不起来是否我曾经看见她戴过这只十字架；无疑地是在动身之前，她才把它戴在颈上，作为防避旅途危险的护身圣物的。我突然合起两手，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我抖颤着说道："主呵，我的上帝，主呵，我的上帝，你在这里哪！"

不信基督的人请读这页书吧，我是不相信基督的，不论是儿童时代，中学时代，成人时代，我从未出入过教堂；我的宗教信仰，如果我有宗教信仰的话，那也是既无仪式也无偶像的，我只相信一个无形态、无祭仪和无天启的上帝。自从少年时代起我就中了前世纪著作的毒，我很早就从其中吸饮了不敬宗教的无滋养的乳汁。人类的自尊心，这位利己主义者的上帝，封住了我的嘴使我不能祈祷，而我恐怖的灵魂，只好托庇于空虚的希望。当我看见比莉斯胸脯上的耶稣时，我简直如醉如狂，尽管我自己不相信上帝，但我知道她是相信的，

我终于倒退了。在这样的时刻,阻止了我的手的这种恐怖,并非无益的呵。我独自一人,又在深夜,有谁能看见我?是世人的成见吗?谁能阻止我闭目不看这一小块黑木头?我可以把它扔进炉灰里,结果被扔进去的却是我的刀子。啊!我对这个小十字的感受可说是深入到灵魂,我现在还深深感觉到它哩!那些曾经嘲笑这个小东西能救人性命的人是多么可怜呵!管它什么名字,什么形态,什么信仰?所有好的东西,难道不就是神圣的么?人怎么敢于触犯上帝呢?

正如太阳一照耀那皑皑的白雪,它便会从山上滑下来,而威胁苍天的冰山也会在山谷里变成一条小河流,恰似这种情形,一股倾泻着的清泉流入了我的心。忏悔是一种纯洁的圣香,它挥发了我所有的痛苦。尽管我几乎犯了一桩罪恶,一旦我手中的凶器被夺去,我便感到我的心是无罪的。只一忽儿工夫,我便恢复了我的安宁、我的力量和我的理智,我重新走向她的床边,我跪在我所宠爱的人面前,并且吻她的耶稣受难像。

我对她说:"安心地睡吧,上帝保佑你,当你在梦中微笑的时候,你逃脱了你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危险。可是曾经威胁过你的那只手将不会杀害任何人,我愿对你的耶稣这样发誓。我将不会杀你也不会杀我自己!尽管我是一个疯子,一个失掉理性的狂人,一个孩子自以为是一个大人。感谢上帝!你是青春活泼的,你美丽,你将会忘掉我。如果你能够原谅我的行为,你将能够治愈我所给你造成的创伤。安宁地睡到天亮吧,比莉斯,那时候再来决定我们的命运,不管你的决定如何,我都将欣然接受。而你,耶稣,你救了她,请原谅我,并请不要把这事告诉她。我是生在一个不信宗教的世纪的人,而且我有许多罪孽要赎。你,被人遗忘了的可怜的上帝的儿子,人家并没有教育我该怎样爱你呵。我从来没有在教堂中找寻你,但是多亏上苍,我在这儿找到了你,我还没有学会不发抖。在我未死之前,我总算有机会用我的嘴唇来吻一下那充满你的存在的心胸。只要它还在呼吸,就请保佑它吧。留在这儿吧,神圣的救世主!请想想,一个不幸的人,因为看见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就不敢为自己的痛苦而轻生了,他是不信教的人,你却把他从罪恶中挽救出来;如果他早就信教,你也许早就安慰他了。请饶恕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吧,既然你已

经使他们忏悔了；请饶恕一切冒渎神明的人吧！无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你，当他们陷在绝望中的时候！人类的欢乐是最爱嘲弄人的，它们无情地蔑视一切；噢，基督！世间的幸运儿以为永远不需要你！你饶恕吧，当他们的傲慢冒渎了你，迟早他们将要用眼泪做洗礼；你可怜他们吧，他们自以为风雨都吹打不到他们，以为要接近你就需要受到严厉的灾难的考验。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怀疑论，在我们手中像是孩子们手中的大玩具；请你原谅我们吧，我们幻想自己是不信宗教的人，你，在各各他[1] 曾对世人微笑。所有我们一时的不幸中，最坏的是，为了我们的虚荣，竟想把你忘记掉。但是，你也看得出来，这不过是些经不起你眼光一扫的阴影。你本人，从前不也是人么？是痛苦使你成为天神；是一个酷刑的工具使你得以升天，是它使你张开两臂把你送到你光荣的父亲的怀抱里；而我们，也是痛苦把我们带到你的跟前，正像它把你送到你父亲那里一样；我们只能戴上荆冠来跪在你的圣像前；我们只有用沾上血的手，来摸抚你那双鲜血淋漓的脚，你忍受殉道者的痛苦，为的是要使不幸的人们来爱你。"

黎明最初的亮光开始出现了，一切都在逐渐醒觉过来；空气中充满了远处传来的模糊的声音，我软弱无力、疲倦不堪，便离开比莉斯去休息一会儿。当我出来时，放在沙发上面的一件长袍滑到地上我的身边，并且有一张折好的纸从衣服上掉下来。我把它拾起，那是一封信，我认出是比莉斯的笔迹。信封并未封口，我打开信看见了如下数行：

"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将远离了你，也许你永远也收不到它。我的命运已经和我为他而牺牲一切的那个男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没有我他是无法生活下去的，我打算为他而死去。我爱你，永别了，你可怜可怜我们吧。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看过信后，转过背面看，即见收信人地址上写着："纳城邮政信箱亨利·史密斯先生收。"

---

[1] 各各他，《圣经》上说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第　七　章

第二天中午，在十二月的美好阳光照耀之下，一个青年男子和一位妇人互相挽着胳膊走过皇家花园。他们走进一家珠宝店，购买两只一式一样的戒指，微笑着彼此交换了戒指，然后各自套在手指上。在一阵短短的散步之后，他们便到普罗旺斯兄弟饭馆[①]去吃午饭，定了一间昂贵的小餐房，这间小房就其全部陈设来说，可以认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场所之一。在那儿，当侍役退出去之后，人们便可以进行亲密的深谈而不致被人打搅，他们并肩倚在窗前向外瞭望，两人的手轻轻握在一起。那青年穿的是旅行装束；从他脸上流露的快乐神情来说，人们会以为他是一位新郎正在给他年轻的新娘第一次介绍巴黎的生活和各种娱乐。他的快乐是一种温和而安静的快乐，正如一切幸福的快乐那样：有经验的人可以从这上面看出这个孩子长成了大人，眼神更有自信并且开始加强了自己的信心。他不时眺望天空，又望望她的女友，眼里噙着晶莹的泪水；可是他含着微笑让泪珠流到颊上却不去擦干它。那妇人脸色苍白显出在沉思的样子，她只是望着她的男友。从她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她有非常大的痛苦，却不想努力加以掩饰，但是，对她所目睹的快乐却不敢加以抗拒。当她的侣伴笑的时候，她也跟着笑，但不是独自一人笑；当他说话的时候，她便回答他，并且她只吃他给她送到面前的东西；可是在她心中有一种沉默，这种沉默似乎不像是仅仅存在一瞬间。从她那娇弱无力懒洋洋的样子，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种感情的脆弱，这是两个相爱的人中最弱的一个人的劣势，而其中一个只有依赖另外一个以生存，并且只有通过回声才显出自己的活跃。在这点上那青年并没有弄错，反而为此感到自豪和感激；但是，人们即使从他的骄傲本身，也可看出他的幸福使他觉得新奇。当那女人突然悲伤起来，眼睛俯视地上，为了安慰她，他便努力采取一种开朗和坚决的神情，但是，他并不

① 这是在巴黎皇家花园里的一家极豪华的饭店，创设于一七八六年，以它的烹调精美和外省名菜著称。

是每次都获得成功，而且有时他自己也惶惑不安。这种坚强和懦弱的糅合，快乐和忧愁的掺杂，纷乱和安宁的混合，对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来说，是根本无法了解的；你可以把他们当做世上最幸福的人看，也可以把他们当最不幸的人看；可是，不晓得他们秘密的人，又会以为他们两人都很痛苦，而且不管他们的神秘的苦痛如何，人们仍可看出他们在他们的愁苦上，打下了一个比爱情本身还要有力的烙印，那便是友谊。当他们互相握着手的时候，他们的眼波始终保持着一本正经的神情，尽管他们只有两个人在一起，他们说话的声音还是很低的。好像被他们纷繁的思绪所苦恼，他们把彼此的额头挨在一起，他们的嘴唇却没有接吻。他们彼此温柔而又庄严地互相端详着，好像柔弱的人要显出善良的样子。当时钟报出午后一点钟的时候，那女人长叹了一声，并且半转过脸去说道：

"沃达夫，万一你自己弄错了呢！"

那青年答道：

"不，我的朋友，你不必担心，我不会弄错的。你可能很痛苦，也许时间也很长，而我会永远痛苦下去，但是，我们两人都会得救的：你，时间会医好你的创伤，我，上帝会来挽救我。"

那女人接着说：

"沃达夫，沃达夫，你确信你不会弄错吗？"

"我亲爱的比莉斯，我不相信我们会互相忘掉的；但是，我相信在目前，我们还不能够互相宽恕，可是，这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做到的，甚至以我们永不相见为代价。"

"为什么我们不再相见？为什么，有一天……你是那么年轻！"

她微笑着继续说道：

"当你找到爱人的时候，我们再相见就没有危险啦。"

"不，我的女友；请记住这一点，我决不会再见到你而没有爱情的。但愿我把你留下给他的那个男人配得起你！史密斯是一个有志气的人，既善良又正直；可是，不管你对他的爱情怎么样，你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你还在爱我；因为，如果我愿意留下来或者把你带走，你将会同意的。"

那女人回答说："这倒是真的。"

“真的吗？真的吗？如果我愿意把你带走，你真的会和我一起走吗？”那青年紧紧盯着她重复地说。

接着他又轻轻地说：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永远不该再见面。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爱情，它们使人昏头昏脑，神魂颠倒；在这里面只有一种爱情不搅乱人心，可是透入人心，这种爱情只有在那产生它的人死去时它才会消灭。”

“可是，你总会写信给我吧？”

“写的，在开头的一个时期，因为我所受的痛苦是太大了，一想到自己所喜爱的和习惯了的形形色色都见不到了，我就会难过得要死，只有在和你们消息隔绝的情况之下，慢慢地，逐渐地，但不是毫无顾虑地，我才能够接近正常，我才能够更习惯起来，最后……可不要再提过去的事了。我的信将会逐渐减少，直到有一天完全停止。就这样我从一年以来不断往上爬的山坡上退了下来。那儿可能有一阵伤心，也许还有点迷人的地方，当人们在墓园里停下步来，站在一座绿色的新坟之前，看到墓碑上刻着两个亲爱的名字，你会感到一种神秘的痛苦，它会使你洒一阵不那么伤心的眼泪；这就是我有时候愿意回忆一下我曾经生活过来的情景。”

那女人听了这最后几句话后，便倒在一张靠背椅上呜咽起来。那青年男子更是泪流满脸；但他寂然不动，好似他本人不愿意看见她的痛苦。当他停止流泪以后，便走近他的女友，拉住她的手吻它。

他说：“请相信我吧，被你所爱的人，不管是用的什么名义，在你心中所占的是什么位置，这总是能够给人以力量和勇气的。这点请你千万不要怀疑，我的比莉斯，谁也没有比我更了解你；别人将会更高贵地爱你，但决没有人比我更深刻地爱你。别人对你的优点将会更尊重，而我却对它加以蔑视，他将把整个爱情献给你，你将得到一个最好的情人，可是你将得不到一个最好的兄弟。把你的手给我，让不懂得那个最崇高的字的世人去嘲笑吧。‘永别了，但我们的友谊长存’，当我们第一次互相拥抱的时候，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身上的某部分的肉体就预感到我们终须结合在一起的。但愿我们身体的这部分，在上帝面前亲吻的这部分肉体，不知道我们在尘世上

就要分手了；但愿那一时间发生的不幸的吵嘴，不致拆散我们的永恒的亲吻！”

他拉着那女人的手；她站了起来，脸上还满是泪水；她走向镜子前面露出一种奇怪的微笑，她拿出剪刀，从头上剪下一条长长的辫子，然后望着镜里自己的影子，看见头上少了一条辫子，那是她身上最美丽的装饰的一部分，现在不见了，她把剪下的辫子送给了她的情人。

时钟又报了一次时刻，该是下楼的时候了；当他们再从楼下走廊通过的时候，他们似乎也和刚才进来的时候一般快乐。

那青年人说：“你看阳光多好呵。”

比莉斯说：“真是美妙的一天啊，而且，在我这里面的东西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她重重地拍了一下她的心，他们加速步伐，立即在人群中消失了。一个钟头之后，枫丹白露关栅后面的小山岗上有一辆驿车驰过。那青年人独自坐在车厢里；在逐渐走远的时候，他对他出生的城市最后回顾了一次，并且感谢上帝的赐福，使得因他的过失而造成三个人的痛苦，现在只剩下一个不幸的人了。